

夏商野史



以2023年9月12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夏商野史

作者：[鍾惺](#) 明



姊妹计划: [数据项](#)

目錄

- [第一回](#) 禹王伊水捉蛇怪 玄扈諸山服神妖
- [第二回](#) 神禹南山示白猿 黑水河射鮪魚精
- [第三回](#) 華山塚賣弄神通 崑崙窮鬼盜沙棠
- [第四回](#) 西王母迎觴禹王 常羊山形天神怪
- [第五回](#) 號山江妃收囊駝 崑崙禺強殺相柳
- [第六回](#) 五子興歌怨太康 嫦娥竊藥奔月宮
- [第七回](#) 仲康振策御奸黨 胤侯率兵擒羲和
- [第八回](#) 有窮羿兵擊九夷 羿同蒙促謀有夏
- [第九回](#) 少康王避難中興 季杼宛轉復夏國
- [第十回](#) 少康王封禪定鼎 季杼捉怪位讓弟
- [第十一回](#) 孔甲事鬼二龍降 劉累豢龍事孔甲
- [第十二回](#) 夏履癸拒諫聽讒 夏賢臣同議去國
- [第十三回](#) 商侯囑聖子求賢 商王三使聘伊尹
- [第十四回](#) 桀伐有施求妹喜 妹喜歌舞世無雙
- [第十五回](#) 寵妹喜貶黜元妃 樂窮長夜殺忠臣
- [第十六回](#) 囚商侯民謠天變 作聆隧長夜傾宮
- [第十七回](#) 眾諸侯避桀歸湯 商侯諭葛不祭祀
- [第十八回](#) 伊尹說湯征葛伯 商師伐四方霸國
- [第十九回](#) 湯王誓師征履癸 桀敗三嶠終南巢
- [第二十回](#) 湯王禱雨桑林野 仲丁興兵伐藍夷
- [第二十一回](#) 公劉太王兩遷國 武丁求相伐鬼方

- [第二十二回](#) [武乙射天被雷震](#) [季歷伐戎擒大夫](#)
- [第二十三回](#) [妲己驛中被狐魅](#) [雲中子進斬妖劍](#)
- [第二十四回](#) [西伯入商得雷震](#) [西伯陷囚羑里城](#)
- [第二十五回](#) [紂王作酒池肉林](#) [西伯侯脫罪歸岐](#)
- [第二十六回](#) [姜尚避紂隱磻溪](#) [子牙代武吉掩災](#)
- [第二十七回](#) [西伯侯出聘姜尚](#) [西伯載子牙歸朝](#)
- [第二十八回](#) [姜子牙收服侯虎](#) [周武王拜將伐紂](#)
- [第二十九回](#) [子牙檄殷郊助敵](#) [子牙收拾洛陽城](#)
- [第三十回](#) [孟津河白魚入舟](#) [太公遺計收五將](#)
- [第三十一回](#) [紂王拜五將征西](#) [太公甲子滅殷紂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禹王乃黃帝的玄孫，姓姁氏，鯀之子。母名志，號修己，有莘氏女。修己未生禹時，見有流星貫昴，夢接而意感有孕。又吞神珠薏苡，至歲壹月一一堯帝戊戌五十八年六月六日，修己胸坼而生禹於樊道之石紐鄉，即今四川龍安府、石泉縣石紐村，禹穴是也。禹生得身長九尺二寸。堯時，洪水滔天，鯀治水無功，被舜所殛。禹降在匹庶，舜舉禹，使續父業。禹傷父鯀功不成受誅，乃勞身焦思，欲蓋父愆。當時，他應帝命，去治水。

禹始娶塗山氏之女，名嫫，生子啟。甫四日，禹往治水，別塗山氏而去。啟呱呱而泣，禹弗視而去。帝舜又使伯益掌火，領朱虎，熊羆偕禹行水。禹又用方道彰、宋無忌二人為風火二將，道彰能降風百里，無忌能口吐烈燄。又用馮遲、馮修、江排、江妃為水將，二馮多力善決，二江多巧善浚。又用禺強、庚辰二人為左右將，二人俱力舉萬鈞，能鞭山鑿石，驅凶捉怪。又用章亥、鑒亥為步將，日行千餘里。這恰是天地合該成平，大禹合該有天下，故天降之多神人助他。因用禹治水時，不怕山靈水怪，深淵可以見底，幽洞可以開門，鬼幻可以使他，主形神異可以識他。性情行划幾多奧妙，山川識盡幾多幽玄。精物至德愈明，聖身無癘，所以叫作神。禹初治洪水，先觀於河，見白面長人魚身，出曰：「吾河精也。」授禹河圖而退，入於淵。

且說神禹每行一地，先自己登高相視地脈。見有山林蒙翳，陰氣晦昧，土脈難明。水勢難通處，又見有川澤草莽多藏怪物，人民難到處，這原都是乾地，被大水浸沒久了，如此紛雜，因此人無行道，水愈不行。俱命伯益領風火二將方道彰、宋無忌放起一把無情火焚之，神鬼精怪、毒蛇猛獸奔竄而去。為禍者，命左右將擒之；不為禍者，驅逐他去便休。凡異禽奇獸，命伯益記其聲名，異寶取供用。山川之神，用物祭祀之。水淺處，命二馮決去其壅滯；深處，命二江直窮到底。山石為梗處，命左右將攻去之。遠近程途，使章亥步之。

話說神禹治水，書所記始於壺口之山，其治龍門也。鑿呂梁之石為砥柱，為三個門，以通水。南曰鬼門，中曰神門，北曰人門，是為禹門。閒話休題。

且說治水在中山的事跡說起。你道先到哪一個地方？先到甘棗之山。這山，洪水所出處，其西流至於河。山上出些什麼物件？出柎木，葵本而杏葉，黃花而莢實。又有個獸，生得如□□有個老鼠，背上有文，名叫作□□被眾人拿住。禹王卻也不知，叫諸將來問：

「這鼠叫甚名？這獸叫甚名？」諸將未及答應，不知這些獸皆自古至今成了精的，所以它會說話。那□精便道：「聖人，我名叫作虺，那文鼠叫作熊。這鼠，人吃它，可醫治得病癭的症。」文鼠在旁道：「你害殺人，若此中有人病癭的，卻不誤了我性命？」禹王道：「勿驚，我們視眾生如一體。你既不害生靈，我也決不殺汝。」虺又報了這些草名，禹王便發放虺、鼠二精去了。□精去了又回，報禹王道：「蒙聖人赦宥，此去二十里，有個歷兒山，其上有個木，名棟，又名櫪。這木

生得莖方葉圓，開黃花，結實似棟，如指頭大，色白而黏，可以浣洗衣裳。人吃它不會忘記事。又東十五里，有個渠豬山，多豪魚，生得似鱔一般模樣，喙是赤的，尾是赤的，它的羽毛醫得白癬。前去脫扈山，有草如葵，名植楮，鼠見它則懼。吃了這草，令人不昧。金星山多天嬰，生得如龍，骨可以醫癱病。牛首山有勞水，西注於潯水。這水裡多飛魚，生得如鮒。吃他可已痔術之疾。我只曉得這些，其它不曉得了。」禹王道：「這也是你好意，前面也不勞你說。」虺精叩頭去了。禹王歷這幾處，果如虺精所言。至了霍山，有個獸，生得似狐狸，是白的，有鬣，名肫肫。這肫肫養它在身旁，可以止憂悶。

話說這狐狸性淫，見人便要搏，它欲與他交媾。它見治水有許多人，它性淫起來，手持木棍，跳躍向人前，兩腳並立起來。禹強見了，呵呵冷笑道：「這狸精命蹇，遇著我。」舉刀來殺，狸精全不驚懼，舉棍相迎。戰至二十合，卻被禹強雙手拿過身來，見了禹王。禹王道：「你在此山多迷惑人，本當殺汝。第前面山中妖魔你是曉得的，早報與我知，我便饒你命。」狸精道：「前去五十二里，有山名陰山，多岩石、文石。這陰山中有小水出，中有草葉如柳，而四方結實，如赤菽，吃它，耳聾的便好。此去四百八十里田地，乃鼓鐙山。山上有歷兒塚廟，過它地，卻要祭賽它。又此去八百里田地，有座鮮山，有個鳴蛇王。它生得似蛇，有四翼，聲音如擊磬，這是主大旱的魔王。鮮山去三百里田地，有座陽山，陽水出其中，北流注於伊水。其中有個化蛇王，生得面似人，身如豺也，生有雙翼，聲音如叱呼，這是主大水的魔王。它兩個是相交的好朋友。大聖

前去治水，卻要防這兩個。」禹王道：「我自理會得。」狸精叩首去了。於是禹王自霍山，北五十二里，至合谷山。又三十五里，至陰山。東北四十里，至鼓鐙山。但見：

金谷多蒼棘，未審是草是木兒。陰山有雕棠，食之治聾，更為奇。礪石、文石皆所產，少水出兮無障陂。鼓鐙赤銅，榮草地草，食治風，更足奇。迤颺來至塚兒廟，神靈顯赫阻山嶧。禹王與眾兵將來至鼓鐙山腳下，忽然煙霧四起，陰風颯颯，白日當天，昏黑不見路。眾人皆道：「好怪！好怪！」禹王道：「這是塚兒廟裡神來討供獻也。」出令道：「到廟查明邪正，備物奉祀。」此令一出，煙霧四散，陰風收了，時日正中天。禹王大眾上山，果然有一所廟宇。時將黃昏，禹王下令安歇。自己與諸將安插廟內，獨步迴廊，靜察氣色，煞有清象。顧宋無忌、朱虎曰：「是非惡神，當用享祀。」二更時候，宋無忌、方道彰二人掩了陽氣，同入廟後殿來。謁塚兒神。有青年童子守後殿門，道：「二位將軍來此何事？」宋無忌道：「特來拜訪尊神。」童子道：「容先通報。」頃刻，塚兒神頭戴金冠，身被綠袍，迎二人進。分賓主坐定，道：「二位將軍下顧小神，有何見教？」方道彰道：「特欲問前程路耳。」塚兒神道：「有大聖天威，百靈咸助，何所忌憚？特陽山化蛇，它好大水。諸君來治水，是彼對頭矣！」無忌道：「有什麼神通？」塚兒神道：「化蛇甚多，有神通者只是一個頭目，它在伊水上三千年了。且與鮮山鳴蛇為友，彼必來相助，此在鮮山也三千年了。它鮮山多金玉，遍身玉飾金妝的，便是鳴蛇精；遍身用五色寶石妝飾的，便是化蛇精。擒化蛇則水勢消矣。」方、宋二人

道：「承教承教。」辭塚兒神，出祠前不提。次日，禹王設祭禮，和毛吉玉宰大牢為獻，祭畢前去。三四日到了鮮山，不見動靜。不兩日到了陽山、伊水。

話分兩頭，這化蛇精早已查得禹王來治水，卻要分它水源，似不便它。它率了千千萬萬化蛇，各執兵器，在伊水上顯起神通。禹王要將水壅塞不通處開導，它卻壅起波浪令人掘不得。禹王道：「這是水裡怪。」命婁、妃二人去捉它。江婁輪刀，江妃持戟，沒水殺入。正逢化蛇王，果然遍身用五色寶石妝飾滿身。江婁喝道：「妖蛇速退，免受分屍。」化蛇大叱一聲，輪戟相迎。戰了兩個時辰，化蛇戰兩人不過，力乏而走，躲入伊水洞內藏了。二江上岸報知禹王。禹王道：「此小怪耳，且看它有甚伎倆。」禹王又一邊令人治水，終日並不見化蛇一個影子。到第二日早，忽聽得伊水下、陽山上喊殺連天。方道彰道：「此必是請得幫手來了。」宋無忌道：「必是邀那鳴蛇精來。」二人乃走上陽山一看，但見那鳴蛇遍身金玉，聲如擊磬地硃硃然響道：

「你不該上門來欺人。」手持金劍一口，舉起四翼，對宋無忌面上撲來，好不疾溜。宋無忌將劍撥開，方道彰拔刀相助。他四個翼搏來搏去，飛上飛下，翅闊膀大，收拾不來，被方道彰一刀砍下一翼。鳴蛇喊聲救命，跌下地來。方道彰向前命眾縛了。那化蛇精仗著鳴蛇威力，也驀上岸，與江婁二人戰。聽得鳴蛇被捉，驚得腳酸手軟，即忙舉翼飛上雲端要走。禹強見得明白，一箭向空射去，射中化蛇左翼，也跌下地來，被眾人捆了，俱押來見禹王。禹王道：「一旱虐為災，一擁水害民，罪在不赦。」發出斬首。下令道：「罪魁已除，其餘饒

它，再不許兩家族類水旱害人。」眾小妖各個唯唯，藏身而去。

又二百里，至昆吾山，山多赤銅，有獸，生得似彘，有角，有音如人號哭。一般見人來，成群在那裡躑躅。禹王見了道：「這物叫作讐蜚，人吃它心，不昧。」於是眾人都去捉來烹吃，俱有百餘斤重。又百二十里，至蕤山。疏通蕤水，北注於伊水。三百八十里，至蔓渠山，伊水從中出。禹王命眾疏通蔓渠水，使東流於洛。忽山中跳出兩個獸，人面虎身，叫聲如嬰兒，要來搏人吃。禹王見了道：「這獸名馬腹，性好吃人。」命禺強、唐辰往捉之。禺強先往，唐辰也去。那馬腹對面撲來，禺強側身避過，馬腹嚇了一跳，被禺強攔腰一大木棍，馬腹負痛，回身又對禺強一撲，禺強又閃在一邊，亦被攔腰一棍。禺強力大，這兩棍卻夠馬腹受用。馬腹腰疼，不能再撲，被禺強幾棍完成了命。那一隻也被唐辰打死。禺強、唐辰又尋上山去，撞著二三個人面鳥身的神。前相迎曰：「予三四人此山神也，二凶既已除去，幸勿殺別生靈。」獻上金玉竹箭曰：「此蔓渠小山產也，」禺強、唐辰俱辭不受。禺強乃擇用毛色禽獸，投一吉玉祀之，而不用糈奉供。

又至敖岸山，破牝羊，祭熏地之神。至青要山，珍水出其中。禹命導珍水北流，注於河。有武羅神，名魍，生得人面豹文，小腰白齒，穿兩耳戴金銀器，他聲如鳴玉。禹祀之，磔羊一頭以祭，雄雞一個瘞之，糈用秬米。東十里，騶山，正回之水出其中，禹亦命導，北注於河。回水多飛魚，飛上則眾網之，或杖擊之，狀如豚而赤文。禹王曰：「你們怕雷震，食此魚則不怕雷，

且可以御兵，不傷損也。」於是各取其肉而啖。又東四十里，至宜蘇山，山多金玉，玉之水出其中。禹命導向北，流注於河。

又東二十里，至和山，太吉泰逢氏所居地，九水所都處。這九水曲回五重，合而北注於河。泰逢氏沒，遂為此山之神，生得如人而虎尾，好居於荀山之陽，出入有光。遠語眾將曰：「善扶大聖治水有功，生靈之幸也。」眾人見之，望空而拜。禹王遂設牡羊一副，陳飾吉玉。又用一雄雞瘞之，糒用秬以祭。曰：「此泰逢神，動天地氣也。」又經鹿蹄山，山亦多金玉，甘水出其中，令北流於洛。又五十里，扶豬山，號水出焉，令北流注於洛。又西一百二十里，有獸如蒼牛，名犀渠，性好食人。正逢章亥、豎亥二將先行開路，犀渠施它猛力，見他二人來，喜不自禁，自如嬰兒一般叫跳。章亥正到，犀渠從山岡上來，張牙露齒，不分好歹，向前便咬。章亥掄起鐵錐來鬥，你看它：

犀渠性狠，劈頭跳來，向人撩。將軍威，大鐵錐無情如風飄。犀渠道：「我山中獸王曾千載。」將軍道：「我天上魁宿下九霄。」犀渠道：「貨送上門難捨割。」將軍道：「路逢不平怎相饒。」一往一來，一舞一跳，霎時間獸王力乏伏山岡，低頭乞憐把尾搖。

那犀渠力怯，伏在路中，如嬰兒叫得可憐。章亥說道：「不知你害了多少生靈，今撞著我，也是你命合該盡。」犀渠聞得此言，爬起便走。章亥趕上，又鬥上半晌，被章亥幾鐵椎結果了。於是大眾上山看水源，瀟瀟之水出其中，而南注於伊水。走出一個獸來，生得似獬

犬，身上有鱗，毛如豬鬃生鱗間。大眾喊道：「麟也！」禹王見了道：「此獸名，非麟也。」離鹿蹄山，直抵立扈山。凡九山，一千六百七十里。玄扈之神生得人面獸身，人過此山者，神要索人肉供獻。知禹王為此經過，他顯起神通，半空裡起了一陣旋風，霍的一聲響亮，走石飛沙，鍾伯敬有詩云：

淘淘怒卷水雲腥，黑氣騰騰閉目明。

嶺樹連根都拔盡，野梅帶幹悉皆平。

黃沙迷目人難走，怪石傷殘路怎行？

滾滾團團平地暗，遍山禽獸發哮聲。

當時，開路前隊將軍章亥、豎亥，他二人見這風來得不善，按住腳步，只見空中一人面獸身的神道：「還我人肉供獻來。」章亥對豎亥道：「原來是這個毛神，舞弄神通。」答道：「供獻少不得，你要的人肉卻是沒有，我大聖志在安民，豈害生靈？」玄扈神道：「我這例卻壞不得。」章亥道：「今遇大聖，必須倒了這例，還須送我們些過山錢。」玄扈神大怒，落下雲頭，手拿巨斧，攔住去路道：「誰敢過此？」章亥掄起鐵椎來鬥，鬥上二十合，豎亥也持鉞相助。玄扈神氣力不敵，被章亥額門一椎，化作一道清煙走了。豎、章二人尋向清煙趕去，到山凹處一石洞前，神現出本像，入洞藏了，把洞門緊緊閉住。章、豎二人喊叫毛神出來，玄扈大驚道：「他如何尋上門來，卻不尷尬？」叫兩個小妖門內復道：「慁大聖過去也罷，莫上我門來索我的過山

錢。我立扈不比柄山、白邊山多金玉，熊耳山多水玉，牡山多文石竹箭，得把來送與大聖。我玄扈之水只出些馬腸之物，不敢褻瀆大聖，煩將軍發慈悲方便吧。」章、豎二人聞得這言，笑道：「煩你對玄扈神說，不要你金玉文石，再不許吃人肉，我便休。」小妖走去，來回報道：「我家大王道『遵命』。請將軍過去。」章亥道：「這毛神膽嚇破了。」回命禹王。禹王道：「一路有神便祀，莫缺它禮。」吩咐用白雞，以彩衣衣雞身上，而不用糝。曰：「只此也，強似人肉，祈禱以福民為事而已。」立扈神見禹王如此有禮，從後便不想人肉。禹王又自鹿蹄山至良餘山，導餘水北注於河，導乳水東南注於洛，導蠱尾山龍餘之水注於洛，升山黃酸之水北注於河。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。至升山塚，祀升山神，禮用太牢，嬰用吉玉，祀首山魑神。禹王曰：「此魑神十六山之總神也，祠用秬黑，犧太牢。」又用檠作醴酒，令人舞干盾擊鼓，嬰用一璧玉，祠屍水曰：「此天神所憑，以肥牲祀之。」用一黑犬於上，用一雌雞於下，刳一牝羊獻血，嬰用吉玉。又加繪彩之飾享之中。

次平逢之山，南望伊洛，東望谷城。有一神最毒惡，生得如人，有兩頭，名驕蟲，是螫蟲之長，他的山洞是群蜂之廬。他知禹王至也，要來索供獻。率了那螫蜂、蜻蜓各樣草蟲成了精的，變作小兒，百數十隻，皆手持長槍，攔住去路。禹強、唐辰先行，眾小妖道：

「慢來慢來。」禹強看了道：「好笑。」乾淨都是小兒怪，長不滿二尺五寸，重不滿八九來斤，亂刺亂打將來。禹強、唐辰大吼一聲，舞刀砍去，小鬼驚慌，各把

身一抖，現出本像，飛將起去。須臾間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都變成無窮之蟲。只見：

滿天飛促織，遍地舞蜻蜓。

蜜螞進頭額，螫蜂刺眼睛。

班尾前後咬，牛虻上下叮。

撲面漫漫黑，消消鬼神驚。

紛紛的千千萬萬都向前，把禹、唐二人咬的咬，叮的叮。撇開百多個，便有萬多個來。刀砍不著，椎撥不開，滿身上纏繞了十數重。雖不到它傷了性命，卻是上下前後咬得好生暴躁。兩個被咬叮不過，在地上亂滾，再莫想它肯飛向別處。禹王大眾到了，見這二人受此大虧，忙喚方道彰、宋無忌道：「可疾用風煙，才能夠救他兩個。」方道彰領命，呼起一陣大風來，吹向飛蟲上去。宋無忌口裡吐出一道火煙，隨風薰去。風捲煙來，那千千萬萬飛蟲被風刮上半空，四散不能相助。又被一陣火煙急得無門可躲，百兒十個小兒妖薰得淚流眼昏，咳嗽不停聲，急急收了變化，躲向洞穴裡藏了。驕蟲見這光景道：「你破了我蟲精，我也因計就計，來毒你。」吐出一陣螫氣，雜向那風煙裡面去。方道彰見小兒妖已走，不防它，把風一口收入，誰知風裡有螫毒，宋無忌亦不防它，把煙一口收入，豈知煙裡亦有螫毒。二人收了毒氣，在腹裡鬧將起來，眼淚汪汪的抱住胸肚嘔吐。禹王道：「二人中了螫毒，這毒只消用一雄雞可解。」叫手下尋一個最大雄雞來，約尺五寸高，十來斤

重。禹王大喜道：「此鬥雞也。」叫拿在驕蟲山上，替他二人穰災。只見拿大雄雞到山上，那雄雞聞了螫氣蟲意，鳴了幾聲。驕蟲頭昏起來道：「雞吃百蟲，螫氣卻用不得了。」又只見方道彰，宋無忌二人口裡吐出兩個螫蟲，卻被大雞一口吞盡，二人無恙。於是禹王率眾過山。

西四十里至廬山，交觴之水出於其陽，而南流注於洛；俞隨之水出其陰，而北流注於谷水。又三十里，瞻諸之山，澍水出其中，而東南流注於洛；少水出其陰，而東流注於谷水，今之慈澗是也。又西三十里，婁涿山，瞻水出其陽，而東注於洛；陂水出其陽，而北注千谷水。又西四十里，白石之山，惠水出其陰，而南注於洛，其中多冰玉；澗水出其陰，西北注地谷水。又西五十里，谷水山，多谷，其下多桑，爽水出其中，而西北注於谷水。又二百四十里，谷水共出於嶓冢，而東流注於洛。橐水、溜水皆流注於河。三百三十里夸父山，今弘農湖縣，湖水出焉，而北注於河。自平逢山制服驕蟲到於華陽山，凡四十山七百九十里，西嶽神在焉。禹王曰：「此西嶽正神也，六月祭之如諸岳之祀法，冀天下安寧。」於是凡七經，至休與之山。這山有個神人，名曰帝臺，性好圍棋，常與仙神博奕於一大石上。當時留有仙跡，棋子五色而有文，形狀如鷄鳥之蛋。帝臺的博棋石，當時常禱百神於其上。東去三百里乃鐘鼓之山，帝臺神人觴百神的所在。禹王到了鐘鼓山，只見那山上幽奇處可望而不可到的所在，見帝臺在那裡與眾神棋酒。有一神女生得美麗絕群，正是：

儼如西子離金座，嬌似楊妃下玉樓。

猶把琵琶半遮面，不令人見轉風流。

禹王叫過來朱虎、熊羆道：「你道那女仙是什麼人？此東去二百里，姑媯之山，原日帝女死於此山，名叫女屍，其神為仙，她的委形化為窰草，草葉相重，花黃，實如菟絲。這草葉人服之，最為人所大，又名荒夫草。此女子即帝女也。」朱虎曰：「我前日過密山，見密山之龜戲。問以前路，龜曰：「姑媯山去二十里有個苦山，內有一獸，名山膏，其形似豚，赤似丹火，其性孤獨，好罵人。有堵山神，名天愚，居在其上。常好弄怪風怪雨。」禹王道：「山川之氣，產物各異，無足怪者。」乃設祭祀，毛栓用一羊，為羞薦，嬰用一藻玉，瘞埋之。禹王望帝臺棋處拜禱，那各神與帝臺、帝女俱遙答禮，帝女猶有環鮪之聲璆然。

禹王大眾過苦山，見山膏，花山頭詈人曰：「彼何人？斯到我山軀，令我飽悶唏唏噓噓。」於是過少室、太室之山。上有塚，禹王祀之，用太牢，嬰以吉玉。此神狀貌人面而三首，其餘屬皆豕身人面。不數日到了東北驕山，山有神獸圍處之，生得人面羊角虎爪，常游於睢漳之淵，出入有光。此山去千里之遙有個光山，神名計蒙者所居，生得人身龍首也。常游於睢漳之淵，出入必有飄風暴雨。計蒙與神獸名下各有眷屬，有神通不肯相讓，屢屢相爭。禹王到驕山時，兩個各執長槍正在睢漳淵上鬥，你看他：

神獸展角露爪，統率魔屬把威施。計蒙騰雲駕霧，饒有神兵來支撐。

神獸道：「你那惡風暴雨只好午夜枝上啼子規。」計蒙道：「你那妖光怪火不過簷前花下照飛蜚。」神獸道：「你說我怪，逞強上門煞相欺。」計蒙道：「我還屬正，肯容下流不禁持。」

閒話休說，有力暫施，手動爪應劍來隔，掀天覆地亦同仵。他兩個各招動妖軍神兵，在那裡廝殺。禹強、唐辰開路先至，見睢漳淵裡兩個正殺得熱鬧處。禹強彎弓在手，大喝一聲，從中射開，道：「兩家且住，若違吾令者，看吾箭。」兩個果然住了手。神獸一伙淬入淵中，計蒙大眾撥雲去了。禹強對唐辰道：「那撥雲去的必是正神，入淵的想是邪怪。」次日，黃昏時候，睢漳淵上兩家又在那裡鬥。禹強認定神獸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獸左膊，大叫一聲翻下淵中，眾妖走散。計蒙也吃了一驚，乘雲空中道：「我汝無仇，幸勿害我。」禹強道：「我助你滅妖，我不害汝。」禹王乃祀之而去。

至岐山，又把神涉獸，涉獸人身方面而三足。抵衡山，祠衡山之神。禹王夜夢赤繡文衣男子，自稱道：

「我是玄夷蒼水使者，有簡書，內備具導水之法，君治水欲得簡書乎？」禹王曰：「願聞教。」蒼水使者道：

「但虔誠齋於黃帝之岳。」禹乃退齋三日。登委宛，有青衣童子，捧一石匣，見禹王至，道：「蒼水使者有命，候君久矣。」青衣忽而不見，發石匣得命簡玉字之書，檢閱乃科斗文，與伯益辨之，盡疏水法也。

禹自景山至琴鼓之山，凡二十三山，二千八百九十里。琴鼓山神皆鳥身而人面，祀用一雄雞。祈瘞用一藻圭，糈用稌。於是三百里至岷山。今汶山郡，廣陽縣

西，大江水所出，從東北流注於海。又東北七十里，峽山，亦江水所自出。山有九折板，出貊。貊似熊，而食銅鐵。歷十一山至翌望之山，湯水出其上，而東注於濟；觀水出其上，而東南注於漢。又歷八山至高前之山，上有水，寒而清，神人帝臺所飲漿也。人飲之不心痛，葳山之中，視水出其上，而東南流注於汝水。又洞庭之山，有二江神湘夫人居之。二女神常遊戲於江之淵府，她的靈響能鼓三江，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。江、湘、沅水共會於巴陵頭，故號三江口，是在九江之間。九江今在潯陽，南江自潯陽而分為九，皆東會於大江。書曰：「九江孔殷是也。」你看這二女神遊於瀟、湘之上，她生得：

比玉香猶勝，如花語更真。柳眉橫遠岫，檀口破櫻唇。釵頭翹翡翠，金蓮閃縫裙。雨雨煙波外，雙雙雲水濱。欲即城難即，欲親那得親。惟有瀟湘水，長伴湘夫人。

又有宮五門，東通林屋，西達峨眉，南接浮羅，北連岱岳。四山東有石樓，石樓下有兩石。這塊石扣之聲清，越名作神鉦。昔時，有一青童，秉燭飛車輪來至此山。又上有天帝壇山，禹王皆陟其地，記之。於是自洞庭山之首，歷篇遇之山，至於滎餘之山，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，其神狀貌皆鳥身而龍首。其祠毛剗，一雄雞、一牝豚，糈用稌。凡夫之山，即公之山、堯山、陽帝之山，皆塚也。其祀陳牲玉五，後埋之。祈用酒，毛用少牢，嬰毛一吉玉。洞庭，滎餘山神也。祀皆陳牲玉五，後埋之。祈用酒、太牢。祀嬰用寺璧十五，五彩薰之。禹王治水，經中山之大略，存此也。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禹王當時治水南山，始經自鵲山。鵲山首曰招搖，臨於西海之上，在西蜀伏山山南之西頭，濱西海也。山上多桂，多金玉，有草如韭而青花。禹王命眾彩之，曰：「此祝餘也，食之不饑。」麗塵之水出其中，而流注於海。又東三百里，堂庭之山，多白猿，多水精，多黃金。禹王大眾夜宿山頭，三更時分，但聽得深林內有物呼鳴，好生悽慘。大眾側耳，遠，但聞那：

咿咿嗚嗚，滿耳聞來非干竹。楚楚淒淒，悲音遠聆，出於肉雨有何思？抱此疚懷鳴澗谷。我則憂煎，同彼瞢瞢愁經宿，莫是神嚎，莫是鬼哭。蒼頡製字空碌碌，莫是規聲，莫是鳩鵬。望帝化血曾衹衹，豈與金戈鐵馬同鏗？北那秋聲朔風更蕭。

眾人聞之，不覺淚下。禹王心知眾軍人聽此淒清之聲，自然思鄉起來，用力便懈怠了。次早禹王對眾道：

「昨夜深澗中，風送出一道悲聲，你眾人也聞得嗎？」眾人道：「聞得聞得，甚悽慘人。」禹王道：「有什麼悽慘處？此白猿聲也。猿似獼猴一般大，臂長，腳比猴更便捷，有黑、有黃、有白，白的聲最哀。昨叫，有白猿也。」眾心乃釋然。

又東三百八十里，至猿翬山。山中多怪獸，水中多怪魚，多白玉，多蝮蟲。蝮出，色如綬文，鼻上有針，

大者百餘斤。又多怪蛇，多怪木。人見此，多不敢上山。禹王曰：「此山雖多怪，只怪蛇能毒人。」命宋無忌遇有深草藏蛇處，吐火燒之，怪蛇躲入穴了。於是禹強、唐辰二人入山得怪獸，江排、江妃二人沒水得怪魚。

又東三百七十里，柎陽山，有獸生得如馬，白頭虎文，其音如人歌聲。眾人入山都道：「這個荒山幽逕並無人煙，如何有人在山中唱，曲有多道，莫不是砍柴樵子在那裡唱山歌？」禹王聽得，曰：「此鹿蜀獸也，佩其皮毛，宜子孫。」又東三百里至柢山，又西百里至亶爰山。這兩個山多水無草木，如何無草木？草木皆自堯時洪水浸壞，別山的水多退去，就乾了。惟這兩山多凹，水雖退，不盡退，所以無草木。有處沒水，又極崇峭，人行走不上。禹王治水，有水處乘舟，陸地上乘車，泥淤處乘楫，高山處乘櫟。兩山凹凹凸凸，若有水可乘舟處，不半里卻又撞著高山；有山堪乘櫟處，不半里卻又撞著泥途，也好受它氣，禹王只得因高就低開通它。

話分兩頭，忽然亶爰山走出一個獸來，似狸而有髦。禹王道：「簡書有載，此獸名類，自為雌雄，食它肉的，不嫉妒。」眾中有個道：「哪個阿婆吃醋的，好焙乾一兩腿去送她吃也，免得家中鬧吵。」大家哈哈的笑。那類忽作人言道：

世間恩愛出雌雄，人我恩分便不同。

總為色心難制伏，空即是色色是空。

解得其中最妙意，何勞薰焙我雙隻。

方道彰曰：「大眾聽之道理話也，因為記之。」禹王命眾弗傷它而去。

又東三百里，至基山。三百里，至青丘山，英水出其內，南流注於即翌之澤。其中多赤鯢，形如魚而人面，有聲如鴛鴦。當時治水的眾軍人受了顯熱氣，十人中便有九個生疥。伯益識得這魚吃得好，叫眾獲之，曰：「食之不會生疥也。」眾皆網來煮吃，果然如俗語所說，一掃光了。各歡喜道：「省得整夜裡爬癢。」又東三百五十里；箕尾山，其尾踰於東海，多沙石，汭水出其中，南注於濟水。

自招搖山至箕尾山，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。其神生得皆鳥身而龍首。祀必擇牲，取其毛色以祭。用一璋玉瘞埋，糒用秬，一璧稻米白菅為席。次，禹王首經櫃山，西臨流黃山，北望諸毗山，西望長右山，英水亦流其間，而西南流注於赤水。禹王曰：「此水多白玉。」熊羆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禹王曰：「水之方折者有玉，圓折者有珠，豈必見珠玉而後識哉？」又東北四百五十里，至長右山。山無草木而多水，有獸生得如猴獮，生有四耳，其身如人，呻吟，名長右，蓋以山為名也。見，則郡縣多大水。禹王曰：「此惡獸也。」命禹強往射殺之。禹強領命上山，果見長右在那山凹裡，手上拿一大樹枝，在那裡摘葉而食。見禹強來，它挺起身子，有丈來多長，迎風而嘯，用大樹枝劈頭劈腦向禹強面上打來，禹強舉槍架開。長右跳上跳下，蹲左蹲右，好似獅子滾球一般。禹強睜定眼睛，任它上下左右格架遮

欄，渾如回風舞模樣。長右一跳便有一二丈高，一蹲便有十來丈遠。跳多時把力用盡，不奈煩，自去山埠上歇氣打坐。禹強見了，一箭射去，長右接箭在手，回手一石頭打來，禹強側身躲過。長右卻把箭只管在手拈弄。禹強又一箭向咽喉射去，長右用口銜住。禹強即忙又發第二箭，這支箭好利害，從長右銜住那箭竹中裂竹而入，正著喉嚨，噉然而倒。

後人鍾伯敬有詩云：

神人怪獸不相饒，恨汝非猿又非猴。

見則洪水人怎禁？呼如遠呻神亦愁。

惡同魃鬼分旱潦，濕豈天澤賴耜耨？

青鏃流來良弩急，右山從此斷吟喉。

禹強回見禹王，禹王道：「除了這怪也好。」於是歷堯光之山、羽山、翟父之山，計一千九百六十里，至浮玉山。北望具區之水，東望諸毗之水。苕水出於其陰，北流注於具區水，多鯨魚。又東五百里，成山，上多金玉，閒水出而南流注於零勺水，多黃金。又東五百里，會稽之山，勺水出而南流注於淚。又東五百里，溴水出而南流注於列涂。又東一千四百里，淘山，洵水出而南流注於闕之潯。又四百里，滂水出而南流注於海。又東五百里，區吳之山，麗水出而南流注於滂水。又東五百里，鹿吳山澤，更水出而南流注於滂水澤。更之水有獸名蠱雕，生得形如雕禽，而有角，聲如嬰兒，而食人。又東五百里，漆吳之山，這山無草木，多博棋石，

無玉。人在海上東望丘山去，有光載出載入，蓋日景所次舍之處也。

禹王自櫃山至漆吳之山，凡十七山，七千二百里，其神皆龍身而鳥首。祀毛用一璧瘞，糈用秬。禹王首三經天虞之山，浪水出焉，而南流注於海。又東五百里，丹穴之山，上多金玉，丹水出焉，而南流注於渤海，風凰生於其上。又東五百里，髮夾山，泛水出焉，而南流注於渤海。又東四百里，至旄山之尾，南有一山谷，名育隧，南風自此谷出。一千四百里，至雞山，黑水出而南流注於海，中有鮪魚，生得如鮪而豬尾，音如豚，見則天下大旱。禹王國：「此長右之類也。」命江排往射之。江排至黑水河，但見那黑河裡湍頭上走一個團頭老人，上岸自自在在的行走。你道這團頭老人是誰？便是鮪魚。它年久成怪，早識禹王要叫人捉它，它變作老人來打探。江排見了，喝道：「你這魔頭，我問汝若是山神，我自有供獻；若是河裡水伯，必是鮪魚親眷。那鮪魚乾旱為災，我要索來作饗。」鮪魚怪聞了，怒從心起，淬入水裏，捲起一陣怪風。但見：

當空一片炮雲起，中流千層黑浪高。

兩岸飛沙迷日色，四邊樹倒震天號。

呼呼響若春雷吼，陣陣凶如餓虎哮。

溪上海翁推罷釣，河間稍子怎撐篙？

這陣風就是鮪魚怪舞弄的，江排被它吹得一個沒奈何。待欲沒水去看，這黑漫漫的水如何看得清楚？正在

沉吟，只見那鮪魚鰲頭圓身，披掛一領豬毛蓑衣，手執爪椎，統了些水族，跳上岸來，尋江婁殺。江婁避在大樹後，搭箭在手，認定鮪魚射去。誰知它那蓑衣都是密密的滑溜豬鬃織就的，一般莫想射得入。鮪魚見這支箭好生暴躁，如飛的趕至大樹邊，向江婁爪椎便打，江婁持畫戟撥開，兩個岸上好殺。正鬥之間，江妃、章亥二人尋到，見在那裡廝殺。章亥對江妃道：「你在上流候它，走時只消一箭成功，我去助他來。」江妃道：「你去你去，我在上流等。」章亥向前猛力一鐵椎，幫的迎風一下，打在豬鬃蓑衣上。這蓑衣不是別物，就是它的殼兒。章亥力大，殼兒險些粉碎，負痛而逃。正欲攢入上流，江妃當胸一箭射去，鮪魚背上是殼，胸前卻渾是肉，射入心膈，倒在岸邊，眾水族一個個跳下黑水河內藏了，鮪魚垂死地下，口裡吟道：

九年洪水覓咎難，今欲安瀾把我殘。

旱潦連數天有定，黑河徒碎我心肝。

江妃聽它這口氣，代它拔出這箭，撥下河去。對江婁，章亥述那四句口吟，俱道也不干它事似的。

又東三百四十里，堯光山，其陽多玉，其陰多金。有獸生得如人而彘鬣，穴居而冬蟄，名滑褭，聲音如伐木，見則縣有大搖役。禹王顧謂伯益曰：「為民上者不恤民，力役不已，故生此獸，穴居而冬蟄者，示上當休息民力也。聲音如伐木者，示作役之聲丁丁不休也。」伯益曰：「為民上者，當念之也。」又東四百里至令丘山，山無草木，多火。南有谷，曰中谷，東北風從中谷

出。有鳥形如梟，人面四目，有耳，名曰齔。禹王曰：「此鳥出則天下大旱，與鱗魚同罪者也。四目如火字，兩耳扇風，風火動而天下旱矣。」命禹強射中其兩目而去。又東三百七十里，侖者之山。又東五百八十里，禺橐山。又五百八十里，南禺山。山上多金玉，其下多水。有個石穴生得古怪。當春之時，天下那一處霖霖滂沱，這石穴卻將水吞去，外面全無半滴，都並到夏時才汪汪流出，至冬連穴也閉了。特佐水出其中，而南注於滌。山產鳳凰、雞雛。凡南次三經之首。白天禺山以至南禺山，凡一十四山，六千五百三十里，山神皆龍身而人面。祀用白狗，祈禱，糈用秬米。至疏屬之山，貳負之臣危危殺窫窬。禹王怒，命禹強將危危係在山一大木上，桎其右足，反縛兩手與髮。曰：「使號令後世也。」時窫窬被危危所殺，其神遂於弱水中化成一物，狀如龍首而食人。嗟乎！窫窬之見殺也，亦必有由矣。於是禹王自南荒至海，外有火山，山上有個樹，叫作不盡木，木中晝夜有火。去燒它，燒了又長，火卻燒它不盡的。便是有大風，它那火也不見猛；有大雨，它那火也不見滅。這不盡木中有個老鼠，重有千斤，毛長二丈餘，細如絲。它在火中洞赤，時時出在火外來，毛便是白的。人趕去以水沃之即死。眾人不知，禹王曰：「此火鼠也，取其毛織紡績以為布，用之若有垢膩，以火燒之復潔淨。」今言外國有火浣布是也。南山東南，陬有結匈國，在其西南，其國人結匈。南山在其東，羽民國在其東南，其國人長頭，身生羽，能飛，特不能遠，卵生，盡似仙人。次至三苗，昔堯以天下讓舜，三苗之君說他不該以天下讓舜，堯帝竄殺之。有苗之民半叛入南海，成三苗國。禹王、伯益大眾到其上，聽他那裡音語服飾好似我中華人。

話說禹王使朱虎問他：「你這裡叫做什麼國名？」有一老人，龐眉白髮，答道：「你好似我故鄉人。」因備細說他來此緣故。朱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令帝舜攝位，景星出，慶雲與，鳳凰來翔，四夷賓服，天下太平，你眾人是自外主化也。」老人道：「我也聞得我有苗未來此的，今也格命了。不知眾鄉親因何來此？」朱虎道：「堯帝為天下，生民常遭洪水漂沒。今命大聖禹王治水，自南山至此。」老人大悅道：「我回報國主，來相迎接。」老人去了。不半晌，那三苗國主差眾前來迎接禹王。禹王謂伯益曰：「此名海外之國，實吾民也。」遂與伯益、朱虎、熊羆、江排等諸將各乘車馬而去，見三苗宮室不改中華制度。三苗主聞禹王眾至，即出相見，禮畢，命設宴款待，其各軍校發民間供給。三苗席上多蛇魚之物，禹王問道：「此蛇味何如？」三苗國主道「蛇出我三苗東載國，其國自然有五穀衣服。出蛇魚，味甘美，其國人常操弓，射而食之。東又有個不死國，國人姓阿，黑色。」禹王道：「如何能得不死？」三苗主道：「其國有一園丘山，上有不死樹，人彩其葉，食得不死。又有一口赤泉，國人飲之不老，我問鄰國貫匈人，說他國也許多人得不死樹葉與赤泉吃的，後來也會死。只他本國人食之方得不死矣！」禹王道：「大眾住此幾年？」三苗王道：「不上十來多年。」於是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禹王等別三苗主而行，至不姜山。黑水出於崑崙，盡繞不姜。江排、江妃、禹強一班人正來不姜山看河源，有兩個魚頭巡海夜叉撞著江妃、禹強等，朝上跪著即頭，口裡只是一個不敢。禹強笑道：「有什麼不敢？只管訴來。」魚頭夜叉道：「我們鮪魚王名下小

卒，前得罪大聖，被大聖背上一椎，那殼兒裂作似龜文一般，正待要回洞中養病，又撞著第二個大聖，當胸射了一箭。我們扶它歸洞，自己怕死，曾往不死國求得幾片樹葉吃了，於今將近一年，莫想得安全。今我兩個又在黑水南巫山，求有天帝神仙藥在此，大聖莫打殺我兩個，情願把這仙藥獻上大聖。」禹強道：「不殺你，去也吧。」兩個聞得一聲「去也」，爬起慌忙走向黑河內了。

又大荒之中，有青水出於崑崙，而盡於殳塗山上。又有雲雨山，山有木，名欒，生赤石中。禹王命眾槎伐赤石上林木，搭棧使用。頃刻間赤石上又生起那欒木來。眾人回報伐木之事，禹王曰：「此木黃本赤枝、青葉，其樹花實皆為神藥，群帝皆藥於此，蓋此山精靈故能復變生矣！」此治水南山之大概也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禹王治水西經華山之首，曰錢來山，無水可導。次經鬆果山導濩水，經符禺山導符禺水。又經竹山導竹水，踰次山導漆水，南山導丹水。此五山之水皆順流於渭水者也。

計自錢來山，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，至騶山，即華山塚是也。這個塚乃鬼神所舍之處，知禹王至，恐禹王不來祀它。邀起一伙神鬼，約四五十個在騶山高處探望。見禹王眾軍人至，眾神鬼弄個神通，用手指眾人，初指一指，眾人就在路上打一個寒噤。又一指，又打一個寒噤。一連指了數指，眾人連打數個寒噤。大眾都卻頭昏起來，爬不上山，都一蹲蹲倒山上睡著。惟禹王、伯益、朱虎、熊羆、二江、二馮、禹強、唐辰、章亥等諸將，是天生神人，不會打寒噤。頭昏悶。禹王道：「這是小神賣弄，要我供獻。我一路千山萬水，那一山我缺它的禮。」命唐辰、章亥隱身去打探。唐辰對章亥道：「待我使路手段嚇它，這個毛神看何如？」章亥道：「有手段只管用出來。」你看那唐辰把一枚槍向山上丟幾個解數，上三、下四、左五、右六，盡按黃帝、風後那八門遁甲擒蚩尤的法子，這叫做人心生一念，鬼神即皆知。唐辰心裡存想八門陣法，門門俱有神將神兵，那空中便排列了傷、生、休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八門。那華山一伙神鬼，在山頂上看見，驚得魂飛魄散。忽然失聲道：「本欲圖他供獻，他

名下有恁的神將，空中排下風雲龍虎等陣，如天羅地網一般。若與他鬥弄神通，反落他手，時不當穩，便罷。罷收了法術，讓他過去。」猛欲騰空而上，卻又吃了一驚道：「空中布了八門，若被神兵神將圍住，一時如何脫身。」只得步走回家捨去了。山下打寒噤眾人，個個蹲起來，說道：「好晒人天氣也。」章亥、唐辰見一撮妖雲落地散去，知神鬼怕門陣法，不敢駕雲，以故落地而走。回報禹王，禹王道：「本設享禮祀它，它如此無狀，只用一羊祭之，餘品罰去。」那神鬼也不敢則聲。查得十七山，惟隄山神不在其中賣弄。吩咐祠用燭，齋百日，以百犧，瘞用百瑜，溫其酒百樽，陳以百圭、百璧之玉而去。華山塚諸神鬼見祀隄山神恁地豐厚也，自悔過不合弄小伎倆，反招大聖所怪。各人只得他兩塊半羊肉吃，罰去了許多受用，鬱鬱不提。

於是禹王西二百里，觀於泰胃之山，浴水出其中，東流注於河。又西一百七十里，數歷山，多黃金，楚水出其上，南注於渭。又西百五十里，高山，多白銀，多青碧雄黃，禹王曰：「雄黃眾人可取些，有用處。」每人取下雄精幾兩。涇水出其上，東流注於渭。又三千七百里，至萊山。自鈐山至萊山，凡十七山，前十山之神皆人面而馬身，後七山之神皆人面而牛身，四足而一臂，操杖行走，這是走獸之神。祀之，毛用豬羊，白菅為席。具十輩神，祀用一雄雞，祈曰：「萊山之上有一鳥羅羅，性好食人，敕汝七神用力合擒。」七神得命，各隻手操戈，往捉羅羅，直到羅羅之洞。羅羅鳥怪身似人而有羽毛，曾與鹿臺山鳥怪名鳧溪的、小次山怪獸名朱厭的，契拜兄弟。鳧溪生得身如雄雞而人面，它性兇惡，世有兵變，它便出。朱厭生得似白猿，白手赤足，

性同鳧溪，天下干戈動它便出。羅羅聞七山之神來洞擒拿它，它也持鐵爪來戰道：「雙手毛神欺我則甚？」七神喝道：「聖王有命道『汝食人，令我們來擒汝。速自尋死，免勞我們神色。』」羅羅大怒道：「殺人媚人，好個四足邪神。」七神見它無狀，合力殺來。羅羅左支右架，雙拳難敵，晃一晃飛上雲霄。七神道：「它必然去請它契兄弟來，我們也邀我神伙並力相助。」遂去邀十山之神，共十有七位山神，各操杖候它來。羅羅果去鹿臺、小次二山糾集鳧溪、朱厭來到萊山鏖戰。誰知萊山各神早已埋伏了，鈴山神操銅杖，泰昌山神操金杖，數歷山神操銀杖，高山神亦操銀杖，女牀山神操赤銅杖，龍首山神操鐵杖，鹿臺山神操銀杖，鳥危山神操檀楮杖，小次山神操赤銅杖，大次山神操堊木杖，薰吳山神操金杖，廬陽山神操稷木杖，眾獸山神操黃金杖，中皇、西皇之神俱操金杖，萊山之神檀楮杖，都是本山所出的物把來作杖。眾見三個怪至，一齊殺出，把三怪圍在中心。三怪各執鐵爪來鬥，終寡不敵眾，鳧溪被龍首山神傷了左翅，飛不起。朱厭被數歷山神打折一足，走不動。羅羅被中皇山神劈頭一金杖，打出腦漿落草身亡。鳧溪、朱厭帶傷脫身不得，俱被眾神打死。道：「幫惡的也合連坐。」時禹王大眾已至長沙山，觀泚水，眾神立雲中把羅羅撇在禹王面前。眾人道：「此物因何而至？」禹王曰：「七神杖殺羅羅之屍也。」發回眾神歸本山不提。

又西北三百七十里，不週山。東望渤海，河水南出崑崙，潛行地下，至蔥嶺，出于闐國，複分流歧，出合而東流於渤海，已復潛行，南出於積石山而為中國之河。又西北四百二十里至壑山。山上多丹木，葉圓莖亦

花黃，結子色赤，其果味似飴，人食之不饑。水亦是丹色，而西流注於稷澤，其中多白玉，水源又有玉膏沸沸湯湯湧出。當時黃帝來於崑山，享用這玉膏。玉膏泉內又生玄玉。玉膏流出灌於丹木之樹。丹木每年變一色，五歲變五色，最清瑩光鮮，有五味香馥。黃帝當時又取崑山玉榮，種在鍾山之陽，遂產有瑾瑜之玉，最良堅，栗精密潤澤有光。黃帝食了這玉膏，身體輕清起來。有臣跟隨他的，也有多少得吃了玉膏，所以黃帝鑄鼎已成，便欲仙去。有龍垂髯，下迎黃帝上天。帝便騎龍身上，龍正欲飛天，群臣後官有七十餘人欲隨帝上天，悉持著那龍髯。那得玉膏吃的便得上天，那未吃過玉膏的都去持龍髯。忽然髯拔墮弓，龍已上至半天，眾仰扳莫及，各人抱著烏弓哭一場而罷。

後人馮猶龍詩云：

天地精英出玉膏，有緣玉膏飽陶陶。

鼎湖空抱烏號哭，仙跡遙如北極高。

禹王又西三百二十里，至槐江山，丘時之水出其中，而北流注於泐水。山多青雄黃，多藏瑯玕黃金玉，神名英招者主之。英招生得馬身而人面，身上文如虎，而生兩翼，其聲音如榴，常周行四海。其北諸毗山，有槐鬼，名離侖者，居在其間，又鷹鷂所集之宅。其東恒山，有窮鬼住於其山之四脅，各在一搏而類萃。又有天神，生得形如牛，而有八足兩個頭，尻上一把馬尾，其音如勃皇。西南四百里，崑崙之丘，神名陸吾者主之。陸吾生得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這神主天九域之部

界。及上帝苑囿之時節，河水出其中，而南流東注於無達；赤水出其中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；又洋水出其中，而西南流注於丑塗之水；又黑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於太行山，且多怪鳥獸。

話說崑崙之丘出有一種好果，品名喚作沙棠，其樹生得似棠梨，黃花赤實，其味如李而無果核。食了這果子，身體輕浮，涉水不會溺。沙棠把來刻舟，任你貨物堆滿，再莫想壓得它舟沉；又有一種好菜，生得似葵，味如蔥，名栢。食了這菜，可以已勞。陸吾歲歲二三月到沙棠熟時，成擔挑送槐江山神英招，英招也把它山上出的青雄黃瑯璚等物寶回答它。有時英招周行到它崑崙丘，陸吾常摘果栢菜請它，以此兩種甚是交厚。誰知那些窮鬼與那槐鬼離侖，聞得有這好果品栢菜，起個心相邀去偷它的。時三更時分，到了崑崙丘山，見沙棠果然茂盛，那伙窮鬼每人先摘一個嚐嚐，滋味果然清甘，槐鬼也吃了一個，都道：「好味道。英招雖然它是個神，與我你毗山，桓山也是鄰里，山鄰陸吾年年送你果子，他也全沒半個分惠你窮鬼。有百多眾，不如盡把那大大的揀去，留那沒用的還它。」眾窮鬼都道：「好好。」盡上樹，揀各樹圓大飽滿的採將下來，足足挑去百十多擔，連夜回了槐江。

次日，陸吾查看樹上沙棠，要摘些來吃，樹上速速朗朗，莫想有一顆好留的在樹梢上。陸吾止不住心頭火起道：「什麼賊人如此無狀？偷得我沙棠子，恁般狠。」帶了二三十個小卒，駕朵雲直來槐江。英招聞陸吾至，接入坐定。英招道：「今日因何事帶了部卒光顧？」陸吾道：「我山上沙棠不知被什麼賊人盡情盜

去？我來要同足下查訪查訪。」英招道：「這不是別人，必是我東邊桓山那些窮鬼偷吃了。」陸吾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英招道：「我路上拾得幾片樹葉，似沙棠葉一般。」陸吾道：「快把來看看。」英招遂去取來與陸吾看。陸吾見了道：「定是窮鬼盜害無疑。」手提畫戟便去尋窮鬼，邀英招同往。英招道：「這是我山鄰，不好同去得。」陸吾道：「你不去也罷。」遂率眾走到桓山，大罵偷果的賊，好好送出原物。窮鬼大家正在那裡吃沙棠，聞得陸吾在外廂發狠的唾罵，跳出三四十個窮鬼，各執木棍，向陸吾四面打來。陸吾與二三十個手下人用戟撥開，鬥了兩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這邊英招正到，那邊槐鬼也來。英招道：「兩家住手，這本是桓山諸位沒理，今聽我勸三分：把兩分挑還陸吾尊神，那一分當送你們吃也罷。」槐鬼道：「英招尊神說的有理。」槐鬼便邀眾入桓山洞，挑了大半出來，交付陸吾，道：「看英招尊神面上，莫怪也罷。」陸吾道：「只是理上不該。」命小卒挑到英招洞宮，把十來擔送英招。英招遂招瑯玕一雙回答陸吾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那些得吃了沙棠，相邀在桓山媯水河內游泳，試試浮沉。那河水其清洛洛。窮鬼原不曾泳水，今吃了沙棠，身體果輕浮，無半個沒入水的。各個歡喜道：「也得英招神解交，不然再休想得自在也。」澡浴一會而散。

後人鍾伯敬詩云：

沙棠佳果滿千枝，驀地偷來潤肚皮。

歲歲常將酬答貺，年年齎送友朋儀。

熟留群樹堪怡悅？摘盡疏枝殊可儀。

總為浮水能不沒，引將窮鬼泳江湄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禹王又西三百七十里，至樂遊山，桃水出其中，西流注於稷澤。又西四百里，水行用舟，至流沙。二百里陸途至羸母山，神名長乘主之，此神乃九氣之所生，生得形如人而豹尾。又西三百五十里至玉山，西王母所居，山上多玉石，故名玉山。其山河無險，四徹中繩，寡草木，無鳥獸。西王母生得形如人貌，後生豹尾，口生虎齒，而善嘯，樂蓬頭髮戴玉，勝主天災厲之事、五形殘殺之氣。舜初攝位，西王母遣使獻玉環。至是，禹王至玉山，西王母遣使於群玉山頭，迎禹王。禹王執玄圭、白璧與西王母相見。西王母觴禹王於瑤池之上。禹王於是獻錦組百純，西王母再拜，收之，取玉石版二，乘以答禹王。禹王辭西王母而行，西王母迎送禹王曰：白雲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路悠遠，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，尚能復來。禹王答之曰：子還東土，和理諸夏。萬民均平，吾顧見汝。於是西王母乘白雲，禹乘轎車，同游於正西玄圃之堂，崑崙之宮。禹王看其一角，積金為天墉城。城面四方千里，城上安金臺五所，玉樓十二所。其北戶山承汧山，又有墉城、玉樓，相鮮如流精之闕光。碧玉之堂、瓊華之室。紫翠丹房，錦雲燭日，朱霞九光，皆有仙女主之。西王母曰：「此子之所治也。」游畢，禹王曰：「寸陰須惜也。」別西王母而回。又西七百里至積石之山，山下有石門，河水行塞外，東入塞內，山東河所入也。又西二百里，長留山，黃帝子少吳金天氏，帝摯為此山之神。又西五百里，至

符暢山，但見山頭：風不飄兮，雨則陵；雨不霖兮，風則寧。猛疾剛鬃怨箕伯，愁不開明歎玄冥。颺颺溼洌無冬夏，淪淪山頭那得晴。禹王謂眾曰：「此山神江疑所居之地，怪雨風雲之所出矣。」又西二百二十里，三危山。朱虎與熊羆四顧傍徨曰：「此殺三苗君山也。是山廣圓百里，西王母三個青鳥日為西王母取食，夜棲息於此山。」禹王謂伯益曰：「此青鳥者，西王母使也。西王母每天宮赴會，則令青鳥先往。」正語間，忽然山下跳出一獸，生得形狀如牛，白身四角，毛如蓑衣，阻住去路。禹王顧謂禹強道：「此獸名獫狫也，能食人，速摧之。」禹強舉椎搏之，獫狫退了十數步，與禹強相撲，被禹強一椎打斷一隻腳，呼眾人抬去宰了。至驪山，神耆童居之，其音如鐘磬。禹王謂伯益曰：「此耆童，顓頊氏之子也。」祀之而去。至天山，神帝江生得體黃而精光，赤若火，生六足、四翼，渾沌而無面目，好歌舞。朱虎謂伯益曰：「此物無口而歌，聲更嘹亮，何也？」伯益曰：「我聞得古人云：『古有中央之帝，混沌如鰮忽，為之鑿七竅，而混沌死。』此其混沌之帝乎？而歌者，天籟之自鳴也；舞者，天機之自動也。」禹王命祀之，帝江歌曰：混沌之中無我人，因分我人入凡塵。眾人不識本來面，蹲復歌令歌復蹲。禹王聞歌曰：「此歌喚醒世人語也。」至坳山，神名蓐收居之。蓐收金神，人面、虎爪、白尾，執鉞。嘗與帝江會於翊望之山。蓐收曰：「我將鉞代汝鑿開七竅何如？」帝江曰：「你這鉞只可伐委形，不可伐天真，聽我歌來：側耳澄神聽我歌，我歌惟時舞惟儺。七情不生因無相，到得無相聽我歌。時翊望之山有個獸，形狀如狸，一目而三尾，名叫作謹，它能作百種物聲，可以禦凶。聽得帝江在這邊歌，它便在那裡學它歌。蓐收之神聞而笑，謹也笑，蓐

收怒，而用鉞劈之，不能傷，遁去。帝江曰：「可以禦凶，信然也。」禹王自翬望至陰山，觀陰水，勞山、弱水，罷父山、洱水，皆流注於洛；申山、區水，鳥水、辱水，上申山、湯水，諸次山、諸次水，水號山、端水，孟山、生水，皆流入於山河。惟白於山，洛水出其陽，而東流注於渭。夾水出於其陰，而東流注於生水。至邽山，有獸，狀如牛，生蝟毛，名曰窮奇，聲音如嗥狗，好食人，它生得甚醜，好馳逐妖邪。妖邪見它，莫不奔走。濛水出其中，而流注於洋水。又有鳥鼠同穴之山，今在隴西首陽縣山南。鳥名叫作鰥，鼠名叫作鼯，鼯生得如人家老鼠一般，而尾短。鰥似燕子而黃色，穿入地中數尺。鼠居在內，鳥居在外。鳥之雌者，常與鼠之雄者相交；鼠之雌者也同鳥之雄的相交。自陰山至崦嵫山，祠祀禮，皆用一白雞，祈糈以稻米，白菅為席。西北有個獸，狀似虎，有翅會飛，飛去剿食人，又識人言語。聞人相鬥，它只惡那理直的，要去吃他。。聞人忠信的，它便飛出食其鼻。聞人惡逆不善的，它便咬殺，獸去饋送。它名叫窮奇。時自北飛來，禹王曰：

「此天下之悖理最惡物也。」命禹射之。禹強聞得此言，便來搏窮奇。窮奇不曾防得箭，被禹強一箭射中胸膛，墜地尚未死，禹王命數其罪而烹之。話分兩頭，西山海外，北又有奇肱之國。禹王見那國人一臂三個目，有陰有陽，陰生在上，陽生在下。又有個鳥，生兩頭而赤黃毛色，跟隨國人左右。奇肱國人最有機巧，取百禽。百禽能飛，他如何取得？他會作飛車隨風遠行，所以鳥雀等雖有翅也走他不上。當時有人名形天，與帝至此爭神，帝將形天斷去其首，把來葬在常羊之山。形天雖鬥帝不過，他那裡肯死，便在常羊山裡鑽將出來。以兩乳當眼會看，以臍當口會吃，一手操干盾，一手持

斧，獨自在山上舞，口裡嚷嚷的說道：「你便斷了我頭，我卻不肯干休。」時章亥撞著這物件，他舞干斧撞前殺來，章亥連忙舉刀擋住。形天口裡不斷的只是道：「你便斷了我頭，我卻干休不得。」章亥不知這是甚意，把刀按住他斧道：「你這臃腫神，我與你有甚仇？不肯干休。」形天說與帝爭神事，道了一遍。章亥道：「這與我們沒干，我禹王為生民尋河源至此，汝可遠避，毋得衝撞。」形天聽說，呼呼一聲舞向東北去了。又有女人國，國無男子。有黃池，婦人入黃池中，浴出即會懷孕。若生的是男子，三歲即死。其國人若見生是男子，滿國巴不得他成人，國王也便常常照顧，但莫想得長大矣。又有國，名淑士，出自顓頊之子。國有神十人，名叫女媧之腸。女媧古神女，而為帝女媧氏也。生得人面蛇身，一日有七十般變化。其腹腸化為神，住在栗席之野，橫道而處。禹王祀之而去。此治水西山所逢神怪之大略也。

後人馮猶龍有詩曰：

四海之內多怪崇，不逢大聖安能至？

獸身人面照山神，嬰玉棟□陳土地。

祀者捍災能福民，罰因殃民有偏者。

玄文綠字古來今，魍魎魑魅從此悸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王治水北方，首經單狐山，逢水出單狐山之中，而西流注於衛水。又二百五十里，有求如山，滑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諸毗之水。又北三百里，帶山，有獸形狀如馬，頭生一角，角上有甲，名叫作臙。禹王曰：

「此獸疏可以辟火。」彭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芑湖。又四百里，譙明山，譙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河。河水中一魚，名河羅，一首而十身，其音如犬吠。眾人見河中甚多，聽它汪汪的吠人，哪個敢去拿來宰殺，以問伯益。伯益曰：「此魚食之，治得生癰的病。」眾人於是乃敢去拿來宰殺。那魚也吠，至死而休。當時治水眾中，多有受濕熱的，身生癰疽。聞伯益說了，那生癰疽的道：「待我多吃了些。」果然一日夜便消腫好了。又北五十里，涿光山，囂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河。囂水中有個魚，生得似鵲模樣，而生十翅，翅中毛羽有鱗，聲音也似鵲。禹王謂伯益曰：「此魚名鰭，鰭可以禦火，食之令人不瘡。」又北三百八十里，號山，伊水出其中，西流注於河。號山有個獸，名囊駝，背上生成有個肉鞍，善行流沙中，一日行得三百里程途。身上背得千斤多重物，凡一水泉處它便識得。禹王曰：「有能致得囊駝的，則知水泉所在，當得一個眼目。」江妃曰：

「待我往捉它來。」遂手拿馬轡頭、韁繩走向山中，只見囊駝臥在一石巖洞中。江妃打一想，若驚走了，卻也難趕上。我想人貪財，鳥獸貪食。我把些好面飯引它來吃，慢慢的係上韁繩牽來，有何不可。走回拿了一大盆

香噴噴的飯，來到洞口。那囊駝正醒起來，肚里正饑，欲去尋水草。江妃把那香噴噴的飯放在面前，他走開幾十步。那囊駝見江妃，初還有避意，聞了飯香，把鼻兒嗅了幾嗅，忍不住又把口兒吃了兩口，一發忍不住，放膽吃了半盆。江妃方才近前，把它身上摸了幾摸，囊駝只顧吃，也不管他摸。江妃取馬轡、韁繩，看定它那頭大小寬窄，比得定，一套套住。囊駝見套住它頭，正欲脫身，不覺頭已難脫，大吼一聲前腳豎起，要向江妃撲下。江妃輕輕將繩一扯，兩腳便已落地，顛來倒去滾了一場。江妃看它軟了，牽住道：「我禹王為救生民來此治水。你識水泉，故特地命我來請你，也是一個幫手，早晚也享用這些香飯，我們豈有歹意害你。」囊駝聞得此言，便善了。江妃道：「如果肯跟我治水，三點頭；不肯，莫點頭。」囊駝把頭點了三點，江妃大喜，牽來見禹王。禹王便付江妃、江排二人掌管。凡至一山，江妃便先騎往有水泉處，無不知之。又北二百里，丹薰山，薰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棠水。又北二百八十里，召者山，泚水出其中，而流注於河。又三百八十里，單張山，櫟水出其中，而南流注於枉水。又三百二十里，灌題山，匠韓之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泐澤。又二百里，潘侯山，邊水出其中，而南流注於櫟澤。又五百一十里，大咸山，山無草木而多玉。是山四面陡峭，不可以上。山有蛇長百尋，如今蝮蛇，色似艾，文如綬，文間有毛，如豬鬃，聲音如人行夜敲木析聲。禹王大眾宿山中，三更時分，但聽得山上一聲響，有陣腥氣。禹王呼起眾人道：「此必長蛇也，至恐傷人。」令二江、二馮、禹強等各執弓弩射之。江、馮等眾按箭俟候，只見半山有兩個大火炬迤邐而來，禹強道：「這想蛇的火眼。」又遠聽得析析聲，馮修道：「是了是了。」彎弓

一箭，射中左眼。禹強一箭，亦中右眼。咽喉上下，俱被射了幾箭，但聽得半山響聲，如崩牆倒屋，兩個火炬卻已不見。馮修曰：「定中兩目，所以不見兩個火炬。」呼眾軍明火視之，那蛇一半在山上，一半垂在山腰，尚未氣絕，口裡噓噓呼出一道黑氣，好不腥臭。眾人聞這腥氣，目眩的目腫，頭眩的頭腫。更有唇皮腫的，鼻孔腫的，耳朵面顴腫的，各個叫痛不止。禹王聞知，傳令道：「前在西路高山，我命所取雄黃，想各取得。有些眾人將來磨水涂服，即愈。」雄黃最辟蛇毒也，眾人遂各取雄黃磨服，其腫處以雄黃塗之，不兩個時辰腫退痛止。禹王曰：「汝等過山多見出金銀美玉處，莫不歆羨。今日金銀美玉可廖得這病否？所以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者，以民賴之養生也。」眾皆拜，颺而起。又北三百二十里，敦薨山，敦薨之水出其中，而西流注於衙澤，轉出於崑崙之東，北隅實惟河源。又北二百里，少咸山，水注於雁門。又四百里，北嶽山，諸懷之水出，注於囂水。又四百里至堤山，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。以上諸山神皆人面而蛇身，祀之，用一雄雞、一彘瘞，吉玉，用一圭，瘞而不設糈米。堤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。禹王二經北山。首臨汾水之上，名管。涑水西流注於河，今太原郡，故汾陽縣，北秀容山是。又西二百五十里，少陽山，酸水出，而東注於汾水。又一千四百八十里，諸餘山之水出，東流注於敦頭山、旄水，旄水注於邛澤。以上山神皆蛇身人面，祀用一雄雞一彘，瘞用一璧、一环，投而不糈。三經北山。首自太行山，今河南野王縣西北。又東北二百里，龍侯山，無草木，多金玉，決決之水出而東流注於河。又一千三百二十里至王屋山，今河東東垣縣北，聯水出其中，西流注於泰澤。又東北三百里，教山，教水出其

中，西流注於河。是水冬乾而夏流，名乾河。今河東聞喜縣東北，有乾河口，因名乾河里，但有舊時溝處，無復有水，即是乾河也。又南三百里，景山，南望鹽販之澤，即鹽池，今河東猗氏縣也，北望少澤。又八百二十里，蠱尾山，丹水出其中，南注於河；薄水出其中，南注於黃澤。又五百五十里，泰頭山，其水出其中而南注於滹沱。又七百里，沮洳山，淇水出其中，南流注於河。又北三百里，神囷山，黃水出其中而東注於洹，洹出汲郡、林慮縣東北，至魏郡長樂入清水。又滏水出其中而東流於歐水，滏水今出臨水縣西谷口。又北二百里，發鳩山。話說發鳩，古神農炎帝氏有個少女，名喚作女媧，游於東海，遇著狂風，把女媧一隻船吹翻海裡去了，將女媧浸死於海中。女媧銜恨道：「東海巨浸喪我性命，我定要將東海填塞了，方消我恨。」一靈不沒，魂魄便變作一個鳥，生得文首、白喙、赤足，叫作精衛，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塞東海也。常多溺死於海，則曰我死子復來。嗟乎！嗔癡之心至於此乎！這叫做：

人世電光與石火，凡愚戀戀眼前僖。

寸心不解貪顧苦，生死局中可痛悲。

又叫做：

世人錯認世間是，誰識是裡卻又非。

富貴貧賤生喜怨，應無所住無控鞅。

這發鳩山上卻有這個鳥，清漳水出其中，東流注於河。又東北二十里，少山，今樂平郡、沽縣，故屬上黨。清

漳水出大繩谷，至武安縣、南暴宮邑，入於濁，漳流於大河。又九百四十里，敦與山，索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泰陸之水，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；又洺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於彭水，今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，東注於堂陽縣。又於漳水、槐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汰澤。又北四百八十里白馬山，白馬之水出焉，而東流注於滹沱。又北三百里泰戲山，無草木多金玉。有獸生得似羊，一角一目，目生在耳後，名喚作羴羴，鳴則自皎，滹沱之水出其中。滹沱水今在雁門、鹵城縣南之武夫山，而東注於淩水。液女之水出於其陽而南注於沁水。自此北去，高是山、漚水，陸山、姜水，沂山、燕水，饒山、歷虢水，碣石山、澠水，皆流注於河。以上北凡四十六山、萬二千三百五十里。其神皆馬身而人面，祀之皆用清藻、香荷之類，瘞之。其十四神皆彘身而戴玉，祀之皆玉，而不瘞。其十神皆彘身而人足、蛇尾，祀之皆用一璧，瘞之。大凡四十四神，皆用稊糲米祀之，皆不火食者也。於是巡北山之海外，一目國在其東，國人只生一目於面之中心，而無兩眼。柔利國又在一目國東，為人一手一足，膝頭反生，曲足居上。話分兩頭。當時共工氏伯九州，有臣相柳氏助共工氏為虐。共工為黃帝所殺，相柳氏逃居北海外躲避，住在崑崙山之北、柔利國之東，生得一身九首，貪暴難饜，他一頭自食一山之物，一日食於九山，食飽嘔吐，即成源澤，其氣酷烈，鳥獸畏避。禹王治水，觀於柔利國東門之山，見相柳氏。禹王詈之曰：「汝為臣不忠，助共工為虐，今居海外，復貪饕不厭，殘害九山之物，浸害九山之土，人民怨汝，鳥獸忌汝，當速化異物以安民生。」相柳聞言大怒，倏去倏來，拔刀二面，直取禹王。禹強、章亥舞槍來鬥，三人這一場好殺：禹強槍，章亥椎，相柳板刀來

相配。槍法如電又如蛇，跌槍臨喉君莫悔。椎勢如風又如雷，謾旁到陣堪抵對。九頭若吼呼，滿處驚鳴喙！兩將具天成，遍地無阻礙。昔年煽禍在九州，今朝死罪應難貸。戰了多時，相柳力乏逃入岩窠裡去。禹王命眾壅洪水浸之，相柳走出，被禹強左手拿過身來掀倒在地。章亥奪過雙刀，捆住手腳，捉見禹王，命斬之。斬一首，那第二首會說話。斬第二首，第三首會說話，只道我與你無冤。直將九頭都斬了才不做聲。禹強、章亥多回欲近他，其血甚腥臭，其膏血滂流成淵水。血膏浸處，莫想栽得五穀，惡氣難當。禹王命掘泥填塞，地亦陷壞。禹王乃命眾掘以為血池，積土為眾帝臺。這臺亦堅，在崑崙北、柔利東，上又有共工臺，臺四方隅。深目國在其東，國人一手一目。有無腸國又在深目國東，國人身長而腹內無腸。聶耳國在無腸國東，國人耳長，行則以兩手攝持著兩耳而行。時戴天有兩個神人，名夸父，耳上珥兩黃蛇，手上把兩黃蛇，見日行得快，道：「我也善走，必須追著那日。」於是用力趕去，卻也走得如風似電的。速趕得忙，口渴甚欲得水吃，遂飲於河、渭，河、渭被他一口吸盡。又北飲於大澤，見日已入了，趕不及，渴死於禺谷之路上。夸父乃棄去其杖，遂化為鄧林。禹王積石山在鄧林東河，水所入，又時有壅塞。禹王令利導以通之。又有拘纓國，亦在鄧林東，其國中人常以一手持冠纓。又有尋水生長千里，在拘纓國南，生在河上西北，跂踵國又在拘纓國東，國有歐係野，在跂踵國東。有一女子跪據桑樹旁，口一邊啖桑葉，一邊吐蠶絲。歐係野東有三個桑樹，長百仞，無枝葉。江婁、江妃二人在三桑樹下道：「好三株桑。樹身如何無葉？卻不是個廢物？」忽然樹邊走出一綠衣人，道：「我為歐係女子，來吃，因此斂華就實矣。」又有

務隅之山，大荒之中，帝顓頊葬於其陰，今在濮陽之故帝丘，九嬪葬於其陰。丘三百里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，這竹林中竹一節可以為一船。竹南有赤澤水，名封淵。丘西有沉淵，顓頊所浴處也。天下之水皆朝於東，東方荒外有豫章樹，這樹主九州，高有千丈，廣圓百尺，本上三百丈，本外有條枝敷張如帳，上有一玄狐精、一黑猿精。樹上一枝主一州，南北並列，面向西南。有九個力士操斧伐樹，占九州吉凶，一力士占一州。砍之復生，其州有福，創者州伯有病；積一歲不復生者，其州必亡。禹王歷東山之水，祀山神，不可殫述然水大略。大江出汶山，北江出曼山，南江出高山。高山在成都西，入海在長州南。浙江出三天子，都在其東，今錢塘江是也，在閩西北入海。餘暨南廬江，出三天子，都入江。彭澤西，淮水出餘山。餘山在朝陽、東義鄉西入海。淮浦北，湘水今出零陵，營道縣、陽湖山入江。漢水出鮒魚之山，嶓冢導漾皆東流於漢。潁水出少室山，入淮西鄆北，今鄆陵縣。潁川、汝水出天息山，西南入淮。極西北，涇水出長城，北山人渭。戲北，渭水出鳥鼠同穴山，東注河，入華陰。北沅水入東注江，入下雋西，合洞庭中。贛水出聶都東山，東北注江入於彭澤西。泗水出吳東，北而南，西南過湖陵，西而東南，注東海入淮陰北。肄水出臨晉，西南而東南注海，入番禺西。話分兩頭。東海之外，荒海中有個山，山無草木而焦乾炎熱，而高峙海中，激浪投在山上，水吸然而盡。晝晝夜夜也不知吸了多少，似熱鼎裡受酒汁一般。眾人不知以問伯益，伯益曰：「此山稟至陽以為質，故如此矣。」又潢水出桂陽西北山，東南注肄水，入敦浦西。洛水出洛西山，東北注河，入成臯之西。汾水出上窳北，而西南注河，入皮氏縣南。沁水出井陘山東，東南

注河，入懷東南。濟水出其山南，東絕鉅鹿澤，注於渤海，入齊瑯槐東北。東海中有方丈州，在海中心，方面各五千里，上面盡是群龍所萃。有金玉琉璃宮闕，是三天司命所治之處。有群仙不欲昇天的，皆在此州往來，受太玄生篆。時江妃、江婁、禹強、章亥也上朝三仙受符篆，見仙家數十萬在那裡栽種。禹王謂江妃等曰：

「此群仙種芝草也。」又潦水出衛臯東，東南注於渤海，入遼陽。漳水出山陽東，東注渤海，入章武南是也。總之，歸於東海之外，無底之谷而已。然大荒之東，極至鬼府山臂，沃焦山腳，巨洋海中升戴海日。蓋這扶桑山有個白玉雞，白玉雞鳴金雞便鳴，金雞鳴石雞也鳴，石雞鳴天下之雞悉皆鳴。潮水應此時而長，是東海之潮信也。禹王治水功成，乃祀於泰山，禪梁父玄圭、白璧，以告成功。還於羽山祀伯鯨，蓋父愆也。又乘轎車渡弱水，至北海外鍾山，祀上帝於北阿，歸大功於九天。這鍾山在北海之子地，隔弱水之北萬九千里，高萬三千里，上方七千里，周圍二萬里，生玉芝神草，上有金臺玉闕，皆元氣所含，天帝居治處也。天帝君總九天之維，貴極無比。祀畢乃歸見帝舜。帝舜乃命禹為大司空之職，居九官之首，真是地平天成，時雍風動。自舜崩後，禹受禪，從天下臣民之心，即位陽城，都於安邑，國號有夏。自貶帝而稱王道：「已德不及堯舜也。」禹為天子，鳳凰出於荊山，來儀於陽翟，有神龜負圖出於洛水，見靈文，遂以玄為瑞。故色尚黑，禮尚忠，牲用玄。命禹強、唐辰收天下精銅鑄為九鼎，命伯益圖天下神奸鬼物於其上，各以一鼎象一州之物。時有儀狄者，作旨酒，獻之於王。王飲之甘，曰：「後世必有酒而亡其國者。」遂疏儀狄而絕旨酒，懸器以招言曰：「告寡人道者，擊鼓；告事者，鐸；諭以義者，

鐘；語以憂者，磬；訟獄者，鼗。每日之中，士之獻言、民之告事者，王嘗一饋、十起、一沐、三握髮以應之。至善盛德，無間可議，乃大會諸侯於塗山。是夕忽大風，雷震雲中，甲馬千人，中有服金甲及鐵甲，不被甲者以紅絹抹額。禹問之，對曰：「此抹額，蓋武王之首，服皆佩刀，以為衛，乃海神來朝也。」天下諸侯執玉帛而朝者萬國，獨防風氏後期不至，討而戮之。復巡行九州。南巡濟乾江，有黃龍負舟，舟中人皆懼，嚎啕大哭。禹王見舟將覆，仰天歎曰：「吾受命於天，竭力而勞萬民，此天所以為我用也。夫生，寄也；死，歸也。何憂於龍馬？視龍猶蝮蛇矣。」言罷神色不變。須臾間龍俯首低尾而逝。禹王舟至岸，用車駕巡行，復遍返於徐楊之間。見途行數罪人，帶纍而走，下車泣之。左右曰：「罪人不順道而犯法，王何為痛之？」禹王曰：「堯舜之民，皆以堯舜之心為心；寡人為君，民各自心其心。是以痛之。」

後人鍾伯敬贊曰：

於赫神禹，紹平中天。盛衰之間，難為繼焉。當彼湯湯，帝用皇皇。父職之曠，生民之殃。天將治乎，先有苦患。如人欲亨，始於憂難。憂苦之情，心事用惺。患難之至，聖焉所寧。惟帝知王，惟王協帝。不愛其身，用平其世。雖不已私，不遭於疵。思幻妖奇，莫或近之。足盡九州，德行四海。聲溢華夷，道貫無外。乃歉躬修，乃益受勒。工瞽庶士，昌言則求。視民之傷，逾己之疚。謂民之漓，皆亡之咎。此謂大聖，此謂至明。於戲往矣！天平地成。

禹王在位二十有七年。時天雨金三日，東巡狩，崩於會稽，葬於會稽之山，是為藏禹之禹穴，與四川生禹之禹穴相去萬里。後人不知，以為兩誤，非也。禹王既葬之後，伯益避位於箕山，政歸於嗣子啟。啟王幼時，父去外治水，母塗山氏善教之以德。及禹王平了水土，相帝舜，論道經邦。啟又得聞那堯舜相傳，來執中精一之旨。所以啟王也執敬欽承，以述前德，人心允服。伯益雖從禹治水，他只專火政，兼識神物，後來相禹，又只七年。啟既自明而又繼聖，年長望重，天下同仰。伯益又率天下臣民共推戴之，啟不得已，乃受天命，承父即夏王位，是為家天下。然炎帝以來，子承父位已有之，非始於夏也。但至此時，所謂天下民各以其心為心者，自滋以後日益甚矣！此亦世運之自然，聖人亦有所不得已也。啟王既即位，封伯益於箕山，自坐鈞臺而享諸侯，兼奏韶夏之樂，以舜子商均為賓。堯子丹朱，舜即位時已守唐祀了。此時丹朱已死，故啟王獨賓商均矣。後人看到丹朱、商均之不有天下，與夏子孫相繼而有天下，不覺淒然有感。

鍾伯敬有詩歎之曰：

禪受心源易見無，唐虞與夏不相如。

早知醜桀傾民社，何以初生不肖兒？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卻說神禹以臣紹君，啟王以子繼父，皆當中天未遠盛治之世。然盛炎之餘，陰肅所伏。元年丁亥，鈞臺之會諸侯。九州之牧與各國之君長皆來朝會，獨有扈氏之國君不至。有扈國者，今鳳陽府九嶽地是也。九牧請伐之，啟王曰：「我先王之德，被於四海。其洽於人，何等久遠！然在塗山之會，諸侯防風氏不至，先王戮之。先王之德自信足以化天下也，故可以戮防風。今寡人之德，不自知，足被天下否。或者德不足而致侮，未可知也。有扈氏不至，寡人之罪也。乃用兵力，其何以承先王？寡人將自伐。」於是增修德政者，三年天下大治。有扈氏他哪裡肯服，仍不奉正朔，不修人紀，不勤民事，亂綱瀆常，虐民不道。善言化之，不遷禮法，誠之愈甚。九牧萬國同請伐之。是為三年己丑秋月，啟王乃命興六師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同行。師渡孟門，逾梁山，陳於甘之野。乃召六師而誓之曰：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，天用剿絕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罰。左不攻於左，汝不共命；右不攻於右，汝不共命；御非其馬之正，汝不共命。用命，賞於祖；不用命，戮於社，予則孥戮汝。誓師已畢，發調兵將鼓行而西。有扈民飛報知。有扈氏君曰敖奇。敖奇統猛士六百、頑民九千，驅毒獸當前陣，堅車在後。馬披介，人貫甲，奮其兇殘而拒王師。夏王之六師雖共七萬五千人，皆是太平之民，久不曾戰爭。蓋自涿鹿之後，黃帝堯、舜、禹純用德化，征伐罕舉。有苗之征，

禹用禹強、唐辰等神將制之，今皆為神去矣。又禹之車法，用奚仲為車正，御無失軌。今奚仲亦已棄世，伯益已老，未嘗從征，皋契、垂均俱薨，獨有雍州牧與四鄉在師旅督陣。兼之民力不勇，民心非昔，鼓竭而氣不揚，令申而志不壯。當日扶風氏之國君臺喻，太昊之後也，將前師；上卿太宰庭兆，皋陶之子也，將前右師；貳卿少宰子昭明，契之子也，將後左師；貳師少尉蒼連，蒼舒之子，將後右師。啟王自與雍州牧、後稷之子姬榮璽，將後師。兩陣成列，敖奇之群驅毒獸殺進。扶風氏之民與有扈氏地近，素畏扈之威，又遇這毒獸衝向前來，馬亂又覆，士卒各自四奔，前師敗績。庭兆率左師接戰，猛獸傷其銳將，只得環車而守。共工桓率右師奮武擊寇，後貳師相助，與之大戰。自午及酉，彼此互傷，也不能勝他。王乃戒後師堅壘，下令命五將按陣勿戰。敖奇之民亦折半，乃引兵還。共工桓曰：「有扈兵可復擊也。」王曰：「不可。吾地非淺，民非寡也。今茲不能勝他，是吾之德薄而教化不善也，何以復追？」為子昭明進曰：「前師之潰，臺喻用兵之失律也；士卒之傷，師帥習練之不善也。」盍懲二人以警其群？王曰：「吾自燔刑而不瑜於德，致士志不相理信，故取敗也。與諸將何干？」遂班師，息於蒲之虞都，祀帝舜焉。斂兵戢威戒嚴，琴瑟不張，鐘鼓不擊。坐不重席，食不二味。尊德而尚功，悔過而哀民。於是六師之兵將感而不怠，敝而益張，個個奮勇願戰。乃復誓師，分部嚴行疾驅而前。命共工桓曰：「猛獸不怕刀槍，只怕金鼓，你可發金鼓以驚毒獸。」命子昭明日：「你可設旌旗以招為降順之人。」有扈氏之群，望旗而解。毒獸聞金鼓之聲，莫不反奔躡頑民。頑民猛士大驚，解甲而伏道左，願投降者三千人。其餘忿鬥不服者，啟王下令

曰：「此不服者，皆惡民也，眾擊殺之。」遂滅有扈之國，散其所降之人，擒敖奇以歸。乃告成功於先王禹之廟。四年庚寅，立五廟，大禘黃帝，郊天祀鯀。下了一個筮，筮得吉。命秩宗之官、益之長子曰：「大廉祭九鼎於昆吾之溪。」乃遷之於陽翟，陽翟即今之禹州鈞臺在焉，蓋四方之中也。啟王以便四方諸侯朝會，遂定都焉。乃采玉於荆山，復見鳳凰，因起鳳凰之臺，今址猶在。遂至箕山之陽，以享伯益。封泰室之山而禪少室，中原千百國諸皆來述職。東封泰山。觀天下民風，采民間謠歌。享青、兗二州之牧，朝東方之諸侯，行賞罰。事畢，遂南巡徐、楊，渡湘水，駐蒼梧之山，祀帝舜於其陽，祀商均於其陰。蒼梧之中，有不庭之山，有淵四方，北旁名少和之淵，南旁名從淵，帝舜沐浴的所在。話說兩頭。當時巴村裡人為小忿相爭，兩人聞得啟王至，乃聚訟請斷於王。王命士師孟涂往聽之，孟涂心上打想，我不曉得他兩人哪個勝，哪個負，只見其衣血便即執之。巴人驚服，遂封孟涂丹陽之丹山，是為司神。王至大荒西南，聞得天衢上有穆穆之音。有一天人下降，以聞於王，王上之三嬪焉。天人發音於天穆之野，為九辨九歌。王遂張樂，歌九辨九歌而為九招，同於舜韶。遂返岷山，逾荆山，祀大華於大樂之野。騎九代馬，乘三層兩龍雲蓋，左手操羽幢，右手操玉環，佩玉璜，在太運山北。是時有禱機之子武觀，乘王南狩，他便作亂於西。王識他作亂，命共工桓擒之。武觀與共工桓鬥上半日，共工桓賣弄一個槍法，敗陣而走。武觀趕來，被共工桓回身擒之。捉見啟王，王命放之於西河。武觀心懷不忿，煽惑西河之民以叛。王命卿士彭伯壽率師討之，武觀率西河民與伯壽戰於西河之北。伯壽力大萬重，武觀大駭，撥馬奔走。伯壽追而擒之，乃歸命。

遂不封，使之治途，令戒城往來，不使留。王乃歸陽翟，會北方之諸侯。遂封恒山，玄王立牝，告成功焉。是時，天不愆地不變。雨暢時，若水旱，不知五穀蕃盛，民生日遂。庶政無苛，訟獄易理。用是，君安於上，士和於朝，民嬉於野，真好個承平天下，還是虞夏初際太平景象。卻由啟王一念時時敬謹，清心寡慾，不好淫酗，故天下宴如。世界若長似此也，不消想唐虞矣！豈可得哉？

後人鍾伯敬贊曰：

黃唐虞夏，心則維同。一敬承之，是為執中。在天之極，在心之則。帝以則天，王以協德。猗與啟王，象賢之首。繼體伊何，遽雲不又。是知象賢，難於舉賢。求賢在人，兩作惟全。天孤念禹，特龐其祐。其父枉勞，子將若補。苦於厥身，樂於後人。何道之道？千古而仍。

啟王丁亥踐祚，庚寅巡狩天下。凡歷四載，至甲午歲，乃歸告成。明年乙未，遂崩，在位九年。是時子昭明為大司徒，攝行政事，與天下臣民奉啟王之嗣子太康。為三年喪，召天下諸侯會葬啟王於箕山之陰。乃以戊戌歲為元年，立太康嗣夏王位。太康之立，始未知政事，盡委之司徒、太宰等官。遂自恬逸，不習政事。十六年之外，漸為佚樂，又不理政事。司徒等驟諫曰：

「主上不理朝事，不治國政，而專於佚樂，敗亡之端也。」太康不是，懼大臣卿士繩規苦切。他便設了一計，把諸賢善俱遣開去，免他諫諍。乃遣子照明歸國於商，是為有商氏，其地即今之商丘也。遣太宰庭兆歸國

於陶，是為有陶氏，其地則今洪洞陶村者是也。遣雍州牧姬榮璽歸國雍州，實封於郃，後為有周氏，今西安武功縣地是也。遣伯益長子大廉歸國於郟，終養伯益焉。諸老成賢善大半遣去。所留親近者，共工桓為大宰，蒼連為太尉，益之次子若木為少宰，而以啟王所獲西河之叛臣武觀為少尉。桓不曉治道，連無大節，若木僅守無術，亦不親幸。而武觀巧佞梟鷲的人，只一味順從太康縱欲，全無半言道及政事。太康深信聽之，武觀又引用他同心的實沈之玄孫稔林、卷章之庶支會孫放窮，與他一路的讒邪在太康左右。自是太康所為，只有人開導他佚欲，再無半個諫阻他不是矣。忽思量當時儀狄作酒，我禹王飲而甘之，遂疏去儀狄。我禹王卻不會受用。乃復召儀狄之子迷陽作酒。命稔林選國中女，增了許多妃嬪，至於五十餘人。命放窮求天下良犬，養善搏雀的鷹鷂。苛下民增置馬匹、飾兵革、具旌旗、文章。太康謂侍臣道：「我於今日改俱已完備，可以快樂飲酒了。」共工桓道：「太平無事，正好快樂。」太康遂與共工桓等酣飲於別宮下，罕得窺其面。時當十二年戊戌歲、元月元日，設起大宴。命迷陽司宴，道：「你的想是好過儀狄手上的，才恁的好味，若我禹王在，今吃了你這酒，也是喜歡的。」於是太康自與共工桓、蒼連、武觀、稔林、放窮等互相勸酬也。不論君臣之節，也不識觥籌之數，只是痛飲不休。共工桓等吃得耳熱面赤，各個酗酒，俱只是贊揚太康聖神有道。若木在坐，獨默然無言。武觀諷若木曰：「今我王神聖如此，與群臣會合，相得如此，爾獨無一言贊稱，是何道理？」若木從容答曰：「我聞先王設叢鋒，命士傳言，庶人謗，未聞聖人欲人贊稱也。依汝此言，將以我王為無道乎？」武觀含怒曰：「然則汝以為無道乎？」若木無可言，遂引

去不復與眾同飲。大康等嬉樂無厭，國事盡廢。天下諸侯來朝者，俱不理。百姓來訟獄者，積簡成山也不問。又命放窮司女訪得扶風氏之女，最善歌舞，遂選扶風氏之女曳鸞為歌。長歌細聲以侑酒，夜則相攜宿了別宮。二月將半，九州牧擊鼓陳事，乃一出朝，便發放天下諸侯歸。乃命武觀問訟獄，皆以好惡妄斷。民間有一人孤行，被二人劫去財物。武觀謂不合孤行，而重罰其一人。市民有凌大楚之流人者，武觀謂流人不合遠來擾亂此地。民有買酒不與貨賣酒人厲之者，武觀謂賣酒人不合責貨而吝酒。民有少年私通鄰人之大婦者，武觀謂少年通大婦正合大婦愛，不合不欲，重責婦家。民有父與弟鬥而助父責其弟者，武觀謂不合助惡，反抵罪。是非斷案俱如此煩，而無一人不罰。富的罰出車馬、金帛、子女，貧者罰出力役，工作不止。夏民大怨。太康又不以宮中為樂，乃命放窮齊車馬犬鷹，整六師大畋於冀之野。召有窮國之君后羿，這羿不是唐堯時之羿，因如羿善射，故名之曰后羿，會獵於管涔之山。羿為人神勇奇技，生得身長丈五，一手舉千斤，射發無不中。太康見他有這手段，大喜。召使后羿扈從還都，待后羿甚厚。后羿見太康終日飲酒，不理政事，與其臣下道：「王上待我恩擢不次，我蒙厚恩，思有以報君王。今君王聽彼好佞，全不以天下為念，異日身危國亡，天下人也道我后羿共是一個諂媚之邁。我后羿卻也是個大丈夫，做事也要出人頭地，使天下人懼仰，豈同他一輩小人行徑？不如私自逃往別方，不回有窮國，免他來尋。過了幾年，看他如何？然後輔他成個好人主，豈不為妙？」乃躍平朔國四耳神馬，游於三島。見兩三個龐眉人在島上弈棋，羿問之曰：「吾島上辟谷人也，今日相逢實有夙緣。」羿不知其為仙，求食焉。龐眉人以仙棗啖之，經

歲不饑。遂潛行弱水，水不溺。后羿思：「弱水一根頭髮也載不起，如何我游泳自在？必是仙棗所致。」遂游十洲，至三苗國東，到不死國。於圓丘不死樹上彩得不死之藥，以歸。這不死藥不是后羿自曉得去彩它，在玉山得遇西王母，西王母教他不死國有這不死葉。又東海中有祖州山之不死草，故羿彩得之。往返凡行一十三萬餘里，經二王而後歸夏都。當時太康命人至有窮召后羿，俱說他游於海外去了。大康以羿週年不歸，消息杳然，是必死了。命其五臣歸有窮氏之國，輔羿子以待封。忽於十五年丙申之九月得羿歸，太康大喜，問以海外之事。加封羿為冀州牧，賜彤弓素增，得專征伐，使輔國政。君臣正好相得，不意重煙在洞，烈風能進。只為太康原寵的是武觀，那奸諛小人見了后羿得寵，使生妒忌，日夜向太康身旁閒言冷語，譖后羿。言后羿自道他才藝功能天下第一，神聖之人如何不作天子？太康遂怒奪羿權職，放之歸有窮國，道：「汝要作天子的人，豈是我的臣下？」羿不知因甚事放他歸有窮國。矢志辭朝，快快命車北行。甫經緜山，武觀又謀使共工桓等追殺之。羿大怒，射殺前驅一將，棄車乘四耳神馬飛奔歸國。羿之臣子有窮子淮、武羅伯等迎至管涔山，歸有窮之國，當山西句注山下，羿憤怒欲殺武觀諸人。武羅伯曰：「吾聞有天下之德者，能忍天下之垢，具天下之大才者，經天下之大難。而後功成而名益彰。今君不欲忍難，將不欲成功乎？臣向在夏國，已知君不容於朝矣。況武觀為人內險而外邪，危夏國者，必此人也。然夏國，夫滅彼必先亡邪，固不可久也。今君之年，福方盛，宜修德以待時，乃與武觀一匹夫爭而自棄其無涯之業乎？」羿納其言曰：「子言良是也。」乃忍忿自修吁國，北方諸侯皆賢之。且說這太康既屏后羿，自居國

中。三年又起高樓，造畫堂、增修宮院，日以土木勞民力，民愈怨厭。妃嬪日舊，重命稔林選之，卿士庶人家嬌幼良女以充幸御，卿士皆怨。又逼收舊臣奚仲之子、吉尤之女以為婢，而故家抱恨。武觀查得有窮后羿新得戎女嫦娥，色絕天下，他去奏知太康道：「必得嫦娥，天下子女不足道也。」太康大悅，封后羿幽州之地，而求嫦娥。羿不肯，武羅伯等勸之曰：「麗人者，國之賊也；專寵者，家之賊也；縱欲者，身之賊也。失三賊而得幽州，何慮而不為？」羿性剛，頗能割愛，遂受地而遺嫦娥。嫦娥性巧而貞，好淨潔，內惡太康之鳩拙，外懼后羿之得地。心中道：「我后羿貪地忘情，不如驀地裡去。」竊羿不死之藥，不饑之珠而逃。藥與珠既竊過手了，遂借應龍之馬，駕羿車至半路，忽然體健身輕，乃釋車乘馬飛行而南走萬餘里，過蒼梧之山，祀於帝舜之妃。遇一婦人，人身豹尾，曰：「我教羿採不死之藥，正助汝今日成仙之資。」嫦娥拜問老媽何名？曰：「吾西王母也。」遂去。乃奔大荒之南，日月之山。山有二岩焉，日岩多暖，月岩多涼。嫦娥性喜清涼，心愛這個所在，著實幽雅。我今已不須飲食，不如在此終身，乃構石為宮於月岩而居之。旁有大娑婆樹，有玉兔，不知此便是月宮。遂為月宮之神。

太康既不得嫦娥，武觀又譖言，此乃后羿之計，太康遂遣使奪羿幽州之封。后羿怒激，欲與兵攻太康。武羅伯等力諫曰：「夫大舟不驚千鈞，乃能行江海；深淵不溢驟雨，乃能經久旱。今人君一命之乘，而臣遽怒焉，何以成天下之器乎？」羿勉強而止。太康又居二年，每出獵於縣山、紫金山等地，不為快意，復欲召后羿出遊海外，左右力阻而止。又遍派士民出具車馬，士

民不能給則罪，眾怨愈深。放窮乃導太康六師南游，貴戚舊臣諫，不聽。初太康之弟，啟王之庶子五人，曰仲康、曰叔成、曰季升、曰少閼、曰少容，五子皆賢。啟王不能奪嫡，不敢愛也。群臣輔政者，亦不超舉而立仲康，以底於敗。當太康之五年，老臣去國，五子苦諫太康。太康惡其不便已也，分封仲康、叔成於衛。後十年中，三子在內者屢諫太康之過，太康怒之，皆依仲康、叔成而居。五子遂奉其母俱在衛地，久無由見太康。聞太康南游，遂俱至於河，朝太康，諫以歸國修治，無田無荒。太康怒，以為敗福，又悉逐之。遂渡河，召雍、豫二州之諸侯會，獵於洛水之表，四閱月而不歸。陽翟之士民謀亂，有窮羿聞之，率其徒眾千餘人來定有夏。有夏之舊臣吉光等家率士民迎羿，遂據夏都。取武觀及共工桓、蒼連、稔林、放窮、迷陽等之妻子，盡殺之。搜太康之宮中，而殺曳鸞。羿將收太康之宮嬪，而害其宗族親戚。是時，武羅伯、子崔伯、熊勿須等輔守有窮舊國，未從來。叔龍、賓圍在行，急諫曰：「夏王雖不道，天下未盡離也。其惡未播持，群小惑之耳。今君定其亂而迎之歸，去其左右之奸則可。乃遂淫其宮闔，害及君親，天下其肯服乎？」羿然其言。於是率有夏之民迎太康於河，將取武觀諸人，盡殺之，乃歸太康。時太康聞變，疾速率師還河，不敢渡。太康命群下，誰能過河觀變者？武觀以讓共工桓曰：「桓可去。」桓讓蒼連曰：「連可去。」人人相讓，俱不肯去。太康乃怒曰：「汝等俱是貪生怕死。」命拈鬬，蒼連拈鬬，當往。乃命蒼連往，蒼連又不肯往，遂殺蒼連。共工桓曰：「王此來，皆武觀、放窮所主也，何不使武觀率前師渡海？使放窮修禮往問羿乎？」太康從之。武觀憤恨，以拳擊共工桓，傷鼻流血，桓摳武觀左目。太康怒甚，欲殺武

觀。武觀不得已，率師渡河，使放窮先問羿師。羿積忿正滿，恨不速到平諸奸。遂執放窮，數其罪斬為三截，而攻武觀。武觀飛馬而奔，羿追射殺之。取其屍，斧戕為九截，棄之河。遣叔龍渡河迎太康，共工桓等聞武觀等已斬，大懼，奏言不可渡河，恐羿是計。太康不聽，共工等遂劫太康以西奔。是時，衛地五子聞變，奉母渡河以從太康。五子親御母，行途之次，發其哀怨之懷，作為五歌。其一歌曰：皇祖有訓：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。予視天下愚夫愚婦，一能勝予。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。不見是圖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其二歌曰：訓有之：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其三歌曰：惟披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。乃底滅亡。其四歌曰：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。荒墜厥緒，覆宗絕祀。其五歌曰：嗚呼曷歸？予懷之悲。萬姓仇予，予將疇依？鬱陶乎予心，顏厚有忸怩。弗慎厥德，雖悔可追？時太康二十一年戊午歲元月也，五子奉母至於汭水，以待太康。太康西奔，遂還油水，見啟妃與五子，始相持泣下。是時，從獵之諸侯在豫州者，皆散去，各保境土。太康遂奔雍州，依有邰之姬桀璽，而居夏陽，即今之西安韓城也，背梁山向蒲津，以為都。太康凶，五子之悲歌亦感動悔過，放共工桓，而殺迷陽、稔林。內用五子，外任姬桀璽。復召子昭明等為輔，乃得自存桀璽，率西方之諸侯，奉而朝之。既而豫方之諸侯亦來。又五年之外，東巡而居汴河之間，以會諸侯，建都城於陽夏，即今之開封府太康縣是也。太康外都九年，而隕於陽夏。前後在位二十九年，殞年為丙寅。太康無嗣，五子者，執兄之喪盡哀，為不得守其社稷，不

敢告於諸侯。豫方諸侯多半來會。西方雍州牧姬桀已薨，其子嗣位有郃之國者，姬叔望亦率西方數諸侯來會。遂會葬太康於睢水之陰，太康既葬，五子營墓旁之郊而居。諸侯子昭明等皆憐五子之賢，有推戴之意矣。但不識後來竟立何人繼夏國之祀，且聽下文再說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當時羿迎太康於河。遣叔龍迎太康，意在盡除他左右佞人。不意佞人知覺，連太康都不得來。其實太康還可以為善，只當初用人差了，沒奈何，權不由己，只得西奔。幸得五子從兄，雍牧扶君，一悌一忠，方才扶得太康復寓位九年。那有窮氏羿聞叔龍反命，太康不歸，只得自引眾歸翟陽，便欲白為天子。叔龍、賓圉力諫曰：「天子者，天所命也。其任至重非可欲之物也。昔榆岡失政，而讓堯，堯不受。天下諸侯崇之，不得已而受。堯傳天下，不以與子，訪許由而讓之，許由不受，惡堯之言，謂為污耳，乃洗耳於潁上之水。遇巢父問之，洗耳何也？許由曰：『至仁者不聞暴聲，至潔者不聆塵情。今堯以天下讓我，吾惡其聲，且情之在耳也，將洗之。』」巢父曰：「噫夫！聲之暴者自不來干至仁，情之塵者自不干人。至潔，今來而干者，子之仁與？潔為未至也，所以囿之也，尚能洗乎？毋污吾牛口。」遂策牛而飲於其上流。乃讓於舜，舜避之不得，乃不得已而受之。惟禹王亦然。獨啟王以子受命，然亦天下之所歸。且禹王之功德洋溢宇宙，宜百世承之。然今王稍失馭，而臣叛民離，即如此矣。天下豈宜欲者乎？今王雖然失社稷，天下猶知其王也。天下既不我崇，而王本在，安得自為？願君為夏攝政，以待之，來則退居。有窮不來，則撫其人民，用其財賦，以和諸侯，庶有當也。」羿納其言，遣叔送太康之妃嬪還太康，便探太康動靜。叔龍行渡河，太康時已西奔矣。叔

龍追至夏陽，致命還上妃嬪。太康大喜，慰勞叔龍再三，會西方之諸侯而後歸。謂后羿曰：「夏道猶未衰，天氣在西，而西方之牧長皆和而上恭，方盛氣也，厲之反為不祥。君無志焉！」后羿嘿從其說。乃施恩於夏民，免其出車具馬，而民喜矣！士之來見者，謙已敬禮接之，而士喜矣！又召伯熊、勿髡來與叔龍、賓圉分遣四路，聘問各國之諸侯，而諸侯喜矣！當太康在河南九年間，羿亦勉為政令九年。年年思量自為天子，只是當不得，四賢遞相諫勸也。因羿原有一段剛氣英風，故亦能從善正。如劣馬有了王良，不由不善，只怕失轡矣。太康既隕，羿又欲自為天子，伯熊曰：「自三皇以來，未聞自稱帝王者。以理揆之，亦未有自稱帝王而可得長久者。」勿髡曰：「共工之盛也，而女媧殺之。蚩尤之猛也，而軒轅殺之。斯亦不道者之明證也。」叔龍曰：「即無論其理，但受天命，亦天下人推戴耳！豈可自為？」賓圉曰：「天下之得，固自有道，苟能來之，不求天子而自至者也。」羿曰「何以能來之？」賓圉曰：「但視天下之人心所在而從之，則人心來。人心來，則天命亦終必來，不必速致也。」羿曰：「然但何以從人心？」四賢皆曰：「今天下諸侯皆賢啟王之五子，欲推立仲康。今方居喪，君正當及諸侯未舉之時，先以禮迎仲康歸國繼夏。則天下諸侯服吾君之高，諒吾君前此之為，皆不獲已之行，志在救民無私意也。今君若不行，諸侯必行之。以仲康之賢，率天下之諸侯而討吾君。吾君雖勇，其將何之？若乃自王，是速天下之兵也。若為義舉，則天下之士民皆歸心吾君。而吾君今日不王，後必大矣。此機斷不可失也。」后羿乃從其議，使伯熊、勿髡弔太康，而迎仲康。仲康欲不從，兩賢極陳懇惓之情，上表奏曰：先王之在舊國也，誤用寵恤，施及遠

臣。遠臣惟是感懼集中，弗能承休犬馬之情，願自窮也。不謂遠臣無祿，用獲譴於先王之左右，尚懼頭領。以歸冀北，其幸甚矣！豈其人叛天變？遠臣區區下情，欲代先王輯寧邦甸，而正大位。乃奔至於河上，迎先王。先王過慮下臣之逆，而不歸，遠臣遂獲大惡之播於天下。遠臣日夜腐心無策，可從天地，迷蒙不能自明，於茲九年矣！然唧唧犬馬，日夜望主之歸里也。不謂先王遂爾遐棄，蒙污苦志，遂無皎時，為慕仲公之賢，遂遣走僕，致以極忱。下臣匍匐執策於河，以待公駕。若其不往，下臣不敢復立於天下矣。走僕請自勁於公前，以明下臣之心。且下臣不得於先王而願效力於公，五廟如故，九鼎未移，公獨不欲續先王之勛，光皇祖之祀，即忍於下臣，其何忍於祖宗乎？仲康覽奏，歔歔泣下。伯熊等亦泣下，仲康之四弟亦泣下。於是四弟勸仲康曰：「看來羿之使臣，其賢者也，必能終兄之世乎！兄念皇祖之宗祀與舊邦，當行。」伯熊等又告於豫方諸侯子昭明等，昭明等俱勸仲康行。仲康待終期年之喪，乃嗣太康，留和闕、少容居守陽夏，自與叔成、季升告於諸侯以行。子昭明率商國之眾，太廉率邾國之眾，從伯熊等擁仲康渡河。伯熊先使人報羿，請羿自臨河以迎，擁歸夏都。時丁卯之冬也。

仲康至都，先陳退讓之義於諸侯。諸侯固請，乃告於五廟，會中北近國之諸侯於鈞臺，即夏王位。以戊辰為元年，禘黃帝而郊大禹。命后羿為相，子昭明仍大司徒，太廉為太宗伯，是為三公佐政。是時，有東方嶧山之國胤侯者，修其德政，名揚青、兗，威服東夷，來朝於王。王察其能而且忠，遂封為青州牧，留輔政都中，為九卿之長，官至司馬，攬六師，主征伐。胤侯者，高

辛氏庶子、叔豹之後也，承仲康王之寵命，遂竭心委身，盡忠輔治。王又以弟叔成為朕虞季，升為秩宗，舉重該之後孫句曲司土，扶登氏之子希和典樂，祝鳩氏之裔孫牛倕司農，召庭兆之子起桃為土師，若木為納言，而吉光仍為車正，其胤侯為九卿。羿臣在都者，伯熊、勿髡、叔龍、賓圉，王俱命為元士。王又封弟少閼於夏陽，少容於陽夏，並祀太康。而賜命於姬桀璽國中舊臣，善者，皆復其祿。隱處之賢人訪舉之，使從政；貧窮之小民，斬蠲免其貢賦。督農舉公，恤老賑之，惠鰥矜寡，夏道稍稍興復。王雖得羿數載，識羿終是不軌之臣，實內憚其奸雄。故雖使之為相，實把大權托寄諸臣，而胤侯尤倚任之，皆以陰制羿也。誰知那有窮羿雄心莫展，逸氣難收，如獅子受繫，虎豹駕車真是屈抑不住，始悔恨無及，乃怨四賢。熊伯曰：「夫龍之欲雨，取水於池，而池不患其無水；日月大明，群星先光，而星不患乎無光。何者？大者既得，小者自存。今夏王有位，君正不得獨柄兵權耳。然賢君在上，賢臣在下，君為首相，上輔君德，而下總百僚，庶務各舉，士興民順，何樂如之？而反憂也，即池水星光，使第靳其私，能如雨之澍澤周洽，日月之洞照萬國乎？及雨而池自溢，曉而天自光，亦何損於池與星也？」賓圉曰：「豈特無損而已，且有其增君。若自專天下，諸侯所不臣也。今則諸侯之長矣，天下之士所不歸也。令則為士民所來矣，夏王之家，有妣之親所恨也。今則相親矣，上親下來，四方推長，增孰大焉！」勿髡曰：「毋問其增矣！先得其安，方池之水三月不雨，能無涸乎？寸光之星，長夜不曉，能有明乎？蓋自圖其小者，暫快其私而大禍隨之。共全其大者，大禍已集，小私不計可矣。」叔龍曰：「既安矣，且逸也，不糾補而上無闕，不張皇

而下岡虞矣！是龍為使而池坐享其成，日為而星不必用，其力也，君又何憂而弗樂乎？」四臣婉轉譬設，羿終不快於心，且只得悶悶度日。心計陰度不能無為，乃別用左右聯諸侯之可交者。時有羲和者，堯時造歷之羲和，二氏是其祖，蓋以官為氏世職司天也，向居安邑，封國在澤。太康失國之後，二氏司天之職不舉，一以沉湎酗酒為事，漸聚頑民，結邪黨，害良民。仲康王既立，亦不來朝，召之亦不至。王命起桃往誥之，使改惡戒酗，修職奉上。羲和等迷迷醉罵王使，王忍之。至三年庚午秋九月，合朔日有食之，既而羲和不知。又辰星宜在厲伯，乃逆行遠。又大火芒角為異，』亦不顧，只是飲酒。王又命土師起桃往召之，羲和慌忙集眾，曰：

「王召我乃不祥之兆。」遂據國以叛。起桃見他叛亂，空歸有夏，請仲康王率師去伐之。羲和乃用北狄人勾回之計，遣兩好人涿真、詐猛人夏都，叩相羿。又遣多奸人連結北狄、東夷相助為亂。北狄中便有始均之後白狄、窮奇之後黑狄，約許從亂。東夷中便有九黎之餘種獻夷、風夷、黃夷、乾夷，約許從亂。俱有奸人回報。那二奸來叩見羿，羿正在閒坐，只恨無事，忽得羲和姦宄，羿猛喜，忙閉上府門，帶進二奸人宮中，詳問來由。二奸陳說上項事情，又獻重寶曰：「願求太宰為輔，國王緩發兵；或是太宰作內應，外兵來，推尊太宰為天子；或太宰自提六師一同行事。」羿大喜，許約。二人使去。二奸歸澤國報命，羲和大喜，豪飲。集眾欲霸冀方，滅夏后矣。且說這夏王仲康，已命胤侯密偵得奸黨事情了。胤侯請速速趁夷狄未集，先發制人。王從之，即命胤侯具車整師。羿卻來言於王曰：「羲和本不叛，不必勞民動眾。」王知其情，乃曰：「羲和事微耳，寡人久不事軍旅，將遊獵焉，姑集師。」胤侯已集

師矣，羿知王欲討羲和，』忙來言於王曰：「羲和即叛，易為耳，不必六師。臣請自提偏師往，為君王討之。」王乃曰：「惡，國相朕之腹心也，一日不得則身不安，若之何其可以投夷狄也？」羿俱塞口，不得其辭。只得暗點起家奴，欲待賊來便為內應。不想胤侯請命，即日興師而去。那邊賊情事，東夷還未動身，北狄動身尚未到內邊，奸計早被內臣知覺。又去痛哭流涕，諫阻羿，羿怒曰：「爾今知有夏王而已，吾今乃知爾之久賣吾也。」四賢頓首瀝血，不能自明，亦不敢見於王。商議曰：「君之子港賢，不如夜奔還有窮國。哭告子灌及武羅伯，或可圖也。」話說羿已先著左右小人來通知子灌，教鹿興兵合北狄兵以助羲和。武羅伯者，灌之師傅也，常教灌以忠孝之道，聽見這話驚得遍體汗出。羅伯謂灌曰：「乃君何至興叛逆之念，此事萬無一叫。灌涕泣曰：「有死而已，不敢從父命也。」兩人正在苦情處，只見四賢飛馬奔來，越發可駭。六人相告相訴，痛哭而已。羅伯曰：「吾輩事君，欲君仁賢，不圖至有今日。」伯熊曰：「距河之舉，今日之事，固可前知，但吾輩不宜濡人唾沫於最始耳。」叔龍曰：「當時，太康王實是不道，民怨天怒，似可行權。今日主明臣合，此事卻為不得。」勿髡曰：「當時亦非極致，只爾謾為，以至今日。吾輩早不能爭，又不能去，無一可者也。」賓圉曰：「當復奈何？事夏王則得罪於吾君，事君則不聽其言，將為道路之殫乎？」子淮泣曰：「夫子及四先主願自愛，留以興明王，童則旦夕禍至，待鐵鉞而已。」武羅伯曰：「公子如死，吾獨生乎？」伯熊等計議曰：「不如將相國所遣來細人幽而殺之，只當作那人路上有失，不曾到國。國中俱只作不知，則上不得罪於君，下不得罪於親矣。又自遣人偵探賊情，看賊若

得勝，吾等奔而避之。賊若敗，則無害也。」子濯大喜曰：「此計最妙，是可全得君親之誼矣！」遂從其計，將細人誘入幽奧處一棒一槌打殺了。自選真正家人，前去澤潞河東境上，打聽羲和等反亂和胤侯征討的事。且說胤侯奉命北討，乃是九月十五日。點起六師，留一師與王自守都城。胤侯自將一師為中軍，分令起桃一師為前軍，若木一師為後軍，吉光一師為左軍。舉蒲民犁氏之才子架木為元士，將一師為右軍，一同告廟起行。乃作誓師之辭，告於眾曰：嗟！予有眾，聖有謨訓，明征定保，先王克謹天戒，神人克有常憲。百官修輔，厥後惟明。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。惟時羲和，顛覆厥德。沉亂於酒，畔官離次，做擾天紀，遐棄厥司。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於房。羲和若罔聞知，白干天誅。政典曰：

「先時者，殺無赦；不及時者，殺無赦。」今予以爾有眾，奉將天罰，尚其欽承威命，同力王室。火炎昆岡，玉石俱焚。天吏逸德，烈於猛火。殲厥渠魁。脅從罔治，舊染污俗，咸與維新。嗚呼！威克厥愛，允有濟愛，克厥威，允罔功。其爾眾士懋戒哉！誓師既畢，即日張旗擊鼓，疾趨而北。不數日，兵到澤國城，羲和等還在醉鄉臺上飲酒。聞得軍師驟至，越加多飲幾十杯，與亡死生之事全然不管。平日同他吃酒的許多上將，只見數人，其餘抽身溜去。平日與他同生同死的，到了此時便不顧主公了，只除是醉倒了的走不動，大家還歪似纏。謀臣句回卻善飲不醉，力請點兵出戰。羲和昏醉的說：「守他何為？他那沒量的人，請他進來，一個一個醉死他。」句回無奈，只得獨自出到城下，呼喊城裡城外守城。那城內外民人，也都平日學得羲和慣吃幾杯酒兒，大半在醉夢裡，聽得這等，皆狂呼笑叫，東倒西歪，口裡只說：「拿來拿來，殺了殺了。」各拿槍刀來

共守城。惟有帳外守門的兩個力士，一個叫獨蠹，一個叫陶斯，各能手舉千鈞，射穿九札。當日大呼喊出戰時，全無人捉他。他二人走到醉鄉臺下，聞兵車出戰，羲和等誇說好，不消車馬，只消伊兩個人便掃盡他了。二人苦勸不聽，反扯住二人勸酒餞行。又叫每個人都來勸他二人各一觥，道：「吃醉了膽壯力強，好殺人。」臺上還有二三十個醉漢，一個勸一大觥，兩人被勸到二三十大觥，也成兩個醉漢了。兩個帶了酒出來，把百姓中招了些平日酗酒撒潑、無賴、賭錢、偷婦人的，四五千多個醉漢，各拿刀斧狂呼出城。王師整陣森然，這幾個逕跑去陣前廝戰。胤侯登樓車一望，見了如此，不覺失笑。便傳令前師稍退，那些醉漢見王師退，一發高興。亂舞亂撞，衝向前來。誘得那伙醉漢進陣內，乃麾左右師俱前四面圍繞，把賊包在陣內。賊咆哮，亂砍馬擊人，右將架木覷得兩大漢殺人，一刀一個，卻也勇猛，乃獨蠹、陶斯也。先發二矢，射殺兩大漢。獨蠹、陶斯也醉不提防，應弦而倒。其餘都嘖哇亂叫。王師三面驅車一蹂，五千多人皆作馬下紅泥了。王師但聞得都作一道酒氣，方知都是醉漢。胤侯側然曰：「嗟乎！愚民之至於此也，殺此何為？之意也，惟主是得則可。」乃下令五將，但逢醉民來戰，縛，不許射刺。擒生者，上賞；傷者，次之；殺死者，不敘其功。乃命師伐石樓山石，堆積城下。起桃率銳士乘城而進，架木用大斧斬門而入。王師遂入澤國。起桃知城中路，引兵圍住醉鄉臺，將羲和等盡擒縛了。羲和還不曉得王師已至，道：「主人不是避客的，何勞用縛？」酒聲胡卷。其各眾將又拿城中亂鬥的頑民，兇暴酒徒都擒了，不殺一人。其餘窮民不醉來歸的，稽首哀訴，胤侯令盡發羲和所聚酒賑給之。其牛羊等肴菜之具以享亡卒，其金帛粟米以為

軍中需用。將擒住的酗徒七八十人緊緊縛了，徒他酒醒悔罪。順命者赦之，不順者俱俘獻於王請命。惟羲和氏乃澤國之君，亂道害民之主，待酒一醒，已知城已破，已被擒。乃大呼曰：「酒誤人。」胤侯命手下人，將來剮剝碎割了，單留一頭懸北門外，以示北來助惡之敵。那北狄二種二萬餘人，咆哮來助。賊到城下乃是十八日，王師先一日已破城了。北狄見了懸頭，號令大驚。踣躅城下，進退無計。但聞大鼓聲動，一大隊王師出自習西門，乃士師起桃前軍也；鼓聲大動，一大隊王師出自西門，乃車正吉光左軍也；鼓聲大震，又一大隊王師出自東門，乃元士架木右軍也。北狄無車，酋長每人騎一馬，眾卒在地腳跑又無陣法。見了王師旌旗整肅，戈甲鮮明，鼓角淵闐，將卒勇壯，平日的大膽今都嚇小了，腳下亂跑起來。王師三面驅車躡殺，那些韃狗只有抱頭要跑，再沒有回頭看一看的。王師追趕上，要砍就砍了，要擒就擒了。但王師是車兵，走得不疾，只殺得他一二千韃狗，擒了他三四千，其餘只竄出陣就走了。胤侯也不令人趕他。北狄既去，收兵入城。便將羲和氏首，並生擒酗徒不知悔罪的三百人，並韃狗終不順義的一千餘人，俱俘解人夏都，獻於夏王。其餘酗徒，酒醒了，便叫爺叫娘的，叫饒命的，叫不關我事的，叫沒奈何的，俱赦罪放了，責令務農。其餘韃狗，磕頭叫饒命，俱斬了他右手，誡他殺人也，俱放去了。那邊東夷還不知這邊已經敗了，正在點齊夷丁動身。胤侯本國人來報知，胤侯即令移師東行，五日而至兗方。東夷已來，胤侯令若木後師先去，伏於陶山。自率四師陳於肥野，以待四夷。四夷各一萬丁，奮勇持凶前來犯。九月二十七日，戰於肥野。畎夷自左來，吉光左師伐之；風夷自右來，架木右師伐之；乾夷自中來，起桃前師伐

之；黃夷自中右來，胤侯自督中車伐之。鼓聲震處，八軍合戰。四夷盔甲不備，車器不全，王師殺四夷頗多。只是四夷兇頑強建，死戰不退。當日，自辰至午，大戰不決。殺得黃霧迷天，黑雲罩地。十萬人喊聲如一，四十里鳥鵲無飛。胤侯按轡而歎曰：「嗟乎！此徒殘民耳，善陣不戰。吾不善陣至於如此，雖勝賊也，無補吾民，況未勝乎？」正欲傳令止師，戰甚，不可止。忽然一陣烏雲從西而東，有白龍三，蜿蜒於雲中，怒而張鱗，大灑冰雹。王師悉於車上下，間用草蔽之，傷者不十分之一。四夷無蔽，傷者大半。胤侯正欲止兵而無由，得這一陣雨雹，四夷方退。恰是胤侯恤民之善心、引罪之仁言，所以感動於天而得此也。

後人余季岳贊之曰：

一言回天，熒惑退纏。區區宋君，尚復能然。況乎仁者，念全斯世。於戲胤侯，先得此意。腥風天昏，黃塵日迷。猛夫當此，豈問蒼黎？王德念民，欲之大定。我罪罔功，反賊厥命。天帝聞之，怒龍奮鱗。保我善類，驅彼獸群。嗟乎天人，機詎容忽。慘彼榮封，樂杜萬國。

四夷退去二三里，乃紮草木，搭牛皮帳，各自團聚歇息。侯侯大軍亦不追趕，只環車為營，待雹雨止，令將士飲食安息，循問戰陣上死傷的。乃與三將議計明日用兵之策。右將榮木計曰：「吾觀東方四夷，皆視吠夷為行止，吾大兵分與之鬥，是猶與獸格也，其傷實多。不若合大兵疾趨而前，專攻吠夷，吠夷必敗。吠夷既敗，則三夷自遁矣。然後乘之，可全勝也。」胤侯從

計，當夜止營。次早廿八日開營，集師環車為陣，鼓行而從，直薄吠夷，圍住團帳。吠夷未防，擒殺吠夷大半。三夷見吠夷敗，果皆拔帳奔走，王師逐之至於陶山。胤侯登車樓而望三夷，擊大鼙搖大旗以為號。若木見旗號，一軍從陶山中出，截斷三夷走路。三夷大慌，乃倒旗下車，投戈列地，稽首順命胤侯乃命繫其三夷酋長與吠夷之酋長，而悉赦其群從，使之歸東方。戒之曰：「爾等歸，別立國君，來朝於王。庶免大征，今且縱爾，是吾王之仁也。」眾稽首謝命而去。胤侯班師，以四方之酋長歸，振旅而還於夏都。王命太廉迎勞之於東郊。胤侯等五將斂土、韜戈、釋甲而入朝。王大享之，勞功益封以迎。乃告廟，獻俘，斬四夷之長。將前所俘擒，除酗徒已發遣外，將那些韃狗，擇其最兇惡者，斬之。餘皆刖其足，使為杵臼之奴。乃大享士卒，論功行賞，吊死醫傷。散兵歸農，散馬歸牧，收器械入庫。舉國公卿士民朝拜慶賀，歡天喜地。惟有國相羿，心中惕然不勝駭愕悸怵。又悔恨自己奸謀黨惡之事，惟恐人知，因此心不自寧，意思俱不快，便設法要辭相位，歸有窮國去。仲康王又恐他歸國興謀，只好用好情意、好禮貌、好辭色款留住他。賢哉王！此其所以能維持禍亂也。

後人馮猶龍贊之曰：

賢哉仲康！當時不然。禍之方張，而能遏焉。如攜崩志，如支墜天。不震不驚，不忘不愆。牧虎於國，馴鷹於樊。既令之柔，又俾之全。淺人惡奸，必獲己意。意不可如，遂自求斃。不伸己意，不盡人情。溫

容正思，乃集乃寧。與儉人居，薄德者敗。仲也吾歸，反茲是戒。

且說羿當日遣細人歸國，被乃子淮用伯熊等計殺了，又只用不知。羿又望不見回報。隨後只見胤侯軍中殺了羲和，頭解來報績了。羿生怕羲和活來，指扳出奸黨事情，便不好了，喜得殺了。來所擒酗徒中，有主謀的句回，合謀的涿真、咋猛三個。奸黨之情，羿怕三人指出。先請於王，要勘閱酗徒，王從之。羿遂得抽出三人，名為勘問，帶人相府。句回等曰：「相國須救我。」羿曰：「我自有計，較方便汝等。」賜之美酒，酒中下了毒藥。三人只說羿是好意，放心濺飲，一醉而死了。又請王盡殺諸酗徒，王不從。乃又請擇最兇頑者殺之，而將其餘悉劓鼻斷舌，竄之南荒。王乃從之。羿又遣家人打聽本國子臣消息，問道：「飛口何兩番人歸國不見回報。」子淮等道：「並無有人來，想是路上撞見游兵殺了。」家人回，都報說與羿。羿心方喜。自忖道：「喜得兩番人不曾到兒子身邊，若到了，時今日事敗，好不醜也。」卻不知那賢臣孝子，遇著凶主頑父，亦自有行權之妙。羿既喜教子為奸之事，未有人知，又知得四臣下落，俱奔在乃子處。羲和既敗，羿在夏都不安。要去，又被王婉留不得去，心中既憂悸惶惑，左右又無一人談話寬解，大謀又不得就，前日用細人，卻俱不中用了。心想：「只得再請四臣來。」正欲遣人去時，本國已自有人來了。更來子淮已遣父家人去後，武羅伯便道：「該敬遣人去問伯熊等四人道：『君既知吾等在此，亦須遣人去問安請罪。』」因此淮敬使人致辭問安，武羅伯亦然。伯熊四人則致辭，自陳前罪，請命。三使一行來到相府，后羿大喜。即命使再去慰諭，羅

伯，子濯善守國，請伯熊等四人俱來。四人商議行止，勿髡曰：「吁！國奸謀不可藥也，不如無往。」賓圉曰：「天下無棄父就子而堅執不用父命之理，不往則當他奔。」叔龍曰：「他奔則必仕於諸侯，誰不知我四人為元士者？若君復以王命來召，我敢不來乎？又何國我容？來則何以復見於君？不如往也。幸或悔過，可以復新，天下之幸也。」伯熊曰：「復新終難，悔亦終變。但幸其萬一救其半而可矣！要之，吾輩始食其德，半而違之，君自悔反，吾猶自堅，其如初何？」於是子濯、羅伯又俱來勸駕。四人只得別了羅伯、子濯，取道南來再見羿。泣陳虔愴，羿亦惻然相慰。舊君臣缺月再圓，又復相得，乃復引朝於王。王大悅，命四人仍為元士，加錫命王田。是時，仲康王三年冬十二月，子昭明薨，王命其子相士奉喪，葬祭為三年。喪之後，便嗣高侯位於有商國。四年辛未元月，王遂以胤侯之功德，命以為大司馬，次於羿、太廉而為三公。以元士桀木為司馬，列於九卿。五六年中，太廉薨，若木卒。王封太廉之於歸邨，封若木之子於費，遂為費氏。七年，羿薦其臣武羅伯於朝，王使人聘之，以來與語，大悅。遂列九卿之末。羅伯既見用於王朝，悉心委身，竭忠王室，亡順王命，下調羿志。與伯熊等時時陳說，規正后羿。所以終仲康之世，羿勉修相職，五賢之力也。五賢既賢，又得仲康王盡道，親賢遠奸，羿只一人孤立，無黨不能逞志。又錫后羿山川、土田、章服、寶貝，極其渾厚，羿亦不忍逞也。仲康王之為君也，內剛而外柔，英明而渾厚。杜絕小人，寸隙不得人。推誠君子，賢士願效命。蓋初經苦難，勞心焦思，備知民故、國是、君道、治法，所以能振長策而彌奸黨，杜熊行之志。又能保功勳而崇敬禮，全上下之交。所以終其世，群賢相維，孤雄

自輯。總之，王之賢所致也。但仲康王雖能制羿，亦知羿終必有變，王心日度，天命苟佑，以待其自斃，使王久享天位。羿亦當終身臣節而已，不意夏后氏該有禍亂，羿不該有善終。才得君臣泰交，民起於凋瘵，國近於完固，天下可望太平，諸侯多來朝會。而王遽崩矣。哀哉！是於有三年庚辰八月也。后羿、胤侯等奉王之子相為二年喪。今諸侯葬王於荊山之陰。喪事未寧，忽然兗方諸侯來報，說東夷又來作亂。未知是何情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東夷有九種，乃是少昊時，九夷亂禮，高陽氏除之，遺孽散漫在東方，漸漸繁盛，各為一類，互相救應，是為九夷：曰畎夷、曰於夷、曰方夷、曰黃夷、曰白夷、曰赤夷、曰玄夷、曰風夷、曰陽夷。前仲康王三年，作亂助羲和者，正是畎夷、於夷、黃夷、風夷，擒最盛的，四種已被胤侯所破，誅夷其四酋長。是後，頗來朝貢。但犬羊之性，終不可馴。畎夷酋長嚇仲，又最兇暴。聞得夏王已崩，就要泄前恨。率眾九萬一同西行，攻城蹂田，殺人搶貨。東方諸侯不能拒敵。羿欲自往征之，胤侯恐其兵柄人手，遂有變異。乃謂羿曰：

「國相者，天下之重，非必其武威也。今王少國危，百官總己以聽，方在太宰，奈何舍夫重而輕是圖？且各有司存。昔者羲和之役，予在司馬，不煩國相。今先王甫世，敢亂章乎？桀木具在，可辨寇也。」羿不能盾語。乃令司馬桀木率三軍，以元士伯熊、勿髡輔之，往御九夷。臨行，胤侯囑以勿浪戰，勿過殺，勿遠追，善察進止，萬全而動。桀木凜承嚴師東行。是年壬午，王師二十七日次於長原，以待九夷。至十六日早，九夷大喊，連天飛奔而來。二三十里外，便聞腥氣；二三十里內，但見黃塵，不見車馬。桀木與二士登高望寇，令軍中齊擊大鼙以止九夷。九夷聞之，果止。乃漸見紛紛旗槍，簇簇事馬。九夷名為一簌，嘖嘖嚷嚷，喟喟嘵嘵。勿髡請擇軍中知九夷者，欲以堅車銳士往觀之。桀木曰：

「不必往觀，彼即自來。」乃令三軍堅壁掩鼓以待賊。

須臾，賊夷之一簌咆哮前來，叩營廝戰，多是手持大刀，披髮乘馬，如北胡之狀。柴木識之，指與二士曰：「此風夷也，好乘馬用刀。」那風夷逞勇突陣，不能得進。指營罵詈而去。須臾，又一簌來，多是手持大斧，半步年騎，土面金毛，不甚剽急，乃黃夷也。來到且指且罵，良久乃去。須臾，又一簌來，多是步丁，手持板斧，乃於夷也。前來跳腳指手罵著要戰，王師俱只寂然不動。須臾，又一簌夷丁，高車長槍大旗而來。柴木曰：「此猱夷來矣。」近視乖然，遂擁車抵營，大罵要決戰。王師中將士人人請戰，柴木俱不許，只堅守營陣。猱夷奮罵逾時，乃稍退。四夷遂陣於半里之中，其五夷尚遠。柴木問二士曰：「以子之見，為何如？」伯熊曰：「予觀風夷剽，黃夷重，乾夷狠，猱夷盛。剽者，吾當以重制之；重者，吾當以疾擊之，狠者，吾當遠制之；盛者，吾當中破之。」勿髡曰：「予觀風夷用騎運刀，吾當以堅車長戰制之；黃夷亦似於夷步也，惟強弓勁弩射之乃可；猱夷之眾非用步武，短兵與之林戰，營戰未易破也。」柴木曰：「予昔陶山之役，先破此夷。諸夷盡奔，今可復平。」伯熊曰：「未見其可。陶山之役，彼眾不及我。今過倍於我，毋狃勝也。」勿髡曰：「彼眾我寡，惟有夜擊之耳。」柴木曰：「以夜劫人，非王者之師。吾且待其氣惰，聲罪而討，見難則退。」乃戒三軍飽食。日午望四夷之頂上，煙氣緩散，士馬倦怠，車騎雜置。伯熊曰：「可矣！」柴木令選堅車二百乘，介馬用堅忍，選鋒二千人，各執長戟立車上，三千人披甲持斧從車下，以伐風夷。令選革車百乘，介馬用輕便，選鋒執快槍者一千人立車上，執矛、盾者二千人立車下，以伐黃夷。令選輕車五十乘，用巧士五百人持弓弩居上，捷卒一千人持矛、盾居下，以伐

於夷。令選猛而無恥之卒千人，一隊居前，堅車良馬四百乘居後，猛士四千持大刀闊斧居上，而步卒三千持短刀從之，以伐畎夷。四部既齊，乃開壁而出。四夷望見，各振凶勇，咆哮踴躍而來。柴木坐壘門，擊大鼓，四部並進，大戰於長源。四夷雖眾，各被所制，風夷先敗，黃夷、於夷亦敗，獨畎夷堅鬥。時已近暮，柴木令勿髡領右軍之餘，多旗鼓而東追三夷，使毋復來。令伯熊領左軍之餘，雜車馬落，以遮畎夷，使不得去。乃分止四部，遠綴畎夷。畎夷不知何故，權且止息以望他夷，他夷不至。夜既昏矣，畎夷欲遁。左軍遮道，右軍搖旗擊鼓而返。畎夷不敢東，遂引而南。王師四面從之，柴木夜令三千矯捷步卒，各持短兵，待四面並攻，畎夷兵亂。又令步卒間入畎夷營，登其車，制其御，砍其馬，畎夷大敗。柴木於夜又令矯捷善匿伏步卒二千七百人，持鼓角，挾短刃，每三百人為一隊，入九夷宮。九隊互相引誘，賊出即伏，賊人即起。於是黑地裡九夷彼此相遇，皆以為天兵至也。自相鬥戰，殺傷無數。夜至五更，王師乘之。九夷氣敗，驚悸而潰。遂斬畎夷之長，擒黃夷、白夷之長與夷土三千人以歸，振旅還都，賞功享土。羿、胤侯等以八月上旬，代王世子告廟獻俘。明年癸未，王世子相服、關公卿奉以祠祭先王，告於祖廟，以十月朔即王位。又明年甲申，胤侯薨，封其子歸國。夏后相不能操政，大權悉歸於羿。仲康王所用勛舊老臣，皆使歸國。權成、季升皆屏歸陽夏。羿遂引用歸己之人人布列卿士之位。柴木憂之，上疏致政而雲隱於嵩山。後相乃用倖臣數人，日排遣為樂。倖臣又導後相役人民，興土木，起樓臺，廣妃嬪。眾民有怨，羿乃使人撫恤饑苦，私收民心。武羅伯欲諫，後相倖臣蔽之。後相不出聽政，羿又遷羅伯為秩宗。庶士之歸羿

者，皆令羅伯待而養之，以收士心。諸侯來朝者，厚待之，歲遣人聘問，以收諸侯心。士民既歸，諸侯亦喜，惟商國子氏、有郃姬氏、洪洞陶氏、有仍氏、有鬲氏、斟鄩氏等，心忠王室者各興隱憂，亦莫可奈何。武羅伯在內，亦只得宛轉調停而已。羿又以久處王朝，未施威武，年年雖有田獵，只是常規，未得暢意，乃欲大彰功績。因東夷雖敗去，終不來朝，羿乃召其子灌來與武羅伯等同守夏都，而躬攬六師，假王命東征九夷師，次於膠水。九夷之眾集於敖山，羿善射而不知兵，欲自往擊夷。伯熊、勿髡在軍諫曰：「遠兵自疲，須養其氣。且王師不當賊下，不仰攻，軍之制也。今夷據山險，須待其下山擊之。豈可自往？」羿不聽，領前軍馳至敖山之下。九夷皆樹木柵而守，夷長立木柵之上以望羿軍。羿於車上覷，直發三矢，連射殺三酋長，矢皆貫其眉心。夷人大驚，皆不敢立柵上，俱走下柵，用目於柵隙中窺羿。羿又貫三矢，連殺三夷人於柵隙中，皆矢貫窺柵之目。夷人大駭，呼以為神，遂人人持盾不敢復窺柵。羿率軍攻柵，夷人從柵中遠遠擬矢亂射而出，傷羿軍頗多。羿猶待夷出頭，夷守固不出。日已暮，夷中謀士貉隆謂六夷之長曰：「天夜則射不可施，何不分兵一半從山後出，攻彼本營。將一半乘高攻下，彼必敗也。九夷從之。以一夷守柵，分四夷出山。其四夷開柵殺下。夫暗中，羿射不能擇人，四夷遂殺羿之前軍殆盡。羿之御與車馬皆失，羿獨力用渾鐵長矛於重圍中，殺夷人數百，突路步走歸本營。本營被四夷圍攻，得伯熊、勿髡等督諸軍固守，未破，羿從外殺開重圍進宮。又整了車馬，率了將士，殺將出來，四夷方退。九夷夜聚議曰：「羿勇非常，射更如神，難與敵也。」貉隆曰：「此去不遠，有靈山之野，一人勇而善射，可以敵羿，何不請

來相助？」夷長從計，連夜去請那人來。那人姓逢名蒙，生得身長丈二，力舉千鈞挽五百石弓，有善射之名，實不及羿。夷使請逢來，九夷見之，大喜，謂有此人何患哉？遂尊為上客。明日使領前鋒，九夷從之來，陣於膠水之東。羿大怒，欲渡水而戰。伯熊曰：「彼師眾，不可渡也，不如隔水而陣，以觀其變。羿乃陣於膠水之西。羿登車樓而觀，但見夷兵牙門開處，有一大漢，皮冠布袍，不似夷人。須臾，乘車而出，張大弓，注矢西向望羿陣。高叫有窮羿爾來，我射爾兩紅心，爾何故欺我東方人？」羿笑曰：「此必非九夷中人，乃下車樓，亦乘車出牙門，臨水隔二百餘步，向東岸，與大漢相去二百餘步。高聲問大漢曰：「爾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東海勇士逢蒙爾，不聞之乎？」羿笑曰：「我當初追射九日，走東海外至扶桑暘谷，遍遊十洲三島，往返數萬里，見了多少奇禽、異獸、神魚、怪鱉，但不聞爾，豈在海穴中藏耶？」逢蒙大怒，扳弓一箭，正射羿眉心，羿全不動色，輕用二指拈住箭頭。逢蒙大驚，駐弓不敢動。只見羿二指拈逢蒙箭，呼逢蒙曰：「爾欲與我比射乎？」逢蒙心怯，只得作硬語，應聲曰：

「然。」羿曰：「爾能接我箭乎？」蒙實不能，只得應聲曰：「不知也。」羿曰：「爾伸掌，吾拋爾的箭還爾在中指無名盡處，爾勿驚也。」羿蒙伸掌，羿二指拈原箭，隔水望逢蒙一插，插在羿蒙中指、無名指縫間盡處，掌一毫不傷。逢蒙大驚曰：「神人也。」又問羿曰：「君還能接我箭乎？」羿曰：「可。」逢蒙又一箭正射羿人中，羿微微仰唇，輕輕一咬，咬住箭鏃在四門齒之間。又手持原箭呼，逢蒙曰：「再伸有甲之一指，吾還汝箭。」逢蒙豎一指，羿攥原箭從逢蒙指頂貫其尖甲，一水兩岸齊聲喝采道：「好神箭。」逢蒙曰：「更

能接乎？」羿曰：「可。」逢蒙又一箭正射羿胸膛，羿挺鞋帶上金蒜，迎箭一撞，撞得那箭倒飛過水，箭尾還撞著逢蒙胸膛。逢蒙投弓矢於水，歎曰：「吾空半生稱善射之名，今乃知天下有神射矣！」大呼，向羿曰：

「君之技，予知之矣。敢不拜下風？不識肯教人否？」

羿曰：「天下自無能求我教者，如有之，何愛吾道

哉？」逢蒙隔水下拜曰：「如弟子亦可學乎？」羿曰：

「可。」原來羿是個英雄漢，心最貪愛英雄，只一向不曾撞著。昨日敖山之下，前軍被九夷殺盡，無一人助羿同行，羿心暗恨我這樣人天下就無做伴的，安得幾個教作弟子常隨左右，豈至如此孤棲？因此今日一見逢蒙，表表出群，便心愛他了。又見他能射，故用意收服他。

見他連問，滿口應可。逢蒙大喜，來辭六夷之長。六夷長正看他二人對射完，見逢蒙來，一齊拜手躬身。逢蒙拔佩刀連斬三夷長頭，其餘大駭走去躲匿。逢蒙右手提刀，左手提三夷長頭，帶衣涉水，來到羿車下，擲刀置頭於地，曰：「此三夷長首，充弟子贄見之儀，叩馬而拜。羿大喜，下車引手，其登車入陣，取酒相勞，陳說生平，便為師弟。逢蒙又請為前鋒，率主師渡河，大破九夷。九夷識羿如神，又兼有逢蒙勇猛，望風奔逃。逢蒙引眾窮穴，並擒其三夷長以歸。九夷各怨貉隆，曰：

「貉隆薦得好人，自害自己。」九夷以後不敢復亂。羿遂振旅還都，以逢蒙為司馬。太平宴上大言曰：「吾不喜平九夷，喜得一逢蒙耳。」諸人皆賀，伯熊、勿髡獨默然不言。武羅伯、叔龍、賓圉見二士顏色不韻，宴罷，私問二士曰：「今日眾贊逢蒙，二子有異意，何也？」二士曰：「此吾所經目人心事也，安得與人同？」三人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吾君必墜此人之手。」三人大驚曰：「何為至此乎？」曰：「九夷之

君，極誠心置此人為將，亦何負於此人？徒來見吾君，未嘗不可。遂斬三夷長頭以來，忍心於此。彼於天地之間，又何愛焉？」三人憮然曰，「是也。」羿自是日與逢蒙為伍，出，則命之為御；射，則命之學；戰，則命之前；飲宴，則命之侍。逢蒙兇殘，羿以為勇。逢蒙剛意，羿以為忠。五賢患之。三年乙酉，東夷來朝，羿又使逢蒙答聘，曰：「非爾他人不能往也。」逢蒙慨然承命而行。五賢相顧曰：「無恥極矣！殺人之君，又往聘其國，忍而無恥，又何所不至乎？」乃其言於羿曰：

「逢蒙忍人也，吾君愛之，甚而親之，恐為後憂！」羿此時方有異圖，意已不在五子。蓋收牙爪的情濃，敬聖賢的心淡。聞五賢之言，掉首不顧。武羅伯於二三年間，得十餘賢士，薦之於羿。羿皆曰：「文禮之人，何所用之？只使廩食養之，庫序飾觀而可矣！」武羅伯數辭位要去，苦為子濯留之。伯熊等要去，羿又勉留之。不意逢蒙自東夷歸來，又收得一個狼人同來，乃有寒氏國君之子也，名浞。有寒之君，乃伯明之後，頗有明見。媵生此子，一見之，即擲於地，曰：「此神奸孽物，乳世之徒也。」棄之於野，七日不死，媵輩竊而養乏。既長，巧言令色，奇奸詭智，變詐百出，顛倒是非，引邪賊正，毀謗端士，讒譖善人，無所不至。有寒之君欲斬之，乃逃之東夷，便教東夷附羿，羿常時對逢蒙曰：「勇士，吾得汝，可助吾力矣。獨少一智士，可助吾謀者耳。」逢蒙聞此言在心，偶在東夷館中，忽有一人來謁，其人亦不高不大，不美不揚，卻是言語動盪，變化轉折。逢蒙說頭，他即道尾，逢蒙舉念，他即知心。逢蒙大喜，問則寒浞也。逢蒙曰：「子欲往中國乎？」曰：「中國有人用予，即有人不欲用予。」逢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太宰羿，此用予之人也。武羅

伯等五人，此不欲用予之人也。」逢蒙愕然，曰：「子神人也，但子度太宰必用五人乎？必用予乎？」浞曰：「若太宰之心，則必用我。」逢蒙笑曰：「此言信然，然子謂太宰何心？」浞曰：「此則不敢言也，司馬自知之。」逢蒙曰：「子謂予心欲子行乎？不欲子行乎？」浞曰：「欲我行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磁見鐵而收，氣相喻也；甑得釜而合，用相宜也。是以知之。」逢蒙笑曰：「子真神人也。」遂同寒浞歸見羿。羿與之言天下事，皆合羿心。羿大悅，置之左右。一日於密室獨與浞談事，因問浞曰：「子每言皆合予心，今予心有一大事，子測之。」浞曰：「何必測也，名實不相符，但力行之而已。」羿曰：「何謂不相符？」浞曰：「民歸君矣，士歸君矣，天下諸侯歸君矣，夷狄歸君矣，君不為天子誰當為天子者？而妣氏相屍君位於上，掛個空名，此真去而代之易易也。」羿曰：「從來有此理，有此事乎？」浞曰：「理隨時變，事以勢興。時勢可為則為之而已。」羿抵掌狂笑，曰：「快哉！得子吾大事可矣！但吾舊臣五人皆不欲也，何以處之？」浞曰：「君心將何以處臣？」羿曰：「吾將授以少宰之職。吾為天子，爾即為宰相矣！」浞曰：「君雖愛臣，爵臣，武羅伯必極爭，不合封臣官，君即佯怒而叱之，彼必定辭官去君。即許其去，君之子必請君留之使命。君之子與羅伯同居舊國，則羅伯遠去矣，彼四士者又必極爭不合遣。羅伯去君，若逐之，彼必事於諸侯，以與君抗。莫若先命四士並聘於東夷，置心腹人與之同行，勿使路逃。至東夷則密戒夷君，幽囚此四士。如此乃可遠異議而無殺賢士之名，此上策也。」羿大喜曰：「佈置妙密，如此真吾相也。」遂先假王命遣伯熊等四士聘於東夷。臨行，武羅伯餞之，心知不善也。愴然問四士

曰：「子等先往，何時返乎？」四人曰：「不知死所，但子亦不久行矣！」五人淒然，流淚而別。

後人觀至此，哭而贊之曰：

悲夫五賢，生彼窮國。復窮其君，則惟悖德。直道何施？正色何立？四十年間，朝夕岌岌。食不背義，顯不忘恩。私門之人，公忠且存。爾辭溫如，爾詣純如，爾心焚如，爾命屯如。久詣深情，烈烈羅伯，其難師光，觸鋒於賊。四士冥冥，天地無明，本有同心，甘焉九京。

四士既行，見東夷君。夷君聽羿之命，遂將四士囚於東夷。羿即於夏朝，命寒浞為少宰，掌司徒事。武羅伯曰：「噫嘻！四賢之去，正為今日也。夫司徒者，掌那教之官。而可以夷方收穫行乞之餘，父兄所棄之讒邪。子弟處之乎！」即日，致位求去。子濯亦力言於羿曰：「君之用逢蒙也，眾賢非之。今又用浞，內外文武，盡信奸邪，宗祀其能久乎？」羿怒，叱之。濯泣請留羅伯，羿喝曰：「使之與爾同去，守舊國，勿於此亂吾。」濯依依不忍行，羿命左右逐之。濯慟哭而去，遇浞於門。濯指浞面罵曰：「讒賊，喪吾家國也。」浞低應曰：「然。」濯與羅伯遂遙拜辭羿，並歸有窮國去。

後人鍾伯敬有七言二絕句，歎之曰：

賢士無名宇宙愁，況加驅逐與幽囚。

可憐五士三仁匹，陷入迷樓當宿瘤。

忠賢戀主自情高，逆背心乘亦枉勞。

那似當年舊司馬，碩人今隱在崧高。

此詩過責五士，言不當仕權門，又宜如榮木早去。然士窮無主，得主即事，季路、冉有且然。及既食其食，蒙其恩，又焉能不戀戀也。卻說五賢既去，夏國獨有三凶行事。三凶者，窮羿、寒浞、逢蒙也。浞雖蒙所引，而以計智反居重。三人合心，任意橫行。中原無復成世界矣！浞既為司徒，四方之士來者，俱先投浞。浞遂多收無賴漢子，密結機詐小人留養在都。乃教羿發國中倉廩以賑民，縱獄中囚徒以充役。諸侯宋朝的，厚之以弊。聘召天下諸侯，約他明歲來朝。探諸侯不順者，殺之；順者，便如此如此行事。明年，後相之四年丙戌也。諸侯來朝，不曾朝後相，俱先來朝羿。羿乃不引朝王，自置筵宴，大享諸侯，會議天下事。羿開言曰：

「予以王命致群公來此，實非為王一人，乃為天下大事也。今夏后氏衰，君王無道，子孫相承，安得賢者？子意不如用堯舜之法，擇群公中賢侯，眾心所願推為王者，以為天下之王，何如？」諸侯聞言，避席而逃者二十餘人。羿令止逃，眾諸侯知其意，乃佯言曰：「太宰之言正是當然，但不知何人最賢？惟太宰擇之。」新收無賴子做的司徒，寒浞便開言曰：「今天下之賢聖有德才者，孰如太宰乎？群公便當推以為天子，安置夏后相於他方。此萬世一時也。」眾舊臣如吉光者，與素附羿之諸侯，如有嫫氏等俱應聲曰：「然。」內中有剛正諸侯，如息侯、寒侯、邲侯三人，厲聲喝曰：「我眾諸侯議事，不在其位者，不謀其政。汝何等奸回小賊，敢妄

言天下大事耶！」羿大怒曰：「汝三人便欲橫行天下耶？」呼逢蒙擒出三侯，斬之。三侯大喊曰：「羿，汝萬世奸賊也。我等雖死，何慚？」眾侯懾懾，不敢有異言，便其推戴羿。羿自率逢蒙等人夏王宮，搜實貨。夏王聞變，計不知所出。羿見王曰：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當以無德讓有德。」夏王曰：「有德者誰？」羿曰：「今日眾諸侯所推戴的，便是有德。」夏王曰：「臣弑君，可乎？」羿曰：「我曰可。」於是留王妃嬪，獨趕夏王與後帶隨奴婢十餘人出。羿遂篡位，自登朝堂，受諸侯、百官、士民等朝賀。朝賀未畢，忽然一陣大黑風從空而來，卷帶無限砂土，撲人眼鼻，人人閉目掩面，良久，羿所立朝之地陷下，羿大驚退朝。且說這是千古賊臣篡位之始，如何天地不變？是日，荊山崩，天鼓鳴。夏都之中，則雌雞啼、狗人立、豕升樓、鰲登城，馬化為蛇人於井。羿膳中忽有生糞，殺其膳官，愈殺愈多，飯甌中忽蒸殺一小兒。後宮中，夜夜有鬼魅來魘。羿但立朝時，即有黑風旋復地陷。明日避之，另立一地，地又復陷。陷地遍於朝堂。乃役夏民別築城，鑿池，起朝堂、殿閣、樓臺。另於公卿家，選女為偽後；於士庶家，選士女為偽妃嬪。國用不足，厚斂苛責於民間。令民出酒菜、糧貨、肴饌、珍饈供日夜宴樂。賢士擯棄，凶徒皆得進用。於是諸侯臣民初喜其為天子者，今俱怨恨，復思有夏氏矣！新城新宮既成，羿人居之為樂。不月餘，妖怪百出，一如前舊。羿心惡之，遂棄陽翟而歸有窮之國，子灌、羅伯得復相見，但仍不用事賊羿之王也。寒浞為偽相，逢蒙為偽將，文武二人而促，猶專權柄。上下內外皆浞之人，浞又內通好於宮中，外洽情於國中，上誘羿於淫樂、荒游、遠征，下結逢蒙為心膂肝膽，以陰圖大事。後相五年丁亥，陽

城桑林，今之澤州地也，有羿虎之獸，縱橫食人。浞請羿大獵於桑林，搜尋羿虎。此羿虎生得似山中豬，而有巨牙大口，遍身皆鐵槍，人不敢近。羿謂逢蒙曰：「此吾師徒見技之時也，吾取左目，人縫不傷珠，爾取右目，何如？」那羿虎正張爪露牙，磕人而食。羿彎弧一矢，正中其左目。逢蒙一矢，亦中其右目。矢皆貫內，虎哮咆跳叫不止，眾軍又斧交加殺之。羿命取來觀之，左目目珠尚在，矢挨縫而進，右目則珠破矣。逢蒙駭服。本年有獬豸之神，能作惡風，壞民麥禾、田捨不止，莫可奈何。浞又備車馬、齊軍旅，請羿往征之，便示威於東方諸侯。羿喜，從之往見。獬豸之神，十丈之長，三畝之寬，團團扁扁，霍霍刺刺，風行數十里，飛砂走石，軍兵不能立。逢蒙獨立，縱矢一發，貫其咽喉。羿從後一矢，隨逢蒙之矢往插逢蒙之矢尾而進，逢蒙之矢盡破，而包羿之矢在中。逢蒙又駭服。明年戊子，有河伯使者出於洞庭，日食數十人，浞又請羿南征河伯，使者便示威於南方諸侯。羿又大喜，率三軍大獵於雲夢，浮於洞庭，搜於湘沅，得之，即巨龜也。爪甲嶙峋，目如雙燈，口如煙洞，五十步之外吸人而吞之。逢蒙曰：「此從何處射也？」羿曰：「此須從鼻竅貫於其目，內破其珠，不得決鼻竅而出目外。」羿射左，蒙射右，皆中而龜墜。眾軍取之，視左矢入鼻，孔圓不傷目，珠破於內而不見矢。右鼻微出血，目珠未破，入稍低也。逢蒙又駭服。己丑，有西戎大亂，乃，雕題之人，從崑崙之墟而來。浞又請羿示威西方，羿又大喜。西征，與雕題之人大戰於二華之野。其人身長二丈，板齒長牙，能食人，手持盾遮羿之矢。羿平生矢無虛發，見其可遮，便不射。雕題不見羿射，便稍放心，用盾障面，以目從盾竅中窺羿。羿發一矢，正從盾竅釘入雕題

之目，便不得脫。雕題跳跋於地，良久而死，地成一窪。逢蒙又大駭服。每浞安排引誘羿一番。皆中羿之意，羿喜而去。浞守國即竊通其宮中，外賂其臣役，使內外人人願浞為天子。又逢蒙每一番駭服，即有一番暗恨：「如何我技只不如他？若無了他，我便是天下第一人也。」心中隱隱有反噬之意，但無計能施耳。後相八年庚寅，猋獠之獸為害於雲中之野，浞又請獵之。窺逢蒙之心，竟有異者，遂先飲醉逢蒙，乃語之曰：「大司馬之射，可謂神矣。然每射輒不及主君，何也？」逢蒙乘醉而言曰：「恨多。」浞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恨多彼一人。」浞遂留蒙。待其醉，乃扶之，語曰：「子恨多彼一人，何不除之？」蒙愕然曰：「有是乎？吾醉宴言矣。」浞曰：「子盟誓，果真，吾教子，不然，則殺子。」蒙遂盟。浞乃教之曰：「獵而返，子先驅入城，待君於門，以箔自蔽而飲食，乃注矢立門側。吾出迎而醉君，子乃射斃君。子即收其外之兵，我則收其內之人，以待子入宮同樂於此也。況彼弑有夏之君，吾今弑彼，天下諸侯必無言不過，謂天道好，還矣！」逢蒙大喜而去。先驅導羿出自窮門，獵於雲中，射殺猋獠之獸，游逾月而還。師至窮門，逢蒙先人，浞引羿之家丁衛士出迎，先飲醉羿，乃擁護羿入窮門。將入天暮門側，暗中有人忽發一矢，貫羿喉。羿醉中失避。既中矢，猶能大呼，曰：「必逢蒙也。」回頭見浞，曰：「必是汝謀也。養奴僕者如是，悔不用五臣一子之言，致有今日。」遂自拔箭氣絕而死。後余季岳有詩笑之曰：窮國窮君擁大邦，生前通達豈如常？如何又向窮門死？更作窮神見夏王。窮邦窮兵死窮門，卻是生前一帝君。生前嚇奕奸天位，死後淒涼入典墳。原來羿待家眾素酷虐，內外皆喜。浞惡羿，跟浞來迎，羿者皆欲殺羿

者也。羿既死，逢蒙出城，收兵。浞與家眾入城，家眾遂將羿洗剔入鼎，烹為肉羹。時子灌、武羅伯在管涔山麓村居，不欲與國事。明日，浞使人召灌、羅伯來，而使逢蒙待之於窮門，與之羹曰：「此君之肉也，君子食羹而後入門。」灌悲泣曰：「君不聽賢人而用小人，故至此也。吾何用命哉？」拔佩刀誅逢蒙，不得，遇害而卒。羅伯大號曰：「君不親骨肉，故舊而用奸邪也，故至此。君與子死矣，吾何用命哉？」亦拔佩刀誅逢蒙，不得，遇害而死。浞聞之，乃召逢蒙引入宮，伏家眾，用毒酒。先出宮嬪美人備酒，酒酣，以毒酒進。蒙飲其毒酒，乃大醉而倒，呼家眾出擒殺之，曰：「此殺師弑君不義之人，令碎屍百段，以祭羿、灌、羅伯。」實以除二之患。曰：「皆逢蒙之謀也。」

後人鍾伯敬感歎之，而贊曰：

窮羿羹，逢蒙祭。生熟殊，一糜碎。當其始，何特異？已誼深，已恩至。一桓桓，上國使。下招攜，棄子弟。一望色，遽孚神。作之師，作之君。左經文，右緯武。豈祿輕，而可怒。骨肉離，故舊遺。養國士，是耶非。嗚呼！匪林邛令，安所用其琴心？匪魏無知，安所見其奇計？既負主於其賓，自殺師於其第。仁主之家可屠，恩王之身可殛。施者何隆？報者何極？苟去仁義而利之懷，則三才五教之常，又何所其用惜？嗚呼！

逢蒙既死，寒浞遂獨擁有窮之國都，代羿之王，用羿之貨，役羿之臣民，御羿之妻妾。明年而生子，曰豷。又明年而生子，曰豷。但不知後來結果如何，且聽下文再說。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夏后相之四年丙戌，賊羿既篡位，後相奔出，依商侯而居。相土儉樸，不能徇後相之欲，居二年，於六年戊子，又往青州，依同姓所分諸侯斟灌氏、斟鄩氏二國。後相不能自斂，稍稍結連東方諸侯。諸侯與二斟氏之國相親者，每共存濟之實，不能替後相有為也。當時羿性無疑，還可無事。今賊浞復篡，多疑殺人，逢蒙既誅，羅伯又歿，根株盡絕。聞後相稍自如，便起僭志。歲當壬寅，後相即位後之二十年，浞篡後十三年矣。浞所奸羿妻而生子名豷者，年十二矣。豷有神勇，實羿之遺腹子也，十五月而生，故浞以為己子。十歲力舉二千鈞，身長一丈五尺。十二歲，能陸地上獨乘舟用大木撐。蕩之戰，爭無敵，殺人如戲。過國有亂，豷盡殺之，遂封於過。又子澆，是為過澆。浞再生豷，是浞真子，便無力，仍有僭詐，是年九歲。當日浞在深宮中躊躇後相之事，豷從旁便說，何不殺之？浞遂令過澆統一軍突至二斟之國，先問斟灌氏何為停留後相。斟灌不服，遂殺之，以伐斟鄩氏。斟鄩氏集眾拒之於澠水，賊澆持三丈長、六百斤重渾鐵棒，擊沉斟鄩氏之舟，又殺其君，大敗其眾。遂窮二國滅之。尋得後相於土室，遂遇弑。相之後曰緡，有仍國君之女也，方有娠。乃自土牆下得破穴，從破穴得出於室之後，墜下還室，塞其穴，賊尋不見，後緡步逃歸有仍氏。後相舊宗臣姁靡向從相，適自外歸而相死。負相屍，埋之青丘，而奔有鬲氏。斟灌氏地，今壽光縣是也。斟鄩氏地，當昌邑縣是

也，舊史以商丘誤耳。有鬲氏地，當在高密縣，皆青州地。有仍國在豫方，當鞏縣地。後緡發既至有仍，不期年而生子，母緡泣曰：「勿如伊父，願為伊祖。」遂名之曰少康。少康方數歲，苦問母曰：「我父安在？」母泣而不言，懼泄也。有仍氏亦晦少康母子於荒村，戒勿言實，恐事泄，自取禍也。母緡種蔬而食，績繅而衣，守貞茹苦，艱難備至。及少康八歲，習見母勤苦而心傷之，求所以代苦者而不得。乃求於有仍之大夫家，願為之牧羊。月得米二斗，以助母。至十二歲，又為有仍之卿家牧羊，月得米三斗。母之兄弟俱見，而憐之，乃命之為牧正，司群馬之官也，歲有廩矣。少康十二，猶未知身從何來。苦懇問母，母見其謹重，乃泣言祖父根由，少康遂痛哭數十日。少康牧羊時，與群兒嬉，必自稱為王者，指使群兒為文武百官來朝己。群兒中有不服他使令者，必指使群兒擊之，那被擊的因詈少康曰：

「無父惡種。」少康輒歸，哭問母，母曰：「汝莫與人生事。」必泣而責誡之。牧牛時，又嘗與群豎集高岡，列班而嬉，輒曰：「吾異日為天子時，當以此岡為鈞臺。」後母聞而痛責之。既為牧正，遂修身執敬，求開黃、唐、虞、夏之典。故聞槃木隱於嵩山，遂往拜之為師，亦不言本身事。故槃木異之曰：「此童子有天子氣象，必帝王種也。」固詰問，知為後相子，相持大哭曰：「吾君有後矣？幸自愛，因教以典謨訓誥，並授以黃帝兵法。少康歸仍，又師事於河陽、陝東之間處，士者五人，父事於有仍之親族長者三人，以究心德治道陣法。於是稍稍起人疑。有仍氏懼禍，罷其牧正曰：「君不他往，將即見禍，不如走往別方。」少康泣別而去。過澆果使其偽將鹿椒領車百乘來問仍國，而索後相子。少康時年十五，丙辰歲也，已先挈母行矣。椒伐仍君，

仍君奔雍。椒遂滅仍，而窮兵代雍。是時，雍牧姬叔望已薨。子不窟，遂奔西戎。且說當日，少康與母扮村婦牧豎，攜奔而行至於河，不知南北東西，所宜適行。折草而筮之，首向西北。舉首一望，正見頂上一道黃色雲氣，向西北而行。河中一大魚躍而登於雲際。正躊躇間，大風一陣從東南來，吹少康母子不能立，遂急行登舟，乘風一息而渡河。少康思魚者化龍之象，或有濟乎？且魚音虞，虞以土德，王天下，尚黃黃。雲而魚，其適虞乎？遂奔於虞國。虞君姚思，商均之子也，賢仁而睿，能知人。見少康，知為天子之種，乃使之為庖正而隱之。居五年，虞君以二女妻之，封其食邑於綸，今平陽府，滎河縣是也。

後人馮猶龍有詩贊虞君曰：

堯時二女妻虞君，今即虞君二女孫。

一樣得人皆作帝，始知賢聖善知人。

又：

虞帝當年賤有鰥，於今夏后亦同觀。

寶總各選官人子，誰把孤寒別樣看？

時少康年二十。辛酉歲，既得妻二姚、食邑以奉母。壬戌，大姚生子名伯址，不育。癸亥，小姚生子名仲招，亦折。大姚復生子，是為季杼。少康在綸，有田一成，方十里。有眾一旅，方五百人。少康能因時盡地，生財節用，修德教人，溝洫蓄泄有道，而水旱不

侵。田獵修輯有時，而時獲無失。躬督農桑，而穀粟布帛有餘。蓄山林陂澤，而材木之用不能盡。是以邑中家給人足。又教民愛親敬長，養老慈幼，而人民大和。又以農隙率眾田獵，習射列陣，教戰法，而民知勇。四鄰之民皆慕之。寒浞是時久安長樂，亦不復覺察矣。少康負居小邑，日夜以復仇興祖之志自勵。乃遍步冀豫之間，訪賢士才人。至隃山之陽，得一處士，曰崇開，帝嚳之後，代國之族子也。國滅於浞，而避居山野。一人孤處，賣薪為食而隱，明道抱德，不與人立談。少康聞之，五謁之，九陳之，而後發言曰：「子行欲復仇，帝天下，而來問野人，何也？」少康驚駭，謝曰：「下邑細人，願求夫子性命之教，以毋枉生於世，如此而已。」崇開笑曰：「詐也。」結氣未伸，根脈未理，乃言性命，何也？」少康掩面泣而長跪曰：「所願奉教於夫子者，實為此也，而不敢言，夫子既知之，忍不復教之？」崇開曰：「夫得人者興，自用者亡，恃力者敗，用智者成。子先得人而後用智也。」少康曰：「得人，孰如夫子？願為弟子，奉夫子為師，聊居弟子敝邑中，以朝夕奉教焉。」遂備單草，置崇開坐，親御而歸綸，分舍而居之。請有虞之族為開納室焉。少康身執勞妻，執瑣而事開，日學於開，得明天地古今之道，治亂興亡之故，撫世治民之術。於是曠洞淵微，遂成聖德。二十九歲，庚午，子季杼八歲矣。性質明達，遂命就開從學。數年間，開又訪得漳淇間有處士，夫妻力作而隱。夫曰戴寧，妻曰女艾，仲康之舊臣也。女艾貌陋性貞，力能舉百鈞，口能辯智，能得人意中事。戴寧因家國亡滅，與妻蓄智，晦道隱淪河陰，心憤志切，未嘗不在夏后。無由用謀，一見崇開，遂夫妻挈子來歸少康。少康大悅。三人共議大事。崇開深明帝王之道，戴寧深

明世務之要。開能定大策，斷大疑。寧能入幽細，成秘計。少康能師開友寧，尊信力行。子季杼年十二便亦能守經行義，因變用知。師崇開策曰：「夫氣之盛者，外不能入也。而中必有瑕勢之重者，物不能攻也而已。必有貳巨蛇吸人，刀斧安能傷之？而細蜈害焉，人於其中故也。人之百智具，而恙屍攻心，麻瘋攻體，輒至於死，生於其中故也。夫生其中者，已難制，人其中者，功易成。子盍思之？」少康大悟，再拜而贊。乃問戴寧，曰：「子以為何如？」寧贊揚曰：「善哉！夫子之教也。界之勇，天下莫敵也，逢蒙入其中，則殺之。蒙之勇，天下莫敵也，浞入其中，則殺之。吾輩即不為蒙浞之道，能不用蒙浞之人，還圖蒙浞之人乎？今誠得二人，一謀過澆，一誘戈豷，使其兄弟競位，父子傷情。彼自殺其一，則可圖其二；自戕其二，則可攻其一矣。臣請與臣之妻女艾者奉命而謀澆，但須得一人誘豷耳。」季杼請行，少康曰：「堅子能無敗乎？」崇開曰：「是吾深知其能也，重於色，抑於氣，晦於面，明於志，結於口，運於意，必能之也。」少康大喜，依計而行。崇開謂寧曰：「吾聞先王之舊臣，曰靡者，忠勇可任。灌鄆之滅，彼必逃行，然必復至耳。子當率妻先往青州，會通靡，而後入過。」寧奉教。開又囑杼曰：「爾往戈，但親近。敬愛之。既愛矣，乃教之求親於浞，數數親浞。浞既親，乃訴說其兄，欲有滅弟之事，必有動息。而有以待艾與靡矣。」杼奉教。於是，少康多予戴寧、女艾餼幣，以席捲之。戴寧、女艾扮南國之賣席者以往。杼敝衣垢面，扮失家之童子以行。時少康之三十三歲，甲戌三月也，三人同行出冀境上分手。寧、艾二人擔席果資行計，杼則童子獨行。見長者則拜而問路，饑則泣而求飯於路人。人見杼柔善而言語伶

俐，多飲食之，引送之。不必資糧也。且說寧、艾先到青州，密訪問，姒靡在有鬲氏之國中為大人，行政事。戴寧稱舊戚而謁之，靡請入見。曰：「吾未嘗與子有知，子何故道與吾有舊戚？」寧請屏左右，乃曰：「吾與子有君親之至誼，寧直舊戚意者，君忘夏后之君乎？」靡垂涕而言曰：「嗟乎！力不逮耳，何日忘之？」寧曰：「有不為耳，曷力不逮？」靡曰：「雖為，無所用也。舊王已死，夏國已亡，今將三十年矣！王死亦十餘年。雖為，為誰為之？」寧曰：「子有不為，假今舊王有人，子將何所作為？」靡曰：「竊固思之，寒浞竊位，安樂已久。二子窮凶淫侈已極，百姓怨恨亦已甚矣！誠可圖也，但外無故主，內少密人，未可妄舉也。」寧曰：「外亦有故主，內亦有密人。子將何所作為？」靡曰：「有故主密人，吾用有鬲氏之眾，收二斟之遺民，合之可成三軍。諭民眾以服仇，告天下之方伯，誰不我援？」寧曰：「先發而後聞乎？先聞而後發乎？」靡曰：「必也先聞，則名正而功大。」寧曰：

「先聞則不能發，方伯不來，凶賊先來。以澆之力，雖天下之眾，無所制之。況三軍乎？必也有道，行乎其間，方為萬全之策耳。」靡愕然，曰：「子謀臣也，得無有所輔耶？」寧乃始告以少康所在，而己欲入過之意。靡大喜，當下取酒要盟。寧即引女艾同盟，寧謂靡曰：「此吾婦，與吾入過者也。」靡曰：「有是奇女子乎！」遂三人刺血而同盟，皆誓曰：「不能為夏氏圖中興者，不居宇宙之間。」三人既盟。靡細問計，寧曰：

「子且收二國之燼，但假以強有鬲之名，而暗擇才智為諸師，以復仇。言激之若合，乃要結之，假獵而練兵。擇其志最同者數千人，常近於身，亦待予音也。」靡且留寧、艾，相與訓練士兵。寧、艾稍出席十幣於靡，左

右相與招結忠義，訓練士卒者三年，人人同洽孚契。陰要約而後，夫妻率腹心數人為流移之民，以投於過。過國者，當今之武強縣東，乃浞賊假兒澆十二歲時所封也，今三十三矣。澆封之後九年，浞賊真子豷，十八歲乃出封干戈。戈國者，當太原蔚興地也，為浞賊愛幼兒之狡慧與己同，故出之遲，封之近亦二十三年矣。皆久於安樂，不為防患之計。那浞賊誅鉏了眾強，又生了兩個凶狡之兒助他，有何不快意處？真是天縱奸雄，人力無奈。浞既奸羿宮數年，後又選士民家女子八十餘人，克滿後庭。又更造宮院臺閣，漸漸廣聲歌，多狎客，日飲宴。只是能布小惠及民，凡士來歸者，輒用之卑官，故能安樂數十年。邇年以來，漸漸荒淫日甚，精神疲憊，則小惠也不施，士來亦不彩矣。那賊子過澆只憑猛力，臣下當面有顏色稍違者，親用手提來向地一擻，便成肉泥。背地有一言相干者，命擒來，即手刃斷之數段，如擒召不來者，必親窮之。自國中、外及諸侯，凡有不到處，非命將滅之，即自往盡屠其地。雖追至山盡水窮處，必逞志而後已。又嘗有龍鬥於野，澆惡其狀，則持矛而殺二龍。有雷震於庭，則拔劍擊殺雷神。外自薄海，內至妻妾，無不一以力行之。妻畝氏，生一子，即棄妻子別室，而寵妾於楊氏，一歲又棄之。別室又寵一妾，妾稍一扭頭，即光剝其衣，而摔之地，遂為肉泥。群婢不忍見，多有泣下者，澆即復摔殺之室中，人人危懼。此時，又寵音華氏等十餘人，人人勉強曲承，但保身命，左右亦然，皆無計奈何？那邊戈國，豷與他一般好殺。但只密聞人過失，命人殺之。左右亦惴惴危懼然。惡不遠播，又能奸媚，得浞宮中之愛，不同於澆。且說季杼當日，是十二歲童子，說是尋母失路的，要到戈國去，誰人不愛憐他？一路送引到了戈國。終日

做尋不見母親，向街頭哭泣，便有人家要收養他。季杼但察看不濟事的，只暫飲食其家，終不久住。遍歷十餘家，得寒豷之妻族門氏家，家翁門辟，豷之婦翁也，仁義長者，收季杼養之。季杼遂久居其家，事翁盡孝事。翁諸子女，盡敬待翁，左右亦如一體，相愛於是，人人愛惜之。翁遂以為己子，諸子亦喜之不忍也。遂引之得入見豷之妻。豷妻亦愛之，遂出入豷宮庭內外無禁。豷見以為婦翁家兒，亦喜之。又見杼嗜好詩書，明事理，豷遂使隨其左右。季杼乘豷樂時，故為戲問之曰：「為主樂乎？為諸侯樂乎？」豷曰：「童子問此，則甚諸侯，不如王也。」季杼佯謬言曰：「君何不為王？」豷笑曰：「童子我以為知事，乃還不知事。」杼曰：「今之王，君之父也，父不當傳子乎？然則後將傳阿誰？」豷不言而歎息一聲，杼故為不知者，乃問豷妻曰：「我君何故歎也？」豷妻曰：「童子問傳子，君有長兄，傳不及他，是以歎也。」杼曰：「王愛長嗣乎？愛君乎？」豷妻曰：「實愛我君。」杼曰：「即愛我君，自然傳與我君。」豷妻曰：「此事妄言不得的，言之有禍。」杼乃不敢問。異日，又乘間問豷妻曰：「夫人謂伯父有禍者，何也？我不解。」豷妻曰：「伯父過澆殺人如戲，不論親疏。你說要傳他天下，他便不肯放汝，豈無禍？」杼曰：「彼有何德乎？」豷妻曰：「他有什麼德，徒恃力而已。」杼曰：「若徒恃力，他便不及吾君。吾君有德有智，怕他什麼力？」豷妻曰：「童子又妄言。」杼曰：「非謂與他爭勝也。但常使人事王湼及王妃，得王湼及王妃周密愛厚，自然惡澆，殺澆則位便吾君之位也。」豷妻愕然，曰：「童子乃有此智！」一日，豷大醉，偶於外室憑几而睡。左右適，俱以私事去。夜分，杼獨秉燭覓衣被周圍覆豷，因侍其側。豷忽

驚覺，問何乃睡此？杼言左右不知君在此，童又不敢離左右，而往呼左右，故如此。獐大喜杼，而左右亦賴以免罪。又嘗出獵，杼侍獐於車上，適有群虎驟至，車前馬皆伏地，左右及御皆驚走散。杼獨舉草蔽，獐持大旗搖燁之，虎駭而散。左右方集，獐大悅杼，詈御者及左右，曰：「何不如童子，猶有智勇為主之心。爾等可得見虎而逃？將置我於虎嚙乎？」遂殺御，並欲殺左右。杼又極情勸解得免，左右亦無人不感杼者。獐又嘗怒其子與女淫戲，欲殺其子。杼於獐前跪而泣諫，請以身代之，曰：「君之德，天下之主也。若有天下，則君之子又承天下之主也。君乃不先教而遂殺之，君後日悔無及矣！」獐亦為之泣下，而赦其子，遂使子與杼為學。子雖頑蠢，亦感杼，而獐妻之賢杼又甚。又杼嘗侍獐齋室，齋室火，左右皆走，杼獨不走。既而火至室，不入。獐不知杼之天命有在，而反謂己之福使然，愈以杼為忠。每上與妻稱言杼之忠義仁信，妻尤協助語之，且曰：「是童不獨忠心也，且有大智，欲為君取天下，君知之乎？」獐曰：「誠亦覺之，是吾心也。或者天意以此人畀我成事，亦未可知。」遂謀遣杼人窮國事浞。賊浞亦愛杼。留侍左右。杼乘間稱獐之孝，慕君王仁愛天下，說得淋漓周洽。浞漉然動容，退謂妻曰：「幼兒處來一稚子，如此其善意者，天將與吾幼兒子乎？」妻召杼而見之，見其伶俐，亦愛之。杼事浞與浞妻，又竭盡忠孝，侍浞左右。又竭盡仁義，亦如事獐之道。浞深信杼言，遂加寵於獐。杼頻頻往來浞獐二處，內外無禁，如此者五年。獐之謀堅，浞之意亦固，欲以位傳獐矣。意稍外傳，過澆聞之，大怒。是時戴寧、女艾已在過二年。初至過時，為販鬻於市，漸漸散幣，結澆之妾父母音華公、音華媼與澆之左右。遂得薦用於澆。寧為司城

之富，艾人宮為乳繡媼。二人內外，每事盡忠竭智，澆深信之。凡有大事，即與計議。寧見澆之四週國邑，多助澆行惡者，欲先剪之，以孤澆。遂因間說澆曰：「君以此諸君果真心助君乎？今日不過畏君之威而附君，其奸其力，俱異日為君子孫害也。盡殺之而收其民，則君之國愈強，而患永息矣！但盡殺之，則太驟，恐民不服。當漸漸除之。」澆本性好殺，聞寧之言，殺心頓起，遂殺數君。於是，諸國皆危懼，欲叛。澆常殺左右，女艾常救之。因密結其左右人，而盡得其歡心，尤得澆寵妾及諸妾婢之心，並得澆意旨，而承之寵妾左右。又無不維持女艾與寧者，如此者三年。澆既聞豷謀，即召戴寧計議。寧恐澆殺豷，則又無敵，乃曰：

「父子兄弟之間無他故，不過豷時常朝候於王，與後近而得歡。君遠而失常朝候，故有讒言間之耳。君何不朝王？與後哭泣而訴之。父母之於子也，見之則愛。君必知王與後之情，而後計圖之，未晚也」。澆不欲往，寧乃曰：「君誠不可往，請得人而代君往，朝於王，以觀王意。之若同善，則達君之誠孝王。王使情意既和，然後君親朝王，保全骨肉。若其不善，即疾反，而報君，始無事也。」澆乃大言曰：「何骨肉之有？雖然爾為我往觀之，可也。速歸報我。」寧言欲達母后，須得女使。遂使女艾同往。寧、艾暗喜，承命來窮都，朝於浞。是時少康之三十九歲，庚辰年也。一月始旬，寧來窮都。季杼已十八歲，及冠矣。寧恍惚識杼，杼確識寧，相遇於朝。杼佯為不識，寧熟視杼，杼微掉首遣之，恐寧露出機關。杼與豷已先於浞與羿妻處言澆之罪，傲惰不軌，欲殺君父盡殺宗族而自稱王者多端。寧朝浞，稱澆誠孝，慕王與後，懼王與後疏他，故不敢來，遣下臣來請罪問安。浞大怒曰：「人家養子，遣臣

問安乎？且先殺爾。」呼左右，將寧擲縛，寧左右顧盼，正在思量計較。只見季杼跪陳於浞曰：「澆之逆情，此人必知之，不若因而問之，乃得其詳，請君刀下留人。」浞乃命勿殺，帶寧來問之，寧恐所言與杼等之說，不相照應。作為被縛苦，假作湮氣，不能發聲。又為恐懼之狀，鸛鸛不已。季杼又陳曰：「此人吃縛苦，懼君王威，一時不能言，且發往門下，調息之。臣請監守而善問之，必得其詳矣。」浞從之，曰：「汝言是。」即以寧付杼。杼遂得與戴寧、女艾於監室，相持哭訴上項。寧曰：「非君，吾幾不免為刀下鬼矣！」乃串同言澆逆節，並計圖澆。杼問寧曰：「子在過國，不密殺澆，何也？若其早殺澆，則窮國無人矣！」寧曰：「澆之室內左右皆吾人也。吾豈不能殺澆，但殺澆，則滅窮國又難矣。故不如委浞於澆，使澆殺浞，而委澆於豷，使豷殺澆。澆易圖耳。且大計未定，若先小圖之，萬一事不密，則前功盡棄矣。」季杼喜曰：「此實吾心，吾惟恐子先殺澆則事反不易也。」二人大略定計，季杼乃復浞命曰：「已得其情，蓋欲並東方三十七國，並東夷九種，北狄五種，大舉攻王，並殺戈君矣。且有逆大之言，臣所不敢言者。」浞促季杼言，季杼故懼晦，不敢言。浞曰：「吾愛爾若是，何所不可言？而乃隱瞞我。」季杼乃扣膝低聲曰：「澆自謂彼有神勇，乃后羿之子，非君王所能生也。君王殺其父，奪其都，亂其母，今彼興兵報父仇，奪舊都，取母，天下必義他不以為叛。且彼神勇，天下無敵，何憚於君？」浞聞云為后羿之子一語，不覺心折怒而悸，手亦顫顫曰：「似此賊如此悖逆，何以誅之？」杼曰：「此骨肉之間，家國大事，小臣所不敢知也。君王且與母后及戈君共謀之。」戈君者，豷也。浞乃於宮中與妻言之第，不敢道

是羿子一語。羿妻聞而悲憂，亦不敢泣。浞乃召豷並季杼人，共議圖澆。豷計曰：「宜反賂其臣，使圖之。」季杼曰：「若其臣受賂而不圖，不亦誤事乎？」豷又計曰：「召其上朝，而伏甲擒之。」季杼曰：「若召之，他必不來。」浞曰：「然則何如？」杼計曰：「今以母后為言，不如因計就計。即以母后慰之，母后慰其女臣，君王慰其外臣，使道父母之愛，原無他意。仍厚賂二臣而去，勿言王怒，則彼不疑。母后乃遣人常慰愛之，王亦遣人慰諭之，則彼必自來朝矣！更不來，則王為疾召之，以囑後事，斷無不自來，自來則取之，斯十全之計也。」浞大悅，曰：「子智囊也。」遂從之。命羿妻召女艾，見，羿妻嗚嗚而泣，言彼念子之情，並遣宮人隨女艾歸過國，浞並厚賂戴寧而去。寧、艾歸過，言果無事，澆遂不以為意。既而母命人來慰，澆遂喜，然終不肯入朝。辛巳，一月，豷、杼在窮都，又不見澆來。浞乃托疾召澆，寧與艾進曰：「此則定大事時也，君當速往矣！」澆乃命偽司馬鹿椒守國，命寧隨身，統三千護衛甲士，往窮都朝浞。女艾先分密人往有鬲之國，知會妣氏。自於宮中定計殺澆。澆至窮都，命戴寧與甲士居館，自挺身入朝。時豷等已張幕伏甲於浞臥內，待澆矣。澆入朝，寧即速尋戈豷館，朝豷而問杼曰：「策何如也？」杼述言如此如此。寧曰：「不能濟也，何不率大軍外殺其護從之人，吾歸而待澆也。」杼乃促豷點大軍，盡殺其過國三千人，遂率軍歸戈。寧則解澆車之駿馬，獨乘之而歸過，一日夜即到。乃召澆左右於朝堂，言澆有密令，鹿椒欲謀叛，命除之。召鹿椒至，擒而殺之。遂對過國之眾曰：「君歸欲盡殺爾等，莫若從我，我保全爾。」眾皆願服。明日，有東來數千流民來歸過國。寧點視之，乃妣靡所統青州兵也。寧遂

閉城，部分盡搜平日助澆惡者，與澆至親而心未順者，俱殺之。老幼幽之處。堅守城門，嚴夜敬禁出入，以待澆歸。其女艾在內說音華氏曰：「過君於路聞小人之言，謂宮中有過失，歸即盡殺之。故寧預先竊歸，而通報宮中，各自速為計，可也。且過君之愛不常，一息不合，便成肉泥矣。何不毒殺之？而立其子，則安樂富貴可長有也。」諸妾是時乘澆一別，則皆通於左右親戚。出入之人惟懼澆歸，聞而殺之，聽得此言，大眾驚怕。乃推女艾為謀主，定計策。棄妻畝氏聞欲立其子，亦喜。諸棄妻寵婢宮中內外左右之人，無不喜者。女艾具多利刃，入宮授諸同志。凡稍異言者，即殺之。與諸棄妻寵妾一齊設美肴，藏毒藥，帶利刃以待澆歸。且說澆直入浞臥內，朝浞。方入寢門，浞見澆昂曹之狀，便怒，大呼左右安在？兩帳甲士百人，門外前後甲士四百人，宮門內外又千人，一聲喊，舉齊銳斧、大刀、長矛、短劍，都來殺澆。那帳內百人皆猛士兇人，浞素親用以誅群豪取國家者，攢兵刺澆身上。澆初不覺身上中了戈、矛十數處，只當無有，乃大呼，舉臂。左手奪來雙矛一戟，右手奪來雙戟一斧，反堪甲士，甲士被傷，無不倒僕者。澆遂登牀，舉浞，恨曰：「爾能殺君，吾不能殺爾乎？遂摔之於地。但見一堆骨血，無肉矣！既弑父，遂入尋母。羿妻以為可復為母子也，泣而迎之。澆乃大詈曰：「失節之婦，夫殺於賊，反而從賊，留爾何為？」乃亦舉母，輕摔於地，骨盡折而死。遂舉浞宮中捍門大長鐵棍，出宮擊甲士。不先走脫者，盡殺之。出朝尋戴寧，不見視。三千甲士，已盡被窮軍殺之矣！乃奮怒，獨步尋城中，有軍士，盡殺之。尋戈豸，不得。尋浞平時親戚，盡殺之。百姓之家，逃匿殆盡。又入浞宮，殺促諸幼男少女。天晚，遂宿宮中，取浞愛

妾，盡淫之。連經二十餘婦，而不衰。明日，出朝，遍覓車馬人民，不可得，蓋杼計盡搬也。澆奮怒，獨步行來，攻戈。戈國城外不留一舍一人，城門皆土築實，城上人俱注矢發射澆。澆身中數十箭，不得進城，乃宿於野。明日，復步歸窮，夜又淫浞妾。明日，乃盡殺之，而獨步東奔，五日而歸過。靡、寧、女艾日日閉城而待。於二月二十三日，望見澆獨步奔來。寧喜曰：「大事成矣！」遂遣女艾一面入宮設酒宴待澆，自與靡引過國之眾匿伏秘處；一面遣腹心人出迎澆。曰：「鹿椒已反去，城中臣民皆逃，惟存宮中耳。」澆大驚。入城，不見一人，乃入宮。宮中妾婢群泣而迎，曰：「鹿椒反，不得女艾捍守宮門，則妾皆被擄矣！」乃群釃酒為澆洗塵勞苦。澆勞苦已極，不暇酬酢，接得觥，連飲數十觥，便大啖食物。食未飽而毒已發，捫腹而起，大叫曰：「腹痛腹痛。」女艾已盡收檢宮中兇器而盡，匿宮中人獨操刀伏於廚。廚門設坑，澆腹痛身熱，不能自禁。大呼，宮中無一人。自至廚取水，墜坑中，女艾刃刺其喉而誅之。乃呼戴寧、嬖靡入宮，鉤出澆屍，陳之於市，乃開城縱過民觀之。靡等取其頭，懸之以玄旗，默示夏令也。夏王刃澆身為萬段，過民取而嚼之，立盡。寧殺澆之子，而縱其妻妾各歸民間。嬖靡速還青州，起二斟國與有鬲之師以來。靡將中軍，寧將左軍，女艾將右軍，西征有窮。時浞既誅，親戚未盡，澆既退，又皆復來。季杼佐豷，率窮之大軍歸窮。遂據窮都稱王，已五日矣。三月一日，王師圍窮。杼望見立旗上有懸首，知為王師也。窮人不知，尚以為過澆之師，人人惶恐。季杼在戈數年，結有豷之左右國人中，有心腹七人。又素用術，得豷之不才子鮒由者心，遂集七人曰：「大軍圍城，城中寸草不能留也。何不斬豷而出

降？可自免罪乎？」七人從計，乃往說鮒由曰：「大軍入城，吾輩寸肉不留也。君王嘗欲殺子，子何不斬君之頭？令我出降，眾軍必立子為王矣。」鮒由大喜，即挾刃入寢，斬豷之頭而出。季杼與七人持豷頭標示於城上，大開城門召王師入城，取浞之殘骨，同澆首、豷首，即誅鮒由之首並懸城上。其城中民，順者盡赦之，不順者乃誅之。浞之助惡親戚舊臣皆誅之。季杼領眾至艾國，素相善如門氏者，金其家，賞賚之，搜其奸黨誅之，各逆種子女亦誅之，各妻妾子女放去民間。乃召各民，諭令歸農，禁其偽宮，盡發其車馬器甲從大軍。又尋誅得羿骨，纛標逆羿之骨與四逆之首，振旅南行。迎少康於綸。子季杼，臣靡、寧、艾就邑而朝，備駕百乘。少康奉乃母與二姚，並請虞君思等，師崇開等，即日就道，整威儀東南行。求陽翟，夏王之故都。命寧、艾、靡、杼修輯五廟，掃視諸陵，增立先王之廟，輯宮室，修釣臺，視九鼎告天下諸侯。豫、冀、青、兗、雍等數州諸侯聞之，皆來推戴少康。時辛巳冬，少康年四十歲矣。先以十二月告王相之廟，獻四凶之首骨。乃以明年壬午為元年元月，即夏王位。禘五廟，望諸陵，郊天祈地，祭九鼎，坐釣臺而朝諸侯。遂為中興首君。但不知有何施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少康王元年壬午登極，即命崇開為太師，虞公姚思為太傅，戴寧為太保，姒靡為司馬。召契之後，相土之孫、昌若之子曹圉為司徒。召羿之四臣於東夷，三死一生，得賓圉，以為司空。得賢士世俞於仍，聘以為秩宗。聘槃木於嵩山，槃木已薨，得其子仲義，以為司寇。求西嶽先龍之後華靈為司農。夔之後伯常為典禮。季格之子壽麻為典樂。以女艾之子季奇為車正。是為三公九卿，輔外治命。二姚為元妃、亞妃，增立庶妃九嬪以治內事。是長子季杼，年二十歲矣。命加冠為世子。生杼之後二年，小姚又生子於綸，名曰無餘，年亦十八矣。俱命受學於太師。別以女艾為女正，而封之國土。封有仍氏，而賁有鬲氏之國，增賜以地。求斟灌、斟鄩二氏之後，封之。又求息、邾、寒三侯之後，封之。是時姬不窟在戎狄之間，罕通中國，就戎地封之。胤侯之子，先時亦被澆滅其國，求其後，封之。祀槃架木於嵩，封於某山。葬羿三臣伯熊等於東夷，廟祀之，求其各子，封之邑。吉光、有桀氏等助逆者，則奪其封，放其身。其餘，封滅繼絕，賞善刑淫，舉賢用才，養老恤民，重農禁侈，一切施為，數年舉行明備。五年丙戌，天下諸侯來朝。九州牧述職，王命舉俊，造秀士，登之司徒，聘遺逸老成，養之上庠，乃大享諸侯。於是東夷來賓，奏大夏之樂，享之。九夷班列而舞，惟西戎未來賓。少康修德彌謹。是時，東南荒服荊、蠻、閩越之地，尚侏儻裸體，被發文身，雖在禹甸之中，然猶王化

之外也。王命封少子無餘於越，奉祀禹王之墓於會稽，而東南漸知有王化矣。王正心明德，側躬勵政，勤民用賢，以追先王之績。十年之中，邦畿用治，詣侯尊服。西戎亦來賓，南荒亦歸順。十一年壬辰，王乃命駕巡行天下。始自豫方，祀帝舜於虞都，享虞公姚遂於汾陰。蓋虞公思已薨，遂其嗣服也。遂南行微時避地的所在，建臺於牧岡，以踐童言。今鞏縣夏臺是也。享有仍之君焉。遂東南，而祀太康，享叔成、季升之後。遂封嵩山，禪少室，會豫方之諸侯，行慶讓之典。大賚善人，舉俊士，問民老利病，興十草，發倉廩，補不足，士民大悅，民獻詩歌焉。擬有老叟獻歌曰：燁燁王風，此屋幡然。皞皞斯民，君王萬年。有野民之諺曰：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為諸侯度。王登鈞天之臺，此黃帝問道於慶城子處也。祀黃帝，而奏鈞天之樂焉。萬禽皆舞，眾籟畢和。擬有汝民之歌曰：鈞天之臺兮，天際浮。鈞天之樂兮，音啁啁。鈞天之治兮，君王體。遂西入夏陽。勞仲康幼弟少閼、少容之後。夏亡時，俱竄在西戎，今封守於此也。遂觀鼎湖之宮，問黃帝乘龍之跡焉。擬有童子歌曰：君無問令乘龍，君攸乘兮九龍。御陰陽兮布甫，斯上居兮元穹。彼渺茫兮焉往？闖天路兮雲封。乃封華山，會雍方諸侯，行慶讓賚，舉請問，興草發，補不足。士民大悅，獻詩歌。擬有老叟之歌曰：節彼泰華山崔嵬，星雲回薄日月輝，君王樂兮萬民歸。乃度槐江之山丘時之水上，玄圃祀神英招。南望崑崙，其光熊熊，其氣魂魂。西望大澤，後稷之所藏也。望祭焉，乃北回霍山，度管涔，封恒山，會冀方諸侯。行慶讓賚，舉請問，興草發，補不足，士民大悅。獻詩歌，擬有野農歌曰：東方融兮，天下和兮。我樂惟傒兮，君如何兮。又擬有耆民

詩曰：北山吹管，南山應之。君王有道，下民聽之。安得衷暎，實惟性之。乃登喬山，黃帝葬處也。祀之，為黃帝臺焉，今在北京保安州。過涿鹿，祀顓頊、帝嚳之陵。又東行，祀帝堯之陵，登封泰山，禪梁父，會青、兗二方諸侯，行慶讓賚，舉請問，興草發，補不足。士民大悅，獻詩歌，擬有山童歌曰：巍巍泰山群山宗，崦嵫嶺嶠摩蒼穹俯觀目極東海東，旦旦晶耀方生瞳。君主臨之樂融融。乃南祀軒轅之都，今曲阜也。臨羽淵，祀鰥焉。遂南巡，會徐、楊二方諸侯於途山，修禹績也。在鳳陽懷遠縣，今有禹會村，非會稽山也。乃行慶讓舉賚，興草發，補不足，士民歡歌。擬有牧豎之歌曰：朝出也，飯耕牛。暮入乎，歸帝邱。父母乎，歡油油。旦旦如是，吾不知其由。有攜畚者和之曰：朝出也，彩靡猶。歸來乎，為異羞。稚子也，聲啁啁。樂乎亡有，何得有乎憂？又南浮大江，少子來迎。遂往東海，上會稽，循宛委山，祀禹穴，訪藏書之跡焉。東觀大海，望少昊之國。閩、越、蠻、夷來朝者，皆會於會稽。教而不罰，賞而不舉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。沂浙江西上，浮彭澤，觀三天子都。上三湘，祀帝舜及二妃焉。遂至西南大荒天穆之野，聞野人之歌，若曰：天地鴻荒兮廓流，空虛塊比兮音飀。風雲起伏兮清招，山川曠蕩兮何怵。麋鹿和就兮吾與優以悠。是啟王所彩之音也。王遂張樂而歌九招，訪先王之遺焉。乃西北行，觀禹穴於石紐。北行，憩於華胥氏之國，今之藍田也。還，祀於滎河，告成功焉。將還都，觀於汾水，忽有霞光起自水中，五色文章，燦爛奪目。察有一道黃氣，上亙於天，王及群臣測之。王曰：「此何祥也？」仲夔曰：「想是神龜也。」須臾有一物浮起，頂寬，若有耳有角。華靈曰：「此必黃龍耳。」伯常曰：「龍則動而不靜，此

靜，非龍也。」妣靡曰：「必蚊蜃耳。」戴寧曰：「蚊蜃者，東方間氣之精也。色不純，氣不中，不在是也。」世俞曰：「予觀斯物之氣，根起於白，上亙天，而黃必也。其質似金非金，似玉非玉，蓋玉皇之精所成也。其象也，靜而正，華而尊，必天子之器也。」太師崇開乃臨水而睇視之，曰：「此寶鼎也。昔黃帝鑄鼎於玉山九年，煉天地之光，萃陰陽之色焉。蓋金玉土石不得其形也。鼎成，黃龍下迎，黃帝乘龍鼓風雲而上於天。其鼎久安長治則存，否則亡。帝摯之衰，洪水之害，鼎入汾源，不復見者數十年。先王佐帝舜平治天下，帝舜之祀於蒲，鼎現於虞。太康之衰，又不知其所往。吾聞聖人興天下，治則宗廟之器獻於山川，況此神物哉？是我君王之德，治於上下，允成中興，數百年之治，可畿也。」王乃命季奇治杭，絕汾流而矚之，果寶鼎也。群臣不能舉，崇開曰：「至陽者，媚陰。寶鼎極陽，為之主也。若有神力之女子，則可舉。」乃召女艾舉之，一舉即起。王命祭之，定之於夏城，禹王故都，今夏縣是也。崇開乃為寶鼎之詩，若曰：天地兮奇光，陰陽令灌靈。日星兮罔象，金玉兮非形。象君王兮有道，永至治兮中興。詩成，遂合前諸方所彩獻詩歌，命之樂師，鳴中興之盛，是為中興之樂。十八年己亥，河水移故道，命商侯子冥治河。二十二年癸卯，十有一月，王崩。世子季杼為喪三年，盡哀禮。太師崇開攝政天下。諸侯士民聞王之喪，罷市絕音，莫不哀怛。荒遠感思，如近喪終。群臣奉世子季杼即夏王位，以丁未為元年。郊禘，任賢舉士，而天下諸侯來朝，享之中興臺。二年，王親督河工，自巡河至考邱。聞東海之濱有三壽之山者，當今海州地也。有巨怪生得似人，而長九尺，領萬眾，能御風乘雲布霧，發火燔民居，暗運民間

財貨，聚民間子女為淫。稍不順者，則雨石而殺人。王聞之，問左右曰：「有妖如此，乃人間之大禍也。誰可收之？」眾薦李奇往征之，不克，王親征之。巨怪方躍雲翔，王令前驅善射者，注矢射之。矢反墜，巨怪反雨木石擊傷王前軍。前驅大驚，報王。王前觀之，巨怪見王乃避而去。王曰：「此不可以力除也，是非人耳。」乃命女艾察民間有女子受巨怪淫者，將計就計，除之。時有民間一女，乃巨怪最鍾愛者。於是，女艾乃藏刃而入居女子之室，命女子他匿。是夜，巨怪果至。至則醉醺醺然，喉聲鼾鼾。叫聲愛姬，我今日與王師戰，力疲，過飲幾杯。氣迷迷欲睡矣。不知女艾，之非前女也，近前抱而狎之。女艾左手故為戲，而捉其喉，右手刃刺其陰。巨怪叫不出聲，極掙，又脫不得手。用右爪抓女艾左臉，女艾用肱隔之。用左爪抓女艾右臉，女艾被傷，乃拔刃而斬其左爪。巨怪中刃，血注如射。左爪既斷，雙足大跋，傷女艾下體。又斷巨怪左足，乃呼女子家人，點火進，使縛其喉。巨怪受傷負痛，遂現本形，則九尾大狐也，能變化為人。且言曰：「枉費三百年修煉，今日運氣不良，死於汝手。」女艾曰：「使爾但修性命，乘風雲不害民，居不淫女子，雖堯舜當年，已自容爾。至於今日，今吾王體天地之量，胞與民物，豈不能容汝一畜哉？汝自作孽，非氣運之過也。」大狐弭目待死。女艾擒以獻王，王命斬其身萬段，以飼群狗，而懸首於海濱。當夜，千百怪皆來，群號竊其首去。明日其首不見。海濱之民告王曰：「是怪多黨，王去必還為害，願王悉除之。」王乃命六師大獵海隅。度海，布師三壽之山，搜洞岩，焚林莽，群怪各四面奔竄。王命三軍悉射殺之，三壽山乃平。

後人鍾伯敬有詩歎之曰：

誰謂天地無窮寬，東海幾多三壽山。

誰謂山林可亂居，三壽山中九尾狐。

山海一狐生九尾，猶惹天王大兵起。

一夜山中萬怪啼，明日焚林靡子遺。

吁嗟乎！

萬怪雖獸各為主，何不全之有所？山海天地
躡躡爾。

此詩意外意耳，正意話在女艾。王既平東海而歸。是時萬邦協和，士興於仁，民歸於厚，天下稱治。惟是河不常性。十年丙辰，商侯冥以治河，沒而薨，死王事也。王錫命，封其子振繼國。十八年甲子，王崩。世子槐終喪三年，乃即夏王位，以丁卯為元年。在位安靜無事，諸侯朝四夷服如故。三十四年庚寅，王崩。世子芒終喪三年，乃即夏王位，以癸巳為元年。諸侯四夷服，獨河不平。商侯振已薨，子微繼之，尚患河。三年乙未，王憫河患，自行河治水。以元圭賓於河，祀河伯焉，河平。五年丁酉，天下諸侯來朝。十年壬寅，巡行天下。十四年乙巳，至於東海，九夷來朝。十五年，還都。十六年戊申，王崩。世子泄為喪三年，乃即夏王位。元年辛亥，九夷入朝。而畎夷、赤夷、白夷、玄夷、風夷、陽夷久觀風政，迭為王御。自啟王而後，未

嘗有也。然亦由少康而來，善人相繼，百年為邦，明德風教，漸被之久，乃至於此。

後人余季岳集古言，贊之曰：

先王耀德，而不觀兵。禹湯罪已，勃然以興。啟康之世，可以驗矣。數數陳師，止而復起。是知夷狄，不治而降。不征乃服，戰用愈張。先王待之，守吾疆里。力所未周，且荒弗義。忍棄蒼黎，鬥彼鱗介。猗欽夏王，善政百年。去殺勝殺，誠哉是言。一是，始分爵命之制，及於夷狄矣！

卻說王泄在位十四年，甲子歲，崩。世子不降為喪三年。丁卯元年，即夏王位。三年，九苑之戎弗靖，當在西北甘肅大夏之間。王命西方諸侯伐之。四年克之，獻俘於廟。八年，九苑復叛。諸侯請復伐之。王曰：

「不可復也。吾既伐之，既克之矣。是非吾力之不足也，則吾德不足以服之、教不足以來之也。」於是，任賢使能，正禮和樂，行仁於邦畿，布惠於天下，施教於諸侯。巡狩述職，以待隆賞賚，興發補助不間。時禮士不衰，設黻鐸以待。直言天下之士，見王行政，禮賢士，莫不來歸，諸侯亦率命惟謹。民大悅，而天下和。數年之間，九苑聞王教化，四海悅服也，思向化。王以十一年丁丑巡狩天下。十二年至西戎，而九苑已服。十四年至東海，九夷馴服如故。十五年還都，天下諸侯及東之九夷、西之九苑，盡來朝。夏后氏之盛至此而極矣！王在位五十九年，承平最久，安享亦最久。蓋一代之衰，即於久安。長治之中，密伏無端之釁矣。然不降王之為君，非以位安為可樂者也。能不忘敬懼，自明其

德，故能久於天位而無危禍。人君至五十六年之久而無過者，難有也。

後人馮猶龍贊之曰：

器久而壞，木久而蠹。井久而淤，羞久而腐。天地之間，久難為固。事久而弊，情久而衰。勤久而惰，安久而危。是以凡久，其終易隳。夏有不降，商有太戊。惟此二王，久於其怙。久於其道，是以久故。桀久亡夏，紂久亡商。開元天寶，兩截唐皇。吁嗟嗚呼！乃是不覆。

王仁和義肅，既能久位，又明於知人，決於大幾，不拘故轍。王之子孔甲不肖。王恐身後群臣照已前數世舊例立之。遂於病時，預屬位於弟扃。召公卿囑之曰：「天下，大物也。小器不勝治天下重任也，怠力亦不勝。寡人之子，器小而力怠者也。吾死願群賢以吾弟為事。吾弟也，雖無大力，亦無怠情。庶乎！其可承吾事也。若屬之子，有夏其衰矣！」太宰駒濡曰：「先王之世，以位傳子，已至於斯，已成定矩。今忽違之，起疑而亂常，不可。」司徒於寬曰：「今日人心不如上世，故今日之道但循所承之世。堯舜之世，人心古樸，天下艱難，故不傳子不以為異。今日人心薄，天下安，不傳子則起爭端矣！不可。」少宰史和曰：「先王禹已行之於子，何獨君王今日而疑之？」眾論紛然，皆以為不可。王惑之，命群臣且退。王自擁衾而思：「將以群臣為是，則我子實不肖，豈可反以位害之？反亡我國家？將以我心獨是，奈何群臣之心皆同，而獨不同於我？想群臣皆非賢聖，皆是隨波混流，拘常局，見吃飯、著衣

之伙耳！安得先王少康之世，崇開、靡寧之輩而特語之哉？是時，崇開等久薨。崇開士臣亦四五易耳。惟有崇開之弟子洞矩者，年已老，致仕山居。」王於夜間心疑不決，忽夢見四天風雪，日月慘淡，雲霧暗閉，山河搖動。王於其中驚悸不定，乃澄神默禱天地：安得清平世界如舊乎？禱不數語，只見南極雲開，獨見天駟四星，四星甚明。王既視之的，乃復禱於四星。忽然雲霧盡散，風雪皆霽，日月山河如舊。王大快，一呼而克，方知是夢。王心想：拆其字義。天駟者，房也。房者，戶也，方也。戶者，室之洞也。方者，矩也。吾臣之中能決我疑、定我志、安我國家者，其惟洞矩乎？此人雖老，實可論大策也。明日，遂召洞矩。那洞矩已在山中住了三年，朝廷政事，他全不與聞。正在家中靜坐，忽一念及國中王疾，而子不肖，君臣必有異議。思維之間，忽一陣風從戶拂席。洞矩心卜之曰：「此信風也，弱而長，大而和。其有王命來乎？」乃命家人掃門。已自起席，整衣冠。甫畢，果有王之使命至，則召人受顧命。洞矩拜辭，命曰：「臣衰朽，不足以任大事。」王之使者曰：「寡君將有疑以問於夫子，非徒爵夫子也。又何辭焉？」洞矩不能辭，乃行。竹冠而布袍，至於王都朝王。王見洞矩來，大喜。問洞矩曰：「予以寡人召子，所為何意？」矩對曰：「王得無有所顧，問其在子弟之故乎！」王大喜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矩對曰：

「見王之氣，長而色深，思遠而心疑，是以知之。」王大喜曰：「子真崇太師之復生也。子且謂寡人之意向何如？」矩曰：「王之意有於子足之間，欲舉賢而授之耳。」王大悅，曰：「何以知其然也。」矩曰：「臣見王之色和而貌不昵也，思遠而意不私也，是以知之。」王又喜曰：「是真知寡人之心者也。顧群臣之議，子知

之乎？」矩曰：「群臣之議，必俱以為不可耳！」王曰：「此又何以知之？」矩曰：「此易以知也。群臣中無遠識之人，而王之見乃超常之事，故以為不可耳！」王曰：「然，顧子謂如何？」矩曰：「夫帝王之事，順乎天。天之意，在乎人。人之當否，是之謂時。時值其偶然，天不得不如之。天女口其偶然，人不得不從之，是之謂隨時。時者，天人之理。而隨時者，帝王之道也。炎帝之時，曷嘗不與其子？帝摯之時，不時矣。而己身之不有親，與其弟，是為帝堯。夫己身可不有天下而與弟，又何必子乎？帝堯子不肖，則又與其臣。夫臣可與，又何必弟乎？向使帝摯必執之於其身，則安有陶唐氏之大治？帝堯必執之於其子，又安有虞氏之大化？是以帝王，子賢則與子，弟賢則與弟，臣賢則與臣，無私意也，無拘方也。故外不至於亂天下，害民命；內不至於子孫流毒，以至天下恨而共戮，致後嗣慘滅而宗社喪亡也。若夫今日王庭之群臣，則觀其現前衣裳飲食，旦夕苟安不悟而已矣！是知王之不與子首，乃全其子；而與弟者，乃其通一時之變，而全社稷也」。王曰：

「然。」遂召弟肩至臥前，囑以居位保民，修德行政，任賢用才。召群臣定議，即以洞矩為太師，輔肩攝政。癸丑十月，王崩。洞矩率王子孔甲承位，弟肩及群臣諸侯為王喪。三年之中，洞矩已老，不能久攝政。於期年，外率群臣奉肩即夏王位，以丁卯為元年，王肩猶素服治事臨民。二年戊辰，服告闋，乃郊於天地，禘於祖宗，坐中興臺，而朝諸侯。修政明刑，國中安靜，天下順服如故。又承平二十年，丙戌王崩。群臣奉王之子廩為三年喪，以己丑為元年，即王位。六年，諸侯來朝。十年中，國中無事，天下亦無故。十一年，河水又溢。乃遷居西河，今彰德府、安陽縣是也。十二年，巡行天

下。於是定為制，十二年一巡狩，六年一朝。卻說王廕以十三年狩至西戎。西戎之九苑者，先年久服夏后，是時少間。九苑之不才子弟陸者，羨王之車馬衣冠，欲盜之。乃昧其父兄，暗糾其不才子弟之群三百餘人，欲夜劫王。王衛士方息於雪山之陽。日將暮，王微服與近臣育榮、崇開之孫郅昭，登高而望鳴沙，遠則黃河之水如從天上飛來，濛帶南北。近則乎沙漠，漠目極千里，無有止絕，不知東西。其間楊柳依稀，羌氈點綴，西風時至，驚起白埃。王望之，悵然懷居。忽見夕煙之中，如有群童，衣胡氈而騎胡羊，若上若下，若神若人，飄渺而來。至於王前，吹羌笛而歌。其一歌曰：

王人兮猗，朝發兮縣圃。夕至今明河，王人兮猗。

其二歌曰：

金繩交界兮西極哉！牛渚東回今天來來。天津水流兮傾漸臺，輦路令水冷。王人兮危哉！

其三歌曰：

六龍飛行雲霧冥，天河雨來下國平。金天風高霜露冷，夜漫漫兮天苑驚。王人兮勿寧。

歌音勁急，聲徹而去。王問左右，此何神也？郅昭曰：「此金天氏少帝之神也。歌聲之中含有盜音，王必備之。」王乃命育榮記其音。又命司馬之官，靡之孫閼陁曰：「左右言今夜有盜，可預防之。」閼陁領旨，乃戒甲士備夕。是時，八月晦夜，陸果部三百餘人，乘黑

而至，來盜王馬。王馬固驕騷、駿馬大嘶而蹄之，不敢近前。乃盜王車，車中有甲士，不為聲。陸乃入王居，王衛士捍之。館鳴鋒二聲，車中甲士皆出，盡殲陸等三百人。明日，懸首於門，車遂還冀，方巡青、兗、徐、揚諸州，十六年還都。王思雪山少昊之神之音，使典樂之官，協而歌之。於是始歌西音，而夏后氏之樂為之一變矣！十九年乙丑，王崩。仍歸國於不降王之子孔甲，孔甲復有位。不知後來竟作何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夏王廩既崩逝，國人自以其位屬孔甲。孔甲原是不降王之子，論親與分，固當得天下。但幼以不肖見棄於父，今年已六十矣。公卿以為，長、老可踐實物祚且固。諸大臣初執舊額之意也：國中為王。廩之喪一年之後，孔甲續大位。以己酉為元年，仍居西河。

孔甲為廩王之喪未終，遂飲酒食肉，甚至大醉。二三年間，多選妃妾，朝夕為樂，沉湎蠱惑，不理政事。大司徒雲盛切諫曰：「先王之有天下也，兢兢惕惕，猶懼不克。保天位盛德大業，而不自侈。故堯、舜之世，君臣一堂，尚吁嗟業脞，隳怠而戒，滿假督謙損，蓋有天下若斯之難也。皇祖禹跋涉山川，足跡遍於大地，乃有天下。惟是惡旨酒、拜昌言、念民過而自引罪，何其勞也？是以能安。太康逸豫，遂至失國。此亦自危必得，自樂必失之明證也。君王自樂如此，縱不效先王，其如君位何？」孔甲明納此言，陰仍行彼事。雲盛又薦國中賢士元長戎於孔甲，孔甲亦羈縻之，實不與爵祿。又孔甲之母族親有為元士者，曰若瀕，為戚而切諫孔甲。孔甲奪其祭田而逐之。舉朝臣士無復有忠言者矣！

又孔甲好事鬼神，役民多作青帝廟、白帝廟、赤帝廟、黑帝廟、黃帝廟。又役民作元女臺、素女臺、青女臺、神女臺、宓妃閣，而民怨自此起矣！又廣招巫覡，妄言神怪，聚多妖眾，鳴鐘擊鼓，吹笙鼓簧，唱歌哄

贊。四望空虛而招之，謂之迎神。焚香禮拜，陳肴設酒，歡呼誦聖，謂之宴神。披髮舞象，開鐵啖鐵，指幽說謬，謂之降神。狂歌浩嘯，雄吹猛鼓，澆酒潑羹，焚帛燎脂，謂之送神。又密室煉鬼，荒郊聽鬼，川澤山林招鬼，衣服宮室藏鬼，而巫風自此竟矣！

又好祥瑞而不可得，則好怪異。九年，天降乘龍在於平野，有雌有雄，孔甲親往觀之。他道：「龍見此，是祥瑞。」遂役民建臺於其地，築周垣環之，臺曰御龍臺，垣曰養龍垣。不知龍不欲登臺，又不喜垣。孔甲命土正之官養之。龍不馴服，不飲食。孔甲大怒，曰：

「土正不合龍意，故龍不馴服。」遂殺土正。又役民鑿養龍池，池方數百丈，周環以木，又包以城，命水正遷龍於池。水正不得龍行，孔甲言這水正也不合龍意，故不得龍行。又殺水正。命虞人往遷龍，虞人親挽龍行。龍怒，以肉抵殺虞人。孔甲又命庖正以膳饘養龍，龍見膳饘又不食。孔甲言這庖正也不合龍意，遂殺庖正。又命司農以五穀養龍，龍見五穀又不食，孔甲曰：「司農也不合龍意。」遂斥司農。大司徒雲盛等上書力諫曰：

夫君人者，為其代天以養民，不聞其養異物也。養異物而一無害於人猶且不可，況乎殺人而養之哉？夫君以仁民，臣以輔君之仁，承君之命以普利施惠於民。民得其養，臣乃得職。臣效其職，君乃有道，而後天降禎祥，地發苞符，此理之自然之應治之象也。今王無所於德民，不顧其養而徒好酒色，以亂德惑神鬼以役民，淫逞不已。至於養龍，夫龍者，天地之靈物，山川之間積陽之氣所煉而自成也。其上者，能幽能明，能短能修，能變能化。

修之可互千里，短之可藏指。巨之可移山嶽，細之可入孟盤。上下飛騰，人莫測其際。雷、電、風、雨、雲、霧，以神其成靈，而妙其施雨於天下，澤及庶匯，龍之德也。其次，凝神山谷，煉奇川澤。久者數百歲，暫者亦百餘年。含土成珠，化毛成鱗。或山雉之精，或龍門之鯉，或靈山之蛇，化不一而同歸，形有異而理同，皆陽之積也。其藏也，冬雪不凝，夏炎不至，居搞壤而不食，浴黃泉而不飲，自養之至也。及其乘時而起，或有激而出，皆能崩山震地，消石蕩谷，迅雷驟雨，沸川騰澗，襄陵坂，漂城郭，視市間民物如蟻蛭之易摧也。即不能登天衙，發霖澍，其勢固自逞於江海，發於淵潭，洞坎席蛟，綃而宛轉，弄明珠而戲，詠鑊鼃鼃而不屑，吞魚蝦而若罔也。奈之何墜我田原、需我飲食乎？臣聞之，虎豹在原，不如犬彘，人皆惡之。聖賢在市，不如販夫，人皆笑之。國君失位，不如匹夫，匹好人皆害之。今龍本昇天處淵、行雲施澤之物而處於平野，局於臺垣，入於污池。是猶聖賢之失德而逐塵於市，人君之失位而寄食於野人家也。是尚可以為祥瑞而必養之乎？故臣愚，願王修德行政，上感於天，將雲雷自至，風雨自起，而龍上升於天；恭默靜處，悔過思道，精凝如淵，將山川發雲水澤時，至而龍深入於淵。是則王能通貫天地而御神物也。或者天實敝王，故降斯物以象俾王，自度懼而反其德，以回於天，人而協於上下，用全夏祀，未可知也。是龍之失道，王之鑒也。若乃盡智敝力，求以養之，至於殺人，又何鑒焉？且夫天地之間，萬品之物，養於人者，人實殺之。食於人者，人亦食之。羞人之至靈，萬物不得

而儕也。君人者，貴民人而賤萬物，是以能君人也。今龍而下降，需食於人。人將養之，則亦狗彘牛羊之等，可殺而食者耳！又何愛焉？君人者，豈宜以養人者害人？以其不宜愛而害吾所宜愛，殺至靈之人，媚不靈之物，又何以為君人乎？

孔甲見疏，發怒不聽。原來雲盛是靡之後，貴戚大臣顧命定策，立孔甲者也。故孔甲雖不肖，只得敬畏之。但默違之耳。卻說二龍既不服人養，便滿野攫食人家雞犬豚彘。時有小兒童出遊者，亦攫食之。民人大怨，欲設法殺之。孔甲聞之，禁民，不許殺。乃使人遍訪天下能豢龍者，至期年而得劉累。劉累者，陶唐氏之庶支，衰而其後淪落於羿。浞之時，少康求之而未得者。劉累流於南海之外，學得擾龍之術，常衣食不給。聞孔甲訪求豢龍者，遂應命而來。孔甲大悅，使之豢龍。於是大司徒雲盛致官去任。

孔甲所為劉累請以三千衛士，雜扮二十八宿，蒼龍、鶡火、白虎、玄枵之形。為旌旗幡幢、輿蓋之狀以代雲霞。為累大鼓、火炮、竹石之聲以代雷鼓。為閃光以代電，為蘊草之煙以代霧，為大車鼓扇以代風。為連環機、激轆轤、飛練，引茨山之泉、潁川之水，凌空濺沫如白虹飲川，銀河倒地。又為木龍於中，噴波鼓浪以代神龍行雨。如是以引龍。孔甲乃登臺而觀，萬民觀者如堵。時十一年己酉，春三月三日。費貨財用，度值粟萬石。聚官民十數萬以引龍。

但見劉累乘蒼龍車，身扮龍。王手持雲幡搖拽，令三十人俱如法，張霧行雲，鼓雷發電，施煙灑雨。劉累

口吹大角而聲哶哶若龍吟，以迎二龍。二龍方盤困平野，忽見煙雨噴薄，雷電搏擊而至，以為真天帝風雲下迎己也。仰首而長鳴，哶哶奮鬣而起，乘乎白虹，不知其轆轤也；跋乎天河，不知其水槽也；媚乎神龍，不知其木龍也。浸假而下於養龍之池矣。劉累乃令收雲霧，息風雷，徹煙雨，用魚蝦以餉龍。龍然後知非天帝之令也。然既得池水，聊以自息。

劉累日請於王，令人於四方捕異鳥、嘉魚、嘉谷、奇蓀以飯龍，龍欣然忘其天與淵，而安於池中矣。劉累又請於孔甲，謂龍終未樂，恐且去，須圍池，建樓臺、殿閣。水下為水門、水宮、石洞、深潭，潭中置寶珠、奇璧以媚龍。池上之宮室則為龍王水府，雷公、電母、天妃，江婁、火帝、雲師、河伯、水母各等神之居，而各炳燭豎幡為雲霞日星之狀。各官鼓樂歌吹以樂龍，則龍不復去，而君王可長樂矣。孔甲大悅，一一如法。

周池為臺謝館閣，名其城曰豢龍城，遺址尚在今臨潁縣。名其池曰豢龍池，池中第一殿曰龍王殿，高起雲山，以孔甲近臣扮龍王居之，日奏龍宮之樂。第二壇曰雷公壇，多設鼓炮，以武士扮雷神居之，日奏雷部之樂。第三宮曰天妃宮，以孔甲之妃扮作天妃娘，領美女三十三人，皆為九天仙子居之，日奏天妃之樂。第四臺曰火帝臺，多明煙火，張燭燎，以近臣扮火帝居之，日奏炎荒之樂。第五宮曰河伯宮，深如水穴，內藏溫涼玉、珍珠簾、蝦須席、珊瑚樹，以近臣扮河伯居之，日奏咸池之樂。

池西第一府曰水府，高而深，幽窈清洞，以近臣扮水府之神居之，日奏水府之樂。第二臺曰電母臺，多張閃曜，以孔甲宮人老者領女部，扮電母居之，日奏光明之樂。第三樓曰江排樓，圖畫煙波，設山植木，以妃嬪扮江排領美女三十人，皆為水月神女之狀以居之，日奏江天之樂。第四洞曰雲師洞，起岩開壑，蓄煙設霧，多設幢幡旗蓋，以近臣扮靈師居之，日奏五雲之樂。第五宮曰水母宮，又深官晦暝，有迴廊轉岫於中，又以老宮人扮水母領女部居之，日奏重陰之樂。

池正北為大殿高臺，曰天皇殿、曰觀龍臺。請孔甲自扮為天帝，擁金幢寶蓋，玉女仙妃奇歌妙舞，高居憑欄，下瞰雙龍遊戲於池，日奏鈞天廣樂以悅龍。正南則為一亭，曰戲龍亭。亭旁周以房，曰豢龍房。劉累自為豢龍氏居其中，日奏戲龍之聲，歌豢龍之歌。以豢龍。

孔甲於是大縱游觀，輪月日循環。諸宮大宴，張諸樂，樂皆有歌，長短高下，皆為龍音。擬其大宴於觀龍臺，奏鈞天之樂，而歌廣樂之歌曰：

皇皇兮鈞天，蕩蕩令清璇。

喁喁兮萬靈，洞洞令幽潛。

天樂令嘈嘈，雲路令由由。

玉皇兮下來，響徹令人間。

游龍王殿，則龍王領龍宮樂隊來迎，登殿大宴，奏龍宮之樂，歌其歌曰：東海兮瞳瞳，初焯兮乍紅，泅激

兮洪濤，鬱相望兮龍宮。玉輦兮金幢，啟天關兮下扶桑，修青前導兮百川王。螭蜃後湧兮朝天皇，三島十洲之周駕兮，盡歸墟其明光。

游雷公壇，雷神迎，宴，奏雷部之樂，歌曰：

光天陰，下國霖，山川沉，阿香淫。光天弼，下國驚，山川轟，豐隆翊。光天噎，下國密，山川飄，赫衝澤。澤赫衝，翊豐隆，鼓萬靈，鞭九龍。

游天妃宮，天妃迎，宴，聽天妃之樂，歌曰：

皎群仙兮瑞雲端，服金縹兮帶玉聲，

披雲漢兮珮香蘭，舞龍蛻兮步羽鳩，

媚天王兮狡笑媛。

游火帝臺，火帝迎，宴，聽炎荒之樂，歌曰：

曄曄兮炎荒，扇薰風今迎天王。

鬱攸兮元冥，辜涂兮用揚。

雲門兮大歌，赤帝子兮彭彭。

游河伯宮，河伯迎，宴，聽咸池之樂，歌曰：

蕩蕩天潢上咸池。巍巍天高俯百夷。

天潢天高光離離。上作銀河下玉溪。

玉溪之水深莫睨。玉皇駕幸鳴琮琪。

河伯迎鑾雨祈日。咸池之水萬龍戲。

玉皇之樂無窮期。

游水母宮，水母迎，宴，奏重陰之樂，歌曰：

坤維兮幽脈沉，陰穴兮雨雲深，

水國兮天地靈，水夷兮奏羽吟，

萬龍嘶吼令，鼓天王之樂淫。

游雲師洞，雲師迎，宴，奏五雲之樂，歌曰：

觸石兮隆興，光明兮赫冥。

河山兮結凝，御風兮英英。

皓鬱兮金精，舟靈兮火明。

壽逸兮元京，光汜兮天海蒸。

卿裔油同之繚變兮，捧天皇之上升。

游江排樓，江排迎，宴，奏江天之樂，歌曰：

浩浩兮深宮，萬里令淵封。

洺洞兮幽吟，千簌令神龍。

神龍矯兮，天地悄兮。

忽高翔兮，天地陽兮。

有美人兮，清揚婉兮。

視赤流睇，阿明姣以變兮。

帝登高樓，江天寬兮。

游電母堂，電母迎，宴，奏明光之樂，歌曰：

曄曄兮靈華，□譚兮赤蛇。嘖喧兮靈隆。列缺兮金霞。紅綃兮寶練，秀英兮銀線。吭礪兮裔淫。昭下國兮光紆紆。玉皇兮駕來。熠燿兮毋陰。

游於水府，水神迎，宴，奏水府之樂，歌曰：

厥始天地兮載生則子，渦回六極兮坎德子之居。無夷兮始來，勾大丘之是隨。洞洞兮源源。浩浩兮天，淵淵令淵，子王兮百川。聞天帝兮幽觀，子率群龍兮迎招搖寶幡。

游宴之餘，又至於御龍亭，命劉累戲龍。時投物豢之，觀龍之見食。或爭，或不顧得食。或喜，或不為意。食畢，或搖尾，或悠然以嬉，以游，以為極樂。就宴於御龍亭，劉累乃為龍吟之音，歌戲龍之歌，而奏之管弦。若其歌之一曰：

龍乎來哉！天潢大涸。

無坎隈哉！莫可藏身。

尚可懷哉！龍乎來哉！

其二曰：

龍乎來餐哉！天下無名山哉！

焚獵煩哉！安得深藏。

無復危哉！龍乎來餐哉！

其三曰：

龍乎游哉！四海雖寬，

爾孰求哉！山川不云。

爾安能雨乎田疇哉！

凡水類此，龍乎游哉！

其四曰：

龍乎樂哉！戢爾鱗乎角哉！

大洋密罟，孰若茲潺湲哉！

知爾愛爾，尚何索哉！

龍乎樂哉！

其五日：

龍乎安哉！君王有道。

錫爾礪哉！雷電春至。

雨漫漫哉！爾載君王。

游九天以還哉！

於是孔甲樂甚，嘉劉累之功，賜號曰御龍。

是時，近郊無閒田土。諸侯之中，惟豕韋氏者，土田廣富，當徐州地也。孔甲遂奪之，以爵御龍氏，而逐豕韋氏。天下諸侯見他無罪而妄奪人封爵，各抱不平。遂叛而不朝。

卻說那雙龍亦自有異，既是龍，豈有見絕於天之理。只因塵情不淨，偶有差誤，被天帝謫下凡塵耳！只不合便受人間纏繞，便難拔起了。那雄到底性剛志烈，雖在豢池，不得已隨時苟安，卻不甚食。便終日鼓吹喧聞，他只每藏首坎隈，不以為樂。那雌龍便不能，便似賣與人家畜物吃食，圖飽得喜失怒。生的也吃，死的也吃，谷食也吃，血食也吃。雄龍則任己意吸張生物。亦不靠人予，更不吃死物，不食人餘。雌龍聞鼓樂則遊戲舞擺，見旗幡則向注。那雄龍便不理一切，因此雌龍貪食，既多靈氣，日去便患病起來，一夕便死了。

劉累大慌，遂設法瞞孔甲，不使來游。將雌龍宰劊，和醢以供孔甲之饌。人道世間美味惟龍第一，孔甲

嘗之，大喜其味美，問知既是雌龍，便道：「那雄龍也不能蕃息，他也無用，不如並殺以為饌。」劉累不得已，只得設法用網來取雄龍。雄龍大怒，破其網，便將池旁四岸樓臺殿閣，一齊用尾刷刺掃翻。湧起風浪，將池旁居住的龍王水府等偽神，一齊淹殺。劉累會乘水，抱木飄去。這池上後三日，一陣濃雲驟雨疾風迅雷從天下來，雄龍怒飛上天去了。劉累恐孔甲殺他，遂奔向魯山藏身去了。魯山今汝州地也。

劉累既去，豕韋氏思復故業，無計可得，乃飾美女獻於孔甲。孔甲見而大悅，慨然受之。既又知孔甲好田獵，遂買良犬善馬獻孔甲，孔甲又受之。孔甲遂召豕韋氏還。豕韋氏者，高陽氏之後，彭之孫元哲，封於韋，為豕韋氏。此時名峙賀者，失土者也。既得近孔甲，遂導以游畋，無方不居。諸侯雖勉強接識，實已離心，亦不盡臣禮。

二十年戊辰，畋於東陽萇山，值天大風晦暝，孔甲迷惑不知去向，從軍皆不知所在。孔甲自輿左右單車人憩民家。主人方生一子，鄰人曰：「此良日也，此子必大吉。」又士人曰：「恐福不能勝也，此子必有殃。」孔甲聞之，曰：「試以為予子，誰敢殃之。」遂取其子從駕以歸，使於宮中養之。後既長，戲攀幕礙，墜斧砍折其足。孔甲歎曰：「嗟乎！信有命乎？昔人人以為必有殃，今果然。誠天數，非人所能為也！」其母悲泣鳴鳴，其聲砥緩。孔甲遂取砥緩之聲作破斧之歌，一歌曰：

噫嘻鳴鳴，載歌載途。

昔也後來，子方嘯。

之子方嘯，後來吉。

既也馬如，是豈良日？

再歌若曰：

田車東來，之子於懷。

生爾服予，樂斯西歸。

西歸予子，殃爾奚自？

深宮潭潭，孰擊其跂？

三歌若曰：

豈有天風？爰動予宮。

豈有怪神？爰揭予蒙。

手足自屠，之子之痛。

天則定爾，噫嘻嗚呼！

是則東宮歌聲悲切，非大雅之樂。民情益近頗僻，夏后氏風政之衰，此亦見一節矣。

卻說豕韋氏、峙賀得近後，遂命復其國土。時諸侯不朝，互相吞並，更相爭殺，孔甲無術弭之。因豕韋氏

國富民強，兼峙賀有智勇，足制諸侯。遂命為徐方諸侯之長，使專征伐。峙賀又命都中被棄元士若頻、元長戎者，皆命世之才，皆聘而任之。二士遂勸峙賀修政假仁。豕韋氏遂號令於東方，以及天下。

是時諸侯，惟契之後商侯世世善人相繼，獨能不失朝聘臣禮。孔甲亦知其善，遂命商侯主癸為豫方諸侯之長，得專征伐。主癸承王命，守臣節彌謹。峙賀則連親結黨，以熾權力；作威作福，以駕馭天下；巧取強奪，以吞並小國。眾諸侯亦相效尤，大者自雄以制人，小者附勢以圖人。如息國侯常氏，今汝寧地；蓼國侯平始，今固始地；六國侯英原，今安豐地；大楚糜子國熊燔，今荊岳地。此等諸國，皆自為雄長，糾率南國諸侯用兵者也。郇國侯猗氏巫，今猗氏縣；黎國侯大陵氏冥，今壺關縣；沙國侯涉漓，今彰德地；胙國伯長鐵，今衛輝地；鄘國少嬴，亦衛輝地；無終國子黝淵，今順天玉田；昆吾氏國，當廣平地侯，乃高陽之後，陸終子樊之子孫，姓已名疆者。此等諸國，皆自為雄長，於北方糾率諸國用兵者也。薄姑氏國，今青州地，子曰彌；萊子國徇邪，今登州地。此等諸國則從豕韋氏用兵者也。西方之國，惟顧氏之國侯先須最強用兵，但從和者不可無。中原之國，則葛國為無道，然此時猶未甚。其差善者，則辛國伯已成，今邵陽地。與有男氏、斟灌氏、斟鄩氏、彤城氏、褒氏、杞氏、緄氏、冥氏、有莘氏，今陳留地，皆同姓之分也。僅僅自存已。其有鬲氏、有仍氏、有緡氏、有虞氏、陶唐氏、費氏，則皆貴戚甥舅之國，亦勉守衰者也。其他又如柏子國、房子國、弦國，今皆汝寧地，此等國又只唯唯聽人命令耳。唯是昆吾氏已強，以勇力擅威於北方，故北方諸侯以昆吾氏為長。

顧氏先須以智能擅名於西方，故西方諸侯以顧氏為長。息侯常氏乾以詐謀，擅奇於南方，故南方諸侯以常氏為長。豕韋氏峙賀以勇智詐術並兼，任賢得士，扶義唱仁，故盡轄東方而擅雄海內，致天下諸侯皆以豕韋氏為長。四長既各逞，豕韋氏既合長天下，諸侯遂各方自朝其長，自相會同。同己者，率令之；異己者，攻取之。率順我以攻不我順，天下遂始有霸者之道。霸道大盛，而王道遂衰滅將盡。

孔甲末年，見天下叛離，亦心悔失臣士、失諸侯，乃思用兵力征天下。又遣人往牛首之山，今西安，彩鐵鑄劍。嗚呼！何用也？

後人余季岳口占一絕以歎之曰：

從來聖道服華夷，天下元非一劍威。

饒有首山鋼百鍊，豈為昏主振衰微？

又追歎其寵御龍氏而失諸侯，亦口占一絕曰：

豢得雙龍擲萬邦，雙龍不豢實何妨？

豢龍人遠雙龍去，眾叛親離自慘傷。

又追歎其夫士以為衰亂之本也，亦口占一絕曰：

不好真龍好假龍，假龍依舊復成空。

真龍暗裡分天地，畢竟君王好未隆。

孔甲在位竟至三十年，殞於戊寅，以一身成夏運之衰。不識後來何人繼位，下回分解便見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夏后氏天下至孔甲之世，禮樂征伐之柄，已下移於諸侯。諸侯興霸，王道陵夷。及孔甲之後臯、發二君，近於守府而已。臯者，孔甲之子，發者，臯之子。孔甲殞於戊寅，世子臯為喪三年。辛巳元年，即王位，在位九年，己丑崩。世子發為喪三年，壬辰元年即王位，在位十一年，壬寅死，傳位與其子履癸。群臣奉履癸仍為喪三年。喪終，遂據王位，是為夏桀。且說夏桀之前，孔甲之後，臯、發二君之世，雖然無力以服天下，卻僅僅自守其國，惟恐不足。妄為一事，天下便不來朝服，亦不相怨惡。又二君施政，則不足守禮。則尚存禮之未亡，諸侯之中自有賢善者，間來朝聘，便無大福，終無大禍。又且諸同姓之國貴戚之世，尚有存者，足以相維持。二君又不甚荒淫，無有虐戾，所以存得宗祀，似此，如何得夏國遽亡？到了履癸，便大不同。履癸為人心狠艱險，情貪而蕩淫，氣暴而剛猛，質頑而悖戾，是謂昏德。而又多力，能舉三百斤重大鐵鉤，一手擘而伸之，其長二丈，遂以為兵器。及冠時，能徒手搏犀象，足走如飛，可過奔馬。往時，竊見諸侯之不臣，祖父之柔善，嘗大言欲以剛斷宇宙，鞭撻四極。憤憤慄慄，猛氣橫飛，正無由發露。及得父死，群臣又照常例推戴履癸為君。履癸得了天位到手，正如蛇王托了靈廟，河伯托了潰河，歲歲要童男童女祭祀，何難之有？

後鍾伯敬銘之曰：

孟軻有言：

夫惟仁者，宜在高位。
人而不仁，人役是利。
人役之從，如蛇有黃，
如虎有籠，使之有食。
不使行勢，不則縱之。
委虎深山，投蛇大溪，
幽潭藏蛟，絕漠置獅。
若乃不然，而搏之翼。
或飛入城，攫人而食。
或據嵬堂，以望下國。
所欲必從，何求不得？
虎踞大市，蟒蟠通衢。
民安敢行？又誰安居？
竟亦眾怒，難全蛇虎。
堯舜於斯，亦治力鼓。
嗚呼悲夫！故例之循。
父不知子，臣不知君。

卻說履癸，是乙巳歲得位，年方二十五歲。氣方盛，力方剛。兼以豹頭虎眼，兇鼻蛇舌，鬼面狼聲，挺立朝堂，又御群臣。群臣見他恁地怕人，各個不敢仰視。履癸心自快暢，身自昂崇。朝禮已畢，坐於朝堂。開口一問群臣，群臣便著一驚。群臣者，一是虞公姚常，前王皐之世已召人，為大司徒輔政，至今未還國；一是商侯主癸，前王發之世所召人，大司農輔政，至今未還國；一是太康庶子叔成之後，曰無荒，亦王皐之世在都輔政，為大宗伯之官。其卿則有關龍逢，今大名長

垣人也，今有龍城跡焉。秩宗費昌若木之後，封於費為氏，而於皐之世入輔政者也；太史終古，蓋少康以後，舉義仲之後，世為天官者也。已上皆賢臣。又有司馬趙良者，蓋孔甲之世倖臣模衝，封邑於趙，即以為姓，而良即其子。又為發之倖臣，發以其有材，能勇氣，遂用之，為司馬。餘卿下悉其元士，則有季奇之後育潛，少闕之後逢元等二人，皆賢士也。外又有中士曹觸龍、於莘，與發所近幸。內臣侯知性、武能言等，無根之子，幸寵之臣也。

當日百官班列，履癸厲聲問曰：「今日朕登大位，如何天下諸侯不來朝拜我？豈便不如先王、先君乎？此輩當興兵剿滅之。」群臣大驚。虞公姚常在班首，只得從容奏對曰：「先王之世，耀德不觀兵。君王初立，幸毋妄言兵。」履癸勃然變色，厲聲曰：「爾以朕年少，不知墳典，不聞古事乎？朕素聞神農伐補遂，黃帝伐蚩尤，堯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先王禹伐共工，啟伐有扈，仲康伐羲和、代九夷，少康伐寒浞、過澆、戈豷，季杼伐三壽，不降伐九苑。豈得謂不觀兵乎？此明欺侮朕，謂無聞知。如此何為大臣？似此等臣如無臣一般，即可自歸本國，在朝無用。」虞公慚愧，謝罪即面致政，辭朝悄悄歸虞國去了。履癸又問：「諸卿以朕言為何如？」群臣慄慄不為聲。

少頃，商侯主癸進奏，對曰：「夫謂先王耀德，不觀兵者，非廢兵不用也。但先施德以化人，人不服然後伐之耳。是之謂不全恃兵也。」履癸掀口，仰口歎曰：「呼！豈朕之先人俱無德也哉？爾何得為此言？」商侯惶恐而退。無荒進奏，對曰：「昔堯舜之德，而三苗不

服。神禹之大略，而往征之，不克。禹謨殷殷，陳勸惟德，帝舜嘉納，然後羽千舞而苗格。啟征有扈，亦未克也。斂師修政而後克之。甚矣！用兵之難也。先世之盛，猶且如此，況我近世。實無厥德，何以服天下、來諸侯乎？是在君王，克敬克慎，明德動天，修政以服人則可也。不德之務，而曰用兵，竊恐益之害也！」

履癸含怒語曰：「爾亦為此言乎？爾吾宗也，朕方欲倚爾以服天下。爾乃先謗我皇祖考，曰實無德。朕將何以倚爾？」無荒亦不敢復言。關龍逢乃進奏，對曰：

「臣聞人君之侍臣下也，不貴以辨屈臣下，而貴乎能納臣下之言。夫臣下之言，豈能一一盡善？在人君擇而取之耳。且以人主之尊，出一言雖自以為非，人亦以為是。況自以為是，誰敢非之。臣下之卑，雖人人以為是，猶不敢言。況乎便以為非，誰復有敢言者？臣聞是非決於人者昌，決於已者亡。舜設諫鼓，禹拜昌言，惟恐人之不言也。願君王虛心受善以成治，毋任情自恣以違天下之人望。」履癸掉首不顧。有頃，復厲色曰：

「禹拜昌言，豈拜欺昧誹謗之言乎？」龍逢復進曰：「夫言者，聖人察之，以為昌言則昌言也，常人忽之，以為狂言則狂言矣！」履癸益厲色大聲斥之曰：「如爾言。則朕為狂言者耶？」龍逢謝罪而出，商侯亦謝罪而出。履癸皆怒目，聽其去不顧。

二臣既出，履癸乃曰：「似此等諸臣，則皆非能輔我成大志者也。」奈何眾皆默然。履癸又大聲曰：「諸卿士中豈遂無有成朕志、同朕心、輔朕力者乎？」那些小人趙良輩，胸中算計得停停噹噹，知道履癸可順不可逆，可言惡不可言善，正好來相搬弄是非。棄去君子，

自圖富貴，逞凶肆害以快邪志。卻得履癸這一問，更無人進言。趙良遂言曰：「夫得天下者，有神威大武，以制天下。天下懼怠不敢蠕動顰笑，然後天下來歸，此天地自然之氣機，勢力使然也，且無他觀。試驗之物情，刺毛之蟲，人即之則臃皮潰肉，黃鳥視之，則彼仰腹而待啄者也。刺蝟之獸，人見之則欒蹠戟，莫如之何？黃鼠獲之，則遺溺嗅之，遂迷仰腹，以待食也。南荒山水之中，有毒蟲焉，百足而赤頭，青目而黑身，金光油油，人見而曳之，不帝虎狼也。螺螺之蟲見而緣出其上，毒蟲避匿，此蟲即遺溺焉，毒蟲身痿足敝，而不能行也，聽其食之矣。海青不大於海鵝也，而搏鵝如振槁。海燕不大於海青也，而又能擊青。是數物者，豈皆需修德以服之哉？則以天生神氣積威力之素，自足以制之也。今君王有神氣，具神力，將以為神武。用大武而制天下，易易耳！又何惑於諸臣之言哉？」履癸大喜，掀口而笑曰：「是真朕心也。能成朕志者，必子也！」大宗伯無荒猶在座，復進曰：「此佞人之說，君王奈何聽之為然？彼天地之生異類之物，相生相制，如蜈制蟥，雞制蟲，虎制獸，豹制虎，金製木，火制金，木製火，此皆一定之理，不可易者也。若夫人之同類，相制則不然。在下位者，得勢則為卿相，失勢則為匹夫。在上位者，得勢則為天子，失勢則求為匹夫，亦不可得。若不修德則不能得民矣！又安得為君、安得服天下也？若但恃力，則蚩尤、共工豈其乏力？羿之善射，天下無敵，非不神威也，而逢蒙殺之。稷之盪舟於陸地，其摧滅天下，而我先王少康遣一婦人殺之，是其無德故也。且先王用力，亦必先德。極盛之世，乃言征伐天下。今之夏后世其衰矣！天下之去非一日矣！王國之弱，豈能遽起乃言大武哉？」履癸又掉首不顧。

那些小人幫手，有曹觸龍進言曰：「王國之衰弱，正賴君王以振起之。天下之去已久，正須征伐急圖服之。愈緩則愈無及矣！譬如追亡，豈謂敵去遠，反靜聽之也？又如治病，豈謂沉痾已久，身體已羸，遂不補救而安之也？」那眾小人于辛、侯知性、武能言等，皆斂手合贊揚曰：「此言良是也，正中君王之度。」履癸大喜，撫掌而笑曰：「卿輩言何遲也？吾得卿輩足矣！」遂復斥無荒曰：「狂悖匹夫，爾將圖烹我，使婦人殺我耶？」無荒謝罪而出。秩宗費昌，元士育潛、逢元等人聞見諸人言語狀，但默哂而已。

及無荒出，費昌等隨之出。無荒謂之曰：「諸賢何不苦口諫新君乎？」費昌對曰：「諸公所言，即下臣之所欲言也。下臣即言，不過如諸君之言耳。又何益焉？」無荒與三人同見關龍逢，龍逢閉戶自省罪，卻四客而不見。謝曰：「不能修德積誠，以格君心，乃以妄言取罪，不敢見公卿也。」無荒等退，往見虞公。虞公已命駕歸虞矣！乃見商侯，商侯歎曰：「夏后氏其將亡乎？新君若此，何以正之？予將歸國，不忍習見此也。」無荒曰：「公去，吾亦行也。新君已惑於小人，又何正焉？」又述趙良等言於商侯，大家憂泣歎息而散。

那邊履癸與趙良等小人，既無了這些賢人在側，便大家說成一塊，輸心服意了。趙良教履癸曰：「商侯、無荒等臣在朝，臣等終不敢竭忠盡誠。縱有盡誠竭忠的話，亦被他攪亂，做不成的。君王還先去之。」履癸曰：「是不難。」于辛曰：「天子曰天子之尊，要自適意，快志於天下而已。不然為天子，反受制於臣，何用

為天子乎？」履癸抵掌曰：「正是。」侯知性曰：「君王之威，還欲震懾四海及於百夷，君王還將長享天位千歲其年，還須創造宮院、豎起樓臺、聚集美人搬演歌舞以樂昇平。豈可使渠輩常出不祥之語、敗興之言以相阻撓也？」履癸越發喜曰：「是朕心也。」武能言曰：

「欲去此諸人，亦有個法。此諸人被君王斥出朝門，必於私下有許多誹謗朝廷之言。君王須遣左右心腹之人察訪之，探知其言語。明日大會君臣於朝堂，當面斥之。重者削爵奪祿，輕者發遣還國。此則名正而言順也。」履癸大喜，從計。遣左右小人往探商侯等門第。左右這起小人，巴不得訪些群臣歎息議論等情，把來進功。便沒有甚話說，還要造作些，況果有言說乎？

明日履癸設朝，群臣畢集，只少了虞公一大臣。班首便是商侯。朝議既罷，商侯即進拜，致政求退，歸本國。履癸大笑曰：「朕知汝心，謂朕不足輔政。汝不欲見，故求歸。謂吾將亡夏后氏，汝坐而視吾亡耳！汝視吾之精神力量詎亡國之人哉？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！朕姑不治爾誹謗之罪，以全顧命大臣之禮，且縱爾歸。爾坐視吾亡與不亡！」商侯惶恐，謝罪曰：「臣安敢有此心。」履癸斥之使去。商侯辭別而出。次即無荒進拜，致政求歸夏陽。履癸又笑曰：「朕有何不足？何傷於爾？何勞爾背地歎息傷情？」無荒惶恐請罪曰：「君王從何處得此言？」履癸曰：「念爾宗親，姑不深究。本應留輔大政，今汝必欲遠行，朕亦不敢強也。」無荒亦辭朝而出。二臣既出，不敢更私相議論，只各自收拾了車馬行裝，望朝門五拜，出朝門三顧。行至河邊，二公握手數語，流涕而別。商侯望東，無荒望西，各自去了。

後人鍾伯敬看至此，不覺感而歎息，口占一絕歎之曰：

萬水東流日月西，只同天地不同歸。

當年二老忠臣血，忍向西風灑別離。

又曰：

當年二老去王都，夏國人倫有復無。

鳴鳳幽棲梟鴟鬧，花紅柳綠任模糊。

卻說二侯既歸，夏庭三公去盡矣。惟關龍逢，他是履癸之母族貴戚之切親者，誼不忍遽然捨去。而元士有逢元者，亦求去，履癸亦不許。育潛私謂逢元曰：「吾輩進退無關國政，混世可也。」元遂亦姑止。履癸於是以趙良為太師，曹觸龍為少師，于辛為卿士，侯知性司書，武能言司禮。五鬼既當樞要，朝夕左右奉承趨哄，無非取履癸歡心，逢迎其旨意。履癸便以為得意。有此等君，就有此等臣。相悅相成，同心敗壞世界，卻以為大樂。

後人馮猶龍感而銘之曰：

一代君興，必有臣焉！
龍雲虎風，自昔而然。
乃夫兇頑，亦焉類聚。
蛆會屋頭，蝨群敝絮。
蛆臭蟻羶，亦謂如蘭。

相悅以解，同心之言。
嗚呼悲夫！積屍盛矣！
瓣香非乎！

於是趙良建議：謂西河僻壤，地面不廣大，人民不強勇，城池不高峻，莫若遷都於禹王始都，安邑之夏城。北有稷山，東有絳山，西有五老山，南有晉河、鳴條岡。其地高陽，可廣建造宮殿、樓閣、苑圃。其城池高大，土城寬廣，而久荒廢，今可復修。其人民強勇，可以訓練為猛卒技擊，以威天下。此當時急務也。履癸喜從其議。

二年，遂遷都於夏城。都既遷定，遂使于辛等役民，造三宮、九院、樓臺、殿閣，務必全美巨麗。又使武能言等選士民家女子有美色伶俐的，充滿宮院，教演歌舞。又使侯知性選民間壯丁習戰鬥，遂造車息馬，練甲制器，以圖征伐諸侯。諸侯聞之，素亦恐懼履癸之凶勇，聞其若此也，就有乖的，先來入手的。東方諸侯之長曰豕韋氏峙賀者，先在孔甲之世，已霸諸侯，而專征伐。今峙賀已卒，子孔賓已立。其大臣元長戎便教孔賓先修臣禮來朝，以觀王國虛實動靜。孔賓從其言。車馬至境上，先遣人來報。

夏朝太師趙良教桀王曰：「今天下諸侯不朝，將欲滅之。一人之力，恐不能遍，必借於人。若我先施，則失王朝之統。今幸東侯來，君王厚待之。後來者，必多矣！來者既多，然後率其來以伐其不來者，無弗克也。」桀王從計，遂命于辛往境上。迎孔賓。孔賓大喜過望，入朝盡禮。王亦霽色溫辭，稱為賢侯，而厚待

之。設宴享之，張大夏之樂，繼以西音，厚贈孔賓璧幣以歸。即遣曹觸龍往錫孔賓之命，賜以為方伯長，率東方得專征伐他方。諸侯聞之，遂多有欲來朝者矣！

北方諸侯之長昆吾氏已強者，當峙賀之卒後，強即盛霸於皐、發之世。今強已老，其子已牟盧來朝，桀王遂賜牟盧歸，即掌國長，率北方諸侯專征伐。西方諸侯之長顧先須已卒，其子委望新立，聞風來朝，實求王命。桀王亦勉厚待之，賜命使長率西方諸侯，專征伐。明年，南方諸侯之長息國常於，亦聞風宋朝，亦厚待之，錫命如上。

六年，於是夏制應當大朝。商侯主癸率豫方之諸侯，如有男氏、杞氏、繒氏、冥氏、有莘氏、房子、弦子、葛伯等來朝，此則其長侯無他覬覦，以正來朝者也。豕韋氏孔賓率徐、青、兗三方之諸侯，如蒙山國有施氏、薄姑氏菜子，淮夷、畎夷等九夷酋長皆來朝；昆吾氏已牟盧率幽、冀二方之諸侯，如郕國、侯黎國、侯沙國、侯安國，侯胙國、伯鄘國、男無終國子等來朝；顧氏委望率雍、梁二方諸侯，如莘國、巴氏、有錡氏、褒氏、有緡氏等國來朝；息國當於率荊、楊二方之諸侯，柏柏國、子蔘國、大國、侯麋子國熊氏等來朝。此四國之長則皆報前恩思後利者也。

又有不隨方長，而各自以貴戚同姓熏舊之故自來朝，如近都則有虞氏虞公姚常，陶唐氏祈夷無，有仍氏仍公因仇，洪洞氏庭詔皐陶。後，夏陽二姒無荒、勿淪皆以夏后氏稱，陽夏二姒皆以太康氏稱，各相來朝。又有在青、兗二方者，如斟灌氏酈恒，斟鄩氏程堅，皆禹

後；有鬲氏元龍、夔後等，各來朝。於是，諸侯大集。近者，來十之八；遠者，來十之四。履癸大悅，大享諸侯於夏城。使曹觸龍、于辛二人兩班行酒，使侯知性、武能言二人佐之，用美言甘語歡悅諸侯。又使侯、武二人主諸侯之館，陪小宴，用細樂，道情語，以察諸侯之效用者。豫方中葛伯垠者，奸頑巨狡，欲覬賜命，雄長中國。遂通賂於侯知性，以及趙良。

趙良說履癸曰：「今日朝會之盛，皇祖皇考三世未嘗有。張威布福，以大武示天下，正在此時。今近在冀方，有彤城氏，本同性而不朝。又北有黨高氏，乃共工之後，負固不朝，君王何不面諭諸侯，便率眾諸侯興師而伐而邦？諸侯願從者，賞之；不從者，罰之。有功者，賞之；無功者，罰之。則賞罰既肅，有以制諸侯之命。威武斯張，有以懾諸侯之心。天下之服，觀此舉矣！」履癸大喜。

明日召諸侯於朝會堂議事。履癸曰：「朕在襁褓，即憤先世之衰，不意今日諸卿畢集，屈非以朕有天下之名乎？今冀方近朕都，而彤城氏不朝。黨高氏恃其國險，亦不朝。朕欲親攬六師，為諸卿先登，以伐此不合於諸卿者。諸卿亦有能從朕觀兵見其制勝者乎？」商侯錫曰：「彤城氏，君王之宗親也。即有罪，先宜諭誨之。黨高則遠荒，所不必從事者也。何至勤萬乘之重而殘之百姓之命乎？」履癸怒曰：「爾這老迂，一開口即敗興。」商侯謝罪，辭出。葛垠便迎機進曰：「君王以有道伐無道，以上伐下，理之正也。既商侯不願從駕，臣雖愚劣，願率師以宣勞。」履癸大喜。趙良從旁贊之曰：「只此便當上賞。」履癸即命葛垠為豫方諸侯之

長，而專中國之征伐。遂奪商侯賜命。商侯先自歸國去了。

葛垠遂統中方之各國師與四方之諸侯而為五，以從王征，剋日興師。履癸乃乘高軒，駕異馬，手持長鐵鉤，一擊輒斃十數人。自擁大纛雄行。眾諸侯統眾隨行，車馬將士前後左右，擁護履癸直奔彤城。彤城氏慌忙領眾迎戰，陣於太原。履癸叱車馳入彤城陣中，彤兵大亂。履癸竟取君車，用鉤剋殺彤城氏，滅其國。又遠攻黨高，戰於雲中，亦殺黨高氏，滅其國。載二國之寶賂、妻妾、子女以還。

諸侯由是畏懼，皆唯命是順，不敢稍逆一語。五方侯伯又皆密賂侯、武等人，及於于辛，及於曹觸龍，以及於趙良，深相結納，以固權免禍。趙良等力於左右維持之。乃遣眾侯歸國。自留貴戚十餘侯，與近臣等日日沉醉，調弄美人，聞歌視舞，以為樂。久之漸遣去。

十一年，臺榭、宮殿、樓閣、次第完成，雕彩工麗，費侈無算。履癸遍遊觀玩之，喜樂之甚。五方諸侯，正來朝，便大享之於明堂，百味畢陳，飲六十觥而不止，優非不已。繼以姬妾歌舞宛轉，極妍於筵前。而豕韋氏等五侯之長者，知履癸之情。各自帶有各方歌兒舞女，皆選其國中十四而下女子，十六而下幼姣，冶豔聲音清亮者，衣以雜錦，裝以珠寶，飾以花鳥龍鳳，引至筵前。各奏淫聲豔辭，以侑履癸飲酒。於是，五方諸侯之聲，雜奏百隊之兒。畢舞，耳不離聽，目不離矚。履癸迷迷，樂極忘死。各侯長又自起舞，稱觴頌聖，勸履癸進酒。履癸大暢，誇羨群侯之忠。各賜叵羅爵，滿

斟旨酒賜之。又使侯知性、武能言按各席行酒，以酬列侯。獨商侯見五方奏樂之時，即托疾辭出，半席之中不曾發一聲。侯、武等至其前，俱正色不假借。二人恨之，譖之於履癸。宴罷。

明日，履癸午後設朝，猶帶醉態。當群臣諸侯畢集，召商侯，面斥之曰：「朕有何不足，爾心非我耶？」商侯謝曰：「臣安敢心非君王也？」履癸曰：「朕見爾於宴上憂心忡忡。朕等皆樂，爾獨不言。半席而去，是誠何心？」商侯曰：「臣聞古之帝王，以天位為憂，故其樂也長。今君王以天位為樂，臣懼其不長耳！故半席而去，不能一言。臣實憂之。又安敢心非君王也？」履癸呵呵大笑，曰：「朕為天子，以天位為樂。爾為諸侯，以朕樂為憂。何太勞也？且爾心如此即是心非矣。」商侯怕恐請罪。關龍逢進曰：「商侯主癸言似非君，然心則愛君之心也。望君王寬仁優老厚，遣歸國，以全敬大臣之度。」履癸乃復笑曰：「何用如此愛吾？為吾如天日，霽不煩爾愛陰，不煩爾憂。」而斥商侯自去。商侯辭朝歸國，不知後事何如？且聽下回再說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夏桀時，諸侯其強者，皆助桀為虐；其弱者，又不得不附於強者，以求免禍。所以天下托名歸王，實成大亂。近方諸侯，惟商侯最賢。商侯名主癸，在孔甲世承王命，為中國諸侯之長，得專征伐。及皐、發之世，入輔大政，亦皆循循為善，不失尺寸。總是個忠厚長者盛德之人，亦不能大有作為。王發之歿，付國於桀。商侯亦聽命而已，非真不知其不善也。及桀既見昏德，商侯卻自守正，竭誠盡忠盡禮，祈以感格君心。那桀是下愚不移之人，雖堯舜復作，亦惟有用刀而已，豈得個感格得的？這忠厚老人家屢受斥辱，並無一毫怨忿君上之心。正是天地醇龐凝固之氣，鍾在善人身上，所以身不顯赫，便有好後人出來發揮此自然之理也。

商侯生於夏王肩之十三年己卯歲，長年三十歲而娶於有莘氏之女曰扶都為配，在孔甲未立之年，戊申歲也。娶二十年而始娠，扶都感白氣，貫月之異而生子，名之曰履，而字天乙，是為成湯。天乙生於孔甲之二十年，戊辰歲。生而聖明仁神，好禮樂，善盡孝主敬，內外咸服。今年乙卯之歲，為桀之十一年，蓋天乙四十八歲矣。商侯主癸則九十七歲也。

商侯既被斥而歸，懨懨悶悶，以憂國為心。年壽既高，不堪憂抑，遂冉冉成病。天乙日夜侍疾，憂懷憔悴，減飲食，絕酒肉，頃刻不離左右，以事父起居。精

神勞困，至於形毀骨立，毫無倦怠。如是五年，商侯疾革。天乙涕泣長跪，扣膝而問曰：「君何以教履乎？」商侯強振精神，微聲言曰：「夏國危矣！生民塗炭，再二三十年更復何堪？若又有羿、浞之徒，則生民又何如也？不然則有阪泉之事，然不知何所終也？我生不能明此念，其在於汝。且君雖暴，臣當守順；君雖虐，臣當盡仁；君雖行讒好佞，臣當獻賢納忠。我生亦無他事，惟是隨眾。戴王不能遠見超舉。又我生循當守格，自了一身。悠悠忽忽，未嘗得訪求天下聖賢豪傑，以共襄王室。今王室壞矣！恐非聖人不能回也。吾聞有莘之野，有空桑之子，神聖通達，窮三皇之運，明五帝之道，堯舜之佐也。汝當力請求之，薦之夏王。或者有轉移之道乎！」言畢氣竭。天乙稽首流涕受命。而商侯薨，壽百有一歲。是時桀之十五年己未，九月十七日也。

後人余季岳贊之曰：

嗚呼善人！天篤其真。
所心在世，不惟乃身。
瘁身之忘，君國是皇。
雖斥違之，中懷逾光。
王室殆焚，王衷莫問。
百辜予身，萬里王門。
王立於誰？子視而望。
屍此侯封，恙魘惟臥。
率土幽岩，猶念國家。
猶思救稗，矧世食德。
我生不能，堯舜君民。
聖賢在野，子懷之激。

天下之生，全之後人，
於戲善人。

商侯主癸既已全歸，天乙哀恫慘但痛絕數次。上大夫壽常自往夏都，告訃於桀。中大夫巫軼，訃於與國諸侯。下大夫甸范等，勸慰天乙。三日，乃進少水飲。五日，乃進粗糲飯數匙。倚廬中門之外守喪。

明年庚寅元月，壽常乃還。蓋夏桀日與外內倖臣寵妾歡飲，不以大禮為事。叩額之久，乃得通聞。但照舊規許立嗣子，並不加錫命也。

二月，先侯之與國親屬俱來。其遠來者有如夏陽氏、太康氏、斟灌氏、斟鄩氏、有虞氏、有莘氏等國；其近來者有如有男氏、杞氏、繒氏、喜氏、冥氏、房伯弦子等國。

先侯之得意，素被於諸侯。生時雖無赫赫聲名，而任真輸誠於人。及死後，能令人思感。故遠近賢愚皆惻然，而素共事者皆來會葬。其遠不能來者，無惑。惟至近鄰葛國葛氏垠，蔑訃不理。壽常等乃奉天乙，率諸侯以月望葬先公主癸於太丘之陽，葬畢謝各國諸侯，散去。

壽常等攝商國政事，天乙自守喪禮於廬。期年，始食菜果，練冠。三年，不足內鬪，不嗅酒肉，不面賓客，不聞政事默處三年。始於悲怛，既以誠靜。終以洞矚，精誠凝一，聖德益明。服既闋，然後從諸臣之請，出而升先公主癸於廟，祀之。

乃遣上大夫壽常往告於夏王，待命以還。然後告於祖廟，即侯位，是桀之十九年，癸亥元月日也。即位三日，即命駕，領上大夫同往夏都，朝王告成命也。

一面命中大夫巫軼，賁弓旌幣帛，受辭命，往有莘之野，訪聘賢人，急父志也。一面留下大夫甸范攝政，與元子太丁監國。

且說那夏桀，自商先侯歸國後十二年巡遊天下。所到處都是攪亂諸侯，蹂踐百姓一番。十六年歸都，十七年諸侯又大朝，仍是那些淫惡之群。桀在外五年，常是攜帶歌童舞女，隨路作樂。非比古帝王苦身逸民也。又各地方之侯及大夫，皆投好供應，又倍常快樂。及歸都時，當帶各方之聲色以進，並非能採風、問俗、修政、明刑也。且賞罰生殺，顛倒妄用。惹天下旁觀者嗤笑。當局者怨惡。這樣一番巡行，不如不巡行也。罷歸都來，又三四年矣。五日不追歡，無時不頌聖。朝朝游宴，夜夜笙歌，真是快樂無比。但只自家一身與數倖臣快活耳。那些良臣善士窮民，卻受無量苦楚。

履癸又私行出入無常，每撞著民間男婦兒女之色，不順便手提將去，扭撐殺之，如戲耍相似。又與群幸斷訟獄，俱不以公道斷，只以己意。喜則縱之，怒即扭摔拉捏，拋蹴殺之。又不時出令力役，不論農家忙不忙。又要急就，稍緩則殺。急就而所為，稍不良又殺。百姓為善也，不好為惡也，不好急做也，不得緩做也，不得晝也，不知安夜也，不知寢饑也，不得食困也，不得息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都不得相顧。外邊自苦，裡邊自樂，豈特不聞？就使聞之，亦不顧也。

此時這商侯天乙來朝，桀正在容臺之上飲宴。聽見商新侯履即位三日，即來朝見。桀大笑曰：「他父親古板，兒子想是時興。父親倨傲，兒子這般恭謹。坐席未暖，就來朝見。朕明日看他何如？如生待他。」趙良懼，只應聲順意，心中打算不就，留了地步，圖背地來索賄賂。此夜宴罷，已是三更。趙良使子趙和，來尋商館中索賂，明日好相待。時商侯齊沐已久，正擁朝衣而坐，以待天旦，適見趙和來。無貨以應，只有所珮祖父所遺玉塊一枚，大夫壽常帶有幣數件，舉以與之。

明早乃元月望日，桀王設朝，商侯朝見。禮儀謹肅，容貌溫藹，王亦喜之。召升殿，問之曰：「卿之先人有遺言乎？」商侯拜而對曰：「臣父但言生不能報主恩，死以屬之微臣耳？」語華而泣下。桀王亦感動，乃曰：「卿既如此忠順，朕即賜爾斧鉞，為中國之長，以為朕誅不庭者。但卿毋固效尤，苦逆朕志，譏聯所為也。」商侯對曰：「臣父受國恩深，歷王事久，一尺一寸皆切於心，故任其愚忠，不知忌諱，自干天怒。臣則愚昧，乃志疏略於事，實不敢承君王寵命，亦不能繼父志也。」再拜以辭，王不聽，固使受賜而出。趙良不沮，于辛等沮之。王曰：「已命之矣！」亦不聽其沮。又明日，而商侯辭朝去。往返才一月，而以王賜命還國。則中大夫巫軼已先歸矣！且說先所遣中大夫巫軼，往有莘之野，訪聘賢士者。何賢士也？乃是莘國中，田野間一個農夫，姓伊名摯，字尹。其先始祖力牧，黃帝之將也，其母居伊水之上，娠尹而夫死，夜夢神告之曰：「臼水出而東走。」母明日視臼出水，告其鄰居，俱東走十里。返顧其邑，盡化為水矣。母無所居，遂居空桑中，而生尹。數日，母夜為水漂去，獨置尹空桑

中。又數日，水平。有銑氏女子來彩桑，遂得小兒，獻之於君，即莘國之先君也。莘君使人訪問所從來，得與其母並走之人，乃知其為伊水之人，遂姓之以伊。君執兒手，視兒之不常也，名之曰摯。既長，而字曰尹。尹生於空桑，後其地即名為空桑。長於莘國，即今陳留也。長而聖智宏毅，博學精思，無所不通。邱索典墳，天道民故一貫無遺。尤悅堯舜精一執中之道，真有所自得。莘先君已卒，後君不能用，遂自晦跡而耕於野。度不可以行志於天下，不妄事人，惟抱道自樂，不於世主。湯母扶都，原是莘先君之姊。莘先君嘗與商先侯主癸道空桑之兒之賢，先侯故知之。彼時尹尚幼，未可用。及可用，則莘先君去世矣！後君則喜浮華，侈泰之流相聚者也。故尹寧深退。商先侯久欲訪之，而勞於國事，每未遑及故，以為歉，而屬之子。商侯承命急行。

此時大夫巫軼至莘，訪七日而得伊尹所居之處。住一茅舍，外有犁鋤、鑿耨、袂衽之具，內有殘簡數片而已，別無一物也。見其人約有四十歲矣，品貌亦止如中人，蓬蓬然也。及其發一言，則如鶴鳴九霄，聲聞天下。神明洞達，人不得而窮之。巫軼乃陳商侯之幣，拜而致辭，曰：「蓋聞夫子之道，上達乎百王，下溢於當世。寡君雖不肖，願受教命。先君之世，慕夫子之賢。為王事不已於驅馳，故待於今也。敢請命駕。」伊尹亦拜辭曰：「吾聞有道之士，已不自有，人安得而有之，是以能實有也？今我耕莘野，而君以我為有道，我非有道人也，敢辭。」巫軼固請之三，尹終辭之亦三。巫軼乃還，是為一聘不出。

後人鍾伯敬贊曰：

三春茅，碧瓦飛。槿編籬，金闕巍。可相代，是耶非。彼有大寇，失之無歸。茲小偷耳，失可為。囂囂乎！陶陶乎！犁與鈕，書與圖。行矣子大夫！吾將曳尾於泥塗。

巫軼往返半月餘耳，先在國中待商侯。侯既歸，且告祖廟，以王命斧鉞焉。既而中國近方諸侯來賀，葛垠仍不來。商於是乃修為國中事體，大綱小目，一一從頭料理，重新整飭，片晷不遑坐臥。

遲不數日，又敬命上大夫壽常賚幣受辭，再來莘野，尋了伊廬，陳弓旌幣帛，拜致辭曰：「神龍不以穴處之樂，而吸江海之枯，賢士不以山要之適，而甘四海之亂。無江海枯則穴處亦無樂、四海亂則山林亦無適矣！是以古人舍其小者，全其大者。今四海方亂，寡君惟是憫憫焉！不能夕旦也。夫子之道，忍其安之舍大道而矜小節。當不其然跂寡君之翹企也。敢請就駕。」尹又拜而辭曰：「夫摩空而墜者，不如蹠地而游。飽食而僵者，不如空腹而動。吾聞之：安樂我者，危我者也；富貴我者，殺我者也。今山林雖陋，神往之間，自有先王也；四海雖亂，一室之中，自有太平也。我不用彼易此，為我謝商侯。顯者自見，幽者自潛，不相及也。大夫無辱。」壽常固請之三，尹終辭之又三。壽常乃還，是為二聘不出。

後人鍾伯敬贊曰：

不丹山，而煙霞。不碧水，而浮家。不白石，而神媧。十畝間，間咨嗟。孤材上，餘熏華。九圍狹，

一室奢。吁嗟！粹瑩之璧，可以萬鎰而售，亦可以斗糧而易。靚貞之女，豈不願其有家？而不敢自為夫易得。彼能而曰不能，樂而曰不樂。苟非真我知，則豈惟當世之寂寞？然使可以不能不樂，而令之的不來。又安能達可行於天下？而命之寄，而孤之托。

壽常亦只得空費十日往返。商侯既聞答辭，自慚無德不能致賢者，乃怏悒悒，出入若有所失，如是數日。

有割烹氏者，原是湯母扶都從莘國而適先侯所帶童子也。先侯以其人善，久命為庖正，遂氏為割烹，今亦老矣。割烹氏有隱識見侯之狀，知侯之心也。侯正立於堂上有思，割烹氏正負鼎以之庖，過於堂下。故為延佇者，而熟視侯。侯見其有意也，問之曰：「汝庖正乎？延佇何為者？」割烹氏歷階而上，進言曰：「臣視夫君之若有所未能得也，臣之心若有所自得也。」侯曰：

「噫！是有以進，寡人與汝盍言之。」割烹氏曰：「臣割烹者也，不知其他，但知夫割烹也。願請以言。」侯曰：「可。」割烹氏曰：「臣之始事割也，見物之訛，不得其命，心旆旆也，手亦幌幌也。欲其止，未必止也。欲其行，未必行也。擬其斤鈞，未必當也。習之三歲，然後鼓刀，若發機隨念行，隨念止，不知其然也。始烹亦然，虛火不固，實火不熾，急之不善，緩之不應。習二歲而後火如吾之情，候如吾之意也。且夫割烹非不美也，而味不純。然碎非不易也，而體不恒。故函牛者求大鼎，得鼎矣求大薪，大薪大鼎不易得也。而天地鬼神之用，小者百之亦不能代也。及得其大，豈易置哉？善其地久，其時安心凝神以俟。夫和調之機，始則難燃，終亦不息；始則難糜，終亦不竭。故氣純而味

真，功深而用宏也。是知誠求而後必得，堅忍而後有終，習熟而後中於神解，適於大用也。夫治天下亦猶是也。」侯聞言，悠然，會冷然，善慙然，而自失其憂也。命左右來掖割烹氏而拜曰：「寡人敬奉教矣！今而後，庖正謝若事，而為寡人保傅也。」割烹氏辭曰：

「臣豈以若事進於君，反即遺若事哉？」侯賢之，聽之也，而厚禮之。」乃即日命駕，親自造廬求伊尹。才山門，忽報夏王有急命，欲盡起諸侯之兵，往伐蒙山之國有施氏，諸侯不得頃刻違命。商侯遂不敢行，只得一面托疾不出；一面使下大夫甸范往夏都，看動靜陳諫；一面使上大夫、中大夫齊賚禮受辭，往莘野聘伊尹。

兩臣於路咨嗟歎羨：吾君好賢如此。來到伊廬，又見伊尹，三陳元纁弓旌。兩大夫齊拜，致辭曰：「寡君聞夫子之道，上配於禹、皐，是非有堯、舜之主，不能臣也。惟是寡君，敬慕之切，願獲一見。且奉大道，旅館敝邑，寡君為弟子，朝夕受誨。若夫子見寡君之愚昧，真不可教，而後再遂高舉，是在夫子。若其猶或隙昫可受化誨，願卒受師業，亦不敢臣也。且寡君不獨已以為師也，實欲上薦之天王，以救天下之民。夫子所抱堯、舜、禹皐之道，固欲行之者也，得無意乎？寡君旦暮欲早受教於夫子，其終棄寡君，如夫子之道何？」伊尹受辭，畢，不覺油然感動。慙然歎息曰：「噫！君樂善至如斯乎！」乃幡然改，肅然拜受命曰：「子寤寐，先王之道，豈若身見先王而相與見之行事乎？予非禹、皐也。而君之樂善，則堯、舜也。不行何待？」遂受聘治行。

且說這伊尹本是樹窟噴裡出來的人，上無父母，中無兄弟，孤窮一身。受得有莘國五十畝田，又不能獨耕，年年請僱同井餘夫來共耕，分去糧食。又不肯營心生業，又不學如今人積穀賣錢。若有餘的，有窘急之人求就，與他去了，又不曉得去問他取討。那夏末時人也，有些像近世人，不討便不還。尹又不肯學如今人打個會，請個人情，告個助兒。只自有剩粟，便買了些竹簡子、木板子、鉛錐子、鐵刀子，寫畫圖書玩。無剩粟，只供牛種衣食用度而已。既無長者之命，便不自娶妻。

那莘國人，又都瞎眼。除了那一個莘先君有眼的，又死了。哪個知道他是賢聖人，該尊敬他？又哪個知道這農夫將來是個宰相，該揀他做女婿。只自安貧樂道，到了四十歲了。若學顏子，豈不死過了八年，久作孤魂了。既無妻子，便自平日也天奴僕。誰人肯投寡漢作奴僕？如此上中下俱無人，又誰人為尹治行。尹當日只自叫同井的鄰家農人都來。那些莘野中百姓，向聽見頭一遍商侯來聘，還不信。還有人說若是有諸侯來聘，如何不去，還在家？又有人說商侯那邊田沒人耕，要請這個農夫去耕田。又有人說何不請我，即便去？又有人說想是商侯錯聽了。又有人說是大夫錯尋了。到第二次來聘，眾人才驚駭，來問來賀。問說如何不速去，想是揀日子？說到那邊，想是不要去耕田，想是住間好房子，想是娶個婆子，跟個小廝，如何不去？聞說不肯去，便都背後說有這樣好事，不去真沒福，合該命窮。又說想是沒本事，恐商侯看出他伎倆，怕去的。又說平日耕田的人，如何去見得諸侯？難怪他不去。是到了這番，兩大夫官車數十乘，旌旗載道而來。元黃筐筐，陳

於草舍。騶從儀衛，周滿井里。眾人越發驚慌，齊集來看，四圍擠不開的人了。這同井七家之人，聽見伊尹叫，如何不來？及到，伊尹便吩咐說：井田五十畝，煩七家公狀納還莘國之君。我所置黃牛牯一頭，所積秋種一石，為我獻與莘君，謝之，聽莘君給他人耕。此地犁一副，贈張三。老銀鑊一副，贈李四。奇蓑衣一件，贈週五弟。其餘四家，還有四石糧，各分一石去。又所種麥禾在田，聽莘君去收。七家領命而去。尹自著一緇布冠，一白繅道袍，一雙草履，攜簡編數帙，從二大夫之請，登安車，擁旌旗儀衛而行。莘野人才說是真個的，望送數里而已。後來聽見他做了宰相，才人人悔說當初在此，不知道他，不曾結好得他，姻親得他。豈不可笑？咦天下皆莘野也！只莘野不幸，逢著伊尹就點破出來耳！所以從古來，地方但出了聖賢，便成了個極丑的地方，為此故也。

且說伊尹一行，到商國乃是三月三日。二大夫先遣人報知商侯。商侯獨乘一乘垂帷而出，為托病故也。迎至三十里外，命左右於小街中，搭一棚，立俟尹來。尹至，下車，相望而拜，再拜乃升車。商侯請尹並車而行，歸城。此夜庭燎如曙，侯入司館，商侯定尹之宿而後去。

明晨尹起，欲見商侯於庭。而商侯已來館，遂並拜於館。侯尊尹上賓席，尹固讓不得，乃分賓主坐。侯問曰：「昔帝堯之時，無賢不舉。匪獨上能用之，而其臣亦皆相薦，不自用者，何也？」尹對曰：「當彼之時，天地醇龐之氣，人心未漓。且上位有艱難之事，而君相無富貴之樂。是以君位亦往往易於讓人，而臣各效所

長，無相妒也。」侯曰：「如四岳者，可不謂賢乎？且有一宜用之人，即金舉，無少爭疑惑亂，又何也？」尹曰：「其心公故也。未漓則誠，誠則公，故同也。」侯曰：「抑何其盡知人若彼也？」尹曰：「明故也。誠則公，公則明。即間有失於明，亦不害其為公也，而終歸於明。故有公而未明者，未有不公而明者也。四岳舉鯀，是偶失於明。然非其私也，故終亦無害。」侯曰：

「上世之臣，有若彼之盛，後世安能得乎？」尹曰：「上世之臣之盛，非臣之盛也。使非有堯舜焦心勞思，求得人以治天下，則雖有皋禹益棄佈滿天下，亦俱作農夫牧豎。或終身勤勤，以養父母。或有妻子，則畜其妻子，無異於愚夫愚婦之倫。甚則孤獨一身，以沒其世。雖有高道盛德者，世不知聞也。故繼之在其君。世有其君，則最榮藉者，聖賢也；世無其君，則最窮獨者，聖賢也。」侯側然曰：「噫！竊憶聖賢在世，即不居上位，亦宜有道，以自成其身，何至瑩獨無聊、少壯孤窮、老而獨臥以沒世也乎？所謂人綱人紀，又安有哉？」尹曰：「夫聖賢者，非自成其身之人也。愚者謀身，賢者謀國，聖者謀天下。如物亦然，魚謀池，蛟謀海，神龍則謀風雲而上天。君不見孔甲豢龍乎？使其失風雲而不地，則固不及魚蝦之在池矣！何也？彼其巧力，原不在淺近也。今夫百姓志在衣食，算在幣粟，謀在市井，見在門巷。所長者力役，所熟者管逐。使處之上位，則其才膠跖而不可行聽。其無位，則用其本。然得其本分，彼固能自養自計，以成其身也。聖賢則不然，所志者，明良之遇；所算者，經綸之事；所謀者，天地之道；所見者，古今之運；所長者，用人；所熟者，養心。若處之上位，則如神龍之在上天。不屑屑於巧力，而自能為云為霖者，此皆精誠之所運也。既不得

位，則與百姓同其遇，而智力反不及於百姓。又不屑為百姓之為，非其力之當得不食也。然力之能得者幾何？則餒之日多矣。非其人之所授而不衣也，苟無其人授之，則寒之日多矣。非有長者之命而不能自求女也，則三綱絕矣。使舜無堯妻之二女，寧終不鰥獨乎哉？非有君相之求而不仕也，後稷非堯舜舉之，則亦稚而棄兒，長而田畯耳。是則聖賢在生，當其世有其君而已，不則人綱人紀亦不得而自全也。彼降原之龍，所謂雲雷變化又安有哉？臯棄之逢堯舜，所謂千年之蜃，一旦風雲而上於天也。雖臣亦然。臣雖不及臯棄，而君固堯舜也。一日安車元纁，光遍閭井，取田畯為上客，是亦風雲也。然天下之幽抱隱處如臣者，豈少也哉？正患彼不知君如斯之樂善也。即知之，亦不必自來。而君又不能遍孰察於天下而知之也。然不患人不知君，而患君不知人。亦不患君不知人，而患君無是心。君既有是心矣，是即堯舜矣。天下之賢者，自望君以為歸。而天下之人，必有乘君所好，而薦賢者矣。又何患臯夔益棄之不得哉？且夫天心澤萬物，故龍自興而自行。君心澤萬民，則賢自來。政自舉矣！君惟益誠乃心，固俟天時，天命所凝矣！」商侯大悅，曰：「真吾師也，敬願委身奉國以受教。」

遂請尹詣大庭上引拜。侯拜於東席之下，尹拜於西席之下。稱師而不官。乃引元子太丁及諸子弟出拜。太丁等北面拜尹，西立東面而拜。又悉引諸大夫皆拜，諸大夫北面羅拜尹，西立東面而拜。拜畢就席設撰，行酒成禮。侯命諸大夫國人，咸聽師規誨。復博訪四方草野、賢士。命元子以下，俱就師、受學。設特館居師。使巫帙賁禮往求於有男氏之女，以為師室。數日安排略

備。而下大夫句范自夏都回。不知來說夏桀何狀，但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夏桀伐彤庭、巡天下後，歸來日日為樂，猶以為不足。先王發在時，命桀納有洛氏之女，是為洛元妃。洛元妃貌美而性嚴，色和而行端，蓋賢后妃也。遇非其主，每不相得。前年桀從巡狩歸，攜有外方多美人來。桀於內院張宴，命元妃並坐。因命諸美人歌舞行酒，桀指一尤美者，謂元妃曰：「此妹之色，亦大不減於卿。」元妃避席，面謝曰：「妾聞事君以德，未聞以色也。」桀默然不悅。

又去歲春月，內苑百花燦爛，桀攜元妃入花間行游。見雙蝶相合而扇，桀狎元妃曰：「此物亦有人情，兩兩相媚，奈何朕與卿不然？」元妃斂衽正色而對曰：「君王者，萬方之主，是為萬國所儀型。若內庭正閨闔肅，則萬方顧化而成治；若褻狎不檢，身失其正，則家淫國亂而天下叛矣！」桀曰：「此間何人見聞之？」元妃曰：「人君之言動，無微不彰，有於內必聞於外。故古之帝王，德謹於微而治起於閨闔也。」桀又默然不悅。桀雖不悅，卻奪於正理，亦不敢詬怒元妃。故宮中諸美人雖多，媚色不過嫋娜歌舞而已。無有知書識禮、能言能作、可以御眾女而易元妃者。桀又時引內倖臣侯知性、武能言二人入宮，巧言令色說皮調謊，元妃又惡之。時譴斥二人，令出。桀心又不悅。

今年乃十九年，癸亥元日，是夕內宴。桀又狎元妃，元妃避席而入。桀終夕不快，遂密與二幸商議，安得才容巧妙言色俱佳的一個女子來湊個偏妃？二幸謀之於于辛，于辛密進言曰：「臣家東方素聞蒙山之國有施氏女，貌過於月宮之娥，態妙於姑射之仙，詩書技藝無所不通，真我主匹配也。」梁大喜，即召趙良、曹觸龍與二幸等同于辛商議。趙良曰：「蒙山國僻在東海，兵強馬壯，未必肯奉命來獻。不若先以禮求之。」曹觸龍曰：「若先言之，彼即嫁於下人，則雖得之，亦已無用矣！」于辛曰：「不如不與之言，但搜索其過，失而伐之。仍一面遣人游說，一面脅之以兵，可以必得也。但恐彼兵強必拒敵耳！」桀大聲曰：「即朕一人之力，可敵萬夫，何慮其強哉？」觸龍曰：「但恐兵出無名，彼無罪可伐，奈何？」趙良曰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只使人問豕韋氏，索他過失，自然有了。」遂遣于辛往問豕韋氏。

孔賓往返逾月，果然索得有了過失。道是有施之室用琉璃瓦，是他宮室擅天子之儀；有施之宮有三妃九嬪，是妻妾擅天子之御；有施之用珠蓋玉杯，是使用擅天子之器。可以伐矣。桀大喜，遂一面傳令東方各國諸侯起兵從征，一面親自率六師出都城演武。

桀手下有虎、豹、熊、羆四猛將，皆力舉二千斤。手持兵器一百斤，射貫七札。桀將四將兵器一手持三件，雙手舞四件，如回風舞袖一般。又將已所持二丈長大鐵鉤重三百斤，兩頭駕於大石，命四將自懸於鉤中間，鉤皆不屈，石亦不壞。桀雙手抱而自懸之，鉤曲如弓。用力一弔，兩邊大石皆裂。將鉤屈圓，任為鉤。命

四將各扯一頭伸之，尚如弓不得直。桀白手一扯，即伸。觀者人人駭服。桀大笑曰：「以朕之力為大將而伐天下，寧有敵哉？」

剋日舉兵。報先到各國，各國皆應命。惟商國遣大夫來告，商侯患病，並問何以興師之故。桀卒不言，恐天下議之。自豕韋氏外各國，不知其伐有施之故也。商大夫恐商侯得罪，用賂於趙良，求免調兵，良計之。商大夫請命，桀遂遣之曰：「既病不能興師，姑免爾國。」於是商國得不從征。大夫歸國。桀自於四月一日舉兵東行。熊將在前，羆將在後，虎將在左，豹將在右，各將一師。桀與趙良等自將二師在中。一面遣于辛先行為說客，留曹觸龍等守國。大師旬日行到兗方，豕韋、孔賓等諸侯來會，率師同行。又數日來到東海近地，望後六師及諸侯之師把蒙山國團團圍住。

且說于辛奉命先到蒙山國，當今山東蒙山是也，有施氏先世所封。國君施獨，夫人屈和氏，單生一女，名曰妹喜。真是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巧笑則林下風生，輕語如黃鵬妙囀。殆極人間之美，不可形容。不知何以閨門女子，遂名聞天下，惹大干戈。可知美色者，禍亂之胎；冶容者，喪亡之具也。

于辛來到國中，先用禮講，陳幣帛於施獨。果然不允。說：「寡人只此一女，留以選善婿專門養老，立子繼國，安能獻王為宮人？使他受一世淒涼，終生怨恨。爾王棄道好色，不久敗亡，何禮之有？」卻禮不受。

隨即境上報到，夏王自統大師到來。施獨曰：「王設計求女，又起兵，此何名也？」報道，問僭用王者宮室、妃嬪、器用之罪而來。獨大怒，即令大將吞英、昌勇二人領兵車數百乘出城迎戰，一面令獄官將于辛拿去囚禁了。

施獨有個賢臣，曰雍和，已告老在家。聞國有大故自來問知，乃曰：「吾君須詳細。夏王雖然不道，然共主也。又兼諸侯，安能敵之？且安可囚其使也？不若用一和好近臣，陪奉使者於館外面，禁之。勿令作內應。且看兵出如何？若不利，還須著這使者解和。且君之女終不免嫁人，況於王乎？女之美聞於天下，此豈常人之所得而有也？凡物之極者，藏於幽密而耀於四海，不有大善必有大凶，非至德無以勝之。今君去一女，未必禍也。王得君女，未必福也。君當裁之。」施獨依計，命內臣葛天生陪于辛入館居住，將于辛從人俱監守在內。

于辛帶有珍寶幣繒，將來饋送葛天生，並賞賜守館之人，使人人喜悅。乃進言於葛天生曰：「施君不知時勢，妄自執王。吾王實為取施君之女而來，非問罪也。」天生曰：「取女何故興兵？」曰：「不興兵則恐施君不肯從命，乘而嫁人耳。且王之取此女，實作正妃，非作宮嬪也。」天生曰：「如此則何不先言之？」曰：「先言之則恐諸侯不服，而貴戚危疑也。王之具師朝中，實不知為何而來？獨我知之。先來說禮，實大有益於施君，而施君不知也。」天生大悅，即內言於屈和氏。屈和氏言於施獨曰：「適雍和亦來言此，但今已出兵迎戰，且看勝敗如何？再作商議。」說猶未罷，外間急報，兵敗城危。

施獨慌忙出問，報，喬英、昌勇分左右各將三百乘兵車，出西門接戰。喬英接住夏王兵，昌勇接住豕韋氏兵。夏王前軍熊將交戰，被喬英殺敗。不意夏王神勇，自持長大鐵鉤乘大車出陣，竟奔入喬英陣中。每一鉤，綽剗刷刺殺傷數人。喬英於車上用戟架隔不住，被夏王一鉤穿心挑起了。從兵大敗，棄車走回城。右邊昌勇與豕韋氏大戰，未決，見左師已敗，夏王兵來合勢。昌勇慌忙退走，都大敗進城來了。時四月十八日也。施獨大驚，急令四門堅閉。三軍一面堅守，乃喚雍和等來議事。雍和曰：「固宜不敵夏王之勇，聞於二十年之前，豈待今日哉？君何愛一女而亡國，國亡女何往乎？君莫若及今獻女，還可成好交結。」施獨使葛天生速入問夫人。夫人屈和氏問女妹喜，曰：「汝知數日來外間禍事否？」妹喜曰：「竊聞戰鼓之聲，心甚憂之，安得不知？」屈和氏曰：「汝知兵從何來乎？」妹喜曰：「兒聞之夏王之兵也。」屈和氏曰：「汝知兵之何以來乎？」妹喜實知之，故羞默而不言。屈和氏曰：「兵來乃為汝也。汝父與我只生汝一人，故愛汝備至，當擇良婿與汝圖。汝常隨父母，父母不合迂執，遲誤汝青春，使汝及笄猶未適人，遂惹此天來大不測之禍。若使隨高就下揀人嫁汝，豈有此事？昨日夏王先遣人來聘汝，汝父又不合。憂汝太過，恐汝進宮受一生淒涼，不許他。不想大兵壓城，危亡在旦夕。昨葛天生說王使有言：

『夏王實圖汝去作正妃。』不知真假何如？但事勢危急，非汝不能救老父母及城中數萬人性命也。汝意下何如？」因涕淚俱下。妹喜顰蹙低首，掩挾隈腮，跪而泣曰：「兒身父母所生，以兒之身，反貽禍於父母，就死在父母前，可以免難，亦甘心焉！若使不能免難，任從父母主張也。」屈和氏泣扶起，言曰：「兒勿傷情，我

言於父，差人去納款夏王，以求和好。將汝許他，他決以禮娶汝去。汝這般乖巧，只怕有好日子過度，也未見得。兒勿傷情。」妹喜拭淚而起。屈和氏命葛天生報施君，可許夏王女，求和罷。施獨遂使雍和請于辛到庭上陪禮謝罪，說願許女求和之情。于辛大喜，即請施君遣使同行，施獨為于辛整飭車馬、儀衛，使雍和受辭，奉璧及幣帛之禮並牛羊酒食犒師之物，開門出城，直諸夏王軍前，納款請罪。

于辛先見了桀，說了上項事情一遍。桀見于辛來了，早已五分歡喜。又知肯以女求和，便喜十分。乃命雍和進見。雍和陳辭宛轉，桀又喜。便受施君璧帛犒師等物，賞雍和紵制絲表裏。當日已暮。

十九日命于辛領了侯知性、武能言二內臣賚了珠冠、寶帔、金花、文錦、幣帛、牛羊、酒果等各禮物進城，即日娶女。施獨接待了來使，受了禮物。對屈和氏說：「須說過從容日把才好，太急奈何？」施獨告于辛，于辛說道：「我王性急，這話回覆他不得。君即從命為是。」施獨與夫人俱無計可施，只得來問女妹喜。妹喜曰：「此何難事？父可垂簾於堂中，叫他內臣到簾外。母可引兒上堂，立於簾內。兒自有話發落他。」施獨從之。設簾於半堂，命群臣遠立堂下。請侯、武二人立簾外，于辛遠立，葛天生立簾傍內外之間。妹喜與母出堂，于辛等但聞環珮鏗然。侯武係於簾下，諦聽妹喜命葛天生曰：「引王使於簾外見我。王既聘我，我即其主也。」于辛聞言，大驚。天生引侯、武二人中立北面，就簾而拜於後。妹喜於簾中南面受拜。禮畢，乃命立聽。妹喜言曰：「天子命賢使臣來問罪乎？加禮

乎？」侯、武二人對曰：「君王聞內主令淑，特遣下臣行禮聘內主以為妃，非有他也。」妹喜言曰：「既行禮矣，禮者吉也，兵者凶也。吉則緩以情言，凶則暴以威劫，必不俟矣！今大兵圍城而不解王命，即日而娶女，毋乃類於威劫也乎！又安所云禮？今王命娶女，豈不願福而乃從凶？國君生女，上嫁於王而不擇吉，匪特國君與女之丑，實王之丑也。敢煩賢使反於王前，稱小童此意，上瀆天聽。若王寬其罪，三五日以為期，使得順父母之命。若其不許，有死而已，不用命也。雖滅家國，實負王心，枉勞賢使矣！」言畢而退。嬌喉宛轉，妙舌輕調，嗚嗚嚶嚶，如泣如訴之聲，猶在簾際。

于辛等聽之，魂魄俱飛，心志喪盡，不能凝立，伏地而拜送之。領命下堂。于辛謂侯、武二人曰：「是天生異人以配我主也。我等此行大有功矣！」二人皆喜曰：「以此告君，萬無不聽。」遂三人同出復命於桀，詳述妹喜所言之情。又極誇妹喜之言，宛轉清徹，其妙才雅致如此如此。桀聞之，亦魂魄飛動。大喜曰：「是真吾妃也。」即命三人再入城通好，許以退兵三十里，約從三日內女行。

施氏通國大許。當夜夏桀退兵三十里。次早二十日，施獨命其夫人一面治女行奩，自己一面率臣下出城朝桀。桀以禮接見，仍諭以速送女歸。施獨唯唯而退。那桀手下臣士將帥，俱各縱軍士，劫掠蒙山地方周圍士大夫百姓人家，食其酒肉，淫其妻女，劫其財貨。諸侯之兵亦大家效尤，都倚桀之凶威，一概妄為如此。這蒙山國只為了一個美女，城內雖倖免殺戮，已成和好；城外還遭這等荼毒，坑得人家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貞女烈

婦，又坑殺多少倔強逢凶的士民。施獨稍稍知之，對屈和氏道，不如早打發女兒去罷。」遂於二十一日，施獨夫妻自送妹喜豔裝出城，來朝桀於行營。桀意就留妹喜營中歇宿，緩緩發遣諸侯。妹喜便令葛天生傳奏苴：

「天子至尊，豈宜野宿路處？願先發一軍，護臣妾先行，君王自發遣諸侯振旅還國。臣妾待之於國門之外。」桀既見妹喜斌媚嬌嬈，心神已昏。又聞奏說宛轉真情，思難禁。但喜之之極，不得不順其意。便說所奏甚有理。施君夫妻不能遽舍女獨行，便請親送女到王國。桀喜從之。

桀帶有宮娥，多命分二十人往伴妹喜。又分內侍一人武能言往與施君夫妻一同護送。領一師之眾，百乘之車先行。施君自留臣下守國，而親送女。桀自發放諸侯，犒賞卒徒，班師而歸。三軍遂行，五月五日便到安邑夏國。

六日，散兵，設朝。施獨、屈和氏以妹喜入朝，桀命曹觸龍等享施氏夫妻，以次厚遣歸國。桀自攜妹喜入宮，便命設宴於別宮，立妹喜為妃，合卺為樂。妹喜親拜奏曰：「君王既不斬刈臣妾，使得至宮禁，以山野腐草，蒙甘露，望處以得所使。得稍睬微命，長侍君王之側。雖為承漭受溺之婢，亦幸矣！奈何過施恩寵，驟不循軌？恐令臣妾反不能為生。願君王命駕先與元妃相會，便引臣妾朝見元妃。然後君王與元妃會燕，使臣妾得脫簪執，跪侍席下，以周旋君後飲樂，妾之分也。」桀聽得這般溫柔軟美微妙嬌辭，一發昏了，哪顧得這多道理。只口說愛卿言之有理，只今日且不能如是。朕思慕愛卿之意，務必少慰。遂盡叱內臣及宮嬪之

稍長者皆去，獨留平素極愛狎的小宮娥，左右執壺。及庖婢捧撰，歌姬奏樂，引妹喜並坐，行起酒來。坐間，便恣諧謔調弄，妹喜嬌羞怯讓，弱不能勝。數巡酒後，桀已不待畢宴，攜新妃入錦帳。令小宮娥代脫衣御妝，嫣然一枝如崑山片玉，把妹喜輕輕偎抱著。

但他兩個各撞著一句古言：妹喜撞著個「得此戚施」句。當初父母要為他擇妙媚嬌郎，不想到媚桀這兇人也。桀撞著個「哲婦傾城」句，做個人主立妃奈何？茹尤物以為殃。再有後論不題。

且說桀既求得妹喜，美豔才巧過絕天人。哪復知世間更有要緊事，便死亡在旦夕也顧不得。一連晝夜為歡，無有斷絕。日午而起，以為未晨。起而新妃曉妝色，王親整以為方旦也。妝罷即宴，宴即歌舞。眾姬之歌，桀不以為樂，妹喜輒自起舞。妹喜一開喉而天下無人矣，妹喜一舉袖而天下無容矣。擬其歌為七言十絕，其一曰：

蒼虬飛海滌天街，輸得龍宮度曉咳

三十六環齊舞袖，一時吹擁上陽臺。

其二曰：

一天春雨度春風，帶日舞風上玉樓。

二八雲鬟低揉亂，不禁恩愛淚交流。

其三曰：

嬌羞初度入君門，入得君門便愛君。

一度君恩零亂後，意慵難復理春云。

其四曰：

君恩好處不勝愁，意又憐君臉又羞。

嫩柳啼鶯聲款款，落花隨水恨悠悠。

其五曰：

落紅如淚錦斑斑，贏得君王帶笑看。

幾度對君含玉淚，欲言還怯又承歡。

其六曰：

不知窗外日頭西，猶替君王攬玉衣。

生怕曉寒侵悄夢，更將溫玉代柔絲。

其七曰：

柔荑溫玉服君王，初夏重衾尚怯涼。

幾度玉龍翻暖浪，君身何但錦衾良？

其八曰：

深宮樂事夜漫漫，夢裡還應唱合歡。

覺聽午雞疑是曉，卻將纖手動羅幙。

其九曰：

曉起深宮日已斜，雕龍寶燭紹春華。

朝饗尚未停歌舞，又卜開筵玩玉蟾。

其十曰：

歡歌妙舞樂洋洋，願得君王萬載長。

留戀春風玉清裡，莫教春雪度垂楊。

自此桀與妹喜晝夜相續行樂，不知有天日。直至半月之後，外間擊鼓奏事者甚多。一向趙良攝理國事，眾情不服。積人甚多，只要亂擊鼓，良亦不能禁。激得桀嘯天嘯地出來設朝，果見無限臣民，擁奏國事。果都是奇冤異枉，田賦兵車的事。桀大怒曰：「有何要急，擊鼓驚動宮中。」命武士將告奇冤異枉的人盡行斬之，以絕後來奏擾驚駕之端。將田賦兵車事，盡發太師趙良處問決。命左右將大鼓砍破了，再不許設鼓。吩咐方畢，望見殿下關龍逢等領幾個臣士，像要來陳諫的，桀即忙命罷朝。諸臣免朝，國事盡托太師。自己轉身入宮去了。自此後，任桀意，自出自入，再無人來驚動他了。時五月廿二日也。是時，商侯遣大夫壽常薦一賢士伊尹來夏都旬日矣。

且說商侯自三月四日師尊伊尹，終日談天人之奧、性命之微，明德之全功，新民之要術。夜以繼日，欲罷

不能。同心之言，其樂忘倦，亦如桀之得妹喜一般。同一愛慕而德色殊，同一契入而理欲殊，同一寵信而安危治亂興亡一切頓殊。

而後人馮猶龍銘之曰：

曷旦愛日，江鳩呼雨。蛇虬乘陰，雞鳧俟曙。之數物者，將畫天地而處。彼君子喻賢，小人喻色，又胡不如此？吁嗟乎！一登天，一崩淵，一心耳，用者懸，賢賢所易，則曰學力。好德不如，聖人去亟，國命亦幾乎息！而況乎盡絕臣工，沉酣於宮，安得不驅？魚就淙而驅雀入叢，蓋其惟日不足者盡同。而特不同其為善之吉與為不善之凶。

原來商侯在商，尚不知策為何伐有施，大夫甸范回報行命，免從征而已。夏都亦不知也。商侯聘伊尹，本父命，要佐天子，救天下之意。正與尹商議化誨夏王之道，尚不得要領。聞說夏王得有施服而班師。遂請伊尹就夏。

尹亦極知王不可回，夏不可救，行亦徒行，就亦徒就。侯亦知其不然，但曰：「盡先公之心，盡臺小子之意，盡夫子之才，且就之也。」尹承命而行，侯與上大夫壽常隨之。致辭薦賢，即賀勝師，且觀王近日行事。於是尹與壽常至夏城。桀已於五日前回都矣。舉國之中方知是為一女子，索伐有施。而關龍逢者，還國之日不便進諫，欲待次日。而本日桀入宮，即半月不出矣。費昌者優容默忍，不浮不沉，不言一事，以自全，實韜其才智以有為也。伊尹等便主於費昌之家。蓋尹之主昌，

自是擇昌之賢，而昌既知尹，然後知商侯之聖也。尹等待夏王出朝，日待一日，只管不出。尹欲去，昌等固留以待乘機，尹亦欲親見之。

直至旬日後，乃五月廿三日也，夏王忽然臨朝。費昌與國中元士輩陪伊尹、壽常，從關龍逢等進朝。正見桀盛怒，發落百姓。堂下土民塞路，朝臣不得前，而桀已命殺多人矣！伊尹歎曰：「噫！是尚可以復生乎？乃有奇冤求明而自益之。是生不能明，誠不如死以訴於上帝也。」龍逢等直待得發落完，急引臣士進，而桀已退朝。此伊尹第一就，只落得與費昌講十日好話而已。昌欲更留，伊尹曰：「美色迷心，無復好德之理，不如且去。」遂辭費昌而復歸於商侯。是為一就桀、一就湯。費昌送尹三十里，灑淚而別。

尹與壽常自還商國，以五月廿四日離安邑，六月二日至商邱。商侯聞之，出郊迎。問曰：「夫子何以遂返乎？」尹曰：「美人進矣！尚未獲一見也，復盡誅冤民。」侯拊膺而悼曰：「嗚呼！斯民之不幸而至於此乎！」尹曰：「殆將更甚，予往獲其國之賢臣費昌矣！居且治國，以觀其變。」侯仍奉尹於館。尹問有賢人來歸否？侯曰：「無之。」尹屈指計曰：「是將有來者矣！予就君已三月，天下豈無一知君者乎？」

居果不半月，而萊朱至矣。萊朱者，奚祁之後，始封於薛。豕韋氏併吞其國，宗親奔竄至於萊夷，即今萊州也。奚氏客居於萊土，因而氏萊生子，名萊朱，有赤蛇之樣，故字仲虺。仲虺幼而玄同，長而博洽，有大略，不務小節，深明帝王之道，薄世俗之跡。謂天下，

上無君，下無民，不可有為，晦德不彰。及聞商侯三聘伊尹之事，遂作而歎曰：「堯舜出矣。」乃仗策而來歸商侯。

侯聞之，與伊尹同具車出迎於東門之外，並車入城，相與講論天德王道。尹所言，朱所契。朱所言，尹所契。與侯三人，道同心一。侯大悅，請朱附尹而居。即令人迎其母及妻子來。自是侯以尹為師，朱為傅，一德為政。而後半載，慶輔自徐楊來。又後一年，湟里且自雍州來。不知何為？下回分解便見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湯尹一德，而賢善來歸。萊朱之至，上題已詳。其慶輔者，垂之後也。世封於南。湟里且者，番禺之後世，仕於西。近日諸侯橫霸，二人賢善而才，俱不能保其國家。因此聞商侯好賢之風，迢遁而來。才至境內，即有人迎至於郊關，大夫迎入。商侯與語，喜其才智，使之為元士，後俱大夫。慶輔建言曰：「商丘土脈浮薄，非帝王之都。且三面距河，常有河溢之患。臣聞君侯之地，七十里即古帝嚳之地。臣昨至境內，詳觀之。此城南三十里，即帝嚳之都，亳城是也。自帝嚳與帝而後，六百餘年矣。天地之氣必散而復聚，必有帝王興焉。臣望其氣鬱鬱蔥蔥，真王者之都也。及臣見君之聖神智睿而喜，可知天之生民，必有大主。今天下之民，無主矣，非君而誰？願遷都亳城，行王政以救天下之民。」商侯聞之，愕然而起。避席而謝曰：「小子奉先君之教，惟自隕墜，不克承先，並不能國輔王室，以酬世食王之德為惕慮。吾子不鄙，而儼然就教，臺之幸也。乃議及此臺。雖狂昧，奈何自絕於天？敢聞教乎？」伊尹曰：「王者之事，未宜遽言在人自為之、天自與之而已。惟都城之議，固當從也。天下既亂，強凌弱，惡並善。商邱之地，城不高，池不深，土疏，水濫，固當遷也。使不為天子，豈祖宗之祀不圖自存乎？」商侯乃從議。剋日令臣民士從者，挈老幼而南居於亳都，今歸德府城南是其址。湯遷都，是夏桀二十一年，乙丑之元月也。

伊尹自夏都歸，將兩期矣。又得萊朱一同佐商侯論道。商侯修德行仁，以治其國。國中士民大悅，已二歲矣。聞命遷都，家家人人歡天喜地的。扶老挈幼從商侯者，如從父母也。雞犬豚羊亦無不踴躍而行者。於是定居亳後，發政施仁，民益大悅。又兩歲終。忽聞夏王出宮臨朝，行賞罰。明年諸侯當大朝。商侯遂先期治行，萊朱等同太丁守國。自請伊尹同行，欲親薦於夏王。奉圭璧、幣帛、戶口、圖籍，述六年職事入朝於夏。且說那夏桀自癸亥年五月二十三日避諫還宮，一連又與新妃為樂十餘日，並不見元妃。卻得一乳媼來視桀，是往時哺桀者也。於宴上乘間問說元妃何不見共宴？桀不應。妹喜恐中外人議論，事久有變，乃自求往見元妃。桀不往，就命乳媼領妹喜，二十宮娥引從之往正宮，朝元妃洛氏。乳媼先人啟知，洛氏留之，命宮娥且合寢門。妹喜至正室不見乳媼，宮娥又合外門，妹喜與隨從彩娥立正室以俟。要進內室求見，不得。要出門回別去，又不得。只在正室中站立。自午至申，饑困弊極，委身於地。

桀那邊半日不見回去，淒涼急躁起來。著人來即門召問，洛氏還不聞。直至酉分，方使宮娥及乳媼出內門，辭妹喜曰：「寡小君有疾，不能強起以見新妃也。」乃啟外門，仍使乳媼引妹喜走來，到別宮歸桀。桀一聞妹喜來，扭身出接。本欲媚有溫手而入，乃見妹喜俛首捧袂，宛轉悲啼，拜伏不能起，傷情不能語矣。桀大怪，叱退左右媼姬，獨使幸娥二人掖入寢內。桀手抱妹喜置懷，手拭其面，問曰：「愛卿有何苦情而至於斯？」妹喜跪抱桀足，頓首於其膝，曰：「兒固謂君王驟寵，反令兒不能生全也。願君王主張救全兒。」桀憤

懣曰：「豈洛氏為怪耶？」妹喜嗚嗚而不言，但求生求死，如怨如慕，以搖惑桀。桀召乳媼問之，乳媼百方遮蓋，桀不聽。乃問同俘彩娥，彩娥同妹喜立受苦者，一一言其苦狀，更增設元妃傲狠處，以激怒桀。桀大怒，欲殺元妃。妹喜則嗚上，又抱膝泣諫曰：「君王為賤妾而傷元妃，天下不服，朝臣多言。且萬一後悔，又何可及？總非所以全兒也。惟願賜賤妾一死為安。」言畢，又泣。桀抱之，不能捨去，亦不欲逆一語也。又叱退諸媼娥，自和尉妹喜，妹喜稍止悲。

桀乃命侯知性、武能言二倖臣來，謂之曰：「洛氏倨傲不順於朕，爾二人之所知。今又妒我新妃，欲害之，是即害我也。爾往問太師、少師等，何以處之？速來回話。」二幸領命先到太師府，問趙良。趙良曰：

「此君王家內事，任從君王，不必問臣子也。」乃往少師府問曹觸龍。觸龍曰：「此在君王從容自處之。骨肉之間，臣等安得議哉？」乃往問卿士于辛，于辛想使三人說做一團，歡欣慶幸，得立妹喜為正妃，則我三人寵益固矣！于辛便有意教桀賜元妃死。

適值有下士黃圖者，夏國奇烈男子也，在于辛所，微聞此事。潛奔告關龍逢，曰：「君王不見群臣，君等雖忠，固無路諫諍矣！平時國事，盡決於趙、曹諸人，公等亦無與也。今日之事，有不可已者。君王為新妃，欲賜元妃死。夫元妃國母也。殺元妃，是殺一國之人之母也。母得罪於父，不過出之，歸於母家，人子猶涕泣以從。若父見殺於非辜，人子亦當從死。於母何獨不然？今坐視其死而不救，可乎？」龍逢大驚，曰：「嗟乎！一至此哉！吾不意子之烈義如斯也！奈君王不得見

吾輩，效死何從？」黃圖曰：「君王之議，決之於趙、曹、於三人。公等時常守義，不往交見。今國母有大難，豈人臣守義時哉？請輔公往，以極陳於三小人，稍回其良心，猶或可全國母之命也。」龍逢攬涕步出，不待駕輿。

黃圖即太師之府，而見趙良。趙良曰：「噫！關子介介者，何能至我哉？」龍逢及圖見良，拜而號泣。良大驚曰：「夫子何謂也？」龍逢曰：「突者聞君王將殺元妃。君王非下臣所得見也，惟公得而救之。且國之母猶公之母也，公忍坐視其母之死而不救？龍逢等有頸血濺公之門，重公之惡於天下耳！」黃圖又激烈涕曰佐辭。良雖狠戾，亦感動曰：「夫子無憂，但敢於何以全之？」黃圖曰：「婦得罪於夫，不過歸寧母家，以從大意之間，全人倫也。士民且然，況天下之君乎？」趙良曰：「先生天下士也，請以此言進矣！」惟是侯武二幸，正從于辛處回宮。趙良使人邀之來，俱以此語道之。二幸亦感動，領辭而去。原來趙、曹二人雖肆惡於外，內邊大事只隨桀自主示，不敢專。外邊大事，亦待桀命，自己只行小惡，把大惡都留與桀自為之。所以桀謂二人忠，謹盡托以國。朝士雖惡二人，亦無能乘間以人也。龍逢、費昌等平日羞見權奸，故一切不預聞政事。只此事被黃圖激動龍逢，而費昌猶未知。被龍逢說動趙良，而曹、於二人猶未知。於則操念，猶苟且鄙惡，而不能及二人之方員成樣，故桀亦不專倚他二幸。以趙良、觸龍、龍逢、黃圖、于辛等各議進。桀愕然曰：「龍逢安得知之？」二幸曰：「不知其何以知之？但流涕極言，如此如此。」桀亦惻然曰：「從之。」遂命二幸，領宮監二十人，捧敕往正宮，追奪金章、玉

冊、誥命，及金冠、霞帔、珪璋、元黃，削去元妃之號令，自歸有洛。元妃奉敕，將上項一一檢付宮監。自命隨身內使役婢，收拾車囊、自服、練衣、布裳，攜所生三歲太子與乳媼，遙拜夏桀而去。關龍逢率費昌、育潛、逢元、黃圖等臣士侯之國內，涕泣而朝於車下，請送之。元妃垂帷而泣，辭曰：「賤妾得罪於君，死其分也。賴諸賢之力，苟延其身。以歸見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姑姨，其亦幸矣！嫌疑所在，無累諸賢遠送。願諸賢善事君王，以保國家。」泣止，命御叱馭而去。龍逢輩已命妻輩、具車侯送於城外。自己諸人仍泣，隨車送至城外。乃視其妻輩朝元妃，元妃辭謝。關妻等固從送之郊關二十里而還。時癸亥，六月初五日也。

桀即日就內庭冊立妹喜為元妣。初六日，引出告祖廟。趙良等皆從桀後，趙良等之妻皆從妹喜後。皆盛服緊隨。關龍逢等皆素服遠立，若不與事。桀引妹喜於烈祖前，正下拜時，忽一陣厲風，從各主前捲起俎豆等器物，盡置之門外。妹喜不能起立，僕地良久乃甦。桀心不喜，不待禮畢，引妹喜還宮。自是新人專寵，歌舞愈繁。盡日追歡，費用愈奢。民生困極，國事廢弛。或三日一出，或五日一出，其出皆無常期。將出必秘，不令關龍逢等人知。先通知趙良等當發的，大事預安排定了，忽然而出一頓，將事發放，立完即抽身回宮。惟恐他臣來源，亦不去他，只叫他備位飾觀而已。

直至冬至之日，桀又引妹喜盛冠服，車儀而出郊天。關龍逢與費昌等賢臣士皆在。但見桀與妹喜方拜天帝，依然如祖廟時，怪異一陣旋風從壇間捲起俎豆等

器，翔半空中良久，倒插於地，皆沒底。妹喜仍昏眩不能起立，桀命扶之入輿中，獨自苟且，畢事乃退。

關龍逢等一齊攔駕，諫曰：「古初聖王配合之義，取法乾坤。惟漸廣嗣續，全人道而已，非樂淫也。是以擇配，視德不以色。故合於天地而可祭天地，則其郊祀也。君後介福，敬承於祖宗，而可以祀祖宗，則其禘祫也。君後迪吉也，且立妃必先告廟，設嬪必先立妃，冊立必先筮吉。既以明禮，且迎天地之休，承祖宗之佑。今君王於裡動兵，乃求一女。既不吉矣！既得以歸，不告廟而受寵，不朝後而名妃。甚至俘虜之麗色，傾一國之母儀，逐端淑之元妃，立妖姬為正配。三綱絕而五常滅，人欲橫而天性亡。故告廟則祖宗為憤飄，郊天則鬼神為厲氣，亦可畏矣！願君王即日貶新媳為宮嬪，立召還元妃以奉祭祀，承天之休。願君王察之。」辭畢，而涕泣俱下。桀雖兇頑，到此竟亦動色。先見天風作了一陣，心亦驚布。見這極誠流涕陳言，亦不發怒。但命左右麾開臣士，驅車回朝去了。

妹喜回宮，心恨諸臣士所陳說。便漸發陰毒，謂桀曰：「外人多為舊妃，舊妃有黨有謀，欲害臣妾耳。君王何不遣心腹人探聽舊妃何如行事？」桀曰：「然。隨卿即自擇一二人往。」妹喜遂盡召內臣，細細揀擇，兼命願往者自陳。而皆無膽志者，又不知君妃意思，久無人應。內中有一名阿離者，幼事桀，亦事元妃，有心機藏義氣。心想道此必妖物，要害殺元妃。若他人去，便做成了。遂自陳願往。妹喜喚至密室，微微探問看得，阿離便擔承了。又能謹秘。遂多私與金珠，使至洛。假稱王命，以釀酒賜元妃毒殺之。卻陽於桀前囑阿離曰：

「爾善視舊妃太子，安樂何如也？」阿離概諾而去。去到洛國，尋問元妃。

這元妃自六月五日灑淚去國，諸賢臣之妻送出關而回。元妃母子獨自悲淒，一行至洛。路上但有聞知的士民男婦，無不悲泣，擁車如子送母者。元妃早宿晏行，然只在車中飲食，並不入城衙館舍。護從之人，環車張棚而已。行十餘日到家，素布服謁了母，見了兄弟姐妹姑姨。自與幼子及乳媼一人，老婢二人，封閉一所靜室，自爨自食。每旦望闕而朝，常禱祝於天地，願夏王安樂，幼子克成，得繼先王宗祀。凡宗戚兒女來侯視者，雖至戚亦不相見，曰：「罪人也，於此待死，安敢見人。」所食用衣裝，皆變質，弟亦時給之。親戚所贈，辭不敢受。噫！賢矣。

後人鍾伯敬以七言十絕悲弔，而悲歌曰：

當年王輦度金鑾，君是吳仙妾彩鸞。

二十年華零亂去，不勝霜露夜漫漫。

其二曰：

六宮春樹自依依，芒草連天望眼迷。

不似金籠綠鸚鵡，年年猶傍翠華啼。

其三曰：

西風剪地藹花秋，敗葉珊珊散不收。

還想君王湖上樂，綠波輕漾彩蓮舟。

其四曰：

玉笙猶在耳邊廂，吻目還疑金殿光。

良夜不知河洛遠，飛禪悄度又昭陽。

其五曰：

夢裡深宮覺尚猜，君王何遂赦前非？

荒雞嘹亂知非舊，卻恨芳魂去復回。

其六曰：

深宮想得住嬌人，巧作游龍亂雨云。

前度陽臺今密鎖，也應難入舊精魂。

其七曰：

舊國於今春豔陽，舊時人遠錮幽房。

宵宵但仰勾陳畔。猶祝君王萬歲長。

其八曰：

燕鴻常去有歸期，去婦終生遂別離。

一隔君門便千里，況真千里哪勝悲。

其九曰：

大河東下水如斯，只見東流不見西。

去國時光偏縷縷，舉頭望漠自離離。

其十曰：

桐花落盡蓼花飛，俱已如今事已非。

二十年前渾是夢，只今猶是未醒時。

時阿離到洛，訪得元妃，是如此貞苦。先自囑洛君曰：「君王旦夕欲召元妃，但新妃忌之，常有人來察訪，君可令國人盡言元妃不在。妃曲保全，以待君王之召。」離乃前來幽室叩門，元妃開小窗牖見之，相與大泣。元妃泣問：「君王樂乎？新妃有命來殺我乎？」曰：「無有也。」元妃曰：「然則爾安得來？」曰：

「來問元妃與太子安樂否耳？昨因天變，並滿朝賢臣皆請君王召元妃復還，故使我來親視。」元妃曰：「君王命來，則有信物，此不過陰察我耳！早視爾來，若他人來，則我今日必死。然君王尚有這點血脈在此，只此不放心也。」因復泣，阿離亦泣，不能已。求觀太子，無恙。求玉扣一枚去。回都，竟入宮，以玉扣先復妹喜曰：「已殺之矣。然不可為君王言，恐君王思子而索之，則禍將不去也。只可言安。」妹喜從之。阿離遂見桀，泣訴上項。元妃實落苦情，並太子安樂。桀不覺亦動情，只礙妹喜在前，便截住曰：「他既貞苦，只不殺他，憑他自終罷了。」阿離遂乞安太子之命。桀遂命以

玉塊、金環各一而去。妹喜背問之，則曰：「若不如此，君不信，恐不樂也。」妹喜加賞之。

阿離遂實以君命復來洛國，安慰元妃、太子。益囑洛人護衛，以後非我來，有擅稱王人來者，皆盤詰，其偽殺之，勿容也。於是元妃、太子賴以安。而阿離又於夏宮中遙護巧全，事卒不露。後二十年，而阿離終，太子既長，妹喜亦自安矣！以妹喜之妖，而又有神手能掩之者，則至誠之格天地，運鬼神也。

後人余季岳有詩詠之曰：

莫道宵群悉佞諛，其中也有義仁徒。

阿離救母還全子，多少賢臣未得如。

妹喜既心安意適，只一味媚桀專寵。與桀居容臺之中，不甚深邃。又欲設法取樂，謂桀曰：「妾受君王之寵，如天高地厚，生死難忘。但願君王萬歲，少罄終身之報。」桀曰：「百歲之人，世亦罕有。百年之眾，人更難逢。如冬夜稍長，日又短；夏日雖長，夜又短。人雖欲為盡日之歡，長夜之樂，奈長庚西墜，啟明東升，人生幾何不如願也！」妹喜曰：「妾欲為縮日舒夜之法。以月為日，以年為月。張燭為旦，滅燭為暮。君王意如何？」桀曰：「妙甚。」

遂定計宮中，役民夫數萬，開一隧道，約長四五里。用磚石捲成一永巷，巷中不見天日，只聞人聲，名曰聆隧。由聆隧面進，開地二十里闊，內築砌一宮，名曰長夜宮。宮中器用什物俱全美。宮四圍，俱設廊房，

輪值男女把守。宮門懸大燭，合抱。燃之為晝，息之為夜。入宮之後，以五日為晝，五日為夜，十日而始旦。乃出長夜居容臺。或一設朝，即復入長夜宮。長夜之中，燈燭輝煌，實五分晝夜。總之為夜也。長夜之樂，另是世界。夏則開幽巷，引地風，不知其熱；冬則周圍炭火，不知其寒。喧闐鼓吹，外間不聞。外間喧天動地，內亦不聞。間間閣閣，俱有燈燭。男女成隊候役，嬪娥成隊從游。桀攜妹喜，脫衣光體，縱欲成歡，非復人理。設宴在閻君地府，謳歌似鬼國咿鳴。桀樂之而忘死，妹喜樂舞袖，自歌，其一歌曰：

長夜兮綿綿，君王兮分旃。

乾坤兮改立，日月兮悠延。

其二曰：

二曜兮無功，二儀兮鬱蒙。

厭風塵兮欲避，辟宇宙兮幽宮。

其三曰：

暑寒兮不知，霜露兮無期。

春秋兮易換，安有兮傷悲？

其四曰：

重扃兮洞天，舊館兮群仙。

此間兮一日，人間兮十年。

其五曰：

風日也何曾經，雨露呵誰飄零，

冰雪也那能凝。既無兮凜冽，

又安有兮炎蒸？

其六曰：

只有兮春溫，更無兮夏冬。

居此間兮萬年，又何始兮何終？

其七曰：

長夜兮曷旦？漫漫兮何已？

笑昔人兮無居，患猛獸兮洪水。

洪水今蚩尤，居是今無由。

天地兮崩頽，忽不覺兮何憂？

後人鍾伯敬一絕，歎之曰：

窮民度日已如年，暴主將年作日延。

似此光陰能幾日？南巢應有誰恨天。

桀造這長夜宮，費半年而成。殺民夫之不中用者，百餘人。累殺者，千餘人。樂這長夜才七十餘日，便又過人間兩年多了。桀乃領妹喜出長夜，又居容臺。才方出了聆隧，忽然天崩地裂，把聆隧五里崩作深潭。桀等大驚，喜得出來了。聽見外邊臣子噪嚷，桀心作惡。遂命武能言往問趙太師，如何噪嚷？何以處之？趙良專政之久，然每留大事，以待桀。故忠賢之臣，尚不趨良。良心實恨之。便設毒，謂武能言曰：「臣子敢嘩噪者，緣由君王仁慈，法令示嚴耳。前年法令嚴肅，民便不敢嘩。郊天之日，縱了諸臣攔駕，便慣了他。君王欲安靜為樂，非嚴刑不可。」能言曰：「然。」桀遂命明日大朝，要行賞罰，因此傳播到天下。商侯入朝。天下諸侯多畏桀者，亦只得來。時桀二十三年。

龍逢等皆來進諫曰：「賞罰不明，則天下不服。望君王暫赦天下，禁其喧嘩。若其不改，殺之未晚。且君王初進賢聖之士，遽殺群臣，恐天下滋議也。」

桀見說伊尹，見其恭肅正立，桀心自愧，命且囚諸臣待決。乃坐內朝，召伊尹，賜坐，趙、曹、於俱侍坐。桀問尹曰：「子聖人也！將何以俾朕？」尹對曰：「君王亦治天下而已」桀曰：「何以治天下？」對曰：「仁民。」曰：「何以仁民？」對曰：「任賢。」曰：「何以知賢？」對曰：「正直而忠諫者賢。」桀默然。尹亦不言。桀遂罷朝入宮。心愧於尹，命釋諸臣士囚。

二月，又役民夫數萬開聆隧，修長夜宮，鑿池五十里，民夫大怨。關龍逢謂朝士曰：「今吾不得不服言，

言必死。然居亂世，雖生無益。」朝士黃圖曰：「不可。今舊臣獨公能維持宗社。願公自留，予將先之。」

三月朔日，黃圖被發升棺。待桀一出，朝即大哭。而呼曰：「嗚呼！夏國將亡，萬民怨王。烈士先死，不忍見天子而戮於他邦。」桀大怒，命武士曳圖入棺，蓋之。關龍逢力救。桀曰：「皆惡黨也。」遂囚龍逢，而焚黃圖於棺。伊尹聞之，辭費昌而去。此二就也。只救得關龍逢緩死數月而已。又歸亳就湯。謂商侯曰：「賢士殺矣！不可為也。」伊尹仍舊論道行仁不題。且說自朝士黃圖既死後，萬夫皆噪不應役。桀曰：「萬民如此不法，且待農事之畢。」商侯聞之曰：「國事猶有可為。」只得復請伊尹來夏就桀。桀召尹，商之曰：「卿前讓直諫為賢，彼實逆君命，而邀名譽，奈何？」尹對曰：「夫美名者，言之必美言；美者行之，必美人。君行之，則美名在君矣！臣安得有美名哉？」桀默然悅服，罷朝。復命出龍逢之囚。自是數月間，三五日一出，略聽伊尹數言稍寬民力，赦罪過。趙良忌之，為不圖於已。乃密進曰：「君寬群臣，恐復有嘩者。」桀頷之。

九月，又大役民夫，因長夜宮而為池，所征酒米。妹喜設法開池二十里，四圍堆土，移宮於池上，因磚石砌池周圍。池上植樹木，宮室間錯。池之四圍復作圓池，俱各廣週三裡，通之以溝池。中間作墩，墩中作井通泉。渡泉釀酒，注之於池。酒深及人頸，謂之酒池。墩外作山，以糟置其上，謂之糟邱，高可望十里。置小艇數十於池，又為肉林於池上，樹木遍掛獸肉，係熟禽。於亭榭中，皆設鼓樂。從游者，少男千六百人，少

女千八百人，各樣打扮，以人代馬，運輦肩輿。成群張掛禽獸的，紛紛嚷嚷，辦治肴饌的，哄哄嘈嘈，搖舟泛酒，咿咿啞啞。各衣彩衣，週遊於池中間。夏則為廣棚蔽日。冬則周圍設火炕大爐，柴堆燒炙融熱。春秋無雨，則去棚。桀與妹喜乘輦，擁鼓、吹道、旌旗，游亭堂，穿肉林，任意設筵張樂。縱從人射禽肉而食，割獸肉而啖。乃舍陸登小舟，游酒池，汲酒而飲。舟繞糟堤而游池上，池內皆鼓吹奏樂。飲酣，命內臣數人擂鼓，其餘少男少女盡命脫衣，伏於池周圍，雙手插池中，口吸酒。於是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。妹喜大笑，池酒淺數寸，男女皆醉。復命盡脫下衣入池而詠。俱顛倒浮沉，捉摸相逐，酒中戲舞歡合，曰醉淫。近岸扳舟，曰醉顛。浮而躍者，曰醉螟。灌而沉者，曰醉溺。桀大樂，亦解衣而狎，曰醉狂。妹喜大悅，扭身而舞，曰醉舞。帶酒聲而歌，曰醉歌。其歌曰：

世路多愁兮，人生兮幾何？

行樂兮糟堤，合歡兮酒河。

其二曰：

桂棹兮蘭橈，苗席兮棠舟。

週遊兮酒泉，登望兮糟丘。

其三曰：

錦幕兮為天，醇醴兮為淵。

遊人兮醉暖，酒造兮坤乾。

其四曰：

酒滿兮天河，肉滿兮山阿。

樂取兮無盡，鼓掉兮行歌。

其五曰：

酩酊兮酩酊，溺酒兮忘生。

醉死兮極樂，笑人兮惺惺。

其六曰：

披髮兮解衣，鬧歡兮醉迷。

弄來兮給漿，弄來兮啜醪。

神禹來兮治水，莫誤疏兮酒池。

問主人兮雲未知？

酒池之造又費半年。累殺民夫數千。樂引行歌，一連二十日不出外。間臣士又嘩，桀怒而出曰：「趙太師之言是也。」關龍逢謂費昌曰：「吾死公等自存，吾不死無益，公死亦無益。吾為夏明臣，誼公為夏存人材。」遂直諫曰：「夫人君者，謙恭敬信，節用愛人。故天下安而社稷固。今君王用財若無窮，殺人若不勝民。惟恐君之後亡矣！人心已去，天命不佑，亡在旦

夕。猶不少悛為醉迷乎？」桀大怒曰：「吾固謂日亡，吾乃亡汝，欲吾亡何也？」喝武士殺之。時桀之二十四年，戊辰三月九日，關龍逢遇害而薨。伊尹聞之，脫冠而去。復就湯，此第三就。只默救得桀強做三五月好人，就了了歸亳。調商侯曰：「忠臣殺矣！決不可為也。」又不知商侯何如料度？下文再說便見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伊尹既三就桀，復歸商侯。商侯歎息曰：「關龍逢死矣乎！夏其亡矣！」使中大夫巫軼往夏，哭龍逢而諫桀。時桀有令，有弔龍逢者死。費昌等哀求於三小二幸，乃僅得收龍逢屍，瘞之，不敢行訃禮。

巫軼至，謂費昌等曰：「吾奉君命而哭龍逢，雖死不辭。且夏王之無道，吾將哭之，況哭龍逢乎？」費昌曰：「君行君之志，予也何言？」軼敬就其家，設位發哀，成禮而退。桀聞之大怒，命武士擒巫軼，斬之。時桀之二十四年，戊辰四月也。巫軼遇害，卒。又命熊、羆二將領甲士一千，檻車一乘，來亳擒商侯。商侯欣然就車，即日起行。有商之民，老幼數萬，擁車號哭，死不放行。二將甲士戈戟開道，不容商民遮道號哭。商民被傷者，至流血滿路，猶不肯止。商侯泣告民曰：「君王明聖，我猶歸也。汝等何必如是？」眾耆老請從往夏請命。伊尹曰：「如此則反為害矣！夏王必謂以眾為亂，將若之何？」老幼哭送五十里，伊尹等慰諭使還。耆老隨諸臣子送百二十里。是時商侯惟次子外丙、仲壬與壽常等在國，而長子太丁、伊、萊等俱在途。時四月十一日發，十二日至汴陽。商侯力遣萊朱、旬范，以太丁勸諭耆民同歸，而伊尹及慶輔、湟里且從行。廿一日至夏。夏桀欲設朝，面詈商侯而戮之。

天乃大雨如傾，酒池成海，糟堤成泥，肉林生蛆，霧迷朝市，烈風搖城，迅雷摧殿，宮中白晝出鬼，宮城內皆成大水。妹喜驚悸匿無地。桀見妹喜被鬼驚嚇，保妹喜不暇，哪敢出朝。伊尹於是乘機往說曹觸龍曰：

「前者救關大夫以緩死，公之功在社稷。今者救天地之變，公之功在天地君民。夫商侯水德之神也。其在國也，每鼻指出滴血，或滴淚及地，則必大雨數日。淚多則久，相續則無已。故天下有旱，商侯哭而雨必不爽也。然其不發至情而偽哭，則無淚。昨者至都，望君王之誠，欲訴衷請罪，而不得通。遂發至誠而哭，哭之不已，吾恐雨將何時止也！且商侯愛君之情甚殷，而未有逆君之罪，君王必不殺之。何不速遣之？是在公之力也。」觸龍以為然。言之二幸，二幸亦以為異，蓋安邑之地素無三日之雨也。言之於桀，天雨原來如此如此。桀曰：「南有夏臺，下有窞室。遠僻囚之，勿與飲食，餓殺之，則淚盡而不令出血。彼安能雨乎？」遂命熊、羆二將領甲士囚商侯於夏臺。夏臺，築縣地，少康所築室室，其臺下窖。少康牧時，藏敝衣處也。

商侯往夏臺，留伊尹就桀。而以攄從尹，以慶輔自從。慶輔故為夜逃，裹數月乾糧先往夏臺，藏之窞室，乃復閉之。因自藏於民間。中原之民素聞商侯之聖，遠近聞見其擒者，無不歎泣。夏臺之民間其來囚，無不願服事周旋者。

商侯至夏臺，夏臺之民迎八九里外。熊、羆二將驅民而納商侯於室室。商侯人，他人不敢入也。室內極黑，而週遭草莽地穴，無限毒蛇、怪狐。二將曰：「商侯人，此諸物必食之矣！」二將安處於臺上，而商侯亦

安處於臺下。二將每早視商侯，商侯不飲食也，而無恙，二將以為神。商侯以五月五日離夏都，是日夏都即止雨。雨隨商侯而來。初七日至夏臺，夏臺方旱得，雨而濟然，遂不止。

雨亦不遍，獨摧夏臺。臺下皆渰，而窀室不濕。二將皆駭。又有奇風異雨，不得造飯。二甲及甲士反凍餓，展轉有死者。既而夏臺崩，二將墜死，甲士半死，而商侯仍無恙。其餘甲士皆以為神，駭而奔歸，告三小。

趙良惡，于辛疑，獨觸龍自喜。其前言之驗，直告於二幸，二幸告桀。桀驚且疑，命于辛往監之。伊尹恐于辛奸險，有害於侯，乃見于辛曰：「君王素愛於卿，今命卿往守夏臺，豈有讒人干左右間卿者乎？而以死力命卿，何也？夫商侯之不利監也，前二將甲士已然矣！卿國家重臣、樞要，所關密勿機，宜恐未可失也！」于辛聞言，求於二幸，宛轉托疾，辭命而不行。桀乃命費昌。費昌暗喜，承命遄往，遂得周旋商侯之左右矣！昌至夏臺，雨已久止而霽。蓋湯非能雨，乃天欲全聖人耳！若能雨，則後來又安有七年之旱乎？慶輔與夏臺之民，已在事商侯盡善。而費昌又至，商侯相與喜甚。就窀室而談，不能相去。遂就窀室而處，商侯內而費昌外，不敢違王命也。諸人供服食，而美者侯必卻之，曰：「惟取延命待戮而已。」

居越六月，夏臺禾黍皆穰，天和人悅。而夏都自商侯去後，雖息雨，卻盡日濃陰，以至於十月。桀與妹喜稍出，則雷電風雨畢至。而城宮內外水濕異常。朝市原

野，煙霧異常。旦晚常有魑魅戲人，宮民畢苦。無干柴，不能給火食。麥爛禾黍不生，民無食而逃者、死者將半。朝則童謠而哭，夕則鬼哭而歌。其童謠若曰：

天上水，何汪汪？
地下水，何洋洋？
黑黑天，無青黃。
萬姓嗷嗷無食場，
東西南北走忙忙。
南北東西路渺茫，
雲霧迷天無日光。
時日曷喪？予及爾皆亡！

此蓋欲桀之亡，情急而喧唱了。其鬼歌若曰：

不黑不紅刀與戈，
日月浮沉天上河。
天上河，不可過。
五雜色，四隅側。
半夜間，閒失門。
當年百海精及魂，
今日無依居野墳。
怨氣滔滔天帝聞，
四月空城野火焚，
東風吹血血碧磷。
嗚嗚乎！血碧磷。

此言殷成湯放桀夏滅之意也。桀聞之，雖不解，心甚畏惡，兼惡兒謠，許多時不樂。

直至十月十日，費昌使人從夏臺來報桀，陳說：「商侯在囚，自悔罪過。每朝夕望闕朝君，祝壽於天，不敢衣食安處，惟自延命。初時二將在此，不許商侯飲食，商侯憂而陰雨不止。臣至後，日與商侯少許僅食，商侯喜而天霽。今夏臺之地，大豐稔，不識王都何如？」桀乃笑曰：「天下豈有怪物如此。若其飲食能止雨，便飽死他何妨？何少許為也？」乃召伊尹，問曰：「子聖人也，是宜知天。今朕都中五六月而不霽，何也？」尹對曰：「臣聞鍾山之陽，有燭龍之神。視則晝，瞑則夜。故天地之氣化，亦以神物而移。聖人亦神之類也，是其憂為陰，樂為霽，血淚為雨，怒為雷霆。臣非聖人，而商侯聖人也。自奉王命之日泣血，故為雨；中憤，故為雷；憂心鬱而不可已，故為陰也。」桀王笑曰：「是非商侯之故？商侯今在夏臺，既喜矣！既霽矣！而吾都不霽者，蓋子固聖人，是憂商侯之憂，故作陰也。朕將釋商侯囚，樂子。」伊尹拜，稽首曰：「善哉！君王之聖神也。夫君王釋商侯，是豈臣之樂？實君王之樂也。家有才子則父樂，國有賢臣則諸侯樂，天下有神聖之士則天子樂也。且天下未有神聖而害神聖，亦未有神聖而終不合於神聖者。今君王釋商侯，是合商侯也，是必君王固神聖，乃合商侯之神聖也。君王全一聖神之臣，自成聖神之君，何樂如之？」桀曰：「雖然朕為子釋商侯，子為朕霽可乎？」尹惶恐稽首謝曰：「君王者，天之子也。子聖自能回父，君王聖神自能回天。臣則安能？」桀乃入宮。尹出，夜禱於天：「願君毋食言，天應朝而霽也。」

十一日，桀王早設朝。早氣正矇昧，重霧如羹，三步之外不相見。桀王特召至，近視之。尹猶然慘容，惟

懼桀言，不信天變不回。桀王既熟視尹，乃曰：「子猶然不樂，是固為陰耶！」乃命元士育潛往夏臺召費昌與商侯子履來，回赦其罪，以禱霽，看何如？育潛方拜命，而尹已喜。忽爾朝風微卷，重霧如掃。晶光曉日，似赤珠之出淵。划然青天，若明鏡之去翳。半載霽霾，一朝頓豁。桀王大喜，視尹而曰：「果然子聖神也。子樂而天霽矣！」尹拜，稽首曰：「此君王合道於天，天眷君王有道，而復其常。此呈萬世太平之征也。微臣者，草茅賤士也，何敢貪天功而掩君王之盛德乎？」桀王大喜。於是滿朝皆喜。士忭躍於階，民歌舞於巷。皆曰：「不圖今日復見天日也。」雖趙良、于辛之陰狠，亦不覺信其異而倏喜矣！

卻說桀見天霽，心便想到妹喜她每憂天陰，今必欣快出來看日色。即時罷朝入宮，果見妹喜色喜欣欣，在庭前瞻望天日。桀大喜曰：「卿愁不見天日，今見天日了。」乃抱妹喜於晴光之下，細視妹喜容色，比前度未減，以數月驚疑故也。桀溫語曰：「今赦商侯，樂伊尹，已得天霽。愛卿但保重芳容，無復驚疑。」妹喜曰：「今如何赦商侯？」桀曰：「召來面赦之。」妹喜搖手曰：「莫莫惹他來。萬一待他不到處，又惹他憂泣，復作天變。不如使人持敕於路，赦使歸國，永免禍患也。」桀曰：「卿言甚善。」即日傳命，使元士逢元持敕，路赦商侯歸國。曰：「不必來都，速回本國。」伊尹聞之，益喜。使湟里且與逢元俱往望日。

商侯與育潛等向北行，未百里，遇逢元持符敕於路，赦商侯，即命歸國。商侯望闕，稽首謝恩。自與慶輔等歸亳。涕泣而別費昌，天未嘗雨也。聖人之淚，亦

可知不必靈矣！費昌等灑淚，送侯十里。乃與育潛、逢元等，自還都復命桀王。而桀在禁中，復於容臺尋樂，不常出矣！

三小於外殘掠百姓，二幸於朝騙制百官，無所不至。而群下之畏懼三小，百宮之趨承二幸，亦無所不至。獨伊尹以賢聖立朝，不偏不倚，不吐不茹。費昌以故舊處舊職，不浮不沉，不激不詭。育潛、逢元以善士隱於將仕，不明不昧，不笑不啼。此等人，皆大器盛養，善處危邦。雖不趨承，亦不議論。雖不畏懼，亦不倨侮。所以卒全其身，以候太平也。

後人鍾伯敬贊曰：

天地之道，莫不皆圓。何獨人之道方？而必介介其守，乃熠熠其光。倘亦或焉，不硜硜然。隨世而動，應時而言。言化其時，動化其世。化不可為，德豈易至？挫其銳，解其紛。和其光，同其塵。蓋不今不古之間，先老子而已有是人。

伊尹在夏，能使陰狠趙良不妒恨，邪險于辛不謀害，庸劣觸龍能得其歡心，且收其用。又能使費昌、終古、育潛、逢元等諸賢善相時守道，各暫安於位。又能使兇頑之桀亦能敬服。桀每設朝，見趙良等大官，皆據侮詈罵，嚷喝大言。用及近伊尹，疑為聖人，即暫消其暴戾，而亦作為長者之言。又每於宮中幹極醜事，而出見伊尹時，必自具赧色，有係微愧念。伊尹見，即知之，特不敢言。雖人問，亦不敢言，所以無過。此所以為真聖人也。

後人馮猶龍贊曰：

魚不能飛，鳥不能馳。

化工則成，下愚弗移。

乃有聖人，自為化工。

鳥奔若兔，魚飛若龍。

又如盛冶，頑金亦化。

又如澄潭，怪影俱涵。

大如江河，糞溺所歸。

厚如華嵩，不驚傾摧。

大音無聲，至道無言。

氣囊不隙，其身自圓。

無口之羊，遂不可殺。

戒哉戒哉！曷為癸癸？

桀為伊尹在朝也，不好久不出。出來時，伊尹並不瑣屑陳說，只待其顧問。問及，乃看淺深、喜怒、緩急、輕重之自然，然後發言。言必中理而不至拂桀意，規失而不至觸桀怒，正言不使其厭以為迂。所以桀於伊

尹，雖不倚任他，亦不厭棄他。雖不能實從其說，亦不能明悖其言。

自是，三五日一出朝，出而復入。出則決事，大抵從三小所請。入則行樂，大抵從妹喜所為。外邊雖多顛倒刑罰。亦不會大有殺戮。內邊雖年年修理容臺、別院，整頓糟堤、酒池，亦不曾大有工役。如是者六年，皆是伊尹在朝默化之功也。至二十九年癸酉，夏制當巡狩，妹喜不欲君巡狩。妹喜乃天生怪物，只能狐媚，不能受孕。以桀之淫，施於妹喜之身，十餘年而不生一子女。所以常能專寵桀，亦遂無厭足。時見他捨不得離別去巡行，便不欲巡行。眾朝士又嘩。太史等又皆執舊法，來爭說要巡行。又將激怒桀。趙、曹、於等實欲巡行，便有一番生意。守國者，亦好任意要二三年賄賂。從駕者，得去四方遊玩，又得天下奇珍異物，多收各國贈贐。奈君不肯行，又不敢觸怒。乃陰激朝士，嘩於大庭，以請駕。而陽於內臣之前，辯折朝士，誇聖主不欲巡行之意。蓋將歸罪於朝士，而已因之以勸駕也。

正元月三日，桀尚未出朝，諸臣士聚議盈廷。有司土之官曰：「先王之典，巡行方國，奈何廢之？」武能言曰：「今君王不行先王之典者多矣！容臺、酒池、肉林，豈亦先王之典也乎？水行則酒池，陸行則肉林，登封則容臺，又何必方國乎？」司儀之官曰：「不巡行則無以告於天地、宗廟。」侯知性曰：「往年，君王以新妃告於天地、宗廟，怪風連起。至今新妃亦無恙，天地宗廟亦有鬼靈乎？便有鬼靈，豈顧問哉？」司樂之官曰：「不巡行則無以被管弦。」于辛曰：「君王深宮，媚歌巧舞，旦夕自樂。何必朱弦越也？且無管弦，便不

吃飯乎？」司戶之官曰：「不巡行則天下之戶口不清，民俗不知，而天下亂。」曹觸龍曰：「然則一巡行，而戶口即清，民俗即盡，知天下即治乎？」司馬之官曰：「巡行則諸侯服，天下安。不巡行則諸侯亂，天下危。」趙良曰：「然則堯舜治天下，皆日日巡行之。故而黃帝阪泉之戰，乃巡行不勤之弊乎？」餘臣士紛紛者不計。伊尹從旁決一言曰：「太師諸公之言是也。君王誠有道，便使穆清深拱，固無害於天下。不巡行，亦未必非福也。」眾便寂然而止。趙良等本意原不如此，而自言固如此矣！俱只得貼服。

二幸詳以告桀。初說臣士之嘩，桀甚怒，欲出而戮之。說到諸小之辯折，則疑。說到伊尹之言，桀即得意而喜，以伊尹之言為是。遂命罷巡行，而天下之民省三四年驛騷矣。」桀既罷巡行，後來自於宮中思量無遠趣，方有悔意。又不好再行得，三小亦不敢復請他，乃漸漸又想造作遊玩。妹喜又獻巧，謂桀曰：「君王與妾深處宮中，樂則樂矣！凡宮內宮外及四遠之地，一有奸偽竊，何由知之？何不起一層樓，邃閣上接青宵，日夕登眺，則遠近可遍，烽煙可悉見也。如是則君王雖不設朝，亦可見群臣之然。雖不巡狩，亦可見四方之動靜矣！豈不可長享富貴乎？」桀喜曰：「朕久有此意，卿言真有見。」遂命侯武等又役民夫數萬彩木，於宮中拆去容臺，建作傾宮。但見那：

萬桷千楹，四面八方皆有門。戶下廣上，高翔入雲霄。乘高而望，居民若蟻蛭，行道如蟻群。山河線線，盡萬里之觀。燈火熒熒，照半空之上。

其體內深，而外飄飄，乘風危若傾，故名傾宮。其制一宮，而為上下中三層，每宮又各有上中下三層，實九層樓也。

後人余季岳有一絕，笑之曰：

層樓卻換作傾宮，亡國宮名也不同。

傾國傾城人有意，欲將天地總為傾。

於是桀與妹喜涼時則在下宮，曰暖傾，炎時則在上宮，曰涼傾；不涼不暖則在中宮，曰溫傾。傾宮之樂，每層有游觀之樂。憑欄俯瞰，謂之傾游。每游有飛觀之宴，謂之傾宴。張樂大奏，雲霄皆響，謂之傾樂。酒酣則妹喜樂舞而歌，謂之傾歌。擬為九層之歌，其下宮下層之歌曰：

仙館兮幽靈，下游兮九京。

重淵兮寂鎖，日月兮深扃。

下宮中層之歌曰：

蛟室兮微遲，上行兮九泉。

燭龍兮鼓燄，水谷兮炎天。

下宮上層之歌曰：

綠樹兮碧簷，歌管兮噦噦。

雪飛兮天地，不到兮珠簾。

中宮下層之歌曰：

首出兮山河，繞樑兮浩歌。

木林兮暖浪，日爽兮風和。

中宮中層之歌曰：

本末兮雲巔，下視兮閭閻。

暮煙兮朝霧，四望兮蒼塵。

中宮上層之歌曰：

倚柱今憑欄，飄渺兮飛觀。

嵩華兮蟻蛭，俯瞰兮心寒。

上宮下層之歌曰：

擴天地兮橫開，舞日月兮往來，

雲霞四照兮低徊。廣樂兮空中，

磅礴兮風雷。

上宮中層之歌曰：

遠立兮虛空，風雲兮下從，

摘日星兮上霓虹。鼓吹兮暫停，

懼驚惶兮帝宮。

上宮上層之歌曰：

渺舞袖兮游煙，入歌聲兮九元。

宛天妃兮笑言，掌上兮飛旋。

乘塊北兮翩躚。呼彩娥兮係綿。

怖弱體之颺罡風兮上天。

傾宮之成，費一載工力。又累殺民夫數千人，民怨既深。下兼桀與妹喜乘高視下，見城中人家但有好男女、好器玩，即時搜括進去。稍不快意，即殺。漸漸只管亂做。三小、二幸效此風范，越發大家亂做起來。伊尹自知在夏無益，日日思去。猶不去，欲以觀天意也。

適至三十一年乙亥，有彗星長竟天。太史上言，當修德行仁，以回天變。桀大笑曰：「天變偶然，何足畏哉？」伊尹聞之曰：「嗟乎！謂天變不足畏矣！又安可為也？」遂去，此第四就。出商侯於難，默化桀，勉強六年未嘗窮凶。於是不相干了。尹仍歸亳就湯。是時商侯得尹歸，大喜。及言夏事，大與咨嗟歎息。尹曰：

「天意已微見，但地未變耳！君修德以待之。」且說尹既去夏，夏之臣民只日捱日以望桀亡。禍害於年，偏不速亡。一般昏昏悵悵，又纏了幾年。直至三十四年戊寅，應當諸侯來朝，諸侯有大半不來。蓋自丁卯而後十

二年間，諸侯互相攻，叛離極矣，桀都縱樂不聞。今之來者，非商侯之賢則有仍等之親，或豕韋等之阿黨而已。桀當朝問諸侯，欲行征伐。商侯陳以修文德，毋尚兵力。桀即遣商侯歸國，自留豕韋等計議。桀盛怒諸侯之不全來，悔久未巡行之。故遂不遵十二年一巡狩之制，便於大朝之後，統四國之兵，往有仍之國。重修夏臺，坐召雍、豫二方諸侯。諸侯亦半至。

有緡國者少康之後也，侯名忠新，立五年，素聞桀無道。自西方引眾來會，欲觀之。見桀行宮錦帳，妃妾要環繞，鼓吹不絕，侈泰如此，遂竟自引去。趙良教桀曰：「若容有緡氏，則威令不行矣！」遂率諸侯西攻有緡。商侯又托疾未赴。助惡者，則東豕韋氏、北昆吾、西顧、南常、中葛，五方之惡黨。並集肆凶，遂滅有緡之國，侯忠奔戎。

桀大快意，盡劫其財貨，擄其子女，賞勞惡黨，班師而歸。益與妹喜窮奢極樂。又役民夫增修宮殿，飾以瓊瑤，寢房飾以象牙。制鳳輦、龍牀，飾以寶玉。置女冠，飾以珠翠。羅致萬方珍奇，以悅妹喜。而前日六師西南行，經過有洛國，元妃與幼子一切不問。

妹喜淫物，乘桀出師之後，固已無所不至矣。於是常思淫亂之樂，更設巧迷桀。因酒池已壞，傾宮亦厭，謂桀曰：「君王往時在長夜宮中，何等安樂？數年以來，無卻長夜宮，便有許多紛擾變態。妾念人生幾何，轉頭前事不可再得，君王何不更滌酒池，復為長夜宮，聆隧更高廣之，以追前歡？度年如月，度月如日，以此終老，亦不枉也。」桀喜曰：「朕亦思之。」遂又役民

夫數萬，修聆隧及長夜宮。又憎食用物不足，遣二將往四方諸侯處取辦。東方取禽獸、穀粟、果菜、魚鱉、蝦蟹各異食物，及繭絲、布帛、監鐵各異用物。南方取珍禽、異獸、巨魚、稻粱、酒醬各異食物，乃佇絲、布帛、錫鐵、金銀、珠玉、象牙各珍異用物。西方取羊狗、熊牲、蔗果各異食物，及罽絨、文錦、金玉、大木材、萬樂品各珍異用物。北方取牛羊、薏黍各食物，及駝馬、貂狐、羊裘、各獸皮等用物。凡所索，重賤之千車，輕貴之貨百車。皆命四霸，各取其屬近之國，總集進供。而中原之各國，自遣人取之。

於是霸國承命，分刷各國。大國借名盡取於小國，小國不能應，又只搜刷民家。小國不能夠數，又被大國殺伐。大國不夠數，只取之於民，即夠數，其諸侯大夫猶假此盡掠於民。君卿大夫各相爭相殺，似此逼累良民，爭鬥下國，不知多少死亡逃散？天下皆是喪身失國之人矣！

取辦數年，桀以食用既足，又嫌人舊。妹喜要廣選天下狡男嬌女，共樂於長夜。桀又派遣諸侯取辦，各霸國君大夫亦假名廣集遍掠。先擇美者自奉，十分之一二才得到獻桀。桀所命取於中原各國食用、貨物、子女亦皆如此。天下又皆是失子失女之人矣！似此數年，民怨愈深，天變大作。

乃是四十年甲申歲，又當大朝諸侯，來者只小半。商侯來，伊尹請觀夏，亦復同來。正當朝際時，桀方怒諸侯有不來者，欲加征伐。一時黃霧塞天，咫尺對面皆不相見，來見之諸侯皆不辨顏色。且日甚一日，至十餘

日不解。桀使召伊尹，問之曰：「子謂聖人憂，能使天陰。今無聖人憂，而有此大霧，何也？」尹對曰：「萬民之憂氣，亦能使然也。」桀曰：「彼愚民者，豈能動天乎？」尹曰：「聖人之為聖也，要得千萬人之靈為一人耳！彼愚民亦各自有靈，含萬眾之靈則亦聖人矣。況其憂怨比聖人為尤甚乎！」桀曰：「然則何以解之？」曰：「惠民即回天也。」曰：「何如惠民？」曰：「勿取其財，勿用其力，而賑其饑寒，恤其勞苦，赦其罪過，斯愚民也。」桀曰：「吾今方欲征伐諸侯，安能行此？」尹曰：「此正以君王之殺氣，合萬民之憂心，故天變益甚！君王且免征伐，遣諸侯，必少復其常矣！」桀王曰：「姑看之。」命遣諸侯，罷征伐，霧果解。商侯歸，復留伊尹就桀。桀十日一出朝，見尹。但不知後復何如？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伊尹五就桀，只救了他罷征伐而散黃霧，終不肯恤民。畢竟再造長夜宮，極精括取天下貨財，齊備乃將入宮。其宮制廣三十里，逕十餘里。中用磚石結頂，頂仍培厚土為高山之狀，植以奇花異草周垣護之，其門在傾宮之下。下層一穴，而入是為聆隧，不見人但聞聲。五里許乃是宮門。門外左右，一紅燭籠，一白燭籠，各大如車輪五倍，以代日月。宮中以月為日。宮門之燭點十五日，宮內皆大明，是為一晝。息十五日則為一夜，但存小燈，各間閣上熒熒而已。宮室有三千大柱，小者無算。其中高者為夜臺，桀與妹喜居之。自蓋及砌，自牀至地皆珍寶也。周圍環室曰夜廊，役者居之，皆雕楹畫宇也。廊之中臺之下，周臺設幕，日夜帳，皆績錦也，樂部居之。晝則張宴奏樂，興至則解衣就歡，倦則眠，飲食俱任意。夜則息燭而酣樂，晝縱三千男女雜交。甚則盡減小燭，使男女各不相認，遇合交錯，以為快。而妹喜無所不至矣！伊尹聞之，而歎曰：「嗟乎！人道滅矣！」

後人鍾伯敬弔之一俚律曰：

夏桀為歡亦異哉，三千活肉一墳埋。

變童姣女交加合，兔穴鮫宮屈曲開。

但把淫精澆粉髒，那能生氣上葭灰。

南巢悽慘終身事，好是孤魂覓夜臺。

桀以甲申三月朔日入宮，四月朔日才一出，謂是只住得一日，不覺已一月矣。這一月中，夏國多少天變，桀皆不知。五星皆隕，又雨日並鬥，又雨血，又雨木冰，又平柱矢流。太史終古終日告變，不得見桀。三旬乃得一見，遂執天文圖占侯法以諫於桀曰：「古聖帝明王一日三朝，與賢善公卿議論政事，凡以養道德、遏邪萌也。今君王廢明入幽，男女交縱，漸滅人紀。人道既絕，天命必終。災變異常，亡無日矣！」桀大怒，不待其辭之畢，命武士擒綁，將殺之。朝士二人，史佐三人又陳言救古。桀曰：「此皆關龍逢、黃圖等惡黨慣造妖言者也。」命悉縛，將殺之。

後人馮猶龍有口占笑之曰：

善類常將惡黨看，正言卻道是妖言。

賞罰是非如此用，哪愁天下不安全？

其六人將殺，伊尹急進曰：「臣而得罪於君王，則誠當殺之。但太史所陳者之事，是天得罪於君王。君王看天，六人可緩死也。且往年君王殺黃、關等後，有許多變異，故君王莫若自為神聖之樂以解變，而寬六人之憂，以共回天。」桀怒解，乃釋六人。尹又救了六人。而是夜，太史終古乃挈其渾儀世籍與宗族，盡去夏，奔於商侯。桀聞之，反喜曰：「妖黨怕我去矣！」乃照常為樂不止。

次年乙酉，地中群犬吠，夏日大霜，泰山走石立，伊洛竭。司土告變，桀曰：「此天地自然之事，何足為憂？」殺司土。瞿山地裂，司空告變，桀曰：「朕正嫌河道迂迴，此地裂，是吾意也。」乃命役民夫五萬，率諸侯之民，因其裂鑿山而通於河。伊尹聞之曰：「噫！謂天地變不足畏矣，子又何居於此？」乃去。此第五就，有功頗多度，終不可為，而去歸亳就商侯。則終古先在亳矣。

終古見商侯，泣訴：以為天命絕夏，君當救天下生民。商侯辭謝不敢當，而客尊終古於國。及伊尹歸，與終古密論天道。天下非桀黨，即皆不足有為者。可奉天者，惟商侯。遂默有弔伐之策矣！

且說天下諸侯如何非桀黨，即皆不足有為者：不足為者是善的，桀黨是惡的。如豕韋四氏，自孔甲世來，已霸行天下。在桀之世，畏桀之力，只得與之為黨。而葛氏又新起，相與屢屢助桀凶淫，以威天下。天下諸侯畏桀，即畏伍氏。伍氏因以憑陵下國，無所不至。東方豕韋氏為霸，吞並小國，三十地，方九百里。甲士九萬，車九千乘。其餘東國雖未滅者，唯唯從命，朝聘惟謹。東方九夷，又相協助之。北方昆吾氏為霸，吞並小國，二十八地，方八百里。甲士八萬，車八千乘。其餘北國雖未滅者，唯唯從命，朝聘惟謹。西方顧氏為霸，吞並小國，二十地，方四百里。甲士四萬，車四千乘。其餘西國雖未滅者，唯唯從命，朝聘惟謹。西方諸戎亦從之。南方常氏為霸，吞並小國，二十二地，方五百里。甲士五萬，車五千乘。其餘南國未滅者，與諸蠻俱亦從命。中間桀自為霸。助之者葛氏為霸，吞小國，五

地，方三百里。甲士三萬，車三千乘，餘小國從之。五霸者，桀之惡黨也。其眾小國諸侯，中有帝王之胄，神明之裔，聖賢之後，先代大臣之後，典夏后氏，懿親甥舅之國。初年自立，自來朝者至今也。有被摧滅吞並的，也有不能自立，喪國亡身的，也有不得已順從惡黨以免旦夕之命的。皆所謂不足有為者也。有稍能自立，不失和好，內能勉守其國的，則所謂善者不足有為也。到修德行仁自強的甚少。惟有極西方有郃之國，棄之後，姬氏公劉者，其先不窋，於羿浞之世失國，居戎。及今公劉能修後稷之業，民富心一，乃立國於豳之谷。今邠州三水是也。國既富強，為善自固，諸亂暴之國，不敢窺伺他。亦與中原遠絕，亦不朝桀，亦不畏霸，遂為後來周家之祖。此則遠國未能有為者也。其中國諸侯，能修德行仁，節用足國，仁民愛眾，不失朝桀之禮，盡事桀之道。卻不從惡，又不黨亂。不凌弱，亦不畏強。暴主無由加眾亂，亦不敢侵者，獨有商侯而已。且說商侯在這暴亂之世，何以能自立。商侯只是修德於己，行仁於民。民既一心，誰人敢犯？其所用賢才又多，伊尹以元聖而為師，萊朱以亞聖而為傅，慶輔、湟里且以大賢而佐政，壽常、句范以賢者而守職。凡所以勸農課桑，省耕省斂，富善恤窮者，無不盡道。國中家給人足。而君師、大夫之車馬、旌旗於戈樓櫓，從人衣甲亦無不精密。所以當時葛氏無道，橫行於中國，而獨不能行其令於商。如夜宮之需，商不應也，葛氏亦不敢來伐。商侯亦用宛法善辭之伊尹在夏，亦能宛轉於桀與三小，致不罪於商。初伊尹在華野中原，以天下為己任。及見桀之暴，諸侯之亂天下，蒼生之困苦，尹視之亦若切身之痛癢，恨不立拯起之。卻能前後經立夏朝十

有餘年，而不激不露者，這叫做聖人，能為龍，亦能為蛇者也。

後人余季岳贊之曰：

昆岡既炎，玉石俱焚。

百川皆沸，況乎千山。

龍門既鑿，銀河道東。

方舟莫挽，詎留飄蓬。

彼決一泓，而灑萬頃。

魚枯於池，烈者尤兢。

倒流激石，晝夜怒號。

即曰砥柱，何俾狂濤。

是以聖人，不券不惡。

不潔不怒，不平不鳴。

善者不萃其形，奸者不獲其情，妒者不聞其聲。夫是以入於燄烈，濤狂不為異，而卒獲其平。

其五就於桀，本視其萬一可救而救之。故隨時見道，愛道乘時。今看桀終不可少回了。又聞得妹喜得了一夢，謂桀曰：「妾昨夜三更時候夢見西方有一輪紅

日，東方也一輪紅日，兩輪紅日在空中相鬥。西方紅日中，閃出一員將，身披金甲，手執金槍，殺個勝。東方日中也蹲出一員將，身披鐵甲，手執鐵槍，殺不勝。那日便無光彩，漸漸滅了，不知此主何吉兆？」桀曰：

「春夢禰衫，不足怪也。」伊尹聞得，識天命在商。遂去桀而就湯。以妹喜之夢告商侯，這是五去桀。遂永絕於桀。桀惡日甚，諸侯日橫。

尹欲行風後力牧之事，佐黃帝之業。先修井田之法：每裡十井，每井八家，每家受田五十畝，即當今之百畝。每家有當家一人，年五十而內三十而外有妻者，為富家。其上而父母老者，當家之人營肉帛事之。其下而弟與子幼者，助事當家之人。四十而無子者，則許另娶一妾，或前妻去者，再娶妻。五十無子者，則許養他人子，頂代其農業。子三十而不娶，女二十而不嫁，並嫁娶責財者，髡劓其父母。弟年三十父不存，則兄為之娶妻。乃告於官而別受田。田之用力須三人，蓋子弟助之。無則養子僱鄰人助之。其人可養八九人。子多者，以繼無子者後，或贅於有女無子之家，即繼其後。故國中無鰥寡孤獨之民。間有值非常災患而無依者，幼則或養於民之新受田人口少者家，長則或在官為胥徒、為工藝，老則有義廩給之。其井田雖作，九區中間盡以居民廬舍，植桑麻菜果而無公田。故用貢法，雖家歲取五畝之八，而別有補助之法。每裡之中，則設一學，立一師，舉一里中之賢士為之，教一里之子弟。而設一義廩於裡學之旁，舉一里中長厚耆老為之長。司其倉廩，每歲所貢租粟，十井之民自運於裡廩，而里長驗收之。國有用，則取諸裡廩。取不盡之餘，即為義廩。春省耕，視民有牛種糞力不足者補之。秋省斂，視民之為禾本

嘉，而收成偶薄，不得於天、不足給其家一年之用者助之。其不幸之民，老而無歸者，即使守裡廩之旁，歲給餘而養之。又禁民間買置玩物巧奢之器，不許多為末作。死喪有哭泣衣木，而無飲食；嫁娶有布縷，而無幣帛。民家三年餘一年之粟，九年餘三年之食。每裡之師是為下士。其有成德，令聞者選以為學於都中，觀禮樂刑政事，是為中士。其弟子中有孝梯忠信，習禮樂、兵農、邱索、典墳而有得者，補為裡學之師。其中士學政而成，則授庶政，是為元士。其在國則各有司職，出則宰邑，亦為邑學師。五里為一邑。邑有元士之令德者，又舉為大夫。七十里之國：十四邑長，十四邑師，七十里學師，七十里長。以教治其士民。

其教兵之法：每井八家，家出一壯丁。二家共養一馬。八家共出一車。每家自置兜鍪皮甲、戈矛、弓矢、盾櫓。而每車有小旗、小鼓。一車乃設一將中士，或下士為之，有陣旗、陣鼓。八十人是為一陣。五陣，五十車，四百人，四百馬，是為一旅。立旅旗、旅鼓，設一裨將元士，或中士為之。十陣，百車，八百人，四百馬，是為一軍。立軍旗、軍鼓，設一大將大夫，或元士為之。同七十里，車七百乘，甲士五千四百人，除餘夫助役在外，君與將帥自將之。設大旗、大鼓，馬皆披草。每車八人。四人居上，執弓矢。四人在下，執矛盾。而各里長輩卒在官之徒督之，餘夫從之。除子弟替役外，合國行師可七千人，為七軍。

每歲農暇按法教之：以四軍處四正，按鳥、蛇、龍、虎。以四旅處四奇，按風、地、天、云。以一軍居中，為天柱。其在官之徒、在甲士之外者，出則為游

突，入則為護衛，戰則為接濟，護則為收檢。每歲搜苗，獮狩田獵，而四陣以教七軍，教成。蓋二十年，竟無敵於天下，伊尹之功也。伊尹自乙酉歲，絕夏就湯，專以此為事，厲志救民。見湯之明德日新，既自慶得為明主之師。又自以為德不及湯，力請為臣。遂為相，仍稱師行相事。與萊朱等悉心力佐湯興王。於是尹去夏后，夏桀益暴？霸國益橫，天下諸侯皆願歸於商矣！

且說夏桀如何益暴，桀既無伊尹，無所敬服。去了終古，無人復告變。殺了諸告變之人，無人復言。數年間，既搜索天下貨財、子女。天下諸侯不得充足應數，天下士民俱怨恨不但。夏國桀初年，開闢夏疆，吞滅近國。有地千五百里，甲士將二十萬，車二萬乘。桀日所親從厚養猛士，亦二萬人。皆力舉千斤，射貫七札者。近年死亡大半，其兵新換者，如舊數。猛士則新選者，雖仍猛獍，然不似舊時有紀律了。桀憑勇力徒眾，自為霸於夏。滅善國，存惡國，以為黨。滅善人，用惡人，以為助。近方之國不得不助桀，不助者滅。桀之諸臣三小、二幸等，倚桀而肆行於下。自所取用，奢侈淫酗，亦各為小桀一般。取民租賦，初年十分取二，中年十分取三，到近年來則十分取四五。以至搜刷殆盡矣！百姓在桀之世，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長不能娶，曠夫滿於野，怨女盈室。士不得仕，賢才厄窮，善人困苦終身。惡人從桀者，乃得食祿。桀之護衛從人，飲食狼籍，衣服華彩，制新棄舊。而民日不再食，衣不蔽體。又上官有司時時設法搜掠，百姓賣妻給官。又刑罰不中，百姓怨氣滿腹。又屢起徒役，累殺多人。加罪無常，冤民見殺，百姓受苦。四十餘年然不叛亂者：一則畏桀之力與諸臣之凶。二則戀故土，不敢他往。三則僥倖萬一苟

免，姑延旦夕而已。總之是為天下，皆小桀，無主可歸故也。且從前雖苦猶有幸延生命者。近年明明用王命搜索財寶、子女，諸惡黨之臣，四出橫掠。而士民家家離散，人人將死了。向時怨女，今為冤女。向時曠夫，今為徒夫。賣為賤婢，役為官奴。無不至矣！向不能養者，今且老弱展轉於溝壑，壯者逃竄於四方矣！向不能葬者，猶能方瘞。今則裸屍滿路，積臭盈溝矣！如此世界，桀猶然只似沒有，諸惡猶然日甚。近既役民夫於瞿山、開河，累殺又多人，民怨日益甚。又累及諸侯之民，諸侯亦怨，諸侯所驅之民亦怨諸侯。乙酉之後，桀又搜尋，諸侯獻財帛。不足者，有獻於女。不如意並聞知其自用而不獻者，遠者使五氏伐，近者自伐之。又滅三河氏等數十國。而近桀之諸侯及士民，聞商侯之政者，只除五氏及惡親黨而外，俱願歸湯矣！

且說如何是霸國日橫，即上所說五氏各行兇惡，恰是天生五小桀。如何五方便有此五霸？實非天地設之，蓋五方賢侯桀自不用，用此五惡以相助耳！

後人鍾伯敬銘之曰：

堯咨四岳，天下平章。桀資五伯，以亂五方。彼為天下得人者何皇皇！此欲以人亂天下者何攘攘！五方狴狴，天下淪淪。豈曰萬民？豈無友邦，與無善鄰？曷不老臣，與任賢仁？惡猶佩，蘭蕙焚。騶麟殺，豺犬尊。吁嗟乎！吾今而後知亂不在多，則夫治天下者亦在予一人。

五氏之惡最強者，豕韋氏。係韋者，高陽氏之後也。其祖亦以賢功建國，至孔甲之世，峙賀強立，始霸諸侯。子孔賓繼之，亦黨桀助惡。今孔賓又死，子冀新立，血氣方剛，恃其國勢，益暴橫邪淫，而好色尤甚。既索東方眾諸侯國貨財、子女，供桀夜宮之需。實自享其半，猶以為未足，又自索於諸侯。諸侯力既盡於先，今皆不能應冀。遂首伐有鬲氏，滅其國。鬲君奔，各國皆畏。豕韋不敢容，遂奔豫方，來歸商侯。侯納之，欲送之還國。乃使大夫慶輔往告豕韋冀曰：「昔先王封國，地不過百里，不相並。其近者修睦，不相陵。今子新立於民，上將使民和而國安。乃遂興兵，財色之是索。夫有鬲者，後夔之裔也。何罪而滅之？寡君惟是國小力微，館其君則用不足，納其國則力不能，敢請命於子，能復封之，則子之仁也。」冀大怒，罵曰：「何老囚未死，乃敢狂言侮子？他頭欲膏予長劍乎？」斥慶輔曰：「速歸，教子履自來送命。」慶輔從容進曰：「君息怒。商侯已飾國中美女五十人，具黃金五十鎰，將把來與鬲君，送於君。故使下臣先來觀君心，意何如耳？君怒，黃金美人不送來矣！且下臣慕君已久，國富兵強，可展其尺寸，以事君。若商，則國小不過自保而已。且以君之大英資，何憚不為天下主耶？」冀大喜，留慶輔於國，曰：「子真賢才也！」厚待之。慶輔遂得於國中遍告諸侯之人，言商侯之盛德至仁，而東方諸侯之國盡思歸湯。

慶輔居豕韋六月，盡得豕韋國中要領。且結有腹心多人，而後私奔歸商。豕韋氏冀方自奪士民之妻五百人，窮淫極樂。更廣索民間有可意者，悉取之。仍日發兵，取於諸侯。又甚則奪宗族大臣之女。有其大臣支機

子來奔商。商侯厚待之，而豕韋國中臣士民人大半思歸湯矣！

次強者昆吾氏者，實姓巳，陸終之後也。巳疆繼豕韋，巳伯於前世。今巳牟盧，久助桀虐。牟盧專尚威武，好田獵，逞刑殺。恃其兵強馬壯，恣意侵伐眾諸侯。北方諸侯人人自危，而牟盧益甚。聞有怨者，即興兵伐之。無終子尤庭，帝堯之庶支也。以誹語被滅，奔來歸商。昨國伯超先嘗從昆吾氏以黨桀，今其子良仁新立。牟盧怒其不先來告知，而自立，欲伐之。良仁懼亦奔商。又鄘國男寧，年老國弱，懼妻子為牟盧所殺，盡挈而奔商。商侯皆厚待之，而遣大夫湟里且，告於昆吾氏曰：「寡君聞之，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昔夏之有德，天下宗之。非有征伐之威也。羿殺九日，誅封豨，篡夏國，收逢蒙，而自見殺。非無威武，為無德也。君以大國而行其德，天下孰敢不從？若以勢力行之，誰能不叛？君其復無終昨國。寡君亦願共戴之。」牟盧偽許復二國，二君歸，感商侯之德。遍傳聞於北方。不半年，而牟盧復興兵，殺尤庭，良仁又奔商。其鄘男則原不求復，固在商也。自此北方之諸侯盡思歸湯矣！北方已素聞商侯之仁，而大夫甸範本北人也，又請往觀北方。遂居二年，盡得北方要領，布心腹而後歸。而牟盧又以寵妾之言殺己子。又怒殺其弟之子。其弟已離者亦來奔商。而昆吾氏國中之人，皆欲歸湯矣！

又次強者顧氏，其前侯委望助桀亦久，今其子金冥已立五年。專好用刑，亦好貨。代桀夜宮之索，半私以自奉。西方諸侯多貧，不供其欲者，亦請於桀伐之。易欺者，已輒代之。初伐綿氏，大戰於長原，不勝。後盡

糾惡黨，滅綿氏，殺其君，盡其財貨，搶其子女而還。既又忌其同黨之侯豸氏，誘至宴會，出伏兵殺之。諸侯遂皆叛。金冥恃其兵馬強盛，不以為意。商侯之大夫湟里且，本西人也，聞之請往觀之。遂往西方，居一年。遍布以商侯之令德，而誘勸其人民，及各士大夫並各國諸侯。金冥又以虐刑，殺其大夫正邕，正邕之子正寶因裡且而歸商。而西方之諸侯與顧氏之臣士民，皆欲歸湯矣！

其次，南方息國常氏，於之弟猱。先是於助桀，其弟騶諫於兄曰：「何為助桀？」兄曰：「不得已也。」於卒知其弟賢，以位傳之。而末弟猱者，邪人也。覬其位，欲行弑奪。騶察其意，遂避位北奔，亦來歸商。其母思騶，惡猱。猱遂竄其母於荒山，不顧養。又好貨好淫，廣集珠玉金寶為牀，室擬桀之夜臺，日夜集變童、麗女百人，解衣亂淫，爭風比勢狂笑。一堂，名為雜樂堂。又有一宮，四方無門。但有一穴，注暖酒於中。中乃大窖，已與妖人狎客。變童、嫩女數十人解衣入穴。入窖而浴於酒，一面飲，且一面淫蕩，名曰醴泉宮。既醉迷後，甚至尋人殺之。或妄問獄，倒置刑人。或一切不理，而自入醴泉極樂，國事悉委之陶思嘉、柴經。二人好貨好色尤甚，妄取民財，奪其妻女。有豪士臨天道者，其妻為猱所奪，怒而奔豕韋。係韋以常猱為同調，竟不理天道。乃奔歸商。

商侯使慶輔往告猱曰：「國之有君，將以治人。世無有無親之人，尚安有無親之君？且男女雜游，人類所不為也。今子為之，國事豈醉卿所可理，生民豈宵人所可托哉？願君盡孝去淫，任賢修政，以治其國。」常猱

亦命大夫來答曰：「君處中國，寡君在南方。夢寐魂魄飛越，不能至也。乃辱使命，責在底裡，得毋過典。寡君聞天下有子負親，亦有親負子。子負親，人盡知，其不然也。親負子，人不知也。故寡人獨行之，不知道的只曰『尊親』，遂觸其冤。豈知子親本俱假合也。且子君之多憂也。何不自為極樂？以忘憂誠。忘憂則一日至足矣！何必久圖度也？醴泉者，樂之佐也。所以消世之坎坷，起天下之痿痺也。」商侯笑而譴之曰：「邪說怪行，不可以人言道。」慶輔商人，請復往察之。往居一年，盡得其要領。又得其國之賢士昌允、高離以來。其南方諸侯之國並常氏之國中，亦無不慕商侯之仁而來歸者矣！

五氏之中，葛氏垠最昏愚。葛氏，閼邱之後也。其國在今歸德，西寧陵縣也。垠之惡專尚淫酗，次則淫刑殺善民。黨桀為惡，橫行中國。中國諸侯莫敢如何，勉強事之。近年以桀命括搜財寶子女，為夜宮之需。葛氏搜中原眾諸侯國殆遍。而太康氏首不能應，葛氏伐而滅之。眾諸侯盡力供應。眾諸侯之士民盡怨眾諸侯，而眾諸侯盡怨葛氏。人人欲滅葛氏。葛氏既假夜宮之由，索取民間，以自足。狡童美女，充於內外。奇珍異寶，溢於宮廚。多作旨酒，盡日酣飲。諸童男女，奇歌妙舞者，八十餘人。醉則與諸狎客恣淫，不以國政為事。功不賞，罪不罰，民訟不理，士求見不得見，士民皆怨葛氏。且益增置酒食，以飲酒之官，不善飲酒易醉，乃改葛氏祖廟為太和堂。廢祖宗之桃為牆隅，自與客縱博賭賽伎倆，鬥雞於其中。己乃大飲。男女競交狂笑，淫戲成一塊。

適天大雨，堂前不可著履。遂取廟中舊遺竹冊簡帙鋪地，以度客行。民租盡取，酒米猶不給於用，乃盡括搜民。家亦無有，遂百穀皆釀酒。宗族共請祭祀祖宗，垠曰：「豈有生人不樂而死鬼能食也哉？」葛國與商最近，其族人葛從順奔商，以告商侯。商侯曰：「噫！一至是乎！」乃使元士虞生衡往問之曰：「夫人之生也，本於父母，而原於祖宗。故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祀祖宗。今君乃百為俱足，而獨不祀先祖，此何為者乎？」葛氏使大夫誑對曰：「與君相鄰，謂宜緩急相視，有無相知也。今寡人之邦，雖地廣於君，而百物不供，莫貧如此也？犧牲果實不供如鼎俎，何不能承？先君曰：『百為具足，毋乃未詳。』聞乎？」商侯曰：「噫！奈何而貧至此？」使虞生衡往遺之牛羊。葛氏受之，乃與諸客大笑曰：「子履真迂！聽吾所誑，其牛羊是增。我一饌之飽，遣商使去。即殺牛羊下酒，大啖之於太和堂。」又有族人奔告於商侯。商侯曰：「噫！異哉！葛伯之不仁也。」使虞生衡再往問之曰：「敝邑闌笠之膾，不敢自愛，而以供君。君乃復蔑典禮。又不以祀，何為者乎？」葛氏又使士誑言對曰：「夫祖考之祀，蒙君肥膾，而潔豐無具也。粢盛不供，如瑚璉何？」商侯曰：「噫！有是哉？何不耕祭田？」使曰：「敝邑之民，力敝情離不能耕也。」商侯曰：「且至春，吾民當姑代之。」使謝而歸。

葛氏又大笑，以為得策。恃其兵力及四鄰之屬，以侮商侯。商侯豈不知？只聖人心，事不逆人詐，自盡其至仁。葛氏不知其然，以為迂陋被欺，並不知其親戚士民俱已離心，而與四鄰屬邦俱已欲歸湯矣！所以一桀五氏之外，天下眾諸侯，皆避難而歸湯也。葛使方去時，

而太康之後太康氏延者，來奔商，請師征葛。不知商侯何如處分？下回再說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湯歸亳後，桀四十年甲申，夏，太史終古來歸湯。一日，出見人張網四面。那人祝曰：「從天墜者，從地出者，從四方來者，皆罹吾網。」湯曰：「嘻！盡之矣！」乃解去三面，止置一面。更祝曰：「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。不用命者人吾網。」諸侯聞之曰：「商侯之德，至及禽獸。」已後不間時月，天下之人來歸者，不計其數。鬲君自青方來，支機子自豕韋來，無終子、胙伯、鄘男自冀方來，已離自昆吾來，正寶自雍方來，常騶、臨天道自徐、楊來。皆請商侯出師，拯救萬民。商侯皆以無王命而國小民寡，謙讓退辭。數諸侯及霸國親民，及別眾諸侯未來歸之人，皆以此為言，商侯退遜不敢任。眾共言之於伊尹，伊尹曰：「吾君不任此，固吾之任也。」遂益勵兵紀，養財用，作民氣忠義之教，既已有素。至桀四十四年戊子，葛從順棄葛民來歸，訴以不祀之事。

商侯側然，即使元士虞生衡往送牛羊。自秋至冬，又未嘗祀。商侯再問，謂無黍稷。次春，商侯命近葛境上亳民，往為之耕祭田。大夫皆諫之曰：「奈何受欺誑？行仁太過。」伊尹與萊朱皆不言。大夫問伊尹曰：「君受其誑，何也？」尹曰：「春雨時至，不謂糞穢之塘自滿而不施。盛德溢發，不謂調殘惡之人自絕而不化。君行仁而已。」於是亳民奉命，並不攀張扯李，欣然肯往，為葛耕田。是何故也？不說我民不合勞於他

人，惟知有侯命而已。因此命一得十，命十得百，有上千人替葛國耕田去了。又有幾百人送酒飯去饁田者，比耕自己的還勇往齊捷。都是商侯平日仁施德化，感深應疾不得。一發令，皆爭先奔赴。豈料葛氏無道，別樣不惟不送酒食來餉。且使人窺亳民饁田，酒食之多，率眾伏路，搶奪之以為戲笑。有不與之者，則殺之。亳民多有童子送餉，蓋壯者在田也。葛人所殺亳民童子五人。亳民猶以候命不忍遽歸。送餉者回至境上，即報知慶輔。慶輔命速召亳民歸。時己丑元月之晦日也。慶輔速歸，先白伊尹。伊尹邀萊朱與終古、葛從順同慶輔五人，盡夜人見商侯。

曰：「天下大勢，積之寸心，而持之數十年者，以有今夕耳！今大勢已極，事機當發，不容更，旦暮遲也。」侯矍然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尹曰：「夫人動以天，天得以人。有人無天，天下不興。有天無人，天下不成。今夏王為惡將五十年。天下諸侯叛，士民怨。百姓之窮苦困極：夫不保其妻，父不保其子，子不保其母，母不保其女，兄不保其弟者，盡天下之人。而食不日餐，衣不羞掩，展轉而流離者，盡天下君侯忍不救乎？」商侯聞之歎息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尹曰：「善民死於暴政，善士死於亂刑。天變於上，日斗星隕，矢流霧克。地變於下，山崩泉裂，犬吠於地。此皆變易之象也。今一夏王在上，眾夏王在四方，遍毒天下人類，不將滅乎？昔共工作亂，女媧滅之。榆罔失道，軒轅滅之。義起於時，不得已也。女媧之女也，而皇天下軒轅之子也，而代炎帝，皆以救人命，合天意也。今夏王之與五霸，其為榆罔也，甚共工也多矣。今日之女媧氏、

有熊氏，非君而誰？而五方之諸侯、大夫，已盡相率而歸君，非此其時乎？」

商侯歎息曰：「噫！黃而後，禹以天下傳家。君臣之分，遂如一定，而不可移。一言一事，不敢稍違王命也。」尹曰：「夫勢極而反，時至而化，天地之道也。彼有熊之子，獨非榆罔之臣乎哉？夫帝王者，天所命也。天命絕之，雖處帝位，實則天之戮民，人人得而誅之矣！有明德者，生於是時，則天之所續也。今之明德，非君而誰？」商侯曰：「然則天下棼爭極矣！五方競鬥，誰能平之？吾國小而力微，自存恐或不足，何以救天下？」尹曰：「救天下者，非以我救天下，使天下自救也。故聖人後天下而具，先天下而成。」商侯曰：「敢問後天下而具？」尹曰：「夫後天下而具者，順人者也。人未順而先之則窮，人已順而後之則通。」曰：「何以先天下而成？」曰：「先天下而成者，人順者也。已順人而具，人即順而成矣！夫聖人者，動於天意，人心之不得已也。天變人窮之極，旦夕不能待。聖人念天下之民，亦旦夕不能安，若背負芒而撻之於市也。故不得已而具也。君以今日尚容己乎？」商侯曰：「不謂。夫子教寡人遂及於此，然則吾行之而人應之乎？」尹曰：「天下所以不敢具者，無智人以率之也。而其所以不能具者，非仁者，人不歸之也。民之所以日夜待斃，莫如何者？如童子之亡父母，無可依歸，有號泣而已。忽有人引見其父母，必涕泣從之。況即予之以父母乎？」商侯悵然曰：「夫子之言至矣！然則將何先？」尹曰：「一發收，則萬發當矣！近人悅，則遠人思矣！須葛國為先。」商侯曰：「吾方用德化，使民耕於葛，奈何遽征之？」

於是，葛從順極言葛垠之不可以德化，而慶輔以殺童子之事告。商侯乃怒，失席。令入夜視五家之民，五家之民以日暮不煩奔告。商侯夜不能寐，坐而待旦。

明晨，二月一日，商侯至國門，召五家之民至。五家之民泣而訴童子也。商侯流涕，言曰：「是寡人之罪，殘汝骨肉。」命有司為葬之，而給五家之粟帛慰之歸。五家之民流涕而不能受也。固遣之。即日，商侯命慶輔、湟里且，召國中耆老，泣而言曰：「以寡人保汝民於此亂世，謂將自全，不知其不能全也。葛氏無道久矣！而近於吾寡人，謂將以德化之，不惜吾民力也。乃至殺害吾民。寡人將與葛氏不並生矣！」眾人老不待辭畢，而已號呼曰：「願報君王往殺之。」百聲若一。商侯慰耆老。使自往齊車馬，具器糧。問伊尹曰：「盡起七軍往乎？」尹曰：「不煩多也，只須西境三軍足矣！」遂命起西境三軍。慶輔將左，湟里且將右，商侯自將中軍，伊尹為副，太康延、葛從順為御。

二日，西行征葛，軍入葛境。葛之童子有望師而走歸舍者，謂其父母曰：「何處兵來也？」其父母愕然曰：「豈又葛氏出獵乎？將奈何？」隨有從田來者，從容曰：「鄰國商侯師也。」其童子之父母曰：「也如吾葛氏之田獵否？若如吾葛氏，則當走矣！」有曰：「商侯仁人也，是必來救我者，何走之有？」及商師至，則陣齊車正，兵肅馬靜，旌旗整，戈戟齊，如林如堵而行，無一卒亂走一步者。葛之民初見此象，於是遠近來從，環而觀之。皆牽手加額，仰天謝曰：「吾幸安矣！不須驚矣！」及觀之既習，則田者自田，行者自行，市者自市。但師過之時，各停手足之務，共仰而視之。及

至葛城之東關，並不見葛兵動靜。但見葛民無數，攜壺挈畚，盛湯飯來餉商師，請商師進城。葛從順謂葛民曰：「汝先回城，告城中臣民曰：『吾國葛從順，御商侯求救吾民。商侯只欲獲葛垠，不害一民也。』」中大夫勾殊、削被二子，叫他伐圖謀。」葛民歡噪回城，喊佈滿城。商侯按兵陣於城外。

葛氏垠尚在太和堂中喧飲。聞商師至，乃驚惶亟令閉城。召城外民，民無一人應者。點城中兵，兵誑哄不來。身邊只有三千護衛人，又不肯出戰。皆平素相從放縱淫酗，即前日殺童子者也。商侯命叩木、高標，聲葛氏蔑祀、殺無辜之罪。葛氏乃曰：「何人為我出國起諸侯之兵。」顧左右同飲寵臣狎客，皆不應。乃命中大夫勾殊往起諸侯兵，削被點城中兵。勾殊曰：「君侯何不更進以酒，則無憂矣！諸侯平日未有得於君，他豈肯來？」削被謂城中兵曰：「商侯仁者，伊尹聖人，皆不可敵。今其來，原非罪吾等。爾輩願為葛死，則出戰。如不願，則散」。三千護衛人散去一半。

勾殊往城上謂國人曰：「爾輩知商侯之所以不進城乎？非懼吾也，乃恐殺吾等善人也。何不早戴以為君？」滿城中合呼曰：「此言是也。可縛酗主而出歸商侯。」勾殊曰：「有勇者，前縛之。」於是數千人勇者，爭前入太和堂。勾殊、削被遂同率國人先將葛氏護人千餘殺其半，擒其半。遂盡縛葛氏及狎客寵臣，共五十三人妻子，皆係以出迎商侯。商侯在城外，但聞城中喊聲。以問伊尹，伊尹曰：「城中鼓噪，必擒葛氏也。」命陣中擊鼓應之。

聲未止，而葛人勾殊、削被率國中民擒葛氏等至。商侯命三軍直舉旗槍，如陣而進城。一人不出伍，一戈不斜擬。葛民滿市呼拜商侯。乃進葛伯堂。問伊尹曰：「何以厝處？」尹曰：「不殺葛伯，何以快葛民之心？不赦其左右，無以輯天下亂人之志。」乃命梟葛伯於市。究前日奪食、殺童子等之人於護衛兵中，殺三十人以祭童子之墓。其餘寵臣、狎客、衛士，重罪者，剕、刖、髡、黔、腐五刑刑之：罪輕者，流之。婦女老幼盡赦之。乃以金帛賞勾殊、削被。二人者，平日無寵之臣，與從順稍合意者也。仍使從於從順。又發葛氏之金珠幣帛，求葛國之良士予之。而盡發酒米肴物，來賞葛國之民。遂封葛從順仍守葛國，用其士安其民。封太康延仍於陽夏。商師但歸，於葛國兩日而已，出師止四日而歸亳。葛之民送之，泣下淋淋然。自後，四百里中，朝慶訟獄謳歌，民俱自歸於亳也。於是中國之諸侯聞之大悅，願共尊商侯為天子。不復往朝桀，皆來朝商侯矣！

且說商侯既歸亳，仍勸課農桑。而東方之人，鬲君與支機子輩，求師征豕韋氏，商侯不許。曰：「寡人初無征伐之權。為葛近我，如矢注於弦，不得不發。今葛已征之，兵更敢他出哉？」伊尹曰：「女媧、黃帝豈有人主使之掌征伐之權乎？且使人主命之征伐，豈有命其即征人主也哉？且仁人征伐之權，天命之也。君既受天命矣！又何疑焉？且君救民為心，豈但救中原一掌之民哉？將在天下，且君即不行，今已如騎虎之身，不得下矣！明歲庚寅，去甲申大朝六年矣！諸侯即不盡至，而霸國必朝夏。君將朝，是自以肉投虎也。不朝將會師而攻我，君何以應之。」商侯愕然曰：「當復奈何？」伊

尹曰：「兵有先實而後聲者，前日之征葛是也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，他日之征豕韋是也。請先遣慶輔往結東方諸侯，次遣湟里且往近方諸侯結好，道君侯之心，諸方必來。待農事畢，而東征。先除巨霸，夏失其一臂矣！」商侯蹙然曰：「奈何謀至此？」尹曰：「非此則不能救生民，奈何？」商侯乃悉從議行。

至八月，中國諸侯，有男氏、杞氏、繒氏、冥氏、有莘氏、房伯氏、弦子氏七君領二十餘小國之君及新封大康氏、葛氏皆來朝於商。商侯與言豕韋之罪，諸國俱願從征。商侯命九君等各歸本國，選精銳之士各千人，車各百乘，仲秋之望來會。厚待三十國之君，遣歸。人人退去，頌商侯之聖德如天矣！九月，慶輔以豕韋之族中賢士彭祖、彭賓來歸，報東方斟鄩氏、斟灌氏、陶山氏等十餘國頻苦係韋侵陵，皆願密部兵車以應。惟薄姑氏黨豕韋，而萊子遠，有施氏以妹喜之族不可結，九夷亦遠，未往。月望，九國之師來會。商侯自發國中五軍，命支機子將前，鬲君將後，慶輔將左，湟里且將右，自與伊尹將中，彭賓為御。九軍別為九陣。

廿七日，軍於彭山。斟鄩等三軍前導，九軍隨後，商師中列。時豕韋冀方奪民妻，而取其夫殺之。聞師至，大駭。急遣大夫往召淮夷，淮夷不至。自黠國中九萬之眾，一夫不至。皆知其為商侯，盡簞食壺漿來迎勞了。冀盛怒曰：「吾且先殺子履，後殺吾國叛民。」遂自率親軍一萬二千，陣於彭山東。係韋之民間冀言，遂各率車馬戈甲來助商師。支機子先率豕韋之民入其國，係其妻子親戚，殺其惡黨。而商師未動。東國及九國之師，擁攻豕韋冀，冀之師望風而潰，半降半走，冀見事

勢已危，單車走至城下，見城上皆商師旗鼓。鬲君追冀，獲之。商師乃入豕韋國。柱卿豕韋冀於城門。時諸侯之入桀豕韋冀屍為碎糜。釋其妻子，流之。察其親戚，罪重者刑之，輕者赦之。盡出其士民子女還家。發其穀粟，賑其民。發其幣帛金珠，犒賞諸侯之人。復封東方失國之君，如鬲君等者二十餘人。封彭賓於大彭，其後盛於商世。支機子，實豕韋仁也，封承豕韋之後。商侯居韋國，僅六日而班師，往返二旬餘耳。薄姑氏遠遁，商侯亦不窮兵。自是東方諸侯不朝桀而朝商矣！

商侯歸亳，諭東、中諸侯各息其民，練其甲乘。而自息民於國。商侯問伊尹曰：「南北之伯不悛，伐當何先？」伊尹曰：「先伐昆吾。王者之師，不畏強凌弱，南弱北強，故先昆吾。」侯曰：「吾力不敵，奈何？」尹曰：「吾力亦豈能敵豕韋乎哉？但君常存此不敵之心，則無敵於天下矣！」胙伯、良仁獻策曰：「昆吾氏協於夏王，明年必入朝。願乘其國空虛而襲之，無有不克。」商侯曰：「乘人之虛，掩人之國，如盜賊之行，瞰人之亡而取之也。吾不為也。」伊尹曰：「夫伐人國者，非伐其國也。伐其人也，亦非伐其人，討人之罪也。如是則天下為公。若乘虛襲之，是利其土地貨財。其人且不在，將問誰之罪哉？故莫若暫息民養威，以待其變。先遣諜以間其心腹。蓋中東既合，可以少待而自存。他方之罪人，待滿而後發可也。」乃使甸范先往昆吾，慶輔次往息國，以觀之。

卻說那昆吾國已牟盧，正馳聘田獵。擒擊鼓告事之人，殺之而食其肝。聞報豕韋氏兵敗國亡，大怒曰：「商子履何人，有此肝膽乎？吾當踏平中原，為夏王討

不庭。」乃會集北方諸侯，共議將伐商。不知北方聞商侯封亡國，全善人，誅暴惡，保民生，已無人不願商侯之來。但聊且當面唯唯如命。

明年庚寅，夏桀四十六年元月，中東二方諸侯盡朝商。獨已牟盧朝夏，以商侯之舉告於桀。桀一向在宮中取樂，昏昏夢夢，向無人敢言。聽牟盧說知，乃大怒。即命牟盧征之。賜其黃金、斧鉞、白玉、鞶帶，許以伐商侯，即以商地賜之。牟盧承命歸。又會集諸侯，諸侯一無應者，牟盧怒。自率兵先伐安國，殺其君祈氏容。其子倚任，率兵奔黎國。牟盧又攻黎國。黎侯大陵冥，老成人，向不得已而從昆吾氏。今知天下有商侯，久欲歸商，隔於昆吾。是時，旬范在北陰結諸侯。黎侯與安侯、沙侯等十餘國，已約待商師。牟盧攻急，一面各國之眾死力堅守，一面遣子弟從旬范朝商請師。商侯欲待農事畢。尹曰：「數十萬生靈，豈待農事畢耶？」乃以六月一日具師北征。

商侯發國中六軍。以已牟盧之弟已離將前軍為導，旬范將左，湟里將右，虞生衡將後軍。商侯自將中左，鄘男寧為御。伊尹將中右，無終子、尤庭為御。諸侯之師以有莘氏為前左，有鬲氏為前右，太康氏為後左，葛氏為後右。其眾諸侯，皆四外為游兵。

八之日，次於鯀堤，此鯀治水時所築也。那已牟盧一向集諸侯不得，遂伐諸侯。諸侯死守，不能下。牟盧率民力攻，農事盡廢。從征者縷縷逃歸，守國者搖搖欲亂。牟盧兵正在北攻黎國，而商師已至其南國中。士民望商師來久，歡呼踴躍，來勞商師，力請入國。百姓引

導，商師從之，兵不血刃，遂入昆吾。擒其惡黨，甚罪者殛之，不甚者五刑治之，妻子流之，貨財散之。使人聲牟盧之罪，以北向。牟盧聞之，乃大驚曰：「吾國伯於北方百餘年，未嘗見天下有如是兵也。」憤怒引親兵三萬人，解黎國之圍，而南行至於洛水之陰。莘、鬲、康、葛四國之師伐之，戰於洛原。黎侯等十餘國之師，乘牟盧之後夾攻牟盧，昆吾之兵大敗。死於洛水者半，奔散者半，降伏者半。安侯之子倚任竟擒牟盧。牟盧俯首乞憐，商侯不許。命磔之，以祭安侯，報怨也。遂復封倚任、鄘男、無終子等為諸侯，守舊業，息北方之民，而恤其善老，舉其賢士。商侯又憫然於洛水之戰，命收其屍而共祭之，封已離於衛地，後遂謂之九國，紂時九侯其子孫也。餘國從化者，皆撫綏如舊。尤厚賚於安黎等國，嘉其首從正也。乃大勞諸侯之眾。

初，豕韋之平，北方人望曰：「如何不來征我國。」及大師至北，北方秋禾在野，人皆匿禾中，以視商師。及見大師安行於路，不旁揉一禾，民人乃盡出。從而觀曰：「真商侯來救我也。」入國時，市不易肆。居其國十餘日，民不知有兵，交易飲食於市，如相親友也。廿四日班師。北人如父母去，索路悲啼而送。商侯使大夫士慰諭之，三四十里而後還。商侯散諸侯之師各歸，而自歸亳。往返一月耳。盛暑暴行，侯不張蓋，臣大夫不高幕，而士民歡歌去來，不以為苦。歸亳後，收谷息民。

明年辛卯，北方諸侯皆來朝。南國之豪士臨天道等，又以南方息國之暴亂告請南征。商侯不欲勞民，共請於伊尹。尹曰：「彼民誠可恤，吾民亦不可煩也。少

待也。」遂至於秋八月，慶輔歸。已重訂其臣士，約其民人。常獠之黷貨日甚，而民財盡入於常氏。士民日夜號天，望商侯往救之也。伊尹乃請會師。商侯自發國中三軍分之為六，慶輔將前，湟里且將後，昌允將左，高離將右。已將中左，常騶為御。伊尹將中右為副。諸侯來從者：房伯為鳥，安侯為蛇，有男氏為風，杞氏為地，弦子為龍，太康為虎，有鬲為雲，有莘為天，為八陣於外。而商侯在中。

十月四日出師。九日入息境。息民忭躍來迎，攜老挈幼，拜贊遮道。十日陣於鯛陽之岡。而南國諸侯拍子、蓼侯、六侯等軍七國之師來會。

惟麋子國尚助獠。獠方堆積金玉，修庫藏。聞師至，急點起兵，五萬之眾已散其大半，問則皆迎商侯去矣，止點得親卒數千人，附城萬餘人，使大夫將以出戰。南國七軍，假稱助息。實近而來持之，八陣之眾大薄之。息師大敗。潰者半，死者半。商侯曰：「嗟乎！其民何罪？乃無知從亂以求死乎？」命瘞其屍。大兵薄城，使慶輔等呼招城中。城中息大夫有勸常獠者曰：

「何不發金玉，賞死士以戰？」獠曰：「寧可吾死，金寶在則心安。若金寶去，吾雖在，亦無益也。金寶不可舍。」其臣子隆自者曰：「君既不捨金寶，請即捨身。」遂率眾縛獠以迎商師。商侯入息，焚常獠而救其母，殛陶思嘉、柴經。訪賢善。盡發其金寶，賞有功賢士善人。其谷帛，賞將士，賑窮民。流其妻子，殛其聚斂之徒，刑其親黨。賞子自隆而封常騶，後改姓呂，是為呂侯之國。

其麋子引蠻兵自來救息，至於杏山。商侯命弦子伐之，大敗之而去。商侯乃撫綏各君及民，舉事賞功大勞而班師。往返四旬，散諸侯歸亳安民。

明年壬辰，南方諸侯俱會，中東諸侯來朝商，北方諸侯亦來朝。而是時，桀又具兵擊近地近年之不朝而來朝商者。中、東、南、北諸侯，大者七十餘國，小者數百國之君俱推戴商侯為天子，商侯惶恐自罪。又俱請伐夏王。商侯問伊尹，伊尹曰：「費昌之來，則夏王絕命之期也。今費昌未來，且待之。」侯遂緩緩諸侯，使各自固守。

至七月，西方有洛氏來歸，即夏桀元妃之家也。為顧氏所凌，而來乞師伐顧。金冥、湟里且、正寶等俱勸之。而十月後，綿氏、殳氏之族又皆來，懇出師。伊尹乃請命湟里且先往要結諸侯，並謀約其腹心，以癸巳元月趁諸侯來朝，即會師。商侯自發國中四軍。以二軍分為四，為前後左右，以二軍居中。正寶將前為導，慶輔將後，臨天道將左，虞生衡將右。侯自將中左，殳氏為御。伊尹將中右，綿氏為御。有洛氏為虎，息侯常騶為地，有莘氏為天，蓼侯為鳥，葛伯從順為蛇，有鬲氏為風，九伯已離為雲，大康氏為龍。共八陣，周於四外。各旅之師從行。

元月七日西行，十四日至有洛之國。商侯使大夫甸范，往朝夏之舊元妃焉。元妃泣告甸范曰：「妾聞商侯仁者，當有天下。賤妾有罪，其亦已矣！惟此孤子，雖夏王之委然，生來三歲即不見夏王矣！若以救天下之心，憐其無罪，在所恤存，願遂以為托。」商侯聞之惻

然。使旬范拜受命，獻之布帛。不受。師西行二十日，次於商南，夏陽之太康氏、褒氏，與西莘之姒氏等十三國來朝商侯於師。湟里且率有緡民之遺民來會。

顧金冥怒黜國中師，四萬之眾大半潰亂。蓋西方亦久想商侯之仁，盡怨其不早來。才望見商師，舉手加額，謝天地，簞食筐筐以來迎矣！金冥點城中城外不滿萬五千人，連這萬五千人也都心在歸順商侯，只因去商師遠，不知果如何？近在裡面，不得不從命。遲遲縮縮，不肯向前。金冥還狠戾叫有司，將遲縮百姓一連殺了百餘人。又將遲縮有司，用極刑煅煉，炙其肝而食犬。城中大亂。其臣該眾謂顧國人曰：「商侯來，乃是生我民，何不早生？一頃刻殺此殘賊，獻之商侯。」國人應聲萬數，千人從該眾圍廳，將顧金冥煉為碎泥，人人嚼食之盡。乃盡殺其家妻子黨類。遂出迎商師。商師整隊而進，蕭然雍然，未嘗試一戈、棄一矢也。商侯乃命瘞死屍。賞該眾以金帛，賑窮民以穀粟。訪善人賢者，分之以顧氏之財寶，悉赦回獄官正寶。而復封綿氏、殳氏等諸侯。太康氏、有洛氏遠來有功者，俱金幣犒勞之。

時猶是元月二十五日，燕諸侯於復陽。幽侯姬公劉聞之，大悅曰：「天下定矣！」遠引十乘來朝商侯於夏陽，勸商侯伐夏救民，即就天位。商侯遜讓不遑，勞幽侯去。乃遣諸侯各班師。自與中、東諸侯一路歸。往返不四旬耳！」諸侯各歸國，商侯自歸亳。休兵息民。命各諸侯俱行善政，仁民禮士，用賢。自選舉於東方之士，得賢者九人。選於北方之士，得賢者十人，選於西方之士，得賢者七人。選於南方之士，得賢者八人。選

於中原，得三十人。用之以行各國，賑老恤窮，獎善訪賢。蓋已行帝王之道於天下矣！一年之間，陶唐氏、有虞氏、有仍氏等附夏之旁者數十國，俱來訴於商侯，請師伐夏。至十二月，夏秩宗費昌來歸，力請伐夏。不識何如弔伐？且看下回分說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夏桀自乙酉以後，看得天變也不相干，地變也不相干，人離去的也不相干。只說他有財有力，有位有勢，何不可橫行天下？只管在長夜宮中，把一月為一日，安心樂意，淫歡酗潑，婦女裸戲。一日一出朝，或二日一出朝，實是三月作三旬。寵臣趙良、曹觸龍、于辛、侯知性、武能言等中外恣惡，欺士害民，桀亦不聞。即聞之，以為常然的。既役民開河，三年不成，遂殺多民。民益怨恨，輒指日曰：「時日曷喪？予及汝偕亡！」命趙良等伐諸侯，諸侯益離。惟有狠夫媚徒，狡童淫女，於記小幸，或偶值收進者，以為好過日子。佞幸於是益多。括搜既盡天下，財貨豐裕。又生巧計，於頃官之上置寶蓋，以象天蓋，上嵌珠以象日月星辰。置絕色美女三十三人主之，謂之三十三天妃。群集歌舞女子以數百計。又於長夜宮中鑄金柱、琢玉梁為地府，鑄鐵為奇山怪石，鑄錫為池渠。置絕色美女七十二人主之，謂之七十二洞主。其歌舞女子以千計矣！桀與妹喜並稱天帝天後，以游於天地上下，隨處為樂。出則天宮，入則地府。於是群倖臣寵姬又為新聲，為六樂：天宮之樂，涼臺之樂，洞宮之樂，地宮之樂，洞神之樂，夜臺之樂。各有歌。每隨地張宴而歌之。擬其天宮之樂歌曰：

世外呵天宮，長欄呵蟬螭，

虛風呵鼓韻，仙部呵玲瓏。

涼臺之樂歌曰：

天極也何清涼！玉殿也何飛翔！

樂莫樂兮永日，悲莫悲兮皚霜。

行樂呵及此時，奈何兮辭玉卮？

溫宮之樂歌曰：

萬國兮霏霧，此地兮長春。

肉圓兮帝女，耳熱兮天宮。

暖玉兮合懷，稠笑兮醅醺。

媚香肩兮搖馥裙。

地宮之樂歌曰：

蕊珠兮芙蓉，卿嬈兮寶宮。

地中兮天地，人世兮仙蹤。

玉梁兮歌繞，金柱兮歡叢。

樂醕兮誰御？何知兮夏冬？

洞神之樂歌曰：

洞靈兮氤氲，洞神兮鬱云。

幽館令潛扃，異狡兮嬋娟。

身繞兮悠柔，頸交兮笑言。

膳蟄龍兮醴溫泉，入海藏兮通丸元。

冥帝兮入來，佑賡兮管弦。

夜臺之樂歌曰：

入彼長夜兮登彼臺，迷蒙四望兮陰鬱霉。

天地混蒙兮日月歸，山河隱晦兮風雨回。

殷舞蠕動兮歌雷戛，鬼帝環聽兮聲欲哀。

長夜眙霾兮何時開？窮樂兮極情，世事兮何哉？

桀自是樂極生悲了。樂此數年，至庚寅年，乃四十六年。諸侯該大朝，但見昆吾氏來，顧氏來，其餘皆不來。桀大怒，問究。牟盧乃上言：「豫方諸侯，商國子履，狂悖稱兵。先滅葛伯，次滅豕韋氏。因此奪去中原及東方諸侯，並隔絕南方諸侯不得來朝。請君王親征之。」桀謂：「此小畜悖，何勞朕駕親征？卿往征之便了。」牟盧承命去。夏秋間說昆吾滅，桀才慌張問趙良曰：「何不早擒此賊？仍囚之夏臺。」良曰：「如今擒他不得了。」桀曰：「如擒不來，朕乃自征。」乃傳命

龍、虎二將領車百乘，甲士千人。曰：「汝可速往，擒商侯來。」龍、虎二將領命。行至路上，聞天下歸商，遂不敢行。龍將謂虎將曰：「天下歸他，我汝千人幹得甚事？不如脫身遠遁。」兩人棄眾逃入終南山去了。連眾人都四散了。桀聞龍、虎二將路上脫逃，遂無策可施，道：「我且仍樂天宮樂。」長夜日飲千鐘，夜度數女，以盡性命便了。卻又不死。

辛卯，常氏滅，桀遂不知。蓋中原之路已隔絕矣！癸巳，聞顧氏滅，桀乃大慌。叫集諸侯師，言欲親征。諸侯皆不來，桀遂自點國中師眾。原二十萬，今只得十萬。十萬中又有一半不應命。桀遂率平日所厚養的猛士二萬，先去伐近國之不用命者。遂滅陶唐氏、有虞氏等十餘國。既處勝，歸而察臣士之不用命者，又自殺百餘人。甚怒者，皆全家殺之。日日尋殺不已。於是地大震，傾宮崩，長夜宮陷，壓死千餘人。桀又欲役民夫修造，民間之四散逃走。

十二月，桀令群臣率力修長春樓，修容臺，相與共樂，更選補女子。於是費昌來歸商。夏王之士民聞之，奔走來商。赴訴請師者，前後共有數萬人。桀乃散金帛，招猛士，揀擇北國兇人、畢渝者為將。那些近方貪頑愚力之民、久不聞正道者，既圖免窮困，又貪其財者，有三萬。帶本有的猛士，共五萬人。桀問趙良曰：「此可以伐商否？」良實心怯對曰：「未可！彼合天下兵，已有百萬。是以一車攻二十車，未可也。今中國盡從彼，惟有施乃君王至親，尚在海濱自全。其近地有九夷之師，不下數十萬。君王可命有施氏糾合九夷之師，共得十萬來。那時，以君王之勇，統之親征，可平賊

也。」桀從計。令新倖臣巫耿往有施氏、九夷去。桀自是終日演兵，不敢為樂矣！演武之際，稍不如律者，皆殺。兵少，便亂抽民丁來補。稍逡巡不來者，又殺。於是夏民能逃者盡逃，不能逃者日日望商師來矣。時商侯在亳休民，正與伊尹議撥亂反正之道。忽聞費昌來歸，伊尹曰：「夏只有一費昌默地係士民之心。今費昌來，則士民盡來。只除惡黨無多矣！不必待也。」費昌既見商侯，涕泣請師。陳夏王之酷虐，必不可一日存續。後夏元士育潛、逢元皆隨昌以來。皆陳言夏王當伐。而士民陸續來者，不可勝數。皆號泣請命。商侯不得已，乃會師。命五方諸侯盡具車甲戰士，聚於殷。殷邑，今偃師是也。

歲甲午，元月，商侯自起國中六軍。臨天道，豪勇士也，將前軍。旬范，持重士也，將後軍。慶輔、湟里且，皆善用兵，出奇者，將左右。侯自將中左，費昌為御。伊尹將中右，為副。領近地諸侯之來朝者西行，而會天下之諸侯。

五日出師，十二日至殷，則天下諸侯俱已齊集矣！就殷而朝商侯。商侯乃誓師。商師日過葛、莘、杞等國之郊。諸國之民素無教化，中有頑民，指商師而詈曰：「亂人，方春不務農，乃伐王好戰。」商師聞之頗惑。商侯乃命虞生衡作誓曰：爾眾庶，悉聽朕言。非臺小子敢行稱亂！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今予命爾有眾，汝曰：「我後不恤我眾，舍我穡事而割正夏？」予惟聞汝眾言，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今汝其曰：「夏罪其如臺？」夏王率遏眾力，率割夏邑。有眾率怠弗協，曰：「時日曷喪？子及汝皆亡。」夏德若茲，今

朕必往。爾尚輔予一人，致天之罰，予其大賚汝！爾無不信，朕不食言。爾不從誓言，予則孥戮汝，罔有攸赦。

又命慶輔等遍逾諸侯之師，以不得已之情，乃俱從誓。侯遂部分以九伯：巳離為左蛇，安國侯倚任為右蛇；殳氏為左天，綿氏為右天；黎侯為左雲，沙侯為右雲；無終子尤庭為左虎，胙伯良仁為右虎，有鬲氏為左龍，有仍氏為右龍；息侯呂騶為左地，拍子為右地；有莘氏為左風，有男氏為右風；蓼侯為左鳥，六侯為右鳥。是為二八十六陣。各以一軍周圍於四外。太康氏、延葛氏從順陶唐氏、有虞氏，俱從於中軍。餘杞氏、洪洞氏、繒氏、冥氏、房伯、弦子、斟灌氏、斟鄂氏八國之師，又為游奕於外。

十五日，整師北行。循道，中車不噴塵，馬不逸田，土不喧聲，戈戟不動，鼓聲清而揚，旗旄前指。十八日，陣於鳴條之岡。夏人履癸聞之，怒，疾呼點國中五萬人，車五千乘，分為五軍。辜渝將前，于辛將後，趙良將左，曹觸龍將右，履癸自己將中。奮怒而出，洶湧歡噪至於中條。望見商師少，以為易下。遂接岡而陣。

是時，九夷及有施氏之眾，俱不至。而桀旁之國，郇伯耿侯者，向以桀凌，遠遁。會聞商侯起，乃陰集其亡民，各得數千人，乘履癸之後，密人來報商侯。商侯命之以賞誓。伊尹請命句范率房、弦、二斟四國游師往應之。遂繞夏師之東而讓，履癸全然不知。

二十日，兩陣既對。商侯登車樓而望，見眾嘈嘈雜雜，吆吆喝喝。車疏密不等，馬前後不齊，人行立不一。商師人人欲戰。而士不嘩，馬不嘶，戈不亂。商侯乃命前軍擊鼓，大聲宣木板布履癸之罪。辭若曰：

爾履癸自絕於天地，自絕於天下之人，安得而為君？爾棄元妃而嬖妖女，罪當誅一。爾滅同姓無罪之有緡氏，罪當誅二。爾起傾宮，累殺民命，罪當誅三。爾為酒池、肉林，侈費民命，罪當誅四。爾又為夜宮，自埋於幽而殺民，罪當誅五。爾不視政而殺忠臣賢士，罪當誅六。爾用小人苛剝萬民，罪當誅七。爾又命五霸國虐天下，罪當誅八。爾又索夜宮之需，盡天下之財與女子，罪當誅九。爾又役民開河，殺民命，罪當誅十。至天怒而謫，地變而嬉。武斷苛征土木無已，使臣士民人夫妻離，父子散，兄弟亡，母子怨。生無食，死無葬，長無室，家無升斗，身無麻縷。餓殍盈道，膏血漬礫。又盡滅帝王賢聖之後。爾罪當誅萬不可數計。爾尚不自殞殘民生哉？

履癸聞之大怒。鼓眾而進，直壓商陣。商侯親鼓，伊尹上車樓持麾指九國：安國、受氏、綿氏四軍伐辜渝，黎、沙、鬲、仍四軍伐趙良，無終、胙、息、柏四軍伐曹觸龍。指杞、洪、緡、冥四軍出夏眾後，伐于辛。而商侯中軍與莘、男、蓼、六四軍共擋履癸。遂大戰。臨天道等率諸軍，整陣奮擊夏眾。慶輔、湟里且左右持幡大呼曰：「下車而來者賞，擒暴君與奸相者封。」夏之後師先潰。杞子擒于辛以還，其軍棄車走。伊尹麾杞氏四軍取其車，夾擊履癸之後。戰既接，夏右

師潰。曹觸龍與其眾之半北奔，其半皆下車從商。慶輔率之曰：「即反而攻夏王，吾君已記爾勞。」眾軍乘車反攻履癸。

戰正酣。有鬲之師射趙良，殺之，獲其屍。夏左師潰走者一，從商師者三。湟里且率之攻辜渝，夏前師始敗。九伯射辜渝，中右目，辜渝猶戰。鬲君至，再射中其左目，辜渝乃被擒，其眾悉從商師。昆吾氏率之俱擊履癸。其無終四君已先夾擊，於是商侯在南，無終四君在西，杞子四君在北，九國四君在東，四面擊履癸。而先諸侯師接戰者，又皆夏氏之降兵。履癸見四面皆夏兵自來相攻，而軍中鋒將悉死矣。乃自奮怒而出。辜渝既擒，夏無勇將。履癸自持長鐵鉤，乘商車出戰商師。鉤及處，無不摧滅。夏之降兵，皆不能當。履癸遂衝路入諸侯師。莘男四軍亦不能擋。遂衝至商師。獨臨天道取夏之棄車，疊而阻其進，履癸乃阻。伊尹令諸軍注矢射之，萬矢齊發。履癸身披金甲，矢不能射人。伊尹令人曰：「可射夏王面。」於是，履癸面中三矢。自拔去矢而戰。馬死車止不行，履癸乃下車步走衝擊商師。人人不能擋，獨臨天道奮勇擋之。不數合，戟擋之戟折，戈擋之戈折。遂持木楨擋之，猶被擊折左臂。慶輔、湟里且曰：「履癸勇甚，器械不能抵擋。今諸軍悉疊車以擋之。」履癸所至處，擊車，車盡破敗。伊尹傳令，命人人於車內注矢，射其目。不中目，中夏王鼻。履癸乃走。則夏之中軍已被四面諸侯之師殺盡矣！蓋此履癸平日所厚養之猛士，所以久戰而盡死也。履癸平生輕財養戰士，僅有此報。履癸衝殺出商師陣外，見無一夏兵。諸侯兵又四面射之，履癸雙手舞鉤，遮矢而走衝諸侯兵。諸侯兵向前者，礙著鐵鉤即死。車撓路，鉤擊之，

即破疊車礙路者。履癸跳身如飛，遂衝出諸侯陣。諸侯四面追之，履癸走如飛馬，不可及。孤身回夏城。但見城門已閉，城上皆是商師了。

原來履癸悉師於外，城中只有役夫老卒數千人從其孽子淳維者，護妹喜守城。淳維，蓋履癸二十九年癸酉歲所生也。妹喜自癸亥至甲午入宮，專寵三十二年，年四十八矣。而顏色猶如處女，不衰絕，無胎孕。人宮十年之外，履癸喜旁淫庶妾漸漸多。至如末年，好色尤甚。遂一夕度十女，或至百人。前後人宮女，無不人人顛倒媾合者。其始偶合於庖婢，遂生淳維。後來庶妾、從妾所生子女，有六十七人在宮，獨淳維凶勇淫惡，一如履癸。履癸以為肖子，故棄元妃太子，俱絕不問及。履癸淫妾已多，妹喜亦廣收美男為樂，不斷陰陽精血，日夜淋漓。履癸任之，各極其歡而已。酒池長夜，變男千餘人，則妹喜所寵也。尤甚者，淳維既長，妹喜即蒸之與淫。履癸又不為之娶，淳維乘履癸出，則同妹喜顛倒酣飲於宮中，一夕數十婦交合殆遍。

履癸既出，拒商師。淳維正極喜，安心樂意如此胡做。遂與妹喜及履癸之眾妾，俱集於長春之樓戲笑。祝天曰：「願父王不復還，則我爾長如此樂也。」忽聞滿城軍聲，乃是郇、耿二國引商臣旬范及房、弦、二斟等四國兵來，城已破矣。蓋夏城中外之民，本是不從履癸而願商侯來者。只憚履癸之惡，近民不敢出迎。聞兩下在鳴條陳兵，又惟恐商師不勝。人人站起腳南望，只見六路兵從一路來，旬范為主將，令諸軍毋嘩毋亂，整整肅肅到了城下。城上人問兵從何來？旬范使人大呼曰：「商師也。」城上人大喜，開門迎入。大師入城，直圍

履癸之宮。城中人皆來送酒飯助役。即時攻破宮牆，兵四面而入。淳維在長春樓與妹喜等嬉戲，商師遂抵樓下。淳維乃操大刀，下至樓門，跳出殺商師十餘人。商師不敢入，但圍之。淳維閉門登樓，問曰：「汝等欲何人、欲何物乎？」句范曰：「惑夏王而多造作殺百姓者，妹喜也。須斬之。」淳維乃回顧妹喜曰：「父王不寵汝一人，不致有今日。商師皆說須斬汝。」妹喜膝跪而抱淳維之足，宛轉悲啼。淳維那時自顧不暇，還來顧得你。竟斬之，擲頭於樓下，曰：「此妹喜之首也。」句范不信，命軍人識之，有言是真者，猶未信。乃令以木挺標之，使城中人民視之，皆歡噪曰：「妹喜斬矣！」乃信之。淳維又下問曰：「兵可以退矣！又何所欲乎？」句范曰：「倚勢凌民者，侯知性、武能言也。須斬之。」淳維曰：「二人不在此，能使吾獨往殺之乎？」句范不許。淳維曰：「吾殺汝千人不難，獨為吾眾妾在此，欲保全之。若不許吾，吾大殺汝等。」句范乃許之。淳維出，遂尋其力士四人，俱披甲持矛盾擒侯知性、武能言二人，來擲與商師。句范縛之軍中。淳維曰：「可退兵，容吾走。」商師不退，淳維大怒，下擊殺數十人。商師疊車擋之，淳維復入樓。擇履癸之眾姬，己所最愛者二十人，自以為妻妾，而待夜用。四力士持矛盾，張幕羅二十美女於中，己奮力開路殺出商師，覓馬，己與父妾、四力士俱效胡人，乘馬斬北門而出，走北狄。句范知其不能為，釋之而不追，但搜城中惡黨，悉擒之。而閉城厲兵，以待履癸之還。

至二十日午，曹觸龍戰敗歸來，句范望得真切，伏兵於門擒之。至日晚，履癸既大敗，獨步歸城。城上夏民擲石，商師射箭，旗鼓皆商。履癸大怒，斬門。門俱

土石築之矣。四顧不得入城，繞城號叫。旬范呼之曰：「爾猶不能捨妹喜乎？汝淳維子已殺之矣。」以妹喜頭示之，履癸見頭號哭，淚下如注。乃夜走三嶠。三嶠者，履癸寵姬父母國，其地，今定陶是也。履癸奔此，欲東入九夷。

商侯大師二十一日抵城下，旬范等迎人。眾諸侯便請商侯坐王殿，朝諸侯。商侯不從。乃命旬范等率九國二斟等八國之師，其追履癸。而自乃坐諸侯館，行大事。斬侯、武二幸，剮于辛，縊曹觸龍，陳其屍，並陳妹喜、趙良之屍。聽夏民自蹂躪之。俱盡取惡黨，甚者皆盡置於市，聽夏民自殺之；其不甚者五刑刑之。履癸眾子女皆流。各幸小之家眾皆刑，亦有流者。乃盡縱其所聚子女歸民間，盡發其所聚財寶恤善賞功，盡發其酒米、穀粟賑夏民。而以酒肴、米食、牛羊、豚彘享土。於是夏國亡。

諸侯推商侯就位，商侯不允。曰：「大惡未殄，懼將復張。天下者，將推大德之人，寡人安敢處此？」遂先散遠方之諸侯，賞其徒歸，自暫居於夏。封陶唐、有虞、洪洞、有仍、耿侯、郇伯等數十國，各復為諸侯。自於軍中吊死問傷。又收鳴條戰骨，瘞祭之。又訪冀方賢士善人，舉諸事。

月餘至二月間，旬范使人來報，履癸至三嶠。又集兵九千來逆戰。履癸自為前鋒，諸侯之師不能擋，遂潰。乃斂兵集眾，息於平陰。不意履癸夜至，劫我師，師又潰。守三日，設付待之。履癸又至，三備復發，從乃敗潰。履癸自衝陣，糾眾走。商侯於是以三月朔，復

起諸侯之師，引而東，月望至於三嶮。三嶮之君曰鬼臼。其二臣：曰敷孟，曰疆侑。皆有勇力，恨其姊妹被難，悉其國中兵二萬以助履癸。履癸將前，鬼臼將後；敷孟將左，疆侑將右。各將五千以迎商師。

商師次於陶山。旬范之師來合，旬范曰：「聞三侑之人，往結九夷及有施氏來復，允願速備之。」商侯問伊尹，伊尹曰：「易為力也。使人東招萊子國薄姑氏，南諭淮夷，以掩其後。賊不戰自屈矣！」商侯曰：「王者之師，固如是乎？」伊尹曰：「正如援溺救焚，不得不濡裳焦額耳！」於是命慶輔以灌、鄆二國之師，往說萊子薄姑氏。命湟里且以蓼六之師還。會支機子，以往淮夷。

商侯自部分諸軍以伐履癸，九伯為龍，胙伯為雲，有鬲為風，黎侯為蛇，息侯為鳥，安侯為天，柏子為地，葛氏為虎。為八陣而周於外。中軍則虞生衡將前，昌允將左，高離將右，旬范將後。商侯自將中左，費昌為御。伊尹將中右，為副。陣於陶山之陽。商侯慮履癸之勇。伊尹令前軍皆置行木柵。每一車用一尋之柵，立四柱為縱，五貫條為橫，內有邪柱亦四，四人持之以行於車前。車中人則注矢外射。既陣，履癸等咆哮而來。商侯及諸侯前軍用伊尹法，舉行木柵如堵而進。兵既接，伊尹令步卒立木柵。一柵只用二役人守之，其四步卒悉從柵挨出斬賊馬。賊馬被傷反竄，戰車皆僨。伊尹令拔柵，麾軍大進，三侑之眾大敗。雲蛇兩陣追敷孟軍，斬敷孟為三段。鳥地二陣追疆葢軍，疆葢大怒，自恃勇轉鬥。息侯射之，洞目出腦，乃獲之。獨鬼臼走歸，敗軍悉從以歸。於是履癸又獨步衝擊於大軍中。伊

尹令四面木柵圍之，人盡注矢射履癸，面中二矢。大怒吼跳，奮鐵鉤擊柵，柵折。伊尹令合二柵為一。人於柵上，用布縷為長條，條末綴以鐵石，向履癸係之，而繞其鐵鉤。於是長條皆繞鐵鉤，如業藤纏樹。果然將履癸纏倒，奪了鐵鉤。履癸只得去了手，跳一柵，奪一長戈，衝開一柵而走。走歸三偁城，與鬼臼協力守城。真是一伙頑物，不通人性。再攻不下。商侯恐勞頓諸侯與其士卒，命番更來從替換歸息。一面朝會東方諸侯，一面待慶輔、湟里且二邊消息。遂居陶山，息師半月。四面困柱三偁，三偁之人無食，乃盡服。四月履癸與鬼臼率獐丁百三十人，駕車十乘，奮勇殺出，遂奔九夷去了。

那慶輔、灌郢之師至萊，萊人不服。灌郢之師伐之，乃服。萊子同二君來見慶輔。慶輔命俱師同往，諭薄姑氏。薄姑氏不從，四軍伐之，薄姑氏逃入九夷。慶輔入其國，恤其民，布商侯之德。於是東夷諸國皆服，報來商侯。

那湟里且、蓼、六之師同歸豕韋舊境，招大彭、支機子。彭祖、支機合眾往諭淮夷。淮夷即時奉命，曰：「下荒之夷，久思歸化，無所繇也。何幸天光照及奧陬，敢不從命？」遂引師會湟里且。湟里且嘉慰之，合師報商侯。

商侯問伊尹曰：「九夷、蒙山，置之乎？伐之乎？」尹曰：「一日之勞，百年之逸也。今借民力，後將不堪，反棄民命矣！」乃命慶輔率三國之師，攻九夷之北。命湟里且率四國之師攻蒙山之南。商侯自率大師

東進，八月至峴山。商侯問曰：「先何攻？」伊尹曰：「先有施氏，夏王必在有施氏。有施氏敗，則九夷自敗。且九夷散居，不便於攻也。」師遂圍蒙山。湟里且率四君來歸，合師。履癸以蒙山之師出。伊尹令用前三法，木柵堵進，縷索縈繞。萬矢交發。履癸至此，無所施其勇，大敗歸城。城中有老臣時雍者，前勸施君獨獻妹喜者也。合該此方人有命，時雍年百三十歲尚在。謂其諸子八人曰：「天生夏王，以亡夏國，多殘夏民，久已當亡。今毋復殘吾民。」人人遂密與施君子合謀斬鬼臼，醉履癸以酒，酒用麻藥。待其熟睡，縛之麻繩百道，獻出而朝商侯。商侯諭施人而賞之，不入其城，令施人諭九夷。九夷遂擒薄姑氏來歸。商侯諭遣九夷，流薄姑氏於朝鮮之島。

其夏人履癸被縛，酒醒盡力號叫，商侯不忍見。不得已，命造堅車檻之，斷其縛。問諸侯曰：「當何以全夏王？」諸侯請誅之，侯不許。六侯曰：「欲全其命。須貶之。無所施其武，使不害人。則惟南方有巢之國，其國有一地，昔人構巢而居。一夕四面皆陷成湖，水深數丈，此巢獨存。今其地名亭山，廣數里也，惟船可以通行。今彼處此可置一旬之食，令死罪之人事之。每旬則一濟其食，常時不設舟往來，彼安所用其武也。遂命六侯監履癸放之於南巢。時甲午歲，桀之五十一年也。履癸至南巢，但見那：

四圍皆水，中間亭山，不是酒池肉林。土室數間，已無傾宮、長夜、金柱、玉梁。庖奴數人，不是佞幸成群。頤指如驚陋婢數人，並無嬌妃、嫩嬪、螭首、娥眉獻媚爭憐，望幸交歡，鳩酣顛倒。斷齊尚用木刀，寸鐵

不具。無復鐵鉤二丈，橫擊千軍萬乘高車，撻伐四國。脫粟醬肉，日供三餐，哪見新聲妙舞，上膳飛觥。布帛絲絮蔽身猶寒，安得珠天寶地萬國金錢。

履癸至此，傷心忿恨，卒不忿已往年所作之過。乃拊膺歎曰：「吾悔不殺子履於夏臺，致有今日也。」

呂東萊曰：「桀有萬惡，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！乃猶悔之，是恥一善之尚存，欲萬惡之皆備也。悲夫！」

履癸既被放後，抑鬱憤悶，憂苦痛恨，三年而薨。湯王聞桀死，為之罷朝，禁弦誦歌樂者三月。命埋之南巢，諡之曰桀。命大夫問其棄元妃於有洛，時元妃已薨。命有洛厚葬，封其子惟坤於油，奉少康之祀。

放桀之年，仲冬，天下諸侯朝商侯於亳，推戴商侯。商侯三讓於有德，不可。而後即天王位，是為湯王。不知後事如何？看下《商傳》再說。

女媧軒轅有征誅，生殺亨毒天運乎。

堯舜禹湯因勢轉，世人浪說總糊塗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乙未元祀，湯王即位，文武百官朝賀已畢，以伊尹、萊朱二人為相。另尊伊尹為元聖，播告於眾。當時桀為天子，作事邪虐，民不堪命。湯王於是盡反桀之事，凡治民為政，盡用以寬厚，人民大悅，乃改正朔。先夏時，正朔用建寅之月為正月，湯王不欲與桀同，正朔以建丑月為正月，今十月冬至日是也。改歲曰祀，行甲寅歷，色尚白，牲用白，以白為徽號，服皂冠而衣縞。

是時，大旱七年。初旱三四年，尚未甚旱，民田也有半收。及到六七年，草木盡凋，谿澗絕流，卻真是枯旱了。當時便有兩般怪物，一種鳥類，天正將陰，它們便三五成群的飛起，那陰雲便散，紅日益赤了。又有個人，長二三尺，赤身裸體，目生頂上，行走如飛。他一走過，那日色便加熱，好似火裡一般。後人查得《博物志》上，鳥名「肥遺」，見則大旱。查得《神異經》上，三尺人名「魃」，又名「貉」。所見之國，赤地千里。人民見這兩物出來遏雲止雨，千般作怪，每一見，無論童稚，各拋石擲瓦擊之曰：

爾形類鳥，爾惡逾梟；爾半似人，爾全為妖。爾喉則滿天紅日，爾走則遍地皆焦。不是爾為祟，胡為而陽驕？不是爾為惡，胡為而焱翱？拋石擊汝腦，擲瓦斷汝腰。看汝安得飛？看汝安得跳？

先時三四年旱時，尚有些收成，人還不驚。這六七年莫想提起一個雨字，便是半點水也沒有滴的。百姓眼見得是這兩個怪崇作禍，但恨既擲他不著，又趕打不上，好生悶人。然當時雖旱了這七年，並未見餓死一人。蓋成湯時每勸課農桑，又省刑薄斂，是以百姓俱各勤力耕種。但耕一年，便有兩年之積；耕兩年，便有四年之積，所以民間尚有蓄積，不至餓死。然旱得多年，人民不知旱到什麼時止，因此著是驚慌。湯王見這久旱民間，也數上祈禱，不見雨下。乃命太史曰：「朕欲祈禱，先為朕占之。」太史占畢，奏曰：「依臣所占，若要天雨，應烹一人當作犧牲，禱乃有雨。」湯王曰：

「朕所為請雨者，正以為民。今必烹一人以禱，朕當自充之。」遂齋戒沐浴，剪去頭髮，斷其爪甲，乘素車白馬，身嬰白茅，為犧牲狀。問群臣何處可禱，皆言桑林一片地面空闊，可以祈禱。湯王遂至桑林之野，仰臥於地，祝曰：「無以餘一人之不敏，傷萬民之命。」乃以六事自責曰：

政不節與？民失職與？宮室崇與？

女謁盛與？苞苴行與？讒夫昌與？

湯王把這六事自責，只道到第六句，天已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了。百姓大嘩，呼聲揚數十里。這陣雨：

不是杏花撥火在清明，

榆莢黃杏春夏盛；

不是月如仰瓦見前晚，

礎潤魚吟雨即傾。

多虧聖主宜洪德，

千里玄液盡疇盈。

這雨一下直是數千里淋漓，哪一處不被天淫所沛。數日雨止，只見肥遺著了雨，死在溝中。那旱魃著了雨沒走處，走在廁裡去，卻死在廁裡。時年大豐熟，湯王又以莊山所出的金鑄以為幣，幣即今的銅錢。他鑄了這幣，吩咐群臣曰：「朕此幣不是欲富國，將來給贖民間貧苦無可食粥度生，及至賣子女者。」於是民間多因鑄幣，贖回了千萬子女。賣在近處的已不消說，子母即得相會。有被人販在遠方去的，他告在官司，即命他父母自去遠方贖回，母子仍得重逢。正是：

昔為兩地參商，今作一處團圓。

那些鬻賣子女的窮民好不快活。於是湯王以民間窮困至賣子女，多因無生息所致，乃以各處生物盡民生所用的物，令百姓把來相通作交易，使那販來賣的得些小利息，盡可度日。民有生意便不死，吃那現飯而民無困窘的了。卻如何先時天旱而民不至餓死，乃反至於賣子女者？蓋緣天旱已久，蓄積之粟已吃盡故也。於是湯王此政一行，天下大治，乃作大濩之樂。如何名作濩？濩者？護也，言成湯之仁德能救護生民也。當春秋祭祀時，宗廟之內也須用幾個禽獸以奉祖考。他初作個囿，張那三面的網於內，以取禽獸。好笑，三面的網如何取得禽獸？卻也古怪，自有不用命的自來鑽入網裡。湯王

只擇毛色堪用的揀了幾個，那餘剩的又盡情放去。在位三十年崩，壽一百歲。太甲嗣位。太甲，太丁子，湯王嫡孫也。

後人鍾伯敬詩曰：

太丁早喪命難延，外丙仲壬天其年。

太甲應當膺玉歷，能為賢主蓋前愆。

戊申元祀，太甲即商王位。他初登天位，不知天位乃艱難的物，看作好放肆的事。毋量湯王為天子，兢兢業業，好生不自在，常常驚恐，一似隕墜深淵一般。他所設立典刑，生怕苦虐下民。豈知下民是我管壓得的？弄得反成怕他，卻不枉做天子？於是把湯王所立的典刑盡情換過。時伊尹在相位，乃是顧命大臣。見太甲懲般作為，大驚道：「似此嗣王，卻不將國家敗壞了？先王執中立賢之意，他全不顧，而夏桀暴戾荒淫之行，他反近似。若要他成個賢王，必須曉得先王自新明德之旨。不若放他於桐宮，此是先王墳墓所在，又有大訓載在墳廟，看他能改過，然後迎他還國，復為天子，豈不為美？」次日，乃陳於朝曰：「嗣王自作聰明，顛覆先王典刑。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，惟有道者理之。今元首矣，天下非所宜，理合放之。」仲虺曰：「放之何如？」伊尹曰：「放往桐宮，使他日夕在墳墓之旁，思先王所以得天下之故，料必能啟過也。」仲虺曰：

「善。」即令與馬，促太甲起行，只得帶皇妃及女嬪十數人同往。太甲倉皇無措，只得求道曰：「我去，天下將誰理？」伊尹曰：「君能改過，則天下任君理也。一

應政事，予當暫攝之。」太甲乃與元妃、侍妾含淚登車。正是：

萬乘尊貴才快樂，一朝卸權實堪悲。

太甲來到桐宮，同皇妃安頓了行李。見只是十數間空闊房屋，哪裡還像宮內豔鬧的所在，覺得甚是冷淡。出門閒遊不數步，便是湯王墳。但見禽鳥悲呼，林木蕭疏，哪裡還像宮苑裡紅綠笙歌的去處，愈添淒涼起來。耐煩住了週年半載，心上只是懷恨那伊尹。一日，散步在湯王墳前，行來走去，猛然間想起：「我先王為天子，真也謹慎。他有拯生民於塗炭，取天下若反掌。得了天下如何不要？為天子且再三推讓，不得已乃踐天位。若似我懲不守法度，漫道眾諸侯推讓他為天子，且個個像伊尹一般把我放逐了。這還是我從前所作的事不是，所以將我謫來桐宮，不過要我取法先王，他依舊把我當先王輔佐了。然先王不過言的是仁言，行的是仁政。我今須處仁遷義，再莫如前不循仁義了。」自怨自艾一番，回至桐宮，將伊尹所作《伊訓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後》等編當為者，為之法度惟謹。

桐宮的人見太甲如此翻然改悟，乃相告曰：「嗣王近日大不如前。」卻來報知伊尹。伊尹道：「還看年把，使他磨挫得慣熟，方成大用。」將近三年，太甲只存聖賢心，行仁義事。伊尹聞知，乃會聚百官，陳於朝曰：「嗣王能遷善改過，增修厥德，可迎歸朝，攝理政事。」仲虺曰：「善。」乃排駕往桐宮迎太甲回。太甲復踐天子位，伊尹相之。諸侯聞太甲賢，莫不歸心。

太甲今番作了天子，一心保惠庶民，賑恤鰥寡。在位三十三年崩，號為太宗。子沃立，是為沃丁。辛巳，沃丁嗣立，委任個賢臣名咎單。咎單有事，必去請問伊尹，皆順伊尹所行，一毫不敢自專自為。八年戊子，伊尹卒，百有餘歲。時天作大霧三日，沃丁親為之臨喪，葬於亳，尊以天子之禮，祀以太牢，曰：「聊以報大德也。」墓去湯塚七里。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崩。弟太庚立，享國二十五年崩。小甲立，享國二十七年崩。弟雍已立，是時，商道浸衰，諸侯多有不來朝貢者。雍已享國十三年崩。弟太戊立，是為甲申元祀。太戊承雍已衰微之後，若非奮發一番，國家便振作不起，天道也自然不順他。所以到他踐了天位，亳都必然有祥。桑谷二木合生於朝，且七日便大如拱。太戊也不曉得這是災還是瑞，問於伊尹之子伊陟，伊陟曰：「這是妖不是瑞。然妖不勝德，君之德政不修，所以朝生不祥之木。」太戊大驚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伊陟曰：「雍已王之世，政教廢弛，諸侯離心。今王能修先王之政，明養老之禮，則天眷在王，一木之災，何足介意？」太戊於是勤修德政，養老求賢，早朝晏退，問疾弔喪。三日那樣桑自然枯槁死了。三年，遠方諸侯重譯而朝亳都者七十六國。又有賢臣一名巫咸，一名臣扈者，共輔佐之。太戊見四夷歸心，大修湯王之政，商道復興。在位七十五年崩，號為中宗。子仲丁立，乙未元祀。亳都河央水勢洶湧，蕩去民房甚多，亳宮亦被浸壞，仲丁乃謀遷都於囂。這囂地與藍夷地近，其時藍夷打聽得仲丁遷都於囂，城池尚未完就，有好多金銀財幣、宮妃采女，要來搶奪。乃點起五千夷兵，寂然而來。當日仲丁遷都於囂，伊陟、巫咸二人早對仲丁說道：「今王遷都，人見王搬動倉廩府庫，兼且城郭未完，須防不測。」仲丁聞說，便道：

「卿等須為此嚴密提防。」伊陟、巫咸領命，早已備了甲兵，四面屯紮了。

且說藍夷率眾來寇，將到囂地三十里外，藍夷命眾偃旗息鼓，悄悄而行，曰：「看暮夜三更時候，便殺人囂城，使他不知提防，奪得些財物馬匹、采女，也便是一場造化。」眾夷領命，將旗鼓偃息，寂然而行。是日，仲丁正與伊陟、巫咸、臣扈等，共議國事，也道城池尚未完緝，樓櫓尚未豎造，且暮須防奸細。正言之間，忽一陣旋風吹入朝來。伊陟曰：「今日乙日，有此風作，主夷狄侵遷邑，是必有變。」巫咸曰：「旋風入朝，為狂賊來，嚴備之則吉。我若不備，則此風為助彼攻城之風，我反不利矣。」仲丁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伊陟曰：「可於四門設伏候之，看他從何方來。一方伏發炮聲響，則四面應之，擒之必矣。」於是傳令四門埋伏已定，仲丁道：「卿等既言當有兵變，今夜且莫退朝，同卿等在此以觀事勢，何如？」伊陟等俱言：「臣當保駕，以聆佳音。」仲丁命宮中設小宴，與伊陟、巫咸、臣扈三人共飲於殿上。巫咸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仰觀天象，見一道黃雲犯郎位星，咸賀曰：「若有寇賊，必落吾計中。」仲丁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咸曰：「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，主衛守之職。赤氣入，當有兵起。今色黃白，大吉兆也。」

卻說藍夷二更靜來到東門城下，見城內全無提防，四門並無門戶，城垣尚只丈來多高。藍夷大喜，道：「真來得湊巧，必大有所獲。」遂令張起旗號，擂起畫鼓，大喊攻城。正欲攀上城去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城下一支游兵從東殺來，城內一支游兵從左殺來。藍夷見有

提防，急急抽兵走回。但聽得東南一聲炮響，一支兵起，西北一聲炮響，一支兵起。藍夷見四面兵起，驚得魂飛魄散，亂竄逃走。伊陟、巫咸在朝中聞藍夷來侵，大喊道：「蠢物你來送死！」傳令各門合兵擊殺。那四面逃竄的，被斬首數百人，生擒數百人，直喊殺到天明，追趕三十里而回。巫咸曰：「藍夷無禮，侵犯中華。今幸彼軍敗衄，我師得勝，當乘勢往征，以正不義之罪。庶四夷驚畏，不敢窺伺我中原也。」伊陟曰：「巫咸之言是也。」於是，仲丁遂命巫咸親自率兵萬人，直薄藍夷地面。

藍夷大敗奔歸，前後喪了千眾，被傷者大半。聞得商王大兵又來壓境，驚惶無措，不敢出敵。其國有大臣名巴里刺者，謂藍主曰：「聞商朝君臣皆仁人，都因我國無禮，彼方征討以責我不義之罪。今我王自認不是，遣人到貢，彼必休兵，不勞對敵也。」藍主道：「爾便代我退他。」巴里刺乃單身奔出關來，到巫咸軍前，口稱要見主帥。巫咸聞報，道他孤身一人，諒無叵測，遂喚進巴里刺。巴里刺俯伏宣言：「藍主今已悔過，並願朝貢納罪。」巫咸曰：「既知罪矣，殺之何益！但作速遣人來伏罪，吾君當宥汝。」巴里刺叩謝，上馬去了。巫咸班師回朝。及咸回，巴里刺也齎幣至囂矣。巫咸奏知仲丁，發落藍使客館居住。次日，厚賜之而去。這正是：

仁人能好亦能惡，大義先聲勝檄書。

無敵不如初盛世，威名亦得遍穹廬。

自後四夷拱手臣服矣。仲丁在位十三年崩，弟外王立，十有五年而崩。弟河宜甲立，丁亥元祀。囂都常有河決之害，遂自囂遷都於相。凡在位七年崩，子祖乙立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話說祖乙丙申元祀，相都又有河決之害。祖之曰：「先王不幸兩遭河決之害，兩遷故都。今朕又遇此橫流，不知何地可以避此水災？」群臣奏道：「耿地稍於河道遠，且地稍高，或可建都，享國長久。」祖乙依其言，遷都於耿，今浦州城東北河泮縣是也。不數年，耿宮室又被水所圯，特不似相都之泛濫為甚。祖乙大懼，又欲別遷都。時巫賢進曰：「水火災，皆天災也。莫若修德，則天災可禳。」祖乙從之。遂以巫賢為相，修德行仁，天下大悅，諸侯賓服，商道復興。十有九年崩，子祖辛立，享國十六祀。弟沃甲立，享國三十五祀。祖辛之子祖丁立，享國三十二祀。沃甲之子南庚立，享國二十五祀。祖乙之子陽甲立。

初，陽甲未立時，商諸弟子兄弟皆攘臂相爭道：「天子也，人人做得。我祖自仲丁王以來，皆廢嫡更立，今也須定個正統。」爭論不決。滿朝文武道：「河亶，甲王以上，其子弟已無，只有孫存。祖乙王子祖辛，父子已得嗣天位，沃甲為君，又有子南庚膺玉歷。今看起來論長論裔，還當讓祖乙之予踐位，況且當年祖乙又是中興賢主。」群臣同聲道是。於是陽甲乃得立。元祀，各國諸侯聞商爭立，曰：「自家骨肉成仇，況他人乎？」俱不來朝。陽甲在位七祀，弟盤庚立。

時商道浸衰，耿都又遇河決，盤庚曰：「似此水災不斷，豈帝王居？不如復歸舊亳都。」臣民皆安於耿都已久，不欲再遷，曰：「昔先王亦以亳水遷囂，今復歸亳，是以水就水也，」盤庚乃作書以告諭臣民曰：

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，罔有定極。汝萬民乃不生生。予迓續乃命於天，予豈汝威，用奉畜汝眾。藹然溫厚之意可愛，百姓浮言頓息，乃決意遷都。涉河南至亳，改商國號曰殷。於是，一遵先王德政，而行於天下。各國之諸侯曰：「商之賢王復出矣。」莫不來朝覲，商道復興。在位二十八祀，弟小辛立。殷道又衰，在位二十一祀。子小乙立。小乙為太子時，早已曉得民事艱難，於是勸民農桑，道在忠厚。然小辛之世，積弊難復矣。

話分兩頭，當時後稷別姓姬氏，後稷發跡時，在唐堯、虞舜、夏禹之世。後稷薨，後子名不窋。等到末年來，夏國浸衰，不務稼穡，遂把不窋的官勾了。不窋失了官，思付起來：「既不務農桑，忘本逐末，我在中國也沒用得，不如奔往別處去。縱他黜陟不知，理亂不聞，卻更樂得一個清閒自在。」於是，走在戎狄之間居住。殷時西夷叫作戎，北夷叫作狄。今慶陽府安化縣尚有不窋城，是其古安化縣跡。傳到孫子公劉之世，這公劉雖則在西戎北狄間，卻能復修後稷之舊，教民要務，耕種行地宜在凹地，潦水沮水上，渡過渭水，取財用民。既務耕種，過了幾年，便衣食豐足，行的住的俱有資糧。百姓歡喜，乃遷邑於邠。邠，古西戎地，即今陝西邠州。當時莫說百姓充裕，公劉自己也富足極了。他遷國時，民居住的有了積倉，行路的有了里糧，車仗服

從，好不光彩。百姓有半戀著故土的，有半捨不得公劉去的，道：「我衣食不缺，也是仁主教養來的。我跟他去，何怕沒有衣食？戀著這些須田地作甚？」那不去的道：「雖則仁義難捨，只我等先人墳墓在此，如何去得？」那去的各攜妻挈子，皆向邠州而行。當日便有那些詩人思公劉之德，而賦篤公劉之詩。數傳至商。小乙王之世，乃是太王古公亶父承祖宗基業為諸侯。古公在邠州，修後稷、公劉之業，勸民農桑不必說，且積德行義，國人戴之第。

第邠州這個地面逼近戎狄，所以北狄薰鬻貪著邠州富裕，常常起一支兵來侵犯。此時古公兵糧足，卻也戰得他了，只是怕傷害百姓，所以再不宜與他廝殺。薰鬻只道是怕他，侵犯不休。古公與群臣議曰：「我看狄人喜的是牛馬之皮、所鑄之錢幣，不如把些送他，免得他再來煩擾。」於是，裝了幾十車皮革，幾車銅錢，獻與狄主。狄主收了，果然收兵去。不半載，又起一支兵來。古公道：「狄人不止是愛幣、皮，想是愛的在犬馬。」又齎千萬的犬馬貢獻狄主。狄主果然收了犬馬，又抽兵回了。狄人見他如此，卻似騙得好要一般。殆及週年半載，又來了。古公道：「狄人又不止是愛犬馬，想是愛珠玉。我聞虞舜治天下，貴德尚齒，藏金嶸岩之山，捐珠五湖之淵。曰：『便下服度，杜人淫邪，絕人覬覦』。我想狄人愛的是珠玉，我不如多把珠玉與他。」於是，獻以滿車珠玉。狄主一發歡喜得極，又抽兵去了。誰知狄人狼貪不足，過週年半載又來了，說：「今番更有什麼物件獻我？」分人見北狄又來，不勝憤怒，曰：「狄狗恁地欺人，貪心不足，不識我主以仁德之心含容他，難道懼他不成？」個個摩拳擦掌，來見古

公道：「我們願出城殺此狄狗，擒彼狄主，以報屢次侵犯之仇。」古公道：「有民立君，君將有以利民。況爾等以為我之故，不免殺人，予所不忍。狄人欲的只是這邠州，我今把邠州讓他，免得與他爭戰，我欲搬往岐山。」百姓垂淚曰：「君棄我們而去，我將安歸？」古公曰：「爾民在我與在彼何異？」百姓曰：「不願也。」古公只再三將好言慰諭，百姓去了。叫人城上對狄人曰：「爾軍暫退三舍，我明日把那地一發讓你吧。」狄人大喜，果退三舍。古公遂收拾行囊、馬匹，同厥妃姜女，黎明啟行。逾梁山，從西路水滸，直抵岐山之下。邠人舉國扶老挈幼，同來岐地，如歸市一般，挨擦而行。其他旁國聞古公如此得民心，亦多來歸。三月，城郭完備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民五倍邠地。且說當日狄人見古公果把邠州讓他，入了邠城，卻是一個空城。百姓也沒有一個，牛羊犬馬也盡情趕去。狄人大怒，要趕來搶奪。狄主道：「他如此得民心，我們趕去，他們齊心來殺我，卻不更吃他虧？」乃於城中搜索些帶不盡的物件及些小糧糗而去。古公在岐修德行仁，勸課農桑，人民富庶，乃貶戎狄之俗，營築城郭宮室而居。立五官有司曰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司寇、司士，民皆歌誦古公之德。改國號曰周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殷小乙王在位二十八祀而崩，子武丁立。元祀，以井盤為相。小乙之崩也，武丁居喪三年，不言政事，一應任之塚宰。既免喪，亦未嘗言及政事，惟恭默思道，欲復興殷。心上嘗欲得一賢相以輔治，觀滿朝百官，真無一當意者。一日夜，夢上帝攜一人至，謂武丁曰：「此良弼也，名說，以賁汝為輔佐。」武丁頓首拜謝，熟視其人。醒而命畫工圖寫夢，

中所見形像。畫就，著實廝像。如是把來遍視群臣百吏，並無一人肖似。武丁知此人不在朝中，乃命將那丹青的圖像多畫了幾張，令人遍處尋找，乃至旁求於天下。

話分兩頭，當時傳說住在傅岩，傅岩在北海之州，虞、虢二國之界。這所在通道所經有澗水沖蕩衢路，官府著人築堤護那澗水。凡囚係在官者，皆令出服役，名喚胥靡，言兩人相係傭作也。傳說隱在傅岩，貧不能自給。那胥靡內有多少富民，為犯法在獄，未脫罪囚，也在服役，他便要僱人頂替。傳說也替一胥靡築，以供食。是時那按圖訪傳說的人見胥靡紛紛在那裡築垣堤，一個道：「前面人眾也，同你去看看。」一個道：「那版築的盡是罪囚，有甚好人在內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不是為什麼天賚？良弼，只那澗水壞道，也去看看，回去好對人講談。」如是十數人俱來到版築邊內。一個眼光好的望見傳說在築內，道：「那個胥靡好像畫圖中的模樣。」那些人未免也覷了幾覷，有說半像的，有說略像的。大家道不要閒講，且把圖展開一看。不看圖便罷，看了圖便像到十分了。於是，十數人不分皂白，一齊嚷到傳說身旁，問聲：「老兄，你名叫作說麼？」傳說自思我因貧窘代役，不是胥靡正身，這眾人如何叫著我名頭？事有尷尬，莫管他，一邊築垣不顧。十數人都道：「好像，好像，如何名卻不是？只管請去面君王。」傳說聞說這面君王話頭，想必有緣故，開口答道：「你們喚傳說作麼？在下名叫傳說。」十數人劈頭一齊跪下道：「君王夢上帝賜他一個賢相，名說，滿朝文武並沒個面像的，並沒一個名叫作說的。卻才望見大人與這圖裡丹青有一無二，因此喚大人一聲，今果然名同像同。」

快去了樁杵，我去票官司，討夫馬來送大人赴京面聖。」十數人一齊去將一個傳說擁護到有司衙門裡來，大聲小聲，呼有司官快出來迎接賢相，君王有旨。嚇得個有司官聞說君王有旨，迎接賢相，倉忙著了紗帽員領，出來迎接。何曾見有什麼賢相？只擁護著一個村漢。心想這伙人好不見鬼，賢相在哪裡？正待問時，這十數人走向前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夢兆求賢事說完了，有司也聽不迭，急喚庫吏取過衣服巾帽與傳說更換，一面設酒款待傳說與王使諸人。有司求圖對傳說一照，吃了大驚，曰：「真像！真像！上帝有靈，君王有幸，百姓有慶也。」席中輕輕問道：「大人何以至胥靡版築之故？」傳說道：「某以貧窘，代管靡役耳。」有司道：「有賢如此，非上帝命，終厄在草野，其誰知之？」酒罷。次日，護送傳說上京。

後人鍾伯敬有詩曰：

道濟天下難濟貧，窮通得失招其身。

滿腔經綸埋版築，運不當興命不辰。

傳說至京，武丁聞訪得了這人，即時延見。與說論天下之深嘉之，遂拜以為相。武丁作《說命》，命之曰：

朝夕納誨，以輔臺德。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濟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啟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；若跣弗視地，厥足用

傷。惟暨乃僚，罔不同心，以匡乃辟。俾率先王，迪我高後，以康兆民。嗚呼！欽予時命其惟有終。

傳說聞王命，復於王曰：

惟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誅則聖。後克聖，臣不命其承，疇敢不只若王之休命？

自是君臣道合，政事修舉。於是祭成湯。至彤日又祭。彤日者祭祀之。第二日也，祭未畢，有野雉一隻飛來，升於宗廟之鼎耳上而雊。武丁見他鳴雊，音聲愁慘，大懼曰：「雉野鳥，鼎重器，升鼎耳而雊，必為不祥之兆。」有臣名祖己者進曰：「王勿憂，國家重務莫如政事，雉升鼎耳而雊，意者大政有不修，大事有未舉者乎？王先修政事而已。」武丁聽祖己之言，嘉納之。由是勤修德政，勵精圖治，天下咸悅，四方蠻夷重譯而來朝者七國。

戊子三十二祀，鬼方無道。這鬼方是北胡之號，周曰「玁狁」，漢稱「匈奴」，唐曰「突厥」，宋曰「契丹」，今之韃靼是也。鬼方地廣人眾百，恃兵強馬壯，四夷皆至，他獨不至。反常常起了精銳之眾，侵犯中原。你看他：

宣寶帳高皮，雕盔斜掛。

吹角鳴茄，牧馬邊城下。

那邊塞上百姓見鬼方至，忙把關門閉了。關外牛羊馬匹一時未及收拾的，都被他擄去。武丁初，亦不甚計

較，及至多次，邊上不得安靜，檄書每每告急。今戊子年又來，那鬼方性狼惡，凡遇村堡，便擄掠財物，燒燬民房。男子壯者拿去當軍，女子美者送往帳下。其餘老幼，盡行殺戮。這正是：

長驅很精銳，殺掠盡無餘。

武丁聞知今番又來，乃與傅說、祖己商議討伐之策。祖己曰：「鬼方無道，難以德化。臣願督兵剿滅之。」武丁大喜，曰：「朕非黷武，將以救民也。」遂命祖己率師五萬，直搗邊城。果然：

曠野塵迷，鬼方千隊隨。

長驅精銳，賀蘭山已離。

祖己大兵到邊城，果然兵威風厲。乃便屯兵於關前，與鬼方對面而陣。邊民大講呼。鬼方打聽得祖己大兵至，便也安住陣腳。次日，祖己吩咐眾軍道：「此處乃平原曠野，且戰且行，宜於地陣，地陣利進，可勝人陣。人陣備其首尾，虛在兩旁，陣勢不堅。地陣四備強弩，善衝亂敵。」地陣排完，鬼方王出馬見排了陣，他恃眾勇猛，但望陣中衝殺人來也，只常搶擄民財一般。祖己見他向中殺來，識他不諳陣勢，把黑旗一招，四面亂箭射去。彼兵被箭傷者大半。鬼方王馬胸膛上中了箭，伏地上不動，鬼方王棄馬步走。祖己且戰且趕，直趕到賀蘭山。屯紮營寨，傳令曰：「我兵深入鬼方地面，我兵是客，彼兵是主。主在散地，決不能勝。我宜

靜以待動，俟他來攻我，我且莫攻他。」眾軍安頓已定。

過了半旬，鬼方王道：「殷兵屯在賀蘭山下，這山逕我熟他生，可伺他不知提防，夜往劫寨，必得全勝。」乃秘密點了數千人，偷至寨前，在五里路外伏，只待到三更時分，便來偷營。誰知祖己深諸兵法，更精天文風角。是夕，坐在營中，忽見一陣風起，不從宮商征羽，直從角來，如人呼嘯之狀。他見了這風，急傳令曰：「我看風聲，今夜必有賊來偷營劫寨，速於營寨外四面埋伏，待他打進營時，四面伏兵齊起，擒殺不難。」分撥已定，至三更時分，鬼方果然一擁打入大營，旗鼓喧天。及進營時，乃一空營，並無人守。鬼方王大驚道：「中了計。」急抽兵出營。四面伏兵俱發，殺得鬼方眾棄甲丟盔，奔走無門，人馬折了大半。祖己又拔寨前進，直抵鬼方穹廬，鬼方棄廬而走。祖己便居穹廬地方，命眾軍便在他地方插麥種禾，耕起田來。一面捷報武丁。鬼方眾只是躲避，再也不敢來廝殺。自春但冬，祖己兵只是割麥收禾，烹羊飲酒，自相勸勞。

時值大雪，祖己謂眾曰：「北狄耐寒，我中華人怕冷。他偵我等飲酒相勞，他必然思量來奪我牛羊馬匹，亦宜防之。」兩日，果然鬼方探得我眾糧草物畜充裕，遂起了數千兵要來搶奪。豈知祖己紮營段落，已按了金陣屯紮。陣分九壘，壘各四隊，前位虛，中央實，前後衝突，首尾相顧。陣成，用游軍躡敵，誘之使人。於是，野外故意多縱牛羊馬匹在牧，鬼方果然來奪。漸漸引至寨前，祖己見將近陣來，舉動白旗一招，鼓聲一震，變前為後，變後為前，變左為右，變右為左，兵已

繞在鬼方背後了。鬼方見陣勢變動，眼花瞭亂，把牛羊丟下而逃。卻哪裡逃得去？數千人不待捆縛，個個跪下地上，即頭求赦。道：「我們小盜，不過要得些牛羊。今冒犯天威，若肯赦宥，情願引路。」祖己道：「汝這裡總幾千人？」答道：「三千人。」又問道：「有幾個頭目？」答道：「有四十個頭目。」祖己道：「是頭目跪上來，有事吩咐。」四十個頭目跪上，祖己道：「屢屢來攪鬧，都是汝這些頭目。」乃喝令各代他割去一隻耳朵放回，「叫你國王親來我這裡，進了降服狀，年年貢獻，我便撤回軍馬。不然再番捉住，休想饒命。」那些人聞說放他，叩頭爬起，亂跑去了。

時祖己在鬼方境上已經兩個春秋；至第三年十月間，祖己令人打聽得鬼方王藏在一個偏僻去處，防殷師來攻，自以殷師亦不能到此。祖己探得離我營不下二百里田地，乃密令軍三萬，吩咐俟明日五鼓，乘霧到鬼方。眾軍得令，一日一夜，五鼓齊到。時天正大霧，鬼方王尚睡未起。忽聞炮響連聲，左右報殷師已至營前。鬼方那裡提防，急忙走起，出尋馬匹。馬又未裝鞍，殷師已攻破營了。鬼方眾俱驚駭無措，遂羅拜願降。祖己將鬼方王捆了，其眾約萬餘人，內被殺死者三千，其餘祖己急傳令勿殺，以示王仁命。押鬼方王回朝定奪。於是，拔寨起行，露布報捷。不一月回朝，同傳說面君。武丁大喜，隨押鬼方王至階下，鬼方王再三磕頭求赦。武丁道：「汝屢侵邊陲，致我民不聊生，罪已滔天，一死何辭？」鬼方王曰：「大國赦我，小國願稱臣朝貢。」傳說奏道：「彼既知罪，願免其一死。」武丁從之。乃召隨來鬼方人役道：「汝主不仁不義，屢犯邊庭，本當斬首，姑饒彼革命。然所行不道，不可復為國

主，當另立一君，如不聽吾命，大兵壓境，玉石俱焚。」鬼方眾唯唯領命，同鬼方王聞拜聞削去他王爵，另立一主，含淚上馬。正是：

曾為胡主亦強梁，犯境掠民伯鬼方。

幸遇王仁留革命，荒郊含淚滴胡霜。

自是變夷編發，重譯來朝者六國。武丁乃大賚祖己，以褒其功。由是益修政行德，內反諸己，以思王道，天下咸歡，殷道復興。在位五十九祀崩，廟號高宗。子祖庚立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祖庚在位七祀崩，弟祖甲立。祖甲稟性淫邪，好色無度他在宮建了一個為雲室，日同美麗女嬪飲酒宣淫其中。但見：彤閣擁抱宮人睡，珠簾偎王添香氣。滿院奉笙鹿，香風簇綺羅。酒傾金杯滿，銀燭重開宴。朝日醉如癡，天街聞馬嘶。祖甲朝夕只在酒色上度了日子，政事一毫不理。彼怎知那些宮妃：

皮包骨肉立骸形，強作嬌嬈誑惑人。

千古英雄齊坐此，百年同是一坑塵。

殷朝天下在武丁手上中興，到他手上卻又衰微了。在位凡三十三祀崩，子廩辛立。祖甲將崩之時，猶要宮娥采女擦背鬆腰，淫欲不絕。這叫做：

胭脂面面嬌千樣，龍麝薰衣俏百般。

今日風流都不見，綠楊芳草鬪腰寒。

廩辛丙申元祀立，享國六年崩。弟庚丁立，享國二十一年崩。子武乙立，時東夷寢盛，分遷海岱。武乙無道，群臣有談及敬天勤民者，他啞然而笑曰：「民我民，彼該擁戴我。且生殺在我，這我不須管他。汝道敬天，我為天子，天下只有我一人為尊。我聞得天有神，神不知有多少多少，難道便個個是天？超過我的，想不

過只一個玉帝尊些。」群臣曰：「我先王成湯有云：『肆臺小子將天命明威』，又曰：『敢昭告於上天神後，每事俱是敬天畏天。』」武乙又啞然而笑曰：「爾皆謂朕宜敬天，天神必是有靈有感，手段也必是高過朕。朕會與天神賭賽手段，令爾百官見朕妙處。」

於是命匠人造一木偶人，高八尺，衣以文繡，抬置殿上。叫內官捧過雙陸盤來，命一內臣替天神博。武乙仰天道：「汝是天神，手段必是高過朕的。汝博得贏，是汝天神高似朕。若博不勝，是汝輸似朕，還須算朕的強，也須憑我號令。」於是，武乙與那木偶天神博了幾局，天神果輸了。武乙令代天神賭博的內臣跪在階下，道：「汝是天神，畢竟有掀天的手段，一個小小雙陸兒，還也賽我不過，枉作天神。」喝令斬首。內臣聞說將他斬首，大呼：「我不是天神，王命我替博，如何殺我？」武乙笑曰：「汝代他博，汝便是天神一路人。天神保護汝，必殺不死。」內臣又呼曰：「世上哪有殺不死的人？」武乙不聽，喝三四武士推出朝門斬了。問群臣曰：「汝等見天神否？」群臣俱低首不言。武乙道：「這都是汝等見天神不勝，被我謬辱，何滿朝並無人答應？」喝武士每人賞他一下銅錘。群臣大驚，一齊跪下，道：「王勝天。」武乙乃大悅，曰：「赦他眾人每一銅錘。」

他又思量弄一巧手段瞞過群臣，顯他神通。密令一內臣作一薄皮囊，囊內盛豬羊等血，造下兩個白羅鷄風箏縛在皮囊兩邊。風箏係兩條白絹繩，命內臣藏在高臺上，將風箏乘風夾皮囊吹上空中。那白羅風箏在空中與白雲無異，下卻望不見只皮囊，望得見似個小皮球一

般。故意命駕同群臣往臺下拋玩，道：「我前日與天神賭博，天神不勝我，殺的還只是替身內官，不為稀罕。我今要射天，何如？」群臣又低首不言。

武乙見群臣不言，大怒道：「汝等便偏護得天麼？我便射兩箭與你們看看。」於是望定皮囊，連發三矢。矢穿囊破，只見空中有血滴下地來。武乙大呼：「手段何如？這天卻不被我射出血了。古來至今有我這等威武的嗎？」群臣中也有一分曉得的，暗地叫聲欺天無道。那不曉得的唬得遍身汗流，思量：「難道果有虛空過往的中了箭？」

武乙見群臣驚疑，怕看出他伎倆，即發駕回朝。道：「汝眾人乃凡夫俗子，看不見天神；惟朕看得出，所以認定射之矣。」咦！這樣事千古未聞，這樣人千古未見。且不是好耍事情，又不是奇巧伎倆，無故造下彌天大罪來。漫道顯顯說射天殺神，即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豈沒報應？當時城隍土地見這奇惡，敢不上聞？上帝大怒，敕五方蠻雷擊死武乙。

話分兩頭，武乙不自知他作事得罪於上天，雖萬死莫贖。他反洋洋得意，命軍校數千人，文武數十員架弓搭箭，驅犬放鷹大獵於河渭之間。誰知那五方蠻雷領了王旨，早同風伯、電母待武乙來於渭水之陽。武乙正於河渭挺高興驅鷹捉兔，於時天正午，太陽當空。忽然天上噏噏噏，無雨而云。一陣狂風，吸忽聲響，對武乙面上吹來。武乙馬上坐不穩，似有人扯番落馬一般。又電光四閃，三軍目迷。猛聽得半空一聲霹靂，空中有人道：「武乙逆天罪大，死於非命。」被雷擊死地下了。

半晌，聞雲斂風和，依然紅日光輝。眾文武定睛看時，但見武乙頭髮散亂，被震死，跪在沙汀。群臣大驚，收拾武乙身屍，回朝。

後馮猶龍有詩歎曰：

性僻剛愎侮上天，獲罪於天命不延。

稱道射殺愆莫贖，雷震河陽渭水濺。

群臣回朝，立武乙之子太丁為王。時人都道射天者惟武乙，故雷之震死天子者，亦惟武乙。閒話休題。

且說太丁元祀，燕京之戎作亂。太丁問群臣道：

「燕戎作亂，薦窺上國，不知何人可代朕征之者？」群臣合聲奏道：「聖上欲伐燕戎，今西方諸侯周公季歷積功累仁，勤於王事，他有六德：克明，克類，克長，克君，克順，克比。是這六德。且人民歸心，兵精糧足，惟此人足以征之。」太丁聞奏，即時頒下敕旨一道，命季歷征燕戎。旨到西國，季歷即命武將四員，領兵萬餘，直薄燕戎。地方飛報，報入燕，燕戎主聚戎落商議抵敵之策。俱道：「殷武乙無道，見戮於天。若是他兵人心不一，勝他不難。今打聽得不是殷師，乃西周侯人馬。我聞西周侯名季歷，他是個賢侯，便是他兄太伯及虞仲也服其賢德，把國家讓他。人心悅從，卻難抵敵。」燕主道：「難道我不戰而自服不成？」眾戎臣道：「不是不戰自服，只恐他得民心深，民肯用命，有不戰則已，戰必勝矣。」燕主道：「我也點起兵馬與他對敵一陣，不勝然後順從他未遲。」燕主點了萬餘人，

開關迎敵。季歷坐麾旗下，悠然有天子氣象。見燕主自出，乃雍容道：「汝今侵掠不臣，有罪當誅，何不先自投降，免致生民塗炭？」燕主不答，麾兵前進。

季歷軍中鼓聲三擂，兵將直衝燕陣，人人奮勇爭先。兩軍廝殺，頃刻間燕軍陣腳搖擺。季歷見燕軍陣腳參差，知兵無戰意，手將黃旗一招，哨聲四響。但見周師陣後兩路軍如長蛇，抄從燕軍後來，喊殺連天。燕軍正自戰周師不住，又聽得陣後有兵殺來，軍將不能自顧，各自逃生。周師四面掩殺，斬首過半。燕主驚慌失措，兩次三番跌落馬下。眾戎護走入城，將城門緊閉不題。

卻說燕主逃入城中，即忙聚眾議退兵之策。有傅譯進諫曰：「仁人無敵於天下，何況一燕？不如備禮物，命傅譯齎往周營，並犒周師。傅譯領禮幣來至周營，自稱下臣求見。守門者傳聞季歷，季歷命入見。傅譯入營，但見三軍整肅，戈戟森然，傅譯不覺股栗。心思：「如此軍容，見亦怕人，何況與敵？」譯到帳前，俯伏地下。宣言燕主自悔不臣之罪，來容改過。有稱臣禮幣在此，並犒師糧千斛。」季歷見傅譯言溫遜，季歷慰諭再三。曰：「過而能改，即如無過，我豈欲糜爛汝民哉！昨殺多眾，我心惻然，殊非仁心。彼既如此知過，可令人人殷致罪，我便即日班師。」傅譯道：「敢不唯命是從。」乃辭謝。回報燕主，極言季歷仁德之至。

燕主大悅，一邊命人往殷伏罪，傳譯復到周營致燕主之誠。季歷即拔寨，班師歸國。正是：

心勤王家信賢哉，周燕兵接兩陣旆

仁者無敵寒狄膽，三軍露布捷音回。

季歷兵回西周，捷音報知太丁，舉朝文武拜賀不題。

卻說當時武乙被雷震死，四夷都道殷室見罪於天，如何復為我們的君主？你也離心，他也畔志。幸得周侯季歷朝貢有常，忠順不失，各國也就不敢攜二。殆及三年太丁崩，子帝乙立，元祀。有始呼之戎、翳徒之戎俱稱兵作亂，殺掠各處。地方事聞帝乙，帝乙問群臣曰：

「誰可往征始呼、翳徒二戎？」群臣道：「前燕京之戎，先王敕西周公季歷征之，不兩月而報捷。今者始呼、翳徒二寇兵不強於燕京，王再敕周公收之，可不卜而知其能勝也。」帝乙曰：「卿若不言，幾忘之矣。」由是命人齎旨往周，敕諭季歷征始呼、翳徒。季歷得旨，剋日興師。話說始呼王正率眾在殷地各處搶民間標緻女子，奪富室金珠錦繡。一路差人打探殷師，不料西周兵至。季歷兵所遇處，人民安靜，雞犬無虞，所以始呼之戎不曉得有西兵至。始呼戎在各村正搜擄得興，忽聞西兵來到，只差三里遠近，乃大驚。欲收拾器物不得，整頓軍馬不及，滿村呼集各戎又難。季歷兵到，始呼連忙安住了寨，不敢出敵。季歷也安了營。次日，於營前排下陣勢，陣成，吩咐道：「今用游軍躡之，彼來

擊我中軍，則前後軍同攻。彼擊前後，則隨處救應。特看我雕旗為號，以觀進止。」

話說始呼戎落日晚後俱從各村奔回。次日，整辦出敵。見西兵排得齊齊整整，始呼戎對眾道：「果排得好看，我分三路軍殺去，何如？」命兩頭自左右進，自衝中軍。只見前軍列開，次中一支兵擋住後兩翼，繞向左右肩殺出。始呼王大驚，始呼一頭目從左殺來，右軍列開，用游軍躡之。一頭目從右殺來，右軍列開，亦用游軍躡之。每分合各三陣，始呼戰前陣，陣不與戰，戰左左不與敵，攻右右嚴守衛，俱以兩肩兵與游軍接戰。所以，始呼首尾不能相顧，左右前後皆是周兵，捉獲始呼大半。始呼王即於陣上卸甲，同眾步走得脫，拔寨遠遁。周師獲還民家子女數千人，金帛不計其數。眾欲進殺，季歷曰：「窮寇勿追。」遂撤兵往伐翳徒。

翳徒知始呼兵敗，心已驚惶。聞來伐他，計無所出。翳徒有三個大夫引誘翳徒為亂者，翳徒主叫來商議道：「前者教我為亂皆汝三人，今者禦敵亦要汝三人。」三大夫只得應承，引兵出敵。這三大夫你也不肯向先，我也不肯向先，推來推去。一大夫道：「原我三人有福是同享的，今有禍亦要同當。你我三人各統一軍，俱當前便了。」三人始沒推，果然三支兵向前。季歷探知是那三大夫為將，吩咐道：「這三人全不知兵，不須與戰，只我軍中三次擂鼓，三次號炮，彼必自亂。如不亂，然後嚴兵以待。」眾軍得令，果然於軍中大擂起鼓來。三大夫你望他軍，他張你軍，正在防戰。只見鼓擂了一番，不見兵出，正自狐疑。忽又號炮兩三聲震天響，三大夫思量：「號炮響，莫非紮營收兵？謝天謝

地，若得不戰，便好回去也，推別個來。」誰知號炮止了，軍中又咚咚鳴起戰鼓。三大夫又心想道：「這卻不是冤家如何又要戰？」頃刻，鼓聲寂悄，號炮又震。三大夫道：「想他不欲和我廝殺，故意擂鼓放炮耍子，防我攻他不成？」頃刻，周軍又鳴起鼓來，這一番鼓聲比前不同，怎見得：

前次摻過鼓聲緩，炮即連響止殷殷，再擊如前炮不急，嘈噴從容定三軍。此回淵淵不停息，忽忽闐鞞是戰轟，戰轟如雲淨夷丑，一洗翳徒戎馬氛。

三大夫聞三次戰鼓，心想：「這一回必定要戰了，況季歷聞得善用兵，是必有緣故。」一發驚疑不決。正回頭看本陣，要得個人頂手，猛然間號炮又響。周軍中旌旗搖動，喊聲不絕，一支游兵從本營繞了幾遍。三大夫不知是何緣故，撥轉馬望本陣而回。季歷見三大夫不敢戰，將離旗一招，四面突出，直望三大夫殺來。三大夫口裡亂呼：「誰敢出戰？」翳徒並無一人答應，都向北而逃，三大夫都被周軍擒住。大軍直搗翳徒穹廬，翳主遠遁，於是季歷擒三大夫而歸。帝乙見季歷又建了兩次大功，王再三嘉褒，賜周圭瓚鬯秬，封為侯伯。命戮三大夫於市。至七年，周公季歷薨，子昌立。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崩，子受辛立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話說商王名受辛，帝乙之幼子，都朝歌。帝乙有三子，長曰微子啟，次曰微仲衍，皆是庶出，三曰受辛，正宮所生。帝乙常欲立微子啟為太子，群臣皆諫宜立嫡，不宜立庶，於是立受辛為太子。及帝乙既崩，群臣奉受辛嗣位，是為紂王。紂王為人聰明勇猛，才力過人。手能格禽獸，身能跨駿馬，智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。常自以天下之人皆出己下。當時天下小鎮諸侯共有八百餘國，四方各設一大鎮，為諸侯之伯。每歲一貢，三年一朝，則各方大鎮率其小國入商。兩班文武乃有王子比干、微子、微仲、箕子、膠鬲、梅伯、雷開、商容，及同蜚廉、惡來、費仲等相與輔弼。即位七年，是歲癸丑，諸侯合當大朝。於是東伯侯姜桓楚、西伯侯姬昌、南伯侯鄂宗禹、北伯侯崇侯虎各率本方小國入朝。當時紂王頗好聲色，不理國政。及諸侯來朝，紂令四方侯伯各舉美女五十名，選入後宮灑掃。北伯侯崇侯虎奏曰：「臣聞冀侯蘇護有一女，儀容絕世，可充掖庭歌舞。」紂王大悅，即降詔召蘇護歸冀，送女入朝。護謂同僚曰：「主上無道，貪淫女色，必有亡國之患。吾女豈作宮庭之妾，而陷喪身之禍乎？」遂回冀州，絕貢不朝。不覺一年，各方俱進美女，獨蘇護之女不來。蜚廉奏曰：「蘇護故違王旨，不進宮女，又絕朝貢。王如不征，難以控馭列國。」紂王然之，遂令蜚廉操來將卒，發駕親征。左司空箕子諫曰：「蘇護誠有大罪，不可不討。然召本方侯伯征之足矣，何必親勞聖駕。」紂王然

其言，遂詔西伯侯姬昌、北伯侯崇侯虎二鎮合兵以征蘇護。使命至岐州地，姬昌接詔，謂群下曰：「蘇護忤旨失貢，天子詔我合兵征之。不若先遣書，令其人貢待罪可也。但誰願一往？」大夫散宜生曰：「臣願往。」姬昌即遣宜生往冀州，一面又遣使止崇侯之兵。

散宜生至冀州，蘇護延入而坐。護曰：「大夫辱臨敝邑，有何教諭？」宜生曰：「賢侯累失朝貢。天子詔西伯加兵征伐。西伯不忍殘民，按兵未動，先命宜生督公入朝。公能入商待罪，則可保全首領，否則二鎮之兵合至，公之妻子亡在旦夕矣。」蘇護曰：「主上失道，挾吾進女於後宮，此吾所以惡其非理，故絕朝貢。今詔西伯征吾，吾寧死於西伯臺下，豈可更入無道之朝？」宜生曰：「主上既慕令愛姿色，明公即送入宮。女受掖庭之寵，公為椒房之貴，豈不為美？何必抗拒王命而取大禍？」護曰：「夫婦乃人倫之首，商王不選令德，而強奪官民之女，棄禮失道，必有亡國喪身之咎，吾豈貪富貴而陷吾女哉！」宜生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臣。公當曲從王命，親送令愛入朝，反凶成吉，不可偏執。」蘇護俯首良久，曰：「吾本誓不朝商，今承西伯明教，敢不奉從。吾當親送小女入商待罪。」散宜生大喜，相辭而別。

蘇護次日收金帛，修謝表，香車一輦，壯士二百名，親送其女入商。女名妲己，年十七，姿色冠世，繡工、音樂無不通曉。登車之日，父母弟兄俱各悲痛，不忍分別。護即揮車馬出城，行不數月，至故思州館驛安歇。本驛首領稟曰：「此驛幽僻之地，往來游宦被迷者多，賢侯不宜安寢於內。」蘇護叱曰：「吾送后妃入

朝，天子有詔在此，何魅之有？」即令妲己寢於正堂，命數十婢妾各持短劍衛榻左右。燃燭焚香，親封其聲戶外。又令壯士各持利刃，互相替換，巡綽不息。將及半夜，忽有一陣怪風從戶隙而入中堂，婢妾有不臥者見一九尾狐狸，金毛粉面，游逛臥榻。其妾揮劍斬去。忽然燈燭俱滅，其妾先被魅死。其狐盡吸妲己精血，絕其魂魄，脫去軀殼，而臥於帳中。殆及天明，蘇護啟戶，見女如故，問夜來動靜。眾妾告曰：「一夜寒風滅燭，邪氣襲人。然窗扉戶牖不動如故。」蘇護怪之，令壯士巡搜驛內前後，果見妾被魅死於後庭青草池邊。蘇護大驚，即發車馬起程，然不知妲己早被狐狸所魅。

車駕行至朝歌，先進表文，待罪於朝外。紂王覽罷表文，宣妲己入朝。妲己乃妖狐所變，變得比原面貌更加數倍。紂王見其儀容嬌豔，花貌絕群，不勝歡忭。曰：「此女足贖前罪，何必更貢金帛？」遂赦蘇護，復歸原職。又遣使資金帛賞勞姬昌。崇侯虎怨恨姬昌專功，遂有害姬昌之意。

卻說紂王既得妲己，即日立妲己為貴妃。妲己謝恩侍宴。紂王孰視其貌，卓冠宮庭，歌樂無所不通，紂王大喜。嬖臣師涓曰：「大王得此貴妃，不啻天仙下降，宜在掖庭建受仙宮，獨處貴妃，以昭隆寵。」紂王納其言，即建受仙宮，與妲己朝夕歡歌。令師涓作靡靡之樂，其音有北鄙殺伐之意。每令師涓歌彈，妲己嬌舞，紂王即鼓掌大笑曰「觀卿等歌舞，誠若天仙下降也。」於是，紂王遂荒朝政，日與妲己宴游不綴。時終南山有煉氣之士，號雲中子者。一日出遊，見冀州之分妖氣洶洶，上衝室壁二星。即令道童取照魔鏡引之。其妖出沒

不常，乃千載老狐之狀，落在商都。雲中子觀罷，浩然歎曰：「吾不掃除此魅，則陷生民，喪商國。」遂令道童往砍山下千年柏木，削成一劍，佩入朝歌。道童曰：「吾師欲除邪魅，何不帶照魔鏡？而用此枯木之劍如何？」雲中子曰：「千年老狐，非千年枯木不足以燭其形，焉用寶鏡為哉！」遂扮為遊方道士，直至朝歌。遍觀都內之氣，其妖出於宮掖。次日，上表獻劍。紂王宣入，問其何來。雲中子曰：「小道方外煉氣之士，昨觀妖氣衝於室壁。及小道至京都，遍尋下落，則此妖已藏大王宮掖，特請觀之。」紂王笑曰：「汝言妄矣。寡人深宮縝密，羽林四衛，雖有妖穢，從何而入？」道士曰：「臣觀妖非小，若不早除，二十年後必主覆亡國家。」紂王大驚曰：「然則何術可除？願聞其教。」道士曰：「臣有神劍一口，王請懸宮中，百魅自然潛消。」紂王受劍，封賞道士。道士曰：「臣獻此劍，特為社稷生民而進，非圖富貴而來也。」遂謝恩出朝。

紂王即將木劍懸於宮中。妲己乃深谷老狐，因吸天地之精，啖日月之華，遂能通變萬狀，托物成人。及聞紂王帶木劍入宮，恐觸出本像，即昏臥於榻。紂王聞妲己臥病，即大省視。妲己迎告王曰：「小妾生長深閨，一睹劍戟，心驚目駭，恐懼成疾。今聞大王帶劍入宮，小妾輒驚成病，萬乞除之。」王笑曰：「此遊方道士所進木劍，與朕驅邪，何必驚懼？」妲己曰：「大王玉堂金屋，有何崇魅？此方外邪術蠱惑聖聰，乞王焚之，勿陷其術。」紂王曰：「善。」即令出木劍，焚於宮外。次日，太史令杜元銑奏：「妖氣直貫紫微，乞搜宮禁邪魅。」紂王又以問妲己，妲己曰：「妾頗習星歷，略達天文。數夜以來，紫微輝朗，並無妖氣。此必太史與方

士交結誣言，欲謀社稷。可先斬元銑，禁止妖言。再建高樓於宮中，凡百災祥，妾願逐一明奏。」紂王大悅，令斬杜元銑之首，號令都城再有妖言者斬。時雲中子未歸終南山，只在都城。見宮中妖氣未除，再欲入朝。及聞斬太史，號令都城，仰天歎曰：「不二十年，都城即為戰場矣。」遂書二十四字，拂袖而去。

妖氣穢亂宮廷，聖德播揚西土。

要知血濺朝歌，戊寅歲中甲子。

百姓爭觀，莫知其句中意味，恐紂聞知，即塗抹之。時宮中建樓，高十餘丈，號曰「摘星樓」，朝夕與妲己游宴其上。妲己精通書史，廣博百家。紂王見其舉止，遂有廢皇后，立妲己為正宮之意。一日，請正宮皇后會宴於受仙富。皇后姓姜氏，東侯伯姜桓楚之女。性好雅重，不樂淫亂。見妲己妖媚得寵，本不欲往。然聞詔，只得強赴。妲己降迎就宴，酒過數巡，紂王命師涓奏靡靡之樂。師涓拊節而歌，妲己舉袖而舞，紂王左顧右盼，不勝歡悅。宦官嬪御皆呼萬歲，獨有姜俯首不觀。紂王問曰：「朕新製此樂，又得師涓善歌，蘇妃善舞，誠若仙都洞府之奏，朕之所寶，爾何不觀不樂？」姜對曰：「妾聞明王所寶者賢人君子，未聞以淫樂邪色為寶者。若寶淫邪，必有宮闈之患。」紂王頗有怒色，曰：「何謂淫樂邪色，宮闈之患？」姜曰：「太史累奏妖貫紫微，其氣落在深宮。大王全然不省，反聽妲己邪色，信師涓淫樂，斬杜元銑以塞忠諫之口，妾憂社稷傾危而不暇，何暇觀此淫邪乎？」紂王默然不語。姜辭歸本宮。嬖臣費仲知紂有廢立之意，乘機奏：「皇后嫉妒

蘇妃，妄誹聖樂，大王豈可置而不問？」紂王曰：「吾欲廢姜而立蘇氏久矣，惟恐群臣諫諍。今其抗拒百端，吾必廢之。」次日，王與妲己宴於摘星樓，姜復具諫表，直上摘星樓，劾妲己妖邪，師涓讒佞之罪。紂王覽罷，擲表於地，大罵：「妒婦，安敢妄謗吾之左右！」遂左手攬衣，右手揪發，震其四肢，仰投十丈樓下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姜墜於樓下，頭破腦裂，頃刻而殞。時太子商郊年方十三，聞母被刑，直奔樓下，抱屍號哭。紂王撫慰曰：「爾母嫉妒忤旨，故自殞於樓下，不必痛哭，以傷情性。」太子告曰：「母后未聞失德，父王信讒而陷至死。今又不葬其屍，何棄結髮而絕大倫乎！」紂王聞太子之言，亦為動情，即收姜之屍，以厚禮葬之。遂冊蘇氏為正宮。群臣廷議紛紛，皆諫不可。紂王不聽，竟立之。太子慟母死於非命，又見立妲己為正宮，晝夜號哭不止。費仲奏曰：「姜之父姜桓楚現為東方侯伯，鎮大兵雄。若聞大王殺皇后立蘇妃，太子哀思，必擁東方甲兵乘機謀反。不如詐稱國有大政，宣四侯伯入朝同議。桓楚若至，即斬首，以絕後患。」紂王大悅，即遣諸侯遍宣四方侯伯。

卻說西伯侯姬昌聞紂王失德，每欲入朝進諫而未及。殆使者資宣詔至，遂謂群下曰：「商王詔非宣議政，當有異論。吾嘗觀先天之數，吾有七年之厄。此行倘陷不測，汝等宜佈德政，匡復西土，不必遣人訪我。若待災滿，自當西回。」群臣曰：「既知不吉，辭而勿往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君命所召，焉敢故拒？」即日，發駕出岐州。群臣護送子城外，忽一後生擁住馬頭，哭諫曰：「吾父不可赴召。」百官視之，乃西伯侯之長公子伯邑考也。西伯撫慰曰：「吾兒不必憂慮，爾弟兄和睦，共守國家，不日吾即西歸。」伯邑考曰：「吾父必

欲入商，不肖願從同往。」西伯亦不許，旦曰：「七年不返，然後汝來相問。」於是，父子百官無不揮淚，車馬遂出潼關。

行至燕山下，西伯謂從者暫停筠亭，少刻當有大風雨至。從者曰：「今乃日正中天，雲收四塞，風雨從何而至？」西伯曰：「吾演先天之數，今日乙巳辰遇巳卯時，不特有大風雨，抑且當有蓋世英雄從地而出。」從者請問其故，西伯曰：「乙乃木也，巳乃風之宮也，巳乃土也，卯為雷之宮也。節值春半，雷當發聲，木動風生，雷從地出，是以知之。」從者曰：「何謂出蓋世英雄？」西伯曰：「震為長男，是以知之。」言未畢，雲霧四合，暴雨淋漓，平地水滿三尺。忽然燕山西北一聲霹靂，火光散亂。林中有胎兒啼哭，西伯急令巡之。見墓穴中雷震棺木，有女屍破胎，產一嬰孩，呱呱而泣。西伯命取而視之，乃男子也，生得丰神聳異，骨節稀奇。西伯謂從者曰：「此子非常下之士，他日必為西方出力。」乃令人掩其墓，反詢本處鄉村，令人乳之。行至數里，未得乳婦。忽前有一道士，布袍麻鞋，手揮羽扇。將近西伯車前，長揖曰：「侯伯何往？」西伯曰：

「吾承王詔，將入朝歌。先生何方人氏？」道士曰：

「小道終南山煉氣之士，號雲中子也。」西伯慌忙下車相見，曰：「素仰高風，今始得一見。子欲何往？」雲中子曰：「小道因觀天象，見妖氣落於商王宮內，吾進木劍請掃除之。不料商王昏德，反斬太史以禁方士，所以吾欲遍遊天下，以尋破魅之士。今觀將星落在燕山之西，故徒步以尋所在。早間霹靂發於本方，此象從雷而出。今尋至此，則又隱而不見。」

西伯聞其言，有符嬰兒之事，即抱嬰兒度與雲中子。曰：「先生所尋將星者，莫非此子乎？」雲中子視而異之，曰：「賢侯從何而得此子？」西伯以雷震之事相告。雲中子曰：「此子非俗，他日必能掃蕩商家穢氣。然民間不能鞠育，小道願收入本山，撫養成人。教其演習兵機武藝，以候扶真主破妖魅，以援陷溺之民」。西伯曰：「然則可呼何名，以為他年相會之志？」雲中子曰：「即從雷震而呼之。」西伯忻然曰：「先生命名最為合義。」遂相辭而別。

車馬至朝歌，時姜桓楚、鄂宗禹、崇侯虎陸續到京，四侯相會，約次日入朝。時都城百姓皆哀姜死於非罪，而惡妲己立為正宮，議論紛紛。桓楚詢知姜被投摘星樓而死，放聲大哭。次日，即具表入朝，數紂王斬正宮、寵妲己、嬖費仲、荒國政四事。紂王大怒，曰：「朕欲除老賊尚未降詔，焉敢先謗吾！」遂喝令斬卻桓楚。驚得姬昌、鄂宗禹及滿朝文武皆諫曰：「桓楚所諫皆是，大王不可加以重罪。」

紂王猶豫未決。妲己在簾內忙告紂曰：「群臣皆桓楚之黨，交抗王刑，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屍，何以示法？」紂即令醢桓楚為肉醬，貶其子姜文煥以守潼關。命楊越奇為東方侯伯，代守青州。鄂宗禹謂姬昌、崇侯虎曰：「吾等世食國祿，今主上溺於酒色，妄殺皇后而醢大臣，豈可懼死而陷君主乎？」時崇侯虎心本懼死，又恨前西伯專功受賞。次日，先奏紂王曰：「大王昨醢姜桓楚，群臣皆服王刑，獨鄂宗禹與姬昌互相誹謗。且姬昌與其長子發、仲子旦皆聖人也，三聖合謀，王其慮之。」紂王怒，正欲令武士監捉，二侯正來諫。鄂侯言

辭激切，與紂強爭。紂喝令推出斬首。監斬押出二人，鄂宗禹大罵：「昏君，吾死無恨，可惜成湯宗廟變為丘墟矣！」群臣諫曰：「姬昌素有德政，以服西方諸侯。今大王一旦斬之，西土之民必然生變。萬乞寬恩，以赦其罪。」紂王乃令斬鄂宗禹，解還姬昌。紂王謂昌曰：「本欲將爾同斬，念爾有德於西民，姑赦歸國。」姬昌再拜出朝。崇侯虎諫曰：「久聞姬昌欲叛，且善理伏羲之數，能知未來之事。今赦其西歸，何異縱虎歸山？昌回，若不興兵作亂，臣甘受妄言之罪。」紂王遂令雷開率數十刀斧手追捉姬昌。

時姬昌已出城三十里，自思身有七年之厄，又何安樂而回？正疑思間，忽見後面一彪人馬追至，知其必來捉己，乃停車候問。雷開曰：「天子有旨抽回。」西伯從容驅車，轉入朝歌，與雷開見紂。紂王曰：「適聞爾知天數與朕之興喪，爾知道自己之數絕於何地？」西伯曰：「臣之氣數過十二年後安牀而死。」紂曰：「吾為萬乘之君，尚不知死於何地，汝乃知安牀而死，何其誣妄之甚！」喝斬之。大司徒膠鬲曰：「生死一係於天，西伯雖有輕言之罪，乃泥數孝之過，罪不至死，大王宜赦之。」紂曰：「姬昌妄言，豈合天數？朕今斬之，亦不為過。」膠鬲曰：「大王必欲以昌之言為妄，可令其演目下吉凶。如准，宜赦之；如不准，再坐以捏造妖言之罪。」

紂即命姬昌占朝廷今日主何吉凶，姬昌袖傳一課，大驚曰：「以臣占之，今日酉時，成湯宗廟當有火災。」紂王不信，命囚昌於南牢，以驗凶吉。又令人打探太廟動靜，不許人燃火入廟中。殆及黃昏，不見太廟

火起。滿朝文武正在驚疑之際，只聽得半空中霹靂一聲，山河震動。忽巡城兵馬來報，果奏祖廟發火。紂王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遂盡發衛士救之。風威火烈，須臾之間，七廟皆成焦土。紂王默羨姬昌之神。次日，欲放西伯歸，費仲又奏曰：「西伯精靈終成大患，大王不殺，亦請囚之。待其臣子來贖，然後赦回，庶可服其叛意。」紂王納其言。

次日，降詔囚西伯於羑里城。西伯謝罪以赴羑里。百姓聞西伯之聖含冤被貶，爭相遠接，咸願上表陳其無罪。西伯止之曰：「吾罪當誅，賴天子聖明，免死以謫此羑里城，豈敢再瀆聖旨？」於是，西伯入於城中。歎曰：「七年之厄，誠有定數。吾惟明天人之道，以順受之矣。」因取伏羲氏六十四卦，次序而演之，為卦下之辭，垂世立教。

後人鍾伯敬詩云：

七載艱難羑里城，卦爻一一變分明。

玄機參透先天秘，萬古留傳大聖名。

唐人韓退之作《文王拘囚琴操》：

目窺窈兮，其疑其盲；耳蕭蕭兮，聽不聞聲；晝不日出兮，夜不見乎月與星；有知無知兮，為死為生。嗚呼！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。

卻說那紂王自醢姜桓楚、斬鄂宗禹，又囚西伯侯，留崇侯虎在朝議政，滿朝文武盡皆緘口不言。其所言

者，獨有崇侯虎、費仲、蜚廉、雷開、惡來一班佞臣而已。故紂王略無忌憚，無所不作，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紂王每欲建造高臺，廣開花園，又恐群臣諫議。先建宗廟，復遣蜚廉、費仲在都城南陽社園三里之地，築臺高千尺，上造玉門瓊臺，盡飾金珠。白壁下建瓊林御庫，收貯貨物。又令在都城建造鉅橋大倉數千餘間。費仲督並民力，府庫財用皆空，三年未能成就。費仲乃回奏紂王，紂王不悅。崇侯虎曰：「以萬乘之尊建一臺榭，何憂不就？臣請將外郡糧稅、戶役各增一倍，在城百姓則賦役不增，但調其用正服役。如此財力俱備，不上三年，臺榭可成，庫藏亦滿。」

大王大喜，即出詔書重斂勞民。費仲、蜚廉將畿內之民三丁抽一，單丁獨役。富者雖少壯，亦賣銀而不調用；貧者雖老弱，亦必驅而用之。替換督工，晝夜不息。民不勝疲苦，勞死於臺下者縱橫枕籍無數。不勝重斂者，賣妻鬻子，至於逃亡。及至七年，始得成功。費仲、蜚廉請紂王遊玩，紂王駕至臺上。一見此臺高聳廣闊，盡飾瑯玕白玉，皆絡翡翠珠璣，忻然歎曰：「若非崇侯虎獻謀，費仲、蜚廉效力，則朕又豈有高臺之樂？」遂名其臺為「鹿臺」。封崇侯虎為大司徒，費仲、蜚廉為鎮殿大將軍。使其重斂民財以充鹿臺之庫，厚收粟麥以實鉅橋之倉。與妲己宴賞其上，自謂天下崇臺美室皆不能及。然不知乃焚燎天下之財，疲苦萬民之力，始能成就。

後人馮猶龍有四六之詞譏之云：

臺高接漢，榭聳凌云。九曲欄杆，飾玉雕金。光采采千層樓閣，影溶溶朝星映月。怪草奇花香馥，四時不卸；珍禽異獸聲揚，十里傳聞。游宴者恣情快樂，供力者勞瘁艱辛。涂壁脂泥，盡是萬民膏血；華堂彩色，皆收百姓精神。綺羅錦繡，空盡織女機杼，絲竹弦歌，變作野夫啼哭。真個以天下奉一人，須始信獨夫殘萬生。

一日，紂王與妲己宴於鹿臺，調六宮嬪妃赴於臺下，令其盡脫去裙襖，裸身歌舞，互相歡謔。紂與妲己望見，鼓掌大笑，獨有姜宮中嬪御七十二人揮淚，不肯裸衣歌舞。紂王召問其故，眾宮女但悲而不答。妲己曰：「此姜之宮女，每怨大王殺其主母，欲謀作亂，以弑大王。妾始不信，今違王命，誠有此意。」

紂王大怒，喝令斬之。妲己奏曰：「宮女謀亂，當要重責，以戒將來。」王曰：「斬刑極矣，又何更重？」妲己曰：「依小妾之見，可在摘星樓前挖地方數百步，深高五丈餘，令取百般蛇蠍蜂蟄之類，群聚穴中。將此宮女投入穴坑，與百蟲噉咬，號作『蠶盆』之刑，方可警眾。」

紂王大悅，即令費仲開成收聚百蟲，將此七十二名宮女一齊投落坑中。只見眾宮女赤身膊背，淚流滿面，悲哀號哭，不忍見聞。紂王大笑曰：「非皇后之計，則不能滅此叛妾。」時太子殷郊聞知，忙來鹿臺進諫曰：「天子，民之父母也；刑法者，國之治具也。民不可

虐，法不可變。今眾妾無謀逆之罪，而加以極慘之刑，此皆妲己蠱惑聖聰，使天下談父王為無道，請斬妲己以正朝綱。」妲己忙奏：「太子與眾妾同謀，故敢強辭，妄毀小妾。」紂王喝令捶死殷郊。王子比干聞知，慌忙入諫曰：「太子，國之根本，大王何忍加刑？」紂王俯思良久，令滴太子與姜文煥共守潼關。太子悲號，甘死不願遠出。比干又諫曰：「太子乃社稷之主，不可遠謫邊關。」紂王大怒，喝令不已。比干乃挽殷郊出朝，撫慰之曰：「君父之命，不可違忤。吾兒暫出潼關，他日父王回意，吾當保奏回朝。」太子泣辭比干。而忽出一人。叩住馬頭，諫不可去。眾視之，乃大夫梅伯也。太子曰：「吾知不可出國，但君命已出，不敢有違。」遂驅馬出城，直奔潼關。

於是，梅伯解下衣冠，延頸入見紂王曰：「皇后無失德而被刑，太子無罪過而遭謫。今大王若不追回太子，臣願解還官誥，甘代其死。」時妲己又奏曰：「梅伯皆太子之黨，故互為相救。」紂曰：「當如何可絕此黨？」妲己曰「群臣輕侮朝廷，皆由刑罰輕薄故也。依妾之見，可鑄銅柱，內煽燄火，外涂脂膏。令犯人梅伯裸身抱柱，即皮肉朽爛，筋骨立焦。如此臣下方畏懼，朝無奸黨矣。」紂王曰：「善。」即立銅柱，涂膏燃火，將梅伯解衣抱柱。梅伯痛哭受刑，頃刻肉焦骨碎，化為飛灰。但見：

炮烙當廷標，火威乘勢熱。

四肢未抱搏，一膽先摧烈。

須臾化骨筋，頃刻竭膏血。

吾知紂山河，隨此煙燼滅。

梅伯既死，群臣皆心驚膽裂。而紂王大笑曰：「此刑極美，可號何名？」妲己曰：「可名為『炮烙』之刑。」又曰：「『炮烙』不可概用，可制銅斗，亦置火其中，名曰『熨斗』，罪不至死者，令以手持熨斗，則手焦爛，方別重輕。」紂然之，即立銅柱、銅斗各數十號，置於殿前。但有罪者，便加此刑。滿朝群臣皆緘口，畏懼而已。妲己見群臣畏刑不諫，乃恣意任為，與紂朝夕歡宴不息。

一日，宴於摘星樓。又令宮人裸衣歌舞。風動羅裙，各相爭戲。妲己又告紂曰：「此戲不足以盡聖歡，可在臺下開二坑穴，一則中間壘糟為邱，四圍引酒為池：一則懸肉為林，令各宮嬪妃裸衣戲於酒池，各相逐於其間，隨他生死池中。」紂王即依其所行，令宮女戲逐。往來出沒，死者浮沉，不計其數。紂與妲己撫掌大笑，曰：「此樂猶稱吾意。」遂令費仲南距朝歌，北至邯鄲，縱橫數千里內，五里建一離宮，十里建一別館，日與妲己乘逍遙車，絲竹歌樂擁於前後。宮中設立九市，令宮人賣酒販肉，自與妲己晝眠夕宴。

伯邑考不知今日是何日，以問左右。左右曰：「西伯當日離歧下之時，曾言有七年之厄。令群臣不得入朝。今七年災將滿，更待數月，可往贖罪。」群臣皆以為然，獨伯邑考曰：「君父久困於外，臣子全無憐念之意，忍心害倫，大不可也。」遂攜數從者出岐州。

時姬發、姬旦向前阻曰：「父侯有未遲。」伯邑考不從，直投朝歌，具贖罪之表，先見紂王。紂王宣入伯邑考，令考御車，妲己隨之。紂王曰：「汝贖父罪奚為？」伯邑考曰：「臣祖季歷大勛，勞蒙先王賜圭瓚秬鬯，封為西伯。臣父總鎮西方，西方諸侯稱為仁德。今違忤天顏，囚係七年。臣痛父囚苦，願以身代。」紂謂妲己曰：「此忠孝之士。」即令釋西伯之囚。妲己曰：「妾聞伯邑善彈琴，妾欲聞雅操，大王令其試操一曲，然後放回。」

紂王然之，即回宮令取琴與伯邑考，曰：「朕聞汝善彈琴，汝今試撫一曲，何如？」伯邑考曰：「臣聞父母有疾，不御琴瑟。今父已囚七年，臣心痛如刀割，焉敢彈琴？」紂曰：「此皇后愛汝雅操，不必忤旨。試操一曲，即赦汝父西還。」伯邑考聞得此言，大喜，乃受琴置於膝上，十指尖尖，撥動絲弦。自思君王無道，因在琴中寓音以諫之。其詞曰：

明君作兮佈德行仁，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。炮烙熾兮筋骨粉，虺盆慘兮肺腑驚。萬民精血竟入酒海，四方膏脂盡懸肉林。機杼空兮鹿臺財滿，犁鋤拆兮秬橋粟盈。我願明君兮去讒逐淫，振頓紀綱今天下和平。

妲己聞其曲音，奏紂王曰：「伯邑考所操，專刺時君，誹謗王非。若不除卻此子，必助西伯為亂。」伯邑考聞言，唾面詈曰：「淫妒賤婦，蠱惑我王。我死青名不朽，但可惜成湯社稷矣。」欲以琴擊妲己，妲己越席而避。紂王大怒，喝令斬之。妲己曰：「妾聞聖人不食其子，西伯素稱先知，可將伯邑考醢為肉醬，作羹送與

西伯。西伯不食，必是先知聖人，斬而勿放。倘其不知而食，則亦常人而已，放之西歸。」紂即令醢伯邑考。伯邑考罵不絕口，頃刻死於亂刀之下。

後人鍾伯敬有詩歎曰：

孤身抱忠義，萬里探親災。

未入姜里城，先登紂王階。

拋琴刺孃婦，頃刻怒心摧。

可惜青年客，魂隨動運灰。

紂王乃令人齎肉羹入姜里城。時西伯囚係七年，杜門不出鎮，日獨演伏羲之卦。忽一日，有怪鳥鳴於庭前，西伯即演卦象，便知當損一子。顧謂從者曰：「數日以來，心驚肉顫，吾懼長公子入朝告贖吾罪，必中蘇妃之計。」從者對答未終，忽報王使至。西伯迎接入堂，使者呈肉醬曰：「主上以侯伯無甚大過，拘於僻城數年，故特賜奇味，不日將復詔西歸。」西伯接肉在手，心知是子之肉，又知是妲己試挾之謀，不得已，乃對使者盡啖其肉羹。使者辭回，以報紂王。紂曰：「世謂西伯有先知之聖，子肉尚不知而啖之，何足為聖哉！」於是遂有釋囚之意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伯邑考從者直奔西岐，入見群臣，將伯邑考之事告知。舉朝哀哭，或議出兵攻紂，迎還西伯者。散宜生曰：「長公子多因不守父訓，故得大禍。今主公厄數已滿，只宜具表贖還，不可興兵以生他

變。」群臣曰：「然則用何物可贖主罪？」宜生曰：「吾聞商王荒廢朝綱，酒色是務，可選精麗美人、良馬、金寶等賂之。」乃求得有莘之美女，驪戎之文馬，有戎氏之九駟，及奇怪之物，遣閔天賻入商。閔天領貢物直抵朝歌安歇，訪得朝中政柄皆在費仲之手，乃以良馬八匹、金寶二車、美女二名，先見費仲。費仲延入府中，閔天曰：「吾主陷囚七年，國中政事盡廢。今以微物敬獻，願司寇贊一美言，則西伯君臣感德不沒。」費仲忻然受其金寶曰：「大夫次日進上貢物，下官力當保奏。」閔天相辭出府。次日，即上表進貢物。

紂王覽罷，宣美人上殿。大悅，曰：「只此美人足以釋西伯矣。」遂遣使赦出姬昌。妲己諫為不可，費仲進曰，「姬昌雖有罪過，然已囚七年。西方百姓無主，若不釋歸，必然生變。」紂乃納費仲之言，赦出西伯。西伯即日受詔出羑里，百姓鼓舞大悅，相送出城。西伯入朝謝罪，紂王曰：「朕念卿為西方民主，頗聞德政。今赦爾前罪，賜爾白旄、黃鉞，得專伐征。」曰：「譖汝者，崇侯虎也。」姬昌又奏曰：「臣請得以正平之國地方千里獻之於王，願王解炮烙、慰斗之刑。」紂從之。姬昌謝恩出朝。遂與閔天西歸。

後馮猶龍有詩云：

商德滋昏周德昌，脫囚羑里係興亡。

神龍獨為樣雲起，靈鳳多因瑞氣翔。

他日飛熊頻入夢，此時文豹早亡商。

戎衣不舉傳孫子，八百蒼姬作肇光。

西伯車駕回至岐州，群臣鼓舞而迎曰：「今日復見父母孔邇矣。」西伯入朝，先謁宗廟，再受朝賀。諸子群臣問安已畢，右班一人奮然奏曰：「臣觀商辛失政，殄絕人倫。吾主無辜而受七年囚係，今日全歸，何不舉西岐之眾，打入朝歌，與民除害？」眾視之，乃將軍辛甲也。

西伯大驚曰：「卿何妄發此言？商王乃君父也，孤實臣子也。父有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君有不明，臣不可以不忠。豈有君而可叛乎？」於是，諸侯以西伯能敬上恤下，遂率歸西伯。西伯廣行仁政，厚恤下民，使耕者什一而稅，仁者世食其祿。畫土為牢，刻木為吏，不動刑罰而民自勸。百姓有男不能婚，女不能嫁者，則出公錢而嫁娶之；有老而無子，幼而喪父者，皆給錢帛而賑恤之。由是，西方百姓家給人足，歌頌太平。又令辛甲率兵二百名，建高臺深沼於都城，以觀災樣。辛甲領命出朝，將要興工，百姓爭先去搬泥運木。西伯聞知，乃遣上大夫太顛以酒食親賞百姓，勸其暫停休息，不須急就。百姓聞命，愈加用力，此臺不日而成。即便鑿為池沼，深至五尺。忽見枯骨一付，百姓將拋於沼外。西伯急止之。問：「是何人骸骨？」軍吏曰：「遠年枯骨，不知何方人氏。」西伯忙令埋之。軍吏曰：「此無主守，何必埋掩。」西伯勃然變色曰：「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；有一國者，一國之主。今此枯骨，寡人即是其主，又安所非主乎？」遂命裹其骨葬之。天下聞之，皆曰：「西伯恩澤及於枯骨，況於人乎？」於是，歸者三十三國。話說百姓效力，不日沼園皆成。周圍七十里

內，有麋鹿、鴻雁、魚鱉、鳥獸在沼圃中。西伯大宴群臣於臺上，又以金錢散賞百姓。百姓歡悅而指其臺沼曰：「此吾王之靈沼也。」

後人鍾伯敬有詩云：

沼鑿深深圃僻開，經營不日萬民來。

要知商喪西周振，須察靈臺與鹿臺。

西伯自葬枯骨，仁政馳於四方。時虞、芮二國百姓相爭界上之田，積年不決。虞侯乃遺書與芮侯曰：「我等有此疑獄，難以判決。當今西伯乃仁人君子，澤及枯骨，西方鰥寡孤獨不致失所。若不朝西伯則不明決，敢約大駕相期西入。」芮侯得書快然，便與從者會虞侯人於嶠山。至歧州界上，見農夫耕於隴上者，相讓而遺其畔田。二侯召而問之，農夫曰：「西伯以仁讓為教化，我等焉肯爭畔？」二侯乃噴稱羨，遂驅車馬沿路遍察。但見耕者皆相讓畔，行者皆相讓路。及至都中，百姓往來者男則行左，女則行右。年至五十以上者肩不負重，手不提挈。二侯訪問鄉民，曰：「此西伯之教化也。」虞、芮二侯乃自相告曰：「我等不能躬率教化，使民積年爭訟，誠乃小人。不若今都城以及山野皆有君子之風，我等既為小人，焉可輕踐君子之庭乎？」即便抽身東回，相辭各歸本國。虞侯以所爭之地送還芮侯，芮侯不受，又送至虞。二國相推不已，遂讓為閒田。天下聞之，咸曰：「西伯教化，使人遷善而不自知，真聖人也。」相率而朝於歧者四十餘國。時有採風鳴於歧山，以昭仁政之瑞。

後馮猶龍有詩云：

教化默融遠國民，風行草動總歸仁。

朝鳴彩鳳岐山下，靈瑞須昭大聖人。

當時西伯日行仁政，民爭歸順。紂王日行暴虐，民多背叛。時商都城中有民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年過七十，家道寂寞。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排兵佈陣之術。但時未遇，甘守清苦而不仕。及聞紂王恣行暴虐，浩然歎曰：「吾聞君子不處亂邦，今商家殄滅人倫，焉可再居！」乃攜家屬徙居東海之濱，釣魚為生。畢竟後來如何，看下文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子牙之妻馬氏見其老而不遇，終朝求去，道：「姜子牙今七十以上，竟無顯大，吾請與子訣別。」子牙曰：「吾年八十位至封侯，爾且暫守目下之貧，富貴之樂終有在也。」馬氏快快不悅。

一日，垂釣海濱，馬氏饋餉，子牙迎而受餉，恭敬如賓。子牙乃按竿垂釣，坐石磬而啖飯。馬氏私視籃，並無片鱗。及以釣視之，則其釣不曲鉤，但直針而已。乃怒曰：「吾以子為時未遇，甘守貧窮，然不知子乃嗤嗤之士，何足怪其貧落？」子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馬氏曰：「絲不投餌，釣不曲鉤，其魚從何而得？子將窮困至死，又何尚望封侯乎？」子牙笑曰：「吾絲不投餌，釣不曲鉤，不釣魚鱉，獨鉤王侯，此非婦人之見所能知也。」馬氏曰：「雖釣王侯，亦必曲釣而得，焉有直釣而能取者乎？」子牙又曰：「吾寧向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。爾且歸家，再過數年不遇明王而取富貴，誓不立於天地間。」馬氏不對而歸。

子牙終日垂釣，只見民有扶老攜幼擔囊挈餉，紛紛西行，接踵不息。子牙怪而問之，行者曰：「商王無道，苦虐生民。今聞西伯侯以仁政施於四方，鰥寡孤獨各得其所，為其民者，老則衣帛食肉，幼則不饑不寒，四民樂業，草木沾春，所以吾等欲避商而西投也。」子

牙聞言，浩然歎曰：「西伯既善養老，吾盍西歸乎？」遂收綸竿，挈妻孥，奔往岐州。

至潼關下，但見老幼男女數千，悲號不得過關。子牙問其何故，眾民曰：「關主以我等為逃亡之民，不肯放開關。」子牙問：「關主是誰？」眾民曰：「正主太子殷郊，副主乃國舅姜文煥也。」子牙遂直扣關門，求見關主。關主問曰：「汝何方人氏？」子牙曰：「小民乃商都之民姜尚也。」殷郊曰：「求見為何？」尚曰：「吾聞良禽擇木而棲，良民擇地而主。方今商王失德，苦虐百姓，民不堪命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故民欲棄暴歸仁，以求自活。今殿下以此等為逃躲之民，不肯開關，罪其去商。民死不足惜，然民亡財竭，國家豈能獨安？且商王寵妲己，嬖費仲。姜皇后無罪見投，東侯伯因諫被醢。太子遭廢，國舅被謫。此乃三綱殄絕，倫理乖違。公等名呼君父，實皆仇敵也。」

太子默思不語，姜文煥不覺放聲大哭曰：「昏君實我殺父之仇，如何更為守關？」即令開關放其流民。又說殷郊曰：「殿下有君父之義，不可棄職，吾願西投求兵伐商。」殷郊曰：「我母因妲己而死，梅伯因我而亡，我亦同母舅西投，借兵除此妖婦，以雪母恨。」子牙曰：「二公皆商家臣子，豈可背叛？況當今未有明王出，公等必欲報父母之仇，不如暫守潼關，俟後有兵東伐，會兵助陣，生虜妲己，以雪前恨可也。」殷郊喜納其言，欲留子牙。子牙辭曰：「尚本細民，不足奉承左右。且商王聞知，必以殿下招亡納叛，得罪反重。」殷郊然之，放子牙下關而去。

卻說子牙將至岐州，遙見二士蛾冠博帶，狀貌非常，端坐息於道旁樹下。子牙進前長揖曰：「二公何方人氏？」其士曰：「吾等乃孤竹國君之二子伯夷、叔齊也。」子牙忙拜於道，曰：「公子何以至此？」伯夷曰：「吾弟兄因讓國而出，欲投於商。商王失政，故處北海之濱，亡世三邱。今聞西伯發政施仁，尤善養老者，故徒步而來，拭目西方太乎？」子牙歎曰：「得天下者，得其民，吾知商德喪矣！」遂相辭而別。夷、齊竟隱岐山之西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子牙既入岐州，遍遊都內山川，無一可棲之所。一日，游於城外，見樵夫，問曰：「吾乃遠方細民，漁釣為生。今聞西伯行仁，是故挈妻孥來投。路僻人生，不知何處可垂釣，敢煩指引，使漁樵皆在春風之下，有何不可？」樵者曰：「此去西南五十里，有地名曰『磻溪』，原從渭河而出。此處石室深邃，林下蒼蒼，兼有石室清幽，波濤洶湧，乃魚鱗所聚之處。子欲釣魚為生，非磻溪不能以為長久之計。」子牙謝曰：

「子試為我指引，何如？」樵者辭曰：「吾有老母在堂，採樵為活，不能遠出。今鄰友亦是漁者，可令引子而行。」子牙曰：「感承子厚意，願乞姓名，以為他日相逢之志。」樵者曰：「吾家住岐山之西，姓武，名吉是也。」子牙辭謝武吉，遂攜妻子與漁者溯水而上，次日行至磻溪。果見石室清幽，波濤洶湧。浩然歎曰：

「不緣漁父引，豈得見波濤！」遂謝漁者，安居石室。卻說磻溪上有大石，子牙終日立於石上，垂竿而釣。不覺三年之間，鬚眉皓白，並無賢士往來，獨有樵牧之夫相為鄰友。然子牙甘守清苦，以仁義之風化諸樵牧。磻溪前後村中民戶皆服其化，亦有清高氣象。獨其妻馬氏

不樂貧困，一日又詰子牙曰：「子言年至八十位已封侯，今日東遷，明日西徙，寂寞如故。年光屢換，如之奈何？」子牙慰曰：「吾觀西北有祥雲瑞氣，三年之後，必有明王來此。汝宜暫守清寒，富貴指日可得矣。」馬氏鬱鬱不樂。

一日出釣磻溪，見一樵者扣歌而至。近前視之，乃故人武吉也。姜尚曰：「子何至此？」吉曰：「吾乘間訪親於前村，因來謁子。」尚即收釣，延入茅，一煮魚酌酒以敘故舊。姜尚熟視吉之相貌，驚曰：「子何神采俱散，昏黑障天庭，非傷他人，則為他人所傷。」武吉泣曰：「吾死不足惜，但有老母無養，子有何術，幸為我圖之。」尚笑曰：「死生禍福皆係於數，固非人力所能遷改。然子倘有事變，即來磻溪，吾當與子謀議。」武吉辭謝而歸。

一日，採樵賣於城中，門吏攔索錢物。武吉曰：「西伯之政，關隘城市俱察往來奸細，不收商賈之稅，魚梁水利與民共而不禁。今吾賣柴之夫，錢物僅足保身，爾敢背上而欺下乎？」門吏大怒，即欲毆吉。吉拔樵斧便打，這也是他合當有難，姜尚合當發跡。門吏措手不及，竟死於樵斧，傷下馬綁。武吉來見西伯，西伯令其供招，武吉即具始末以上。西伯曰：「噫，此吾教化未孚，以致奸吏欺壓下民。本當赦爾歸家，爭奈人命為重。亦不治爾償死，但囚係三年，以贖死罪。」衛士即押武吉於土牢。只見門無鎖鑰，不設監司，惟有木刻吏人而已。武吉怪問其故，衛士曰：「西伯德教，不以羅縵堅獄以拘罪徒。但有頑民不遵教化，只畫土為牢，刻木為吏。罪徒雖欲逃亡，慕其德義，不敢虛脫，

此西伯仁政所致也。」武吉淒然下淚，曰：「西伯仁化若此，吾罪雖死無恨。但有老母在堂，旦夕無人侍養，豈能握度三年？」衛士曰：「汝既有老母，又無兄弟，吾即代爾奏聞，使伊免罪歸養。」武吉拜謝不已。衛士即以告於西伯，西伯曰：「吾以仁孝治民，豈可囚人之子而絕其母乎？」遂令取出武吉，令其歸家安奉老母，自來赴獄。且誡吉曰：「旬日不至，差人捉到，死罪不赦。」武吉叩頭謝罪，忙跑歸家。

時母聞吉被囚，憂惶號哭。見吉歸家，且驚且喜，曰：「吾兒焉得逃回？」武吉具西伯德政以告母。母曰：「上既如此，不可違刑，汝宜速赴囚係。」武吉泣曰：「吾赴囚後，母之甘旨誰人侍奉？」母曰：「不必慮，吾織紵足延歲月矣。」武吉不從，自思姜尚言語，即日投入磻溪，來見姜尚，求保身之策。尚曰：「吾曾言死生有命，自非人力所能保。然吾有一小術，亦能救子。」即在石室布一掩星局，縛一草人置於局中。燃燈一盞於腳下，密演袖咒，口含清水，噴滅其燈。左手望西北一招，牽起黑雲，掩卻武吉之辰，投草人於渭水。乃告吉曰：「汝暫隱于家，七日不出，西伯再不來拘子矣。」

待過旬餘，西伯疑吉不至，群臣皆曰：「此乃頑民，重違犯罪，可令衛士捕獲，斬之以驚頑民。」西伯曰：「吾演先天之數，武吉投河而死，其象已沒，何必搜尋？」君臣正議之間，有商都一萬三千流民投告西伯曰：「崇侯虎日與妲己蠱惑商王，苦虐生民，使民凍餒。我等皆無天日，故投賢伯臺下，願乞處置。」西伯慘然不樂，閔天奏曰：「主公廣行仁政，今關南堯山之

下，其地廣闊肥饒，人煙稀少。可遷一些流民居於堯山，因其家口，派與田地，使其耕布就食。」西柏嘉納其言，即准施行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西伯既令流民就食於堯山，是夜夢有一白頸猛熊，脅生兩翼，自東南飛入殿階，頃刻侍立於側，群臣各拜伏。忽然驚覺，乃是一夢。次日，以夢訪問群臣。散宜生曰：「熊本良獸，又生飛翼，其賢可知。侍立座側，百官拜伏，此必為群臣之表，相君左右者也。自東南飛入殿階，賢人當出東南。主公宜獵此方，以求賢者。」西伯曰：「善。」乃卜之，因而喜曰：「今日出獵所獲非龍、非彪、非熊、非虎，其所得者，乃王霸之輔。」於是，命五百衛士引九龍車，與數文武即日出獵於東南。駕至洛谷溪邊，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，休息於礮石之上。彈竿擊石，相與賡歌。其歌曰：

憶昔成湯掃桀時，十一征兮自葛始。

堂堂正大應天人，義旗一舉民安止。

今經六百有餘年，祝網恩波將歇息。

懸肉為林酒作池，鹿臺積血高千尺。

內荒於色外荒禽，嘈嘈四海沸呻吟。

我曹本是滄浪客，洗耳不聞亡國音。

日逐洪波歌浩浩，夜觀星斗垂孤釣。

孤釣不如天地寬，白頭俯仰乾坤老。

歌罷，拍手大笑。辛甲聞其笑聲，出谷問其何意。漁者曰：「我等海濱釣夫。」辛甲引見西伯，西伯問曰：「汝等既是釣夫，何其歌韻趨俗？」漁者曰：「非小民能歌此韻，前去渭濱之西，有白髮釣翁，道號磻溪，數年常作此歌，以教臣等也。」西伯顧謂眾將曰：「賢者固在是矣。」群臣曰：「主公何知？」西伯曰：「古云『里有君子而鄙俗化』，今渭水漁家皆有清高氣象，非有賢者而何？」車馬遂望磻溪而進。行至數里，又有一起耕牧之夫，荷鋤橫笛，互相歌曰：

鳳非乏兮麟非無，但嗟世治有隆污。

龍興雲出虎生風，世人慢惜萊賢路。

君不見兮莘野夫，心樂堯舜與犁鋤。

不遇成湯三使聘，竟抱經綸臥空谷。

君不見兮傅岩子，蕭蕭蓑笠甘寒楚。

當年不入高宗夢，霖雨終身藏版築。

古來賢達辱而榮，豈特吾人終水滸。

且橫牧笛歌清晝，慢叱犁牛耜白云。

王侯富貴斜暉下，仰天一笑皆春風。

西伯在車上聞之，撫膺歎賞，謂從者曰：「其中必有賢士，急宜訪問。」辛甲復將一起耕牧之夫喚至西伯駕下，西伯慌忙下車，曰：「賢明君子願與相見，俗眼不能深辨。」一起細民驚而頓首曰：「臣等乃僻谷耕牧野人，非是賢明之士。」西伯曰：「又何歌韻清絕，皆有賢明氣象？」細民曰：「非臣等有此清歌，前去渭水溪頭，有一漁翁，制此以教臣等也。」西伯曰：「其人安在？」細民曰：「其翁絲不設餌，釣不曲鉤。自言不釣魚鱉，只釣王侯，鎮日垂釣磻溪岸口。大王欲訪高賢，直至上流可見。」西伯登車，又行數里，將近磻溪；不見釣叟。遂乃停驂，浩歎徘徊不已。少頃，碧岩背後轉出一樵夫，扣柯下山曰：

春水悠悠春草奇，金龜未遇隱磻溪。

世人不識高賢志，看作溪邊老釣磯。

西伯視之，乃昔日逃囚武吉也。左右擁至駕前，西伯責曰：「吾以汝為投河而死，焉敢罔上逃刑？」武吉頓首曰：「非臣敢罔上逃刑，此間有一漁翁，善理陰陽，頗知兵略。與臣結漁樵之交，代臣掩卻災星。故臣得至今日，乞望赦罪。」西伯驚曰：「其人安在？」武吉曰：「現隱磻溪石室，小臣時來訪他，因宿一宵。大王欲見此人，小臣願引駕。」西伯內喜，遂赦吉罪，令其引駕直至磻溪。

卻說姜尚三日以前仰觀天象，見一道祥雲漸逼渭西，因知有賢主至此。特按釣竿於垂楊岸口，遂隱而不出。及武吉引西伯駕至，不見子牙，直到石室。只見林

木蒼蒼，清幽雅淡，泉石交接，雲樹相映。須臾，有一童兒出迎西伯與數從臣，同步入於後堂。問小童曰：

「主翁安在？」小童曰：「今日有數個道友相邀，入山採藥，要在三日後方返。」西伯浩然歎曰：「訪賢不遇，是何孤之不幸也。」乃取紙筆，書二十八字，置於琴案。曰：

宰割山河布遠猷，大賢抱負可克謀。

此來不見垂竿老，天下人愁幾日休。

書罷，散宜生曰：「昔者湯聘伊尹於莘野，幣聘三至而後起。欲見賢者，非志誠不能得遇。宜潔誠齋戒而後至。」西伯曰：「善。」遂出草堂，發車而歸。還綠楊岸口，見其釣竿，徘徊不進。又令取筆紙索句，命使者送於石室曰：

求賢遠出到溪頭，不見賢人只見鉤。

一竹青絲垂綠柳，滿江紅日水空流。

西伯車駕回岐，乃謂文武曰：「吾齋戒沐浴再往磻溪。」辛甲進曰：「吾居之民，三分而有其二，今欲見一釣叟，彼必引領赴闕，何齋戒沐浴，敬之如神明，尊之如人母乎？」西伯笑曰：「敬賢臣之禮，豈敢怠乎？」由是，辛甲默然而退。時紂王十五年，歲次辛酉，秋九月，西伯再訪子牙。乃撤去戈矛劍戟，獨帶文武，將出岐州。散宜生奏曰：「宜封武吉為引駕將軍，以彰求賢之篤。」西伯然之。遂拜武吉為引駕將軍，令保安車滿輪，先投渭水。武吉謝恩而出。大駕徐徐而

進。初，子牙疑西伯因獵而至，非有求賢誠心，故隱不出。及見西伯遺下之帖，知其心誠志篤，必然再至，乃復出釣磻溪。端坐釣磯，扶竿不動。西伯駕至溪頭，令武吉先探在否。武吉見子牙獨釣溪旁，回告西伯。西伯下車與群臣徒步行至溪邊，見一人童顏鶴髮，貌偉非常。子牙垂竿不顧，乃擊石歌曰：

西風起兮白雲飛，歲已暮兮將焉為。

五鳳鳴兮真主現，垂竿釣兮知我稀。

西伯端恭立於石側，待其歌聲已畢，徐曰：「孤乃西方侯伯姬昌一也。當今商王失政，天下萬民溺於水火。孤不度德，欲拯民庶。爭奈智窮仁薄，不足以副民望。今聞先生道高德重，敢屈歸朝，輔孤不逮，實為天下枯槁之幸。」子牙對曰：「臣乃海濱細民，素無深謀遠略。然承侯伯賜問，不敢不盡其愚。當今海內之地三分，侯伯獨有其二。其為侯伯獻策者皆曰『可舉東征之兵而取商家天下。』愚謂商不可伐，其道有二：商王失德，殄絕彝倫，人神共怒，四海共知。然侯伯祖父皆為商家之臣，一不可也；臣嘗上考天文，下驗人事。商家天命未改，成湯恩澤未竭。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相與輔弼，二不可也。侯伯惟修德政，撫字生民。若夫商穢不悛，民陷既極，天命安有在商？不攻自破矣。」

西伯曰：「善謹奉教，願聞先生名姓。」子牙曰：「臣之祖貫本在商都，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號飛熊。因

避商亂，徙居東海之濱。又聞侯伯善養貧老，復遷於此。」

西伯大喜，顧謂群臣曰：「飛熊入夢，信不誣矣。昔吾先祖太公嘗謂數十年後，當有聖人至此，以興吾國。然則吾祖太公久望子矣。」時西伯與子牙語，日照桑榆上，桑陰未移。遂拜姜尚為太公，載於後車而歸。時子牙年已八十二歲矣。

後人鍾伯敬有詩云：

岸草青青渭水流，子牙曾此獨垂釣。

當年未入飛熊夢，幾向斜陽歎白頭。

後子牙果能成周。唐梁肅先生有詩云：

一顧成周力有餘，白雲閒釣五溪魚。

中原莫道無麟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疏。

世傳子牙釣於磻溪邊之石，有腳跡尚在。宋賢東坡蘇先生題其石云：

聞道磻溪石，猶存渭水興。

蒼蒼雖有跡，大釣本無鉤。

西伯引子牙歸朝，拜為鎮國大軍師，總領內政。西伯曰：「願聞治國之要。」子牙曰：「一敬天，二愛

民，三親賢而已。」西伯曰：「然則治天下如何？」對曰：「王者之國富民，霸者之國富士，僅存之國富大夫，無道之國富君廩。是之謂上溢而下漏，為國大臣不可不知。」西伯曰：「善。」子牙曰：「宿善不祥，宜行仁政之實。」西伯即日發君廩之粟，以賑鰥寡孤獨，即以大政一與子牙議論。行至二年之間，西方大治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崇侯虎倚紂王寵愛之勢，不敬父兄，苦虐百姓。百姓投告於西伯，西伯曰：「崇可伐矣。」遂調辛甲為先鋒，子牙運籌，自督大兵出城。子牙督兵，不數日，屯於石樓山下。子牙下令，戒諸將卒毋得妄進，先揭榜文於城外，數崇侯虎之罪曰：

崇侯虎蠱惑商王，陷害百姓，蔑侮父兄，不敬長上。決獄不呼百姓，力盡不得衣食。此所謂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不可為民父母。今西伯侯親率大兵五萬，前來與民除害。曾誡三軍入城之日，毋得殺人，毋壞房屋，毋伐樹木，毋傷六畜。有犯一件，斬首不赦。爾等崇民急早出降，免遭塗炭。榜文至示，軍民知悉。

百姓見榜，自相告曰：「此吾之父母也。」相率開城投降。間，崇城百姓三分而降者去二。

崇侯虎聞知大怒，急令姜皓、應彪截住四門，出城者亂斬。城中百姓悲啼鼎沸，爭攻軍吏，突門而出。姜皓、應彪不能禁止，反被百姓所傷，逃入見崇侯虎。侯虎慌忙披掛，率將士殺出西門，列開陣勢以備廝殺。崇侯虎大罵姬昌：「逆賊，爾我皆為商家諸侯，焉得興兵犯界！」辛甲聞言，更不搭話，拍馬直取侯虎。二人戰至二十餘合，子牙揮太顛、姬旦雙馬夾攻。侯虎措手不及，被辛甲活捉而歸。崇應彪見父被捉，拍馬殺出。辛

甲按住鋼刀，架滿弓弦，望應彪直射一箭。應彪落馬，太顛捆縛而歸。大兵掩殺一陣，子牙忙令收兵，遂請西伯之駕入崇城。左右請斬崇氏父子，滅其社稷。子牙曰：「不可。崇侯虎作亂，此來正欲與除暴也，焉可覆其社稷。」西伯從之，令斬崇侯虎，懸於城下。釋崇應彪之綁，立其為後。召集崇之群臣，安撫百姓，車駕即日西歸。此子牙一榜收崇侯，為初出磻溪第一之功也。

後人余季岳有詩一絕云：

渭水溪頭一釣翁，謨謀西伯扇仁風。

只憑一榜收崇邑，能顯先生第一功。

大駕歸至岐州，於是作豐邑，徙都於豐。過數月，西伯有疾，地震五日，東西皆動，動不出四郊。有司俱請曰：「動為人主，今主上寢疾五日，四面地動，不出國郊，請移都。」西伯曰：「奈何其移之也？天之見妖以罰有罪，我必有罪，故天以罰我也。今又興兵動眾以增國城，懸重吾罪也。」不聽，疾亦愈。明年，疾復作。自知天命將終，乃宣太公望托孤。又謂世子姬發曰：「商雖無道，吾之家世稱臣，必當盡守其職。且事太公望當如事父。睦愛弟兄，憫恤百姓。」又曰：「見善勿怠，時至勿疑，去非勿處。此三者，道之所以處也。」姬發再拜受命。是夕，西伯遂薨，年九十七歲，時商紂王二十年也。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，是為武王。武王葬父既畢，尊太公望為尚父，周公旦為輔召公，奭畢公高左右王師。君臣合心繼志，述事一遵先王之政，四方諸侯皆行朝貢。

當時紂王不理國政，與妲己朝夜遊宴。妲己乃狐狸之怪，日譖紂王殺無罪之人，彼則夜吸其膏血，其貌鮮妍。一日，宴於摘星樓上。時當隆冬，遙見河邊有數人將渡。二三老者揭衣涉河，中有後生者，逡巡不敢下岸。紂問妲己曰：「河水雖寒，老者尚能涉，而少者猶自怯冷，此為何也？」妲己對曰：「妾謂人生一身受父母精血，方得成胎。然陰陽道理，要在父壯母盛。故生子氣脈充盈，髓滿其脛，雖至年老，耐寒傲冷。若然陰陽交媾，父老母衰，故生子氣脈衰微，髓不滿脛，略至中年，必先怯冷怕寒也。」紂王曰：「豈其然乎？」妲己曰：「大王不信，即將此一起渡河者斬脛，視之便知端的。」紂王然之。即令蜚廉活捉五人至於樓下，一人一斧，漸去兩脛。果然老者髓滿，少者骨空。

紂王撫掌大笑曰：「卿真神人也。」妲己曰：「妾不特能辨老少陰陽，雖孕腹內陰陽，妾亦能辨。」紂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妲己曰：「此亦不外父母之精血而已。夫陰陽交媾之時，父精先至，母血後臨，是為陰包陽，故其胎為男；若待母血先至，父精後臨，是陽包陰，故其胎為女，是以知之。」紂王不信，妲己曰：「大王不信，可搜城中孕婦，與大王驗之。」紂即令費仲捉得孕婦數十於樓下，妲己逐一指曰：「其婦生男，其婦生女。」妲己令剖孕婦而視之，果皆應驗。紂王大喜，愈寵妲己，自是恣意任為，無所忌憚。或斬人脛，或剖孕婦。妲己日伴遊賞，夜則露其本形，吸此斬剖之血，以益花貌。

一日，紂宴群臣於瓊林苑，忽見一狐隱於牡丹叢下。紂王急令蜚廉射之。蜚廉曰：「但令放金籠雕鳥，

攫之可也。」紂即令開籠放雕，狐被抓破面，遂匿沉香架後，不見蹤跡。令武士掘而搜之，但見一大土穴，堆積骸骨，狐已不見。紂亦不究。群臣宴罷，各歸本府。

卻說紂王入宮，見妲己兩腮俱破，以花葉貼之，乃問其故。妲己笑曰：「適早被白鶯兒抓破耳。」紂亦信之，然不知在牡丹叢下為雕鳥所搏也。自是，妲己之形夜夜出入宮庭，宦官嬪御多有看見，城中謠囂。司空商容聞知，一日乃進一本單說：「雲中子與杜元銑除妖之事，似有可信。今城中百姓皆知王宮有妖，大王不信，反斬無辜之脛，剖孕婦之胎，以耗國家元氣，而召災變，臣實重為國家憂懼。」

紂王默思不語。妲己忙奏曰：「自有摘星樓以來，妾觀天象，並無災異。殺數小民，豈為累德！此亦群臣互生異議。」紂即怒曰：「吾斬元銑有禁在前，爾等又何忤旨？本欲梟爾，姑念先朝之臣，何不速退？」商容即解下官誥，謝罪出為庶人，百官無一敢言。自是妲己專寵，紂王惟言是從。順之者生，逆之者死，百姓人周者紛紛不息。

武王聞紂暴虐滋甚，謂群臣曰：「先君姜之囚，吾兄肉醬之慘，此念未嘗少置。今商王剖胎斬脛，民陷既極，恐不能緩須臾之死，吾甚悲之。今欲舉弔民之師東伐商辛，公等之議若何？」太公望奏曰：「商德滋昏，生民陷極。若舉兵東伐，乃代天救民，何所不可？況先君臨崩，曾囑主公謂時至勿疑。今商命當改，民心西歸，正其時也，東征之舉不可遲疑。」武王大喜，即令子牙點集諸軍，操兵演武，以備東征。散宜生曰：「古

者明王命將出師，必須築壇拜將，親為奉轂推輪。如此將得其用，所向皆捷。臣等請仿古制，拜將行師，名正言順。」武王曰：「善。」遂令姬奭、辛甲率壯士五百，築壇於城南，高五丈，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數，歷三層，修天地之宜。建龍、風、日、月之旗，畫九宮八卦之列。又將二萬五千壯兵分為五隊，各服五色衣袍，各執五色旗幟，辨按五星。又令二十八將分作四隊，環繞樓下，以按二十八宿。燈燭熒熒，奇香馥馥，布擺整齊。

武王駕龍車與群臣來至南郊，戒令百官各循規蹈矩，勿得嘩喧。武王端恭立壇下，散宜生執笏進曰：「主公先登，禱於天地，然後拜將。」武王歷階而上，禱罷天地。宜生又請師尚父登壇，子牙摳衣而上，立於北面。武王請升將座，子牙三辭而後就位。武王親捧金印、寶劍，降拜曰：「商辛失德，四海愁怨。今昭告於天，拜尚父為東征大軍師，兼督內外諸軍事，志在順天應人，弔民伐罪，惟尚父圖之。」子牙接劍印曰：「天命靡常，惟德是依，惟願愛民敬事。其運籌料敵，尚之職也。」於是，子牙降座，請武王升南面之位，行君臣禮，再拜謝恩。子牙中軍，武王親為捧車之轂，推車之輪，滿城百姓咸皆稱羨。武王曰：「克商之兵，尚父當用幾何？」子牙對曰：「東征之兵，只用三萬六千五百人。」武王曰：「商雖無道，其兵不下百萬，戰將尚滿千員。今尚父以三萬六千之兵，何能克敵？」子牙對曰：「臣聞用兵之道不在眾多，而在仁智。今商辛無道，殘虐其下，雖有雄兵百萬，諒其不能盡力。主公以仁者之師，名正言順，以一當百，勇氣十倍。況臣用三萬六千五百之名者，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，已有克

敵之術。」武王曰：「善。」即詔子牙次日操練軍馬，以備東出。

次日，子牙升帳召集，揀辛甲、尹逸、祁宏、太顛、閔天一班武將，戒令各率本部，出於教場，操演韜略。揀定先鋒，然後調遣諸將得令，各率本部至教場中分散屯立。第一隊殿前驍騎將軍，姓尹，名逸，字存道，青袍鐵鎧，方天畫戟。領兵七千三百，各服青衣，執青旗，屯於東方；第二隊引車將軍姓辛，名甲，字繼先，紅袍鎧甲，耿自鋼刀，領兵七千三百，各服紅衣，執紅旗，於南方；第三隊耀威大將軍姓祁，名宏，字子開，白袍銀鎧，丈八蛇矛，領兵七千三百，各服白衣，執白旗，屯於西方；第四隊鎮西大將軍姓閔，名天，字英美，皂旗鐵甲，九節神鞭，領兵七千三百，各服皂衣，執皂旗，屯於北方；第五隊鎮國大將軍姓太，名顛，字守正，金甲黃袍，開四鐵斧，領兵七千三百，各服黃衣，執黃旗，屯於中央。子牙綸巾羽扇，升坐中軍。諸將參見畢，子牙取鐵甲一付，重計八十斤。鋼刀一柄，重計一百二十斤。高馬一匹。有能披鐵甲，舞鋼刀，而飛身上馬者，使掛先鋒之印。

諸將惟惟列屯五方，軍吏擊鼓三通。紅旗隊中搶出一員將官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眾視之，乃文王之子，武王幼弟姬叔度也。叔度走過場中，披鐵甲，持鋼刀，拍鞍上馬，左顧右盼。鼓角齊鳴，眾軍喝采，子牙大悅，即令公子叔度下馬掛印。叔度正欲掛印，忽皂旗隊下突出大將，豹頭狐目，虎背熊腰，大呼：「公子留印，待我來掛！」眾人視之，乃殿前都校尉複姓南宮，名適也。叔度解印釋刀，南宮适即披甲橫刀，揚聲於場

內曰：「大丈夫支二百斤鐵從容上馬者，何足道哉！」乃離馬三百步，踴躍數次，飛身上馬。眾皆喝采稱羨。

南宮适翻身下馬，奪叔度之印。紅旗隊中閃出一員大將，狀貌魁偉，聲音響亮，高叫：「二公且勿相爭，此印須待我掛。」眾視之，乃將軍辛甲也。南宮适卸甲放刀，辛甲本身之鎧重有五十餘斤，更不卸下，重披鐵甲，掄動鋼刀，踴身跳跨馬上，左馳右突，舞動如飛，在教場內周圍游遍一遭。眾皆曰：「此印非辛甲，他人不能掛也。」子牙即以辛甲為先鋒，南宮适為副將，令叔度、祁宏為左右翼，閔天、尹逸為保駕。

次日上表，請武王發駕親征。武王乃留二弟姬旦、姬爽與群臣守國，乃為文王本主載以居中軍，自稱天子。發言奉文王以伐，不敢自專。即日大兵出城，旗幡掩日，刀戟橫出，浩浩蕩蕩，稱為五十萬，殺奔朝歌。

行至三日，忽一陣狂風從子牙馬前飛塵卷雲而起，子牙袖占一課，今日當有破商大將冠冕從西北而至，眾皆不信。行近潼關西北角上，有一將年約十五六歲，身長九尺，膊闊一圍，肩拖大斧。高叫：「西兵且住，等我來！」辛甲懼為奸細，射住陣腳，問是何人。其將曰：「吾乃西伯侯所收之子雷震也。」辛甲見之，莫知其故。引見姜尚，尚亦不知其故。奏知武王，武王曰：「吾聞昔者先君入商之時，因避雨於燕山。忽然雷破棺中女胎，得一男子，因名雷震，莫非也？」

子牙即召問之，果是雷震也。武王曰：「汝在何處，今日至此？」震曰：「臣自蒙先君恩救，當時有雲

中子先生收臣，養於終南山，一十五年終日教臣演習武藝。日前吾師觀天象，言商命當改，諒主公必然起兵東伐，故命臣下山助陣。臣願一掛先鋒印，力破無道。」武王顧謂子牙曰：「此子先君所收，亦吾弟也，可改為先鋒乎？」子牙曰：「軍冊已定，不可輕改。」乃封雷震為保駕大將軍。兵進屯關下，先鋒辛甲回稟：「潼關不開，何計進兵？」子牙曰：「關主與吾曾有舊約，兵至東伐，彼要相助。汝且按甲勿動，待我修書，招其來降。如不納降，然後進兵。」辛甲乃退下寨。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當時子牙即修書，遣使上關來見殷郊。郊與姜文煥朝夕操軍演武，專伺東伐。有哨馬來報西伯兵至，未知真實，所以未敢放關。及得子牙之書，拆而讀曰：

尚自違殿下，直到岐州。感西伯恩義，位絕群僚。今聞商德滋昏，生民陷溺。惟我主侯上敬天時，下恤民苦，築壇拜尚為筆師，大發精兵，前欲伐紂。前承合兵助陣之言，敬有此告。倘殿下憤雪重仇，深憂民溺，望乞到關會議，共舉征旗，只此直明，引領而待。

殷郊覽罷，大驚曰：「姜尚一貴至此耶！」即日同姜文煥收拾本關軍冊、糧簿，直詣子牙。子牙延入中軍，各敘款曲，即引見武王。武王受其軍冊，即封殷郊為東征大將軍，姜文煥為各營都巡檢。大兵遂過潼關，直抵黃河。黃河守將胡雷聞知，急引軍弩，列於河口，以拒西兵。子牙自督先鋒進兵，辛甲回告請計。子牙責曰：「逢山開路，遇水安橋，乃前部之事，反來問我何計！」辛甲曰：「船隻已備，但不能抵擋其前。」子牙密書數行字與辛甲，辛甲領計歸本寨。即令南宮适領五百船隻密渡上流，自引數百船隻擺列河下。將至酉末，令各船燃起火炬，鳴金吶喊，詐若犯。岸之上胡雷急令萬弩齊射，西船漸漸撐進，岸上之箭發如雨點，然隔河面，箭矢落空。將至三更，哨馬來報，南宮适部兵已渡上流。胡雷大驚，抽兵去救上流。辛甲麾兵諸船，一齊

殺上東岸。南宮适又引兵殺至，胡雷拍馬迎敵。戰數合，辛甲之兵後攻，胡雷首尾被敵。正欲殺僻路，走人負容城，辛甲勒馬迫及，大喊一聲，拖翻下馬。武王大駕亦渡黃河，辛甲解胡雷來見子牙。子牙斬卻胡雷，令辛甲速進兵攻澠池城。

澠池城主秦敬聞知大驚，堅閉不出。打書入洛陽，問徐盛求救。西兵攻打不息，城將陷。秦敬驚懼，日思無計。澠池城東有軒轅氏古廟，中有木刻千里眼、順風耳二小鬼，乃托為人像，來見秦敬曰：「吾乃城東小民，頗能武藝。今西兵攻城，聞主公欲降，小民願出兵解圍。」敬曰：「汝姓甚名誰？」二人脫虛報曰：「小民姓高，名明，弟名覺，至親兄弟。」敬賜盔甲，聽其演武，百般兵器慣習如飛。

秦敬大悅，即令掛左右牙將之牌，部兵出敵。候爾解圍之後，申奏商王，加封官職。二將領兵出城。辛甲、南宮适列開陣勢以備廝殺，二將更不打話，拍馬殺入陣中。甲略抵數合，力不能支。南宮适拍馬夾攻，刀達又亂。祁宏、尹逸見前鋒不能抵敵，雙馬一齊殺出。高明、高覺馬膊相挨，左衝右突，西兵披靡，敗入本寨。堅守營壘，入中軍告曰：「高氏兄弟英勇出群，非設奇計不能打入澠池。」子牙大怒曰：「吾兵尚欲直攻朝歌，掃除無道。今攻一小城，何請設計！三日不能攻破澠池，梟首示眾。」辛甲唯唯而退。子牙即令殷郊、雷震各引本部伏於澠池城下，候在辛甲殺敗，高明兄弟追趕，許爾殺入城中。二將領計而去。

次日，辛甲改換盔甲，抖擻精神，引兵挑戰。高明兄弟果然殺出，四馬戰上十餘合，南宮适偷射一箭。高明右手接箭，左手挽弓射回。又戰十合，辛甲按住鋼刀，取出流星銅錘，偷打高覺。高覺以刀隔退，大殺一陣。二將力乏，又敗逃本寨。高明笑曰：「汝有伏兵在，吾不能趕矣。」二將不知其故，雷震、殷郊歸告子牙。子牙驚曰：「莫非兵機漏泄乎？」二將曰：「並無人知。」子牙默然良久，忽報高明使者遞書到，子牙召人。其卒手持一牌，書兩行曰：「姜尚不必深思苦索，汝之淺謀，皆在吾之胸臆。若不解圍速退，五萬兵片甲不回。」

子牙讀之，叱退小卒。大異曰：「此必魅邪。」

是夜，仰觀澠池內妖氣湧湧，即取照妖鏡引之，二將果然露出本相。子牙曰：「原來是此二畜。」諸將請問曰：「是何怪也？」子牙曰：「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，其根盤屈三千里，其柯向東北，號曰鬼門，乃萬鬼出入之所。有四神，一名神荼，一名鬱壘，二人性能執鬼。又一名千里眼，一名順風耳，能視聽千里之外。二神監察遠方邪魅，神荼二神即收而斬之。自是軒轅黃帝令民間畫神荼、鬱壘像懸於門首，以壓百邪。又刻千里眼二子於神廟，以察百邪。此乃千里眼二畜生也。」諸將曰：「然則何計可破？」子牙曰：「吾若一設計，彼必聽見，斷不能得破。」即召殷郊、雷震二將密囑其計，二將受計而出。次日，子牙親出陣前，大叫高明兄弟，何不出馬打話。高明日：「釣魚野夫見識，焉能出吾之手。」子牙曰：「汝武藝頗高，吾今排下一陣，汝敢來打陣乎？」高明日：「汝且排來，待吾觀看。」子

牙即將各寨士卒分為九隊排開，八門內設日月二宮星辰垣位。又令南宮适、姬叔度、祁宏、尹逸各引四十九名壯士，分作四隊排列紫薇垣之四方，以按二十八宿。又令雷震著青袍，執銅錘；殷郊著紅袍，帶火箭，立於天門左右，以按雷電二神。又令太顛、武吉、閔天、辛甲、姜文煥共引三千四百旗手，旋繞陣內，以按五行二十四氣。高明看見，謂高覺曰：「老賊排下天陣，又以旗鼓集處以蔽吾見。」覺曰：「然則當從何門打入？」高明日：「直取天門打入。」

次日，子牙大叫：「高明識吾陣乎？」高明出馬曰：「此乃天陣，焉有不識。」子牙曰：「汝敢打陣乎？」高明日：「破此天陣，猶如反掌，焉為不敢！」遂引高覺拍馬殺入天門。子牙將太白之旗一揮，諸將金鼓亂鳴，旌旗雜舞，九宮混亂，八門改變。高明兄弟欲尋武王之座，陣中昏黑，左衝右突不能得出。欲舒千里之眼，則有旗幡掩映，不能得見。欲開順風之耳，而金鼓亂震，又不得聞。自辰至午，困於陣中。子牙指揮諸將殷郊等連放數支火箭，高明、高覺將露本相。雷震掄起銅錘，望高明一打。金光燦爛，二將乘空而走。諸將亂殺一陣，遍尋不見高明兄弟，子牙急令乘勢打入渰池。秦敬聞高明兵敗，大驚無措，即欲從西門走洛陽。辛甲追及，斬之。西兵入城，收其府庫，出榜安民。忽報城東軒轅廟有木刻二小鬼，俱被劈去頭顱。子牙曰：「端的是此二畜生耳。」即令焚卻破廟，大兵望洛陽而進。

先是，孤竹國君有二子，長名伯夷，次名叔齊，二人以遜國，俱逃歸周。西伯侯待其為大賢，處居洛陽

城。至是，武王車駕至洛陽，兄弟二人乃即武王之馬首，拒諫於前曰：「父死不葬，愛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」武王心知其賢，亦不罪之。左右欲殺夷、齊，太公曰：「不可，此義人也。」扶而去之。武王伐紂有天下，伯夷、叔齊恥食周家之粟，乃隱於首陽山彩蕨薇而食。作歌曰：

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；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。吁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後遂餓死於首陽山。

後人有《古風》以其義者，今並錄於此云：

商澤涸，商民苦萬狀，呻吟思樂土。獨夫之心日益驕，周家沛作援民雨。噫嘻！此心將何舉。諄諄秉義留車輿，成成宗廟已丘墟。收羽藏身隘周粟，君不見首陽山下人，至今千古揚芳譽。

卻說洛陽城乃徐芳、徐蓋兄弟為守，蓋有二子，長曰升，次曰變，俱有智勇。兄弟正在堂上議戰守之策，忽衛卒報曰：「西兵五十萬，戰將一千員，今出潼關，梟高明兄弟，直逼澠池，殺秦敬，大軍已至洛陽城下。」徐芳聽罷，大驚曰：「誰人前去敵住西兵？」其弟徐蓋出，請兵願往。徐芳與軍五千，令左右從其出城。

太公聞洛陽城中徐家父子兵強，不可輕敵。乃傳令命祁宏、高毀以下六隊之兵，各執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之旗，各披五色之衣，擺下一陣，名曰「六甲神

陣」。命南宮适引戰徐蓋，將陣勢擺開。蓋父子之兵，更不打話，手持長槍，直望南宮适殺來。適即詐敗，走歸本陣。徐蓋追入陣內，太公用手一揮，六隊精兵混作一團，將徐蓋圍在核心。徐升、徐變正慾望陣殺去，以救其父，卻被殷郊邀其來路。二子忙奔歸城，告伯父發救兵。徐芳不許，徐升兄弟怒髮衝冠，曰：「我父為朝廷受困，不念兄弟之情，亦念朝廷之難，何故不發救兵以救我父？」升、變遂擒徐芳來見太公，獻了洛陽城。太公擁武王車駕入城，斬了徐芳，釋卻徐蓋父子，加封官職。

大軍遂進汜水關，令人報與關主尤項得知。尤項只欲堅守不出，具表入朝歌取救。忽階下一人，身長九尺，腰闊十圍，怒目填胸而進曰：「大丈夫當橫行天下，與國家出力，奈何效兒女子，縮首待擒哉！」眾視之，乃東海人氏，姓烏，名文畫。能在陸地上行舟，勇名蓋世。尤項曰：「吾聞西兵有姜尚獻謀，殷郊效力。其兵自出岐州，一路破竹而下。今以區區小關之眾，欲抗三十萬雄兵，何啻以孤羊投群虎哉！」文畫曰：「關主何壯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！文畫視姜尚、殷郊不若肌上之肉，汝何太怯哉？」乃單馬殺下關來，尤項只得點兵隨助。

西兵先鋒南宮适橫眉怒氣，欲攻關城。只聽一聲鼓響，舉頭一望，烏文畫吶喊連聲，從關上殺來。其人雄威壯大，鎧重袍新，手橫丈八蛇矛，身坐千里追風，昂昂凜凜。南宮适自思岐州一路順風偃草，並無對手，今日此漢想是勁敵。抖擻精神，前問來者何人。文畫曰：「豈不識吾陸地行舟烏文畫耶？」南宮适更不打話，掄

起神斧，直取文畫。文畫舞動蛇矛來刺，一來一往，兩馬相爭，鬥上六十餘合。南宮适神威少剋，西兵陣上突出辛甲，接住兵威。好個烏文畫，真蓋世英雄，又與辛甲鬥上四十餘合，並無懼色。辛甲心下思量，文畫槍法精神，不能抵擋，當以鐵箭除之。佯兵敗走，文畫鞍馬後追。辛甲按住鋼刀，挽滿月弓，一聲弦響，一箭正中文畫心胸。文畫眼力高強，翻身一閃，接住鐵箭。辛甲連發二十四弦，都被文畫左閃右避，盡行收了。文畫自思平生未遇此敵手，乃佯馬敗歸。辛甲拍馬忙追，文畫按住蛇矛，從掩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錘，認著額門回頭一打，卻被辛甲用刀閃過，似海拋毬。二人再欲合馬廝戰，紅日沉西，兩下鳴金收軍，各歸本寨。

南宮适與辛甲來見太公，具述交鋒之事。太公曰：「此人可以計破，不可與之抗力。」次早，太公升帳，聚集諸將各吩咐畢，復命辛甲為引戰，諸將各受命而行，太公與周武王乃在雞鳴山頂以觀廝殺。次日，辛甲領五千兵離汜水關南雞鳴山下擺開陣勢，烏文畫引精兵前來，謂辛甲曰：「昨者不是日色西沉，難饒你命，今日又敢出馬？」辛甲曰：「不必多言，今日與你決定雌雄。」二人拍馬相持，鬥上五十餘合，自辰至未，不分勝負。諸般兵器盡皆比試。將申末，辛甲佯馬往荊索谷而走。文畫以其力弱不能支抵，加馬後追。辛甲且戰且怯，引至谷內。時紅日沉西，東山月出。文畫追之不上，正欲勒馬收軍。太公從雞鳴山上將旗揮動，谷口將士盡用木頭大石塞斷歸路。紅光一起，四圍山上火勢連天。文畫進退無路，本部五千兵卒盡燒死於荊索谷口。此是太公先排下火煉紅爐之計，以待文畫也。

後鍾伯敬有詩曰：

陸地行舟倚勢強，橫行西陣莫能當。

子牙一試洪爐火，蓋世英雄爛額亡。

尤項聞文畫敗死，開關出降。武王駕入汜水關，賞勞諸將，出榜安民，大兵遂渡孟津河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先鋒辛甲創造大舟，接武王之駕，駕至中流，適有白魚長競八尺，躍入武王舟中。子牙曰：「此吉兆也。」即令取之。駕登東岸，屯營下寨。是夜，有火光一派自上而下，流行而覆於武王之屋，頃刻又化為鳥，其聲魄，其色赤。次日，武王問子牙曰：「此主何吉兆？」子牙曰：「白者商家正色，舟者國家之義。」白魚入於王舟，此天命歸周之兆。火赤者，周家正色，火鳥覆於王屋，亦周室當興之兆也。」武王大喜。

時諸侯聞西伯伐商，皆發兵至，不期而會於孟津。武王停駕伺候，不期數日，陸續而至者八百餘國，皆獻玉帛而告於武王曰：「商德滋昏，侯伯合宜征之，以救下民。」於是，武王將諸侯之兵分作八隊，前後相顧，緩緩而行。子牙之車將行，忽起狂風，飛砂走石，拔木揚塵，將子牙之蓋傘吹折其柄。眾皆驚懼，武王望見，急令前鋒旋師。諸侯譜曰：「侯伯出岐州，一路無敵，焉可因一陣之風，棄商不伐？」武王曰：「汝等未知天命耳。」即日班師，退修德政。諸侯各個歸國，不在話下。卻說紂王內嬖姐己，外嬖費仲、蜚廉，宴游不息，群臣緘口不敢諫。武王出師，一路告急表章連次不息。費仲截下，不以奏聞。及兵至於孟津，費仲驚懼，始奏紂王。紂王大罵：「豎子，焉敢興兵犯上！」遂調蜚廉、費孟、雷開督兵五十萬，生擒姬發。邊臣奏姬發之師已退五日矣，紂亦令三將直迫入岐，剿滅西鎮，然後

班師。群臣皆曰：「大王不務令德，偏信讒佞，煩刑重斂，苦虐生民。姬發承父遺業，廣布仁政，天下三分，生民西歸有二。此來正欲救民撥亂，所以大兵一出，四方響應。大王正宜修省明刑，除去讒佞，焉可興兵以攻岐哉？」

紂王默思半晌，令費孟領兵五千，出守潼關。又令雷開沿路增修營堡，以守澠池。二將領兵出朝，紂遂與妲己宴於摘星樓，絲竹管弦，音樂不絕。妲己見紂頗有不樂之色，復令宮女脫衣戲於酒池，百般呈戲，紂終不悅。妲己曰：「大王欲觀孕婦乎？」紂但點額，妲己遂令費仲收數十孕婦，剖胎於樓下。紂又不悅，妲己曰：「大王莫非欲觀斬脛乎？」紂亦點頭，妲己復令費仲收老幼百姓三五個，斬脛於樓下。紂又不悅，妲己即令排駕出獵。紂告妲己曰：「朕今日實不欲獵。」妲己曰：「大王有何不樂，小妾願聞。」紂曰：「西伯侯姬發興兵五十萬，打出潼關。殷郊、姜文煥盡皆拜降，海內百姓三分而有其二，所以朕不樂也。」妲己曰：「何不發兵出敵？」紂王曰：「姬發之兵已退，百姓逃亡者至今不息。」妲己曰：「百姓既叛大王而西投者，皆由刑罰輕薄故也。大王宜遣眾使，查考各方百姓，西投者收其宗族而滅之，則民畏懼而不亡矣。」紂然之，遂遣蜚廉、惡來、彭矯、方相四人循行四方，查考逃亡。比干、膠鬲皆諫不可，紂王叱退二臣，遂與妲己並駕出獵。箕子歎曰：「社稷傾如朝露，尚且游宴不止。」即具表迫至離宮。

時蜚廉解到逃民二十五戶，共計二百七十餘口。紂問妲己要如何罪，妲己曰：「男子投入蠶盆，女人丟入

酒池。」紂即施行，男女號哭，聲震王地。箕子止住監押，遂進奏曰：臣聞禹王有訓曰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」今大王內寵妲己，荒於色也；外獵不息，荒於禽也；長夜宴飲，甘於酒也；淫聲邪樂，鼎沸靡靡，嗜於音也；高建樓臺，竭民財力，峻宇雕牆也。夫禹王以六事訓子孫，言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，況大王兼犯六者，而又剖孕、斬脛、炮烙焦民乎？夫民猶赤子也，慈愛保惜，尚恐不悅，焉有慘酷煉而能得赤子之歡心乎？今西伯行仁，大王行暴。百姓棄暴投仁，必然之理。大王正宜率德改行，遷善去非，然後可振朝綱，可復逃民，焉可又將數百民戶投於極刑乎？此臣痛為社稷驚危，故獻此言，望乞納臣之語，進臣之章，實為社稷萬幸。

紂王覽罷諫章，本欲加刑。奈是伯父，喝令囚箕子於南牢，有再諫者斬。群臣諫曰：「箕子乃皇伯至親，有罪不宜囚辱。」紂乃赦箕子。箕子出離宮，即臥僕於地，披頭散髮，自哭自悲。妲己曰：「箕子妄毀大王，何不斬之以示眾？」紂令費仲捉箕子，而箕子蓬頭跣足，嘔血不止。費仲押見紂王，紂見箕子或笑或哭，語話顛狂，紂曰：「此廢棄之人，殺之何益！」遂放之。箕子即佯狂為奴，隱而不出。

王子比干歎曰：「主暴不諫，非忠也；畏死不言，非勇也；見過即諫，不用即死，臣之職也。君有過而不以死爭，則百姓何辜！」乃直詳陳國家將亡事，明爭以進之，請王洗心易慮。因自伏於象魏之闕，死爭不肯去。

紂王大怒曰：「比干自謂聖人，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，試剖口視其心。」即喝武士將比干推出。比干解帶現軀，武士將劍往臍中刺入，將腹剖開，其血不流。武士將手入腹中，摘心而出。比干掩袍不語，面似淡金。百官皆失色，比干低首速行，逕出午門去了。常隨者見比干出朝，將馬俟候。比干上馬，往北門而去。馬走如飛，只聽得風響之聲。

約走三五里之遙，只聞得路旁有一婦人，手提筐籃，口叫賣無心菜。比干忽聽得，勒馬問曰：「怎麼是無心菜？」婦人曰：「民婦賣的是無心菜。」比干曰：「人若是無心如何？」婦人曰：「人若無心必死。」比干大叫一聲，撞下馬來。那賣菜婦人見比干落馬，不知何故，慌忙躲了。只見比干死於馬下，一—地鮮血濺染衣袍，仰面朝天，瞑目無語。世子微子具棺貯葬，痛哭不已。百姓聞之，莫不悲哀。微子歎曰：「父子乃骨肉至親，君臣有合義之宜。故父有過，子三諫不聽，則涕泣而隨；君有過，人臣三諫不聽，則其義可去。今商王殺親戮戚，拒諫塞諍，吾不早去，則成湯之祀絕矣。」遂密投於宗廟之中，抱祭器，出奔外國。

後人鍾伯敬讀史至此，有哀箕子佯狂詩曰：

為何披腹懇忠誠，忍覆商網及陷民。

披髮佯狂歸遁後，生生充滿一腔仁。

又哀比干剖心，詩曰：

逆耳忠言匪不知，人臣冒陷職當為。

剖心去後魂何在，只有清名耿落暉。

又哀微子去國詩曰：

人臣以義事君王，義不合今只自傷。

抱器他時存祀典，以仁濟義兩生光。

當時紂王無道，每賴三子諫諍，所為頗有忌憚。及三子或佯狂、或死、或逃，紂益為暴，無所不為。賢臣去盡，獨有費仲、蜚廉專權，日以諂佞為事。而紂王終日迷於酒色，不理國政，民盡怨望。一日，紂王升殿，問於群臣曰：「屢有西兵犯界，邊關報急，此事若何？」費仲奏曰：「前者姬發逆天行師，不能成事，班師而還。臣料子牙善於調理，必有東征之謀，望大王速遣良將，把守潼關。其兵若再來，終為國家之患也。」紂王笑曰：「貨卜村夫，雖有百萬之師，何能成其大事！」言聲未了，哨馬報言西伯侯大軍自出岐州，如水沖沙，似風送雨。一路關隘盡行攻破，斬縛將不記其數，今大軍將渡孟津河矣。紂王聞西兵將渡孟津，始有懼色。於是，聚集文武，以議迎敵之事。費仲曰：「我主上不必憂慮，臣舉五將，率大軍前去，則可退矣。」紂王問五將是何人，仲奏曰：「殿前左衛龍驤將軍鍾士才，右衛龍驤將軍史元格，中軍指揮使劉公遠，中軍都護姚文亮，殿前中衛都指揮使趙公明。請王點十萬兵與此五將，前去管取西兵，盡掃除之。」於是，紂王宣此五臣，各賜金花御酒，令趙公明為都督，親率大兵二十萬，直抵孟津河邊下寨。

先令小卒遞書與太公，次日決戰。太公得書，傳令前部先鋒，量敵交鋒。次日，兩軍初戰，不分勝負。趙公明乃移寨，屯於戰船之上，欲用水戰，以遏西兵。哨馬報其事與太公，太公乃令左翼將軍祁宏、右翼將軍高毀二人，各領本部，移寨於河北，令保駕將軍南宮适、散宜生同移武王中寨於河口，且召令中軍作樂飲酒，似無鬥志。

卻說趙公明見西兵數日不動戰鼓，以其不慣水戰，不敢出陣，乃令哨馬探之。哨馬回報說：「西兵中寨今屯於河口，朝夕作樂飲酒，不知為何。」趙公明言曰：「此疑兵之計，欲我兵少怠，彼即出戰。然彼姜尚才怎能瞞得我來！」遂傳令諸將今夜披掛，準定三更上岸，殺入中寨，擒了姬發，則西兵不攻自走矣。於是，史元格為先鋒，鍾士才、姚文亮為左右翼，前去劫寨。劉公遠、趙公明只守水船。

至夜三更，三將引兵上岸，悄無人聲。三將馬膊相挨，殺入西兵中寨。只見四壁無人，見杯盂盤饌，飲酒堆筵。三將曰：「我等至此，腹空力竭，宜盡將其酒肉飲食一餐，然後擊鼓搜營。」三將歡喜，以為天賜飲食，以助其氣。飲食未訖，只聽一棒鑼聲，西兵四面殺出。三將方且嘔心噴血，如醉如癡，顛倒不知人事，盡被西兵綁縛。太公傳令，不許放走一個商兵。諸將盡解見太公，太公命一起降卒道：「汝等能聽吾命行事者，厚賞。如不遵者，悉斬首示眾。」眾士卒皆唯唯從命聽調。太公乃命一起降卒詐報趙公明、劉公遠云：「彼三人已劫了西兵中寨，縛了西伯，請你等速部兵來接應。」一起降卒得命，直投本寨去。

時正直五更，天色朦朧。三將齊到船上打探信，得聞其軍卒報知三將已縛了西伯，便點兵上岸，前來接應，行不上五里路程途，河北寨內衝出祁宏、高毀，蘆花畔突出殷效兩兵，截住歸路。趙公明、劉公遠知中計，正欲抽回。南宮适、散宜生從後殺來，四面八方盡是西兵，捉住二將，解見太公。太公令取出三將同斬。前三將已被毒鳩死，太公令將趙、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便了。西兵船隻渡了孟津河，時春三月戊午日也。原來太公設下此宴，以擒商之三將者，號作將是蝦餌鯉之計。當時有詩為證云：

姜尚神機絕世奇，商臣淺見豈能知。

分明設下釣魚餌，不動槍刀破五屍。

大軍渡河下寨，太公傳令：「今我兵已近朝歌，不可輕進。諸將務要依山靠水屯寨，如有違令，斬首示眾。」於是，太公排下五寨，名作五武寨。

第一營：正先鋒辛甲，屯下名廣武寨；

第二營：左翼將軍祁宏，屯下名陽武寨；

第三營：右翼將軍高毀，屯下名武德寨；

第四營：左翼保駕將軍南宮适，屯下名武涉及寨；

第五營：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，屯下名修武寨。

按甲休兵。太公令使者遞書到朝歌，數商辛十罪。

卻說紂王升殿，有趙公明部下殘兵回報，五將盡被西兵所擒，大軍已渡孟津河紮寨。紂王大驚失色，正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。忽報西伯侯元帥姜尚有書到，紂王傳旨宣入，令近臣讀其書曰：

尚聞三皇立極，五帝承宗，未始不以仁義而基天下。是故唐堯不階而治，虞舜惟垂拱而理。夏禹聞善言則拜，成湯立賢士無方。是皆以心傳心，允執厥中，所以合天理而順人心，安萬民而朝諸國。逮至商辛，先王之德，惟行暴虐之政。據汝之德，則無分毫，之罪，過於十件：

- 其一、殺皇后，逐太子，殄絕三綱；
- 其二、建臺謝，廣沙邱，苦虐萬民；
- 其三、以酒為池，懸肉為林，傷生害性；
- 其四、蠶盆之張，炮烙之建，慘酷刑人；
- 其五、剖賢人之心，囚羗里之獄，滔天之惡；
- 其六、破孕婦之胎，斬朝涉之脛，悼地之慘；
- 其七、欲亂黃飛虎之妻，君臣倒置；
- 其八、曾醢伯邑考之醬，父子參商；
- 其九、不敬天時，以致水潦旱災；
- 其十、不重民事，以致廢業荒農。

是皆內惑妲己之淫，外蔽費仲之佞，日滋月盛，穢德不悛。今西伯侯奉天明命，以興問罪之師。出岐州，濟孟津河，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。而過潼關，屯牧野，豪傑不檄而從者無窮。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？

令星使遞書先達，理應束手出城，輿櫬待罪，別立新君，以應天人，庶眾成湯宗廟不作丘墟。片言違忤，師入朝歌，誅戮不仁，以謝天人之恨。

只此先達，草草不書。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。

近臣讀罷，紂王大驚，言曰：「事已至此，誰人與朕領兵前去退敵西兵？」兩班文武喪形失色，皆無所措。紂王又問數四，費仲奏曰：「臣保一人，領兵前去迎敵西兵。」紂王曰：「卿保誰人？」費仲曰：「此人乃是中軍都虞侯崇應彪，即崇侯虎之子也。大王可拜應彪為征西大總兵，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，此人必能破得西兵矣。」

紂王依其所奏，封應彪為征西大將軍，以彭舉為先鋒，彭矯、彭執副之，以薛延陀、申屠豹為左右翼，大發精兵八十萬，即出朝歌，以破西兵，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 ▶](#)

夏商野史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。

卻說崇應彪次日升帳，傳令謂諸將曰：「吾聞西師姜尚漠謀用兵，神出鬼沒。又加之以殷郊、雷震皆智勇絕倫，諸將務宜遵吾節制，不得輕舉妄動，以挫兵威。如違令者，斬首示眾。」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。崇應彪曰：「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，甚有機變。今令我亦要屯兵下五星之寨，以遏其銳氣。」

第一營：前部先鋒彭舉，屯下名土星寨；

第二營：左翼將軍薛延陀，屯下名火星寨；

第三營：右翼將軍申屠豹，屯下名水星寨；

第四營：左帳中護將軍蜚廉，屯下名木星寨；

第五營：右帳中護將軍尉遲桓，屯下名金星寨。

分遣既畢，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寨帳下，約次日在牧野決定輸贏。

卻說太公升帳，東兵戰書投到。太公讀罷，歎曰：「崇應彪豈能敵吾哉！」遂令前鋒度量兵勢，取勝回報。次日，兩陣相對轅門，旗開處，東兵挺出先鋒彭舉，西兵擁出先鋒辛甲。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、彭矯，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、殷郊。各個人強馬壯，盔

甲鮮明。通過姓名，更不打話，二馬相交，鬥上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西軍右翼雷震挽弓架箭，射中彭舉坐馬前蹄。馬蹶前足，彭舉落馬。東兵彭矯正欲前救，卻被殷郊大喝一聲，斧隨手起，彭矯已先劈下頭來。辛甲用槍刺殺彭舉，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，忙拍馬衝入西陣。被西陣上三將圍住，槍刀亂刺，彭執亦死於陣中。西兵掩殺一陣，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餘人，殺得屍橫牧野，血可溢岸。只留二三千帶傷殘兵敗卒，投本寨而去。西兵乘勢欲攻大寨，太公節制已到，鳴金收軍。

卻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，應彪大怒曰：「貨卜村夫，焉敢挫動我前鋒，斬我三將！」傳令諸將披掛，率大軍前進，掃除西兵。旁有諸將士投諫曰：「小若不忍則亂大謀。今西兵深入我境，輕重糧草不赴。我師只要堅守不出，勞其將士，待彼糧盡兵退，我師從後掩擊，則姬發、姜尚之首自懸我腰下矣。總兵何恥一小戰，遂欲敗其大事耶！」應彪不聽，遂發兵挑戰。太公聞應彪出陣，推坐安車，綸巾羽扇，親自前來。遙謂應彪曰：「將軍乃知天命、識時務之人，今商王無道，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。將軍何不棄暗投明，前來納降，反率軍為敵耶？」應彪聞太公之語，鼓掌大罵：「貨卜村夫，商王無負爾處，爾卻背恩忘義，動兵以犯君上。若不下馬受縛以見商王，定教爾目下受殃。」太公曰：「不必多言，汝既為主將，識吾陣乎？」應彪曰：「爾五武之寨，乃按五虎靠山之勢，何為不識？」太公曰：「爾既識陣勢，你敢破吾陣乎？」應彪曰：「我為大總兵，尚欲擒汝，有何不敢！」於是，應彪怒髮衝冠，掄動大刀，直奔西陣衝來。

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，五寨眾將一齊殺出。將應彪活捉，前來見太公，太公數其罪而斬之。東兵左帳中護將軍蜚廉見總兵被捉，拍馬衝入西陣。太公又指揮諸將，將五陣擺佈八卦之陣，蜚廉入陣，心慌膽落，忘其歸路，又被殷郊捉送太公，太公令推出斬之。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，不來打陣，乃橫槍拍馬，直殺入武王中寨。左衝右突，四旁無人。方相大驚，正欲回馬。左邊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、南宮适，截住大戰。方相措手不及，被眾將活捉，來見武王，武王喝令推出斬之。

方相步卒不上數十，回報朝歌。紂王大驚失色，問群臣曰：「誰敢出馬退敵西兵？得勝則加封官職。」兩班文武各個默然無語，獨有費仲奏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願領精兵。若不活捉子牙，剿滅西兵，誓不回軍。」紂王大悅，即賜精兵八十萬出敵西兵。費仲非能征慣戰之將，奈受紂隆寵，只得勉強領兵出城。西兵聞知，列開陣勢。眾視之，乃是讒佞費仲。散宜生按住鋼刀，大罵：「蠹國老賊，尚敢出馬與吾爭長，早早下馬受縛，以便梟首示眾。」費仲聞言，更不搭話，拍馬直取宜生。二將戰不上數合，費仲大敗，不能抵當。正欲走入朝歌，卻被南宮适將九節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，嘔吐鮮血不止，奔入皇城。太公即傳令叫諸將不得休兵，乘勢入皇城，活捉紂王並妲己等。諸將得令，人人搶進，各個爭先。

卻說東兵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，皆怨商王之殘虐。連損三將，東兵皆無鬥志，倒戈自相攻擊，以至血流漂杵。又且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，一聞西兵入城，鼓舞

歡欣，一如大旱之得甘霖，赤子之見父母，各個牽牛擔酒，爭來相勞。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，無所阻攔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卻說紂王自敗兵之日，奔入皇城。至甲子日，聞城已陷，手足無措，急宣羽林、神策等諸衛軍護駕。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廝殺，自相踐踏。文武各個奔竄，死者屍橫殿階，不計其數。紂王知大事已去，不能保身，乃舉火焚燒宮室，自登鹿臺之上，身衣寶玉，投入火中而死。時春三月甲子日也。

後人馮猶龍有詩曰：

放桀南巢憶昔時，深仁厚澤立根基。

誰知殷受多殘虐，烈燄焚身悔已遲。

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、淫妃妲己，拿得者重賞其功，賣放者同坐其罪。諸將得令，人人爭尋妲己與費仲，不知其所。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，其宮室樓臺間游慣，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。

妲己見宮中火勢連天，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狐而走，卻被殷郊見其本相，不能變動。那殷郊與妲己之仇，正是不共戴天之冤，怎肯甘休。妲己見殷郊忿然奔至，抱頭斂膝，正欲投下摘星樓。殷郊大喝一聲，掄起神斧一劈，金光燦燦，冷風逼人。殷郊知其為怪，按下神斧，將妲己揪向太公面前。卻說費仲見宮中火起，投後宰門而出，卻被雷震喊聲活捉，亦解至太公帳下。太公請見武王曰：「商辛無道，皆由妲己、費仲之所致。」

今商辛自死，此二人不可輕戮。要建法場於朝歌市上，審問明白，分解其屍，與民快樂。」

於是，武王、太公及文武群臣詣於法場，數妲己、費仲之罪，令劊子手先斬妲己。妲己顏容精媚，劊子手不忍斬之。太公命斬劊子手，換過斬官。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，不忍殺之。太公又令斬其劊子手，如是者三次，劊子手俱不忍殺妲己，而甘自受其戮。太公曰：「吾聞妲己乃妖類，必得其形，然後方可除之。」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鑒之，妲己遂露出本相，卻是九尾之狐狸，咆哮於法場上。

太公命曰：「誰人速代我除之？」殷郊跳出，大喊一聲，手起斧落，斷其狐狸以為三截。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，燃於通衢，以快民恨。

又殷朝自成湯傳至紂王，二十八君，六百四十四年而殷亡。

後鍾伯敬有詩云：

苦陷忠良惡不悛，惟耽妲己信讒言。

黎民不道君王死，反向天街鼓舞歡。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 上一回](#)

全書終

[夏商野史](#)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[公有领域](#)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Liouxiao
- Wmrwiki
- Rocket000
- Jdx
- Boris23
- KABALINI
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